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

葉貴良 輯校

四川大學出版社

ISBN 978-7-5614-5589-0

定價：20.00圓

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

葉貴良　輯校

浙江財經學院學術專著出版資金資助（2011年度）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高慶梅
責任校對:夏　宇
封面設計:米茄設計工作室
責任印制:李　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 / 葉貴良輯校.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614-5589-0

Ⅰ.①敦… Ⅱ.①葉… Ⅲ.①經文（道教）—輯校 Ⅳ.①B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51376 號

書名　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

輯	校	葉貴良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5589-0
印	刷	郫縣犀浦印刷廠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張	7
字	數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20.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電 話: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http://www.scup.cn

凡　例

一、本書由凡例、前言、輯校、徵引文獻和參考論文五部分組成，輯校部分是本書的核心。輯校部分又由提要、説明、錄文、校記四部分組成。

二、本書所用之底本來源於敦煌本，而參校本則有敦煌本（包括敦煌類書）、道藏本、他書引文、今錄本四個來源。敦煌本是指《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大谷文書集成》以及確認為敦煌寫本的公私藏本；道藏本是指文物等出版社出版的《正統道藏》和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中華道藏》；他書引文是指古代道、俗文獻引用的有關文字，主要來源於涉道文獻；今錄本是指二十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已經發表的錄文。

三、本書所引敦煌文獻均用中文簡稱標注藏家："斯"指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M. A. Stein）編號的敦煌寫卷，"伯"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P. Pelliot）編號的敦煌寫卷，"俄敦"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藏敦煌寫卷，"國圖"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卷，"北大敦"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敦煌文獻，"上圖"指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上博"指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卷，"津藝"指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寫卷，"浙"指浙江藏敦煌寫卷，"甘"指甘肅各藏家的敦煌寫卷，"臺北"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文獻，"貞松堂"指羅振玉貞松堂藏敦煌文獻，"散"指王重民《敦煌遺書散錄》編號，"大谷"指日本大谷光瑞考古

隊所獲敦煌吐魯番文書；道藏本則分別標以《正統道藏》和《中華道藏》；今註今譯本，臺灣學者蕭登福《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簡稱《今註今譯》本。

四、引錄敦煌文獻時，泐滅或未能辨識之字用“□”號表示；據上下文、文意或異本補出時，則加括弧［ ］注明；如原卷本身有脫字，也以“［ ］”號標示；如對所錄文字沒有把握時，則在該字後加“(?)”表示；原卷文字有誤時，通過校勘可正者，則直接正之，並在校勘記中加以説明。本書除特殊需要外，一般的俗體字、異體字、訛字、缺筆避諱字徑改為通行繁體字；假借字、古今字、武周新字、避諱代用改用字及少數具有寫本特色的異體字則照錄。

五、寫卷同面或正面、背面抄有不同内容，則在卷號後注明其在卷中次序。如：國圖八六三九 vb 號，“v”代表背面，“b”代表該件經文寫於該面第 2 位上。

六、本書引用敦煌文獻資料標明卷號，引用其他文獻資料則採用腳注的形式，以便稽核。所引文獻若有分欄，則在頁碼後用英文小寫字母加以表示。如上下兩欄以 a、b 表示，上中下三欄以 a、b、c 表示，四欄則以 a、b、c、d 表示。如《道藏》第 1 卷 618 頁中欄，則在引文後標注：《道藏》卷 1/頁 618b。

七、為求行文簡潔，書中稱引前哲時賢之説，皆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姓氏除外），敬請諒解。

前　言

一、《度人經》的來源與流傳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原稱《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簡稱《元始經》、《无量經》、《度人經》，是東晉末年出現的道教經典，也是靈寶經中最主要的經典，明代正統年閒編輯《道藏》時列其為首經。

（一）來源

據道教傳説，道經出自清濁未分、陰陽未判、大道未化、天地未形之先。元始天尊示現於栢陵，五方天帝環侍列坐左右，元始天尊命天真皇人“規模槃屈，仿像奪真，疏成諸天隱書，編作五方靈範，紀混元龍漢之載，藏鬱羅紫微之宮，演為三十六部尊經，分為萬二千圖籙。天章雲篆，八會之書，莫不祖焉”①。太上道君遵元始天尊之旨，“在始青天中寶珠之内講集靈寶之教，拯拔天人之倫”②。撰作既成，道君“序其首尾，祕于上館，約四萬劫一傳，誓不輕泄于下世”③。後來，天地幾經劫難，龜臺金母“憫陽九、百六之灾”，親登玉京，面見元始，“懇請流布”④。此後，軒轅黄帝“問道于峨嵋之陰，稽首皇人，載傳寶訓”⑤。

---

① 宋・陳景元：《度人經集註序》，《正統道藏》，卷 2/頁 187b。
② 同上，卷 2/頁 187c。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大禹之時，《靈寶五符經》（簡稱《五符經》）出世，禹去世前封之於名山石函之中。至春秋之末，吳王闔間得此經，請教於孔子。西漢之時，甬里先生授華子期《仙隱靈寶方》，這大概就是《靈寶五符經》的別名。一般認為，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辨問》著錄的《正機》、《平衡》、《飛龜授帙》三篇靈寶經也是《五符經》的篇名。

三國吳時，葛玄“訪道會稽郡，祈真上虞山，遇太極誥使之駕，降靈寶衆經之帙，斯為上品，最先啓焉”①。這裏的“斯”即指《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

陳觀吾在《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序》中敘述該經源流時說：“尋詳是經，元始天尊於龍漢初，天地始分，玉字且出，乃撰此經。時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字皆廣長一丈，以授玉晨道君。玉晨授玄一真人，玄一授天真皇人。皇人細書其文以為正音，祕而藏之。軒轅時，皇人與太清三仙王會峨嵋山，黃帝再拜問道，皇人授以五牙三一之文並《度人經》上卷，黃帝修之上仙。後帝嚳於牧德臺，皇人授以《本章》、《玉曆章》。西漢元封間，西王母以上卷並二章授武帝，始成全經。東漢時，太上降授干吉，增《靈書上篇》並《太平經》一百五十卷。桓帝時，老君降蜀，授天師《度人》、《北斗》諸經籙千餘卷。”②

以上說法都是道教自神其經的傳說，是沒有任何史實作為依據的。實際上，《度人經》的問世卻與葛玄從孫葛巢甫有著密切的關係。古本《度人經》由元始天尊所說的《元始洞玄靈寶本章》、《元洞玉曆章》和太上道君所述的《前序》、《中序》、《後序》以及《元始靈書中篇》六部分組成。主要敘述元始天尊演說靈寶度人經教，宣揚“仙道貴生，無量度人”的思想，要求教徒們通過“齋戒誦經”達到“上消天災”、“下禳毒害”，使“帝王”得到保鎮，使“兆民”得到救度，使男女“皆受護度”，達到“咸得長生”的終極目標。

從《度人經》可以看到“靈寶經”與“上清經”的不同之處：

---

① 宋·陳景元：《度人經集註序》，《正統道藏》，卷 2/頁 187c。

② 《正統道藏》，卷 2/頁 393b。

(1)“上清經”為元始天王所授，“靈寶經”為太上道君所授。

(2)“上清經”的主要神靈為元始天王、中央黄老君、九天丈人、金闕帝君、青真小童、西城王君等；“靈寶經”的主要神靈為元始天尊、天真皇人、妙行真人、飛天神王、葛仙公、正一真人等。(當然，許多神靈是兩派共同的，如太上大道君、五帝、太極真人、西王母等)

(3)“上清經”重存想、守神，“靈寶經”重齋戒、求神。

(4)“上清經”重金丹、服餌，“靈寶經”重齋醮、誦經。

(5)“上清經”多帶民間淫祀色彩，“靈寶經”則吸收儒家祭祀禮儀。

兩派各有自己鮮明的特色。

《度人經》使道教的形式和内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此以後，齋醮、誦經、行符、劾鬼、召神成了道教主要的宗教活動形式。《度人經》奠定了南北朝以後道教的宇宙論、教義基礎和神仙譜系。

(二) 流傳

關於《度人經》的流傳，陳觀吾《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序》說：“吴時，太極真人於會稽上虞山授太極左宫仙翁葛玄《度人經》，增《靈書中篇》。鄭真人思遠授抱朴子葛洪經本，又增《靈書上下篇》、《太極真人後序》，即今之全本。晉王纂遇道君賜此經，及諸經數十卷。元魏時，寇謙之居嵩山修行，感太上授此經並餘經六十餘卷。經之流世，人知念誦禱祈，而不知有還丹久視之道存。自政和御註，繼以薛幽棲、嚴東啓、成玄英、李少微諸家註釋。又寶慶初，蕭觀復述《度人内義丹旨》。是皆研心究竟者也。”①

陳觀吾的敍述亦與事實相悖。葛玄在世時不可能有《度人經》，更不可能為《度人經》增補《靈書中篇》，同樣，鄭思遠授葛洪《度人經》全本也是後世道士的自誇之談。

《度人經》是東晉末年葛巢甫造構的。南朝齐梁年间，陶弘景

① 《正統道藏》，卷 2/頁 393b。

《真誥》第十九卷《真誥敘錄》記載葛巢甫造作《靈寶經》之事，他說：東晉末年，“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①。葛洪從孫葛巢甫大量造構《靈寶經》，《靈寶經》至此成為這一系列道經的總稱，《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就是這一系列道經中的一種，起初只有一卷。

南朝劉宋時期，陸修靜《靈寶經目序》稱《靈寶經》有五十五卷，《靈寶中盟經目》第十四種著錄《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一卷。

《靈寶中盟經目》著錄的一卷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就是《正統道藏》中的古本系統。宋以前的注本都是清一色的一卷本，也説明《度人經》原書最初只有一卷。

葛巢甫造構《度人經》以後，《度人經》的地位越來越高，蕭齊嚴東已經為該經作注，“齊之嚴東首為註解，仰推梵炁之旋箕，俯測酆都之泉曲，布諸方冊，表裏煥然。若非洞闡幽微，曷由條達宗旨？遂使嚮風之客，抉塞啓竅，隨性發明”②。“洞玄靈寶，則三洞中洞之一部，《无量度人》，則中洞一部之一卷。修習之法，則一部多門；諷誦之篇，則此卷為首。上消天災，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中拔祖宗，已身得道。斯則巍巍大範，獨步三清者哉”③。《度人經》由一部不起眼的“靈寶派”小經一躍成為道教各派尊崇的經典。

在隋朝，《度人經》已經成為道教最重要的經典之一，《隋書·經籍志》敘述道教源流幾乎與《度人經》所述的道教本始如出一轍。在唐代，《度人經》的地位極為尊崇。《唐會要》卷五〇《尊崇道教》：“長慶二年五月敕：諸色人中有情願入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經》情願以《黃庭經》代之者，亦聽。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狀條目，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

① 陶弘景：《真誥》，《正統道藏》卷 20/頁 604b。
② 宋·陳景元：《度人經集註序》，《正統道藏》卷 2/頁 187c。
③ 薛幽棲：《〈度人經〉注序》，《正統道藏》卷 2/頁 188a。

今年十月内試畢。”① 可見，唐代俗人成為道士，精通《度人經》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唐代薛幽棲、李少微、成玄英相繼為該經作注，“及有唐道士薛幽棲，揮紱青城，毓真衡嶽，真解序說，明白存修。繼有太清供奉李少微、西華法師成玄英，各撰注疏，援引內音而拾遺補闕，事理悉備”②。北宋陳景元根據四家之說，“刪去重複，精選密義，纂成四卷”③，將薛、李、成三注與蕭齊嚴東注合併為《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

宋金時期，《度人經》的地位不斷加強，成為道試命題的指定經書。《宋史・選舉志三》：“補道職，舊無試，元豐三年始差官考試，以《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等命題，仍試齋醮科儀祝讀。”④ 宋真宗親自為《度人經》作序，云：“《太上靈寶度人經》者，元始之妙言，玉晨之寶誥。浮黎真境，紀談受之初；紫微上宮，顯緘藏之迹。實諸天之隱韻，為大梵之仙章。八角垂芒，本由於神翰；千祇列衛，普度於人靈。其或育質圓方，稟和霄壤，少私寡欲，背偽歸真，端慮以潔齋，洗心而成誦。精專外積，純粹內充，信可以自晦而明，無幽不燭，類虛室之生白，同溫泉之盪邪。熙熙而陟春臺，濟濟而登壽域，至誠所極，介福何窮！”⑤

《金史・百官志一・禮部》：“凡試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差京府幕職或節鎮防禦佐貳官二員、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從人各一人、廚子二人、把門官一名、雜役三人……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災》、《靈寶度人》等經。皆以誦成句、依音釋為通。中選者試官給據，以名報有司。凡僧尼官見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死者令監壇以度牒申部毀之。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五人，內女直五

① 《唐會要》，頁 1016。
② 宋・陳景元：《度人經集註序》，《正統道藏》卷 2/頁 187c。
③ 同上。
④ 《宋史》，頁 3690。
⑤ 《宋真宗御製靈寶度人經序》，《正統道藏》卷 2/頁 187a。

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①

《度人經》經過後人不斷推演增補，到宋代已演變成為六十一卷，名《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總名《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但仍以《元始无量度人經》為首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十六卷《神仙類》著錄《度人經》三卷，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于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受其道者，漸致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咒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除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于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帙，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今於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釐而為二；凡其說出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夫容成之術，雖收於歆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特削去不錄。”②

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上《神仙類》著錄《御序集註無量度人經》二卷，曰：“右真宗皇帝御製序，徽宗皇帝御書而註之。《會要》云：‘宣和六年八月四日，詔賜在丞范致虛《御註洞元靈寶無量度人經》二部。’想即此本也。別一本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鏤版’，而無序無註，亦不載於《會要》。朱文公云：‘此經乃杜光庭撰。’”③

可見，在宋代，朱熹等人曾認爲《度人經》乃唐末道士杜光庭所撰，敦煌本的重見天日已證宋人之論之謬矣。

---

① 《金史》，頁 323a。

② 《郡齋讀書志校證》，頁 737。

③ 《郡齋讀書志校證》，頁 1160。

明代正統年間編纂《道藏》時，《度人經》被置於全藏之首，“天”、“地”、“玄”、“黄”、“宇”、“宙”、“洪”字函收《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六十一卷，另外有正統以前的注本、符圖、音義多種。

二、《正統道藏》本《度人經》與敦煌本《度人經》

（一）《正統道藏》本《度人經》

《度人經》現保存於《正統道藏》，有一卷本、一卷增字本、六十一卷本三個系統[①]。

（1）一卷本系統：《雲篆度人妙經》一卷、《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張宇初《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四卷、薛季昭《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三卷、《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一卷、張萬福編《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訣音義》一卷、《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三卷、《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中下卷等經及注疏本都屬於一卷本系統。

此系統具有其顯著特點：它基本保留了古本《度人經》的原貌，全文由道君前序、道君中序、道君後序、元始洞玄本章、元洞玉曆章、元始靈書中篇六部分組成。敦煌22個寫本與浙附二號即屬於這一系統。

（2）一卷增字本系統：青元真人《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三卷、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内義》五卷、陳觀吾《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三卷、陳椿榮《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經法》五卷。

此系統的特點是：在“元始靈書中篇”前面增加“元始靈書上篇”，在“元始靈書中篇”後面增加“元始靈書下篇”、太極真人頌等内容，有些本子的全文末尾還有誦度人經應驗記。

---

① 絕大多數學者將《度人經》分為兩個系統，筆者認為，一卷本演變成為六十一卷本，其間可能還有一個一卷增字本系統，因為兩個一卷本區別較大，介於一卷本和六十一卷之間應該還有一個增字本系統。

(3) 六十一卷本系統:《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六十一卷、《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直音》一卷,以及根據六十一卷敷衍出來的《靈寶无量度人上經大法》七十二卷和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六十六卷等道教經典。

此系統的特點是:在一卷增字本的基礎上,以卷一為本經,敷衍而成六十一卷。

(二) 敦煌本《度人經》

在敦煌宗教文獻中,伯二六〇六號、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斯六〇七六號、斯八七二〇號、斯一〇七一四號、伯二三五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國圖四〇九九號、俄敦一九四六號+俄敦一九七九號、俄敦三六四九b號、俄敦四一六九號、俄敦五〇三一號、俄敦七九六八號、安徽谷風堂藏本四八號、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藏一件、大谷五三八三號、大谷五三八四號都是《度人經》寫本殘卷,共計二十二件殘卷。

敦煌本《度人經》深埋于敦煌藏經洞千年之久,不經整理已經無法卒讀。筆者冀以一人之力恢復《度人經》之隋唐風貌,為敦煌學、道教學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

本書選取保存字數最多的伯二六〇六號為底本,以其他殘卷、浙敦附二號、伯三三二七號《無上秘要》引《洞玄無量度人經》為對校本,以《正統道藏》三個系統的本經與注釋本、《音義》本為參校本,撰就《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一書。

三、《度人經》研究的現狀述評以及選題的意義

(一) 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歷代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明代正統年間編纂《道藏》時,《度人經》被置於全藏之首,號稱"《道藏》首經"、"萬法宗元"。

《度人經》包括了元始天尊所著、太上大道君所述兩類文字。從結構方面來說,敦煌本與《正統道藏》本稍異。敦煌本大致可以分為

六大部分：第一部分自“道言昔於”至“東向誦經”止，為道君前序；第二部分自“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至“列言上清”止，為元始洞玄本章；第三部分自“元洞玉曆”至“禍及七祖翁”止，為元洞玉曆後章；第四部分自“道言：此二章並是”至“洞明至言也”止，為道君中序；第五部分自“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道君譔”至“元梵恢漠，幽寂度人”，為元始靈書中篇；第六部分自“此諸天中”至“大量玄玄也”止，為道君後序。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對《度人經》的研究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 關於成書情況

1943 年，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初稿完成，陳先生對《度人經》的形成問題進行探討。日本學者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對敦煌道經進行著錄的同時也談到《度人經》從一卷本演變為六十一卷本的概況。

1978 年，美國道教學者邁克・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n）在芝加哥大學《宗教史》雜誌第十七卷 3/4 合刊號上發表《最長的道教經典——度人經》（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一文指出：《度人經》至徽宗時增衍為六十一卷，它與當時流行的新道派神宵派密切相關，徽宗還首次刊印了《道藏》，從此，《度人經》得以冠于《道藏》之首。

2. 關於相承經本

《度人經》出現以後，後世從原本中敷衍出了衆多的經典，如《雲篆度人妙經》本、《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本、《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直音》本、《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六十一卷本等等。

早在民國時期，劉師培對四注作了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

> 今四家之書均亡，賴此僅存梗概。據陳序言：今於四家之說，刪去重複，精選密義，纂成四卷。則陳於四家之說，刪剟頗多，惟就其所采審之，卷一之注僅有薛李陳三家，知嚴氏未注道君前序，即後三卷所錄，嚴注亦均簡要，且訓詁

一宗《蒼》、《雅》，薛注亦然，兼明通假如卷一“無鞅”注云：“鞅者，央也。古字少，以鞅為央。央，盡也，已也。”卷二“眇眇劫刃”，注云：“刃者，仞也。古之字少，以刃為仞。”李注恒引古籍，間存佚書如卷二引張衡《靈憲》，卷三引尹氏《玄中記》。卷一所引復有《字林》一則卷一引《字林》云：“悉，詳盡也。”與《說文》同。此均有資於攠佚者也，要之此經為道藏古經《廣弘明集》引甄鸞《笑道論》所舉《度人妙經》悉與此同。又《初學記》廿三引《上皇所歌隱章》及《空洞靈章》，亦本此經。嚴注乃南朝舊帙。《曆世真仙體道通鑑》二十八云：“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年四十餘，齊高帝建元中詣晉陵。”一云：“一日將別，援筆注《靈寶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陳本經本又係唐以前故本，與宋元各注之本殊。①

劉師培對四注的相承關係、訓釋特點和語言價值都作出了比較全面和公允的評價。

3. 關於音義注釋

自從東晉末年以來，《度人經》就受到了道教界的高度重視。早在蕭齊時期，嚴東就為該經作了注釋，這是《度人經》最早的注本。

唐代學者薛幽棲、李少微、成玄英也為《度人經》作注；北宋陳景元將三家注與嚴東注合成一書，此書之殘本今存於《道藏》，即《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

明代正統以前，為《度人經》作注的還有青元真人注、清河老人頌、郭岡鳳參校並贊的《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張宇初《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陳觀吾《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薛季昭《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陳椿榮《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經法》、張萬福《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訣音義》、劉元道《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

---

① 劉師培：《讀道藏記》，胡道靜等選輯《道藏要籍選刊》第十輯，頁708b。

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靈寶无量度人上經大法》等等。

清代關注《度人經》的學者極少，也沒有留下有關該經注釋方面的著作。今人的注釋本也只有蕭登福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一書。以上注本皆以傳世印本作為研究對象，而拙書則是以敦煌本為研究對象。

4. 關於文本結構

1983年，卿希泰、趙宗誠在《宗教學研究》第2期上發表介紹《度人經》書名、結構、內容以及六十一卷形成經過的文章，使讀者對《度人經》有了基本的認識。

2002年，秦學智在《中國道教》第5期上發表《〈靈寶度人經〉內容簡介》一文，重點介紹六十一卷本中的卷一本經，簡要介紹了《靈寶度人經》現存本經各章節的段數及內容。

5. 關於思想內容

1993年，劉仲宇在《學術季刊》第3期上發表《〈度人經〉與婆羅門思想》一文。他認為《度人經》的思想有明顯的外來成分，以往的研究者常將之歸於佛教影響，實際並不確切，他認為，《度人經》思想的外來成分主要來自婆羅門教，如以大梵為主神、宇宙經歷劫運的演化圖景、元始天尊開劫度人等都是直接來自婆羅門教，其中“大梵隱語”之類對諸天的讚頌之辭譯自婆羅門經典，但經過了濃縮改寫。此文通過多方面的探究考證，說明《度人經》與婆羅門思想的聯繫。

1996年，陳蓮笙在《中國道教》第1期上發表《度人先度己》一文，重點考察《度人經》中的“人”與“己”的關係，他認為，修道學道之人不能只為自己，不但要幫助學道的人成道，而且要幫助不學道的人學道，度人者必先度己，以自己的修養、道德行為來感化衆生、普度衆生，才能成就真正的仙道。

2004年，秦學智在《中國道教》第2期上發表《淺析〈靈寶度人經〉所描繪的世界圖景》一文。在文中，他認為《靈寶度人經》描繪了一幅嶄新的世界圖景，揭開了道經和道教發展的新的序幕。

2005年，杜梅在《網路財富》第5期上發表《淺析〈度人經〉的宗教性特徵》一文，將《度人經》與世界三大宗教的宗教性特徵進行對比，得出《度人經》具有和三大宗教一樣的宗教性徵、最高神靈、彼岸世界、宗教性、救贖性等特徵，且《度人經》的救贖範圍更具有廣泛性等結論。

2003年，張崇富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5期上發表《〈度人經內義〉的性情說》一文，主要考察《度人經內義》的內丹思想。他將《度人經內義》的性情論概括為四點：①“命雖有終，性無革變”論；②“性虛化而生神”說；③“感激而有情”說；④“以性攝情，性復情冥”的返還論。他認為，《度人經內義》既繼承了性體情用、性善情惡、性靜情動的二元論模式，又從內丹思想角度出發，闡發了不同於以往的性情論觀點。

6. 關於語言文字

2002年，葉貴良在《敦煌學輯刊》第2期上發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斯63號〈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校正》一文，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糾正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書的誤錄、誤斷之處。

葉貴良《敦煌道經寫本與辭汇研究》、《敦煌道經詞語考釋》等專著還對《度人經》部分語詞進行了研究。

7. 關於後世影響

2005年，黃勇在《中國道教》第2期上發表《“度人”思想與道教筆記小說》一文，從道教“自力本願”向“他力本願”方面轉化的角度論述靈寶派，特別是《度人經》對道教筆記小說的繁榮和發展的影響。他認為，從魏晉南北朝起，度人思想成為道教熱衷傳播的宗教主題之一，因此，“在道教筆記小說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度人成仙’為中心思想的小說系統”。

2010年，李志鴻在《中國道教》第5期上發表《〈度人經〉與宋元道教》一文，從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考察兩宋時期道教齋醮科儀的變化，文章認為《度人經》對宋元道教齋醮儀式興盛具有重要的影響。

中外學者從成書源流、音義注釋、文本結構、思想內容、語言文字、後世影響等方面對《度人經》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至今還沒有人對敦煌本《度人經》寫本進行系統整理，因此，筆者認為，《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是一部具有較高文獻價值的專著。

（二）選題意義

《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是運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等知識整理敦煌文獻的學術專著，該書參校了《正統道藏》、《中華道藏》和《敦煌道藏》等書中不同版本的《度人經》，同時也參考了古代的道教類書、各種序文、跋語所見的《度人經》引文以及今人蕭登福的研究成果。

筆者認為該選題具有如下意義：

1. 還原《度人經》的隋唐風貌

敦煌寫本是現存的最早的《度人經》文本，敦煌殘卷數量較多，保存也比較完整，經過藏經洞千年的封存，基本保持了隋唐時期的風貌，這些寫本在文字上與《道藏》本有明顯的差異，比較而言，敦煌本更可靠，其研究價值更高。

2. 為學術界提供較為完備的文本

本書以伯二六〇二號為底本，以其他二十多件敦煌寫本為對校本，同時以《正統道藏》本、《中華道藏》本、《敦煌道藏》本以及今人整理本、影印本為參校本，參考蕭登福《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道教類書《無上秘要》、《道要靈祇神鬼品經》、《道教義樞》、《三洞珠囊》、《道典論》、《雲笈七籤》、《要修科儀戒律鈔》之引文以及各種序文、跋語之引文，對《度人經》進行全面、徹底的校勘。

3. 拓展敦煌學的研究新領域

二十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大批六朝至宋初的寫本文獻和少量刻本文獻，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文獻豐富的內涵和珍貴的價值，不僅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而且吸引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逐漸形成了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敦煌學。敦煌道

經的研究是敦煌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整理和研究《度人經》可以拓展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

4. 考察儒釋道三教的互動關係。

道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道教深受佛教思想或印度宗教思想的影響也是事實。《度人經》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也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通過整理和研究《度人經》，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儒釋道三教的互動關係。

四、基本思路、主要內容和基本步驟

（一）基本思路

校勘是文獻整理的常用方法，是整理古籍、研究古籍的重要一步，也是國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敦煌寫本的校勘最難過的就是文字關。文字是閱讀敦煌寫本的第一障礙，主要表現在古今字、異體字、俗字、訛字、脫字、倒字、通假字、音誤字以及句子的錯亂等方面。

敦煌本《度人經》為道教名著，它深埋于藏經洞，受到水、火、蝕、蠹等自然災害的無情損毀，二十世紀初才得以重見天日，又經清末戰亂、人為盜毀等原因造成寫本散失，篇殘簡斷，破碎不堪；寫本歷時久遠，輾轉傳抄，文字情況也非常複雜，文字漫漶，俗字滿眼，脫訛衍倒，隨意簡化，訛誤疏忽等現象屢見不鮮，不加整理已經無法卒讀。筆者感名著失墜之痛，念《度人》之倖存，冀以一人綿薄之力恢復《度人經》之原貌，為敦煌學、道教學研究提供可靠資料。

（二）主要內容

輯校部分是本書的核心。這部分又由提要、說明、錄文、校記四部分組成。

錄文和校記是本書的重點。校記的文字力求精練準確，避免冗詞贅句，含糊不清，橫添枝蔓，不在校記中作煩瑣考證。在校勘過程中，詳加審定，擇善而從。發現錯誤則正之，使錯誤不再傳於世；發現疑誤則存之，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三）基本步驟

校勘過程可分解為以下幾個步驟：

①聚本；

②選擇底本和參校本；

③搜集他書材料，汲取前人成果；

④對校各本，列出異文，發現疑誤；

⑤分析異文，解決疑誤，審定正誤；

⑥撰寫校勘記；

⑦撰寫敘例。

校勘，首先必須明白所校之書的版本源流，其次必須選擇好底本，確定對校本和參校本。注明各版本之間的異同，在確定文字是否有訛、脫、衍、倒時，必須依靠文字、音韻與訓詁的知識去解決問題。在明辨是非、校正錯訛的時候，要用到古代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識，具備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常識，如懂得道教，才能校道經；懂得佛教，才能知道哪些語詞受到佛教的影響。

五、理論創新程度和實際價值

（一）創新程度

本書運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等知識進行校勘，是一部實事求是的校勘實踐著作，對道教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書力圖挖掘道教研究的新資料，開拓道教學、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揭示儒釋道三教的互動關係，儘量還原隋唐道教經典的原貌，為學術界提供相對完備的敦煌道經研究文本。

（二）實際價值

在方法上要多視角，更大範圍內採取多學科相互交叉、滲透、對比的方法，拓展研究領域，尋找突破口，推動敦煌學研究向縱深發展，這將是21世紀敦煌學的主要任務。本書是敦煌道教文獻整理專著，具有敦煌學、宗教學、文獻學、語言學等方面的價值。

1. 敦煌學價值

敦煌學是世界性的顯學，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是敦煌學最重要的内容，整理和研究藏經洞所藏的道經寫本可以帶動哲學、宗教、文學、語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筆者認為敦煌道經的整理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敦煌本《度人經》的整理可以加強世界各地學者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促進敦煌學的發展與繁榮。

2. 宗教學價值

宗教經典的研究是宗教學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敦煌本《度人經》的整理和研究對揭示道教的本質、道教的起源、道教的思想、道教的行為、道教的活動、道教的組織、道教的發展和道教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3. 文獻學價值

利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知識整理敦煌本《度人經》，可以進一步弄清該經的版本源流和歷代注釋的情況，對道教史料的鑒别、輯佚和考證有一定的作用，對道派的演變、工具書的編纂有一定的價值。通過此書，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道教發展歷史，更好地弘揚道教文化。

4. 語言學價值

敦煌本《度人經》的整理為我國傳統的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等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資料，《度人經》對考察中古漢語向近代漢語演變具有一定的價值。

本書以服務廣大讀者為宗旨，可供敦煌學者、宗教研究者、文獻研究者、語言文字研究者參考與利用。

目　錄

一、凡例…… 1

二、前言…… 1

三、輯校…… 1

四、徵引文獻…… 196

五、參考論文…… 199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

【提要】

《度人經》是東晉末年出現的道教經典，也是靈寶經中最主要的經典，明代正統年間編輯《道藏》時就將其列為首經。

該經以元始天尊為至高無上之神，它的主要思想是“仙道貴生，無量度人”，帶有大乘佛教“自利”、“他利”的思想色彩，經中“三界”、“三十二天”、“地獄”等觀念有明顯的佛教思想的痕跡。

《度人經》（一卷本）包含元始天尊所著、太上大道君所述兩類文字，元始天尊所著的稱“本章”，太上大道君所述的稱“序”，“序”又分“前序”、“中序”、“後序”，另有署太上大道君撰的“元始靈書中篇”。此即該經之古本。

中唐五代之際，道士們又在古本的基礎上杜撰了署名道君撰的“元始靈書上篇”和天真皇人撰的“元始靈書下篇”，與“元始靈書中篇”構成上中下三篇靈書，卷末還有一百字的“太極真人頌”一篇。此即該經之一卷增補本。

宋代，道士們又在一卷增補本的基礎上敷衍出六十一卷本。

敦煌發現的《度人經》殘本屬於一卷之古本，我們或稱之為“本經”。

《度人經》一卷之古本大致可以分為六大部分：

陳景元集注本卷末《經說》曰：“此經太上道君受之於元始天尊，傳教於世。道君為前序、後序、中序，凡有三序焉。前序自

‘道言昔於始青天中’至‘東向誦經’是也。中序自三界之歌章之後‘此二章並是’至‘洞明至言也’是也。後序自‘此諸天中’至‘大量玄玄也’是也。經有二章，自‘元始洞玄’至‘列言上清’，且後章自‘元洞玉曆’訖‘禍及七祖翁’是也。其大梵隱語，非二章之數，或以經為一章，隱語為二章，此亦誤矣。中序云：‘誦經萬遍’、‘乃能得道’、‘洞明至言’。此則隱語玄奧，不在經文二章之列，可知矣。讀經之士，當恭信無疑，功滿道備，自當洞曉人天同福，存歿受廕，可不志哉！可不勉哉！《玄門靈驗記》、《道門集驗記》持此經得驗記，皆有傳載。通真之士，勤敬誦之。”

《度人經》古本六大部分如下：第一部分自“道言昔於始青天中”至“東向誦經”止，這是道君前序；第二部分自“元始洞玄”（前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之題名）至“列言上清”止，這是元始洞玄本章；第三部分自“元洞玉曆”至“禍及七祖翁”止，這是元洞玉曆後章；第四部分自“道言：此二章並是”至“洞明至言也”止，這是道君中序；第五部分自“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道君譔”至“元梵恢漠，幽寂度人”，這是元始靈書中篇；第六部分自“此諸天中”至“大量玄玄也”止，這是道君後序。

第一部分道君前序：道君講述奉受、誦讀《元始度人無量上品》的功德利益以及濟世度人、禁戒賞罰之事。主要内容是：道君講述該經出世、衆聖尊奉，國人受護度，得長生；講述天尊說經十遍，十方大神齊來聽法，國人皆得度世；講述學人奉經蒙利；講述誦讀該經生死蒙惠，五帝玉童、玉女保護受經者身；講述正月、七月、八節之日、本命之日尊誦此經，功滿德就，飛升上清；講述行道之日沐浴齋戒，叩齒心拜，靜思默念，引氣誦經之方法。

第二部分元始洞玄本章：這是元始天尊所授《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之“元始洞玄靈寶本章”。主要内容是：元始天尊紀述祖劫經出，度人無數；紀述神王高真護衛神文，度人上清；紀述天帝名諱，真文度人，萬神聽命。

第三部分元洞玉曆後章：這是元始天尊所授《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之“元洞玉曆”。主要内容是：元始天尊紀述天真功績、劫運、度數之事，理契空洞，誦之仙舉；紀述魔王伏化，奏唱謠歌，輕漏泄慢，身死殃流。

第四部分道君中序：這是道君講述授受、修誦、禁戒的方法和儀式。主要内容是：道君講述傳經應效心盟天，勿閉大法；講述此經普度天人；講述此經消災禳害；講述逢災發心行齋，燒香誦經，功滿得保舉上天。

第五部分元始靈書中篇：這是道君所撰的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共分四段，每段一方，每方八天，每天八字，威德無窮，成濟一切，攝召十方，消諸不祥。

第六部分道君後序：這是道君對《元始靈書中篇》及全經的讚嘆。主要内容是：道君讚嘆大梵隱語無量音的功德；讚嘆該經禳災避禍，度人成真的功德。

【説明】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録編》著録《度人經》殘卷十一件：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斯六〇七六號、斯八七二〇號、伯二三五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〇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俄敦一九四六號，其中俄敦一九四六號包含了俄敦一九七九號的内容，因此，實際收録十二件。

王卡比定五件：斯一〇七一四號、俄敦五〇三一號、俄敦三六四九ｂ號、俄敦七九六八號、安徽谷風堂藏本四八號。

榮新江發現德藏一件。

《敦煌寶藏》擬定國圖四〇九九號一件。

筆者發現俄敦四一六九號、大谷五三八三號、大谷五三八四號三件。

敦煌共有該經殘卷二十二件，另附一件。

底本：

伯二六〇六號，唐寫本。首殘尾全。存二百五十六行，行十七字。起“[說經三遍，瘖者能]言”，尾題“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

對校本：

斯六三號，唐寫本。首殘尾全。存一百五十行，行十七字。起“[元始符]命，時刻昇遷”，尾題“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斯三一〇九號，唐寫本。首殘尾全。存九十五行，行十七字。起“欝秀，輔翼萬仙”，尾題“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末落款“道士□□，道士茂林”，這兩個道士蓋為抄寫校對者或供養人。

斯五三一五號，唐寫本。首殘尾全。存八十四行，行十七字。起“[仙道]常自吉，鬼道常自凶”，訖卷終，無尾題。

斯六〇七六號，唐寫本。殘片。僅存四行，共四十二字。起“天書名，黃錄白簡，削死上生”，訖“[五帝司]迎，萬神[朝禮]”。此件可與石谷風谷風堂藏本四八號《靈寶度人經》拼接①。

斯八七二〇號，殘片。存字四行，行十七字。起“度人，北方无極飛天神玉（王）”，訖“西北无極”。

斯一〇七一四號，殘片。存五行，可識二十字。文曰：“1. 天帝 2. 太安皇崖 3. 童始黃孝 4. 天帝閔巴狂 5. 勃勒監 6. 天帝。”

伯二三五五號，唐寫本。首尾皆殘。存八十六行，行十七字。起“形，鬼精滅爽”，訖“真定光”。伯二三五五號可與斯一〇七一四號綴合。

伯二四四六號，首殘尾全。存一百一十行，行十七字。起

① 方广錩：《〈晋魏隋唐残墨〉缀目》，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页318。

“［敢］有干試，拒遏上真”，尾題“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伯二四五八號，首殘尾全。存六十七行，行十七字。起“邪人道者心”，尾題“太上洞玄无量度人經”。

伯二六五一號，首殘尾全。存八十五行，行十七字。起“［仙道］貴生，貴（鬼）道［貴終］”，尾題“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

國圖四〇九九號，首尾皆殘。存九十五行，行十七字。起“［諸］天復位，儵欻之間［寂无遺响］”，訖“竺落皇笳天帝摩夷［奴辯］”。《敦煌寶藏》誤題為“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第十”。

俄敦一九四六號＋俄敦一九七九號，殘片，可綴合。共二十行，下部殘缺，行款不詳。起“十遍周竟，十方無極天真”，訖“悉其章誦之”。

俄敦三六四九ｂ號，殘片。存六行，共二十三字。上部殘缺，行款不詳。文曰：“1. 妖精，三官 2. 普告無［窮］3. 清 4. 元洞玉曆，龍漢 5. 無復色下無 6. 下無幽無［冥］。”

俄敦四一六九號，殘片。僅存四行，共十六字。下部殘缺，行款不詳。起“［神］公受命，普［掃不祥］”，訖“風火無停”。

俄敦五〇三一號，殘片。存七行，共四十四字。起“之神天中大魔”，訖“［黃］帝中主”。

俄敦七九六八號，殘片。僅存四行，共十六字。文曰“1. ［八］威龍文，保［制劫運］2. 開張，元綱 3. 旋斗曆箕 4. ［八］景冥合，炁［入玄玄］”。俄敦四一六九號＋俄敦三六四九ｂ號＋俄敦七九六八號可拼接。

安徽谷風堂藏本四八號，唐寫本。殘片。存六行，下半截殘，行款不詳。文曰：“1. ［道］言：行道之日皆 2. 叩齒三十二通，上聞 3. 靜思，身坐青黃白三 4. ［青］龍、白虎、玄武、獅 5. 洞煥室內，項生員象 6. 上元太上道君□”。此件可與斯六〇七六號

《靈寶度人經》拼接。

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藏一件，殘卷。存十七行。背有“涼州都督府之印”字樣。榮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有介紹。

大谷五三八三號，題“性質不明文書斷片”，存六行，上下截皆殘。起“齋□□之者諸”，訖“誦之”。

大谷五三八四號，題“性質不明文書斷片”，存四行，上截殘。起“書□變以為正音”，訖“剋得遊”。

伯三三二七號，《无上秘要》引《洞玄无量度人經》。

浙敦附二號，一九五六年龍泉塔出土，唐末寫本。首殘尾全。起“說是經周迴”，尾題“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末附另紙題記：“乾寧四年（八九七年）丁巳歲七月十日，鎮海軍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諸葛福奉為母親朱氏舍淨財，敬造此經四十卷、本際經一部十卷，入通玄觀藏轉讀。”另附有謝稚柳題籤：“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謝稚柳觀。”潘伯鷹題籤：“壬寅小雪觀於就懦軒，伯鷹記。”並有謝、潘兩人之印章。此件雖非敦煌所出，但可作校勘之參考。

參校本：

洞真部本文類“天”字函《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六十一卷之卷一，簡稱：六十一卷本之卷一。

洞真部本文類“洪”字函《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直音》一卷，簡稱：《直音》本。

洞真部神符類“張”字函《雲篆度人妙經》一卷，簡稱：《雲篆》本。

洞真部玉訣類“寒”字函嚴東、薛幽棲、李少微、成玄英注，陳景元集注《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四卷，簡稱：《四注》本。

洞真部玉訣類“表”字函青元真人注、清河老人頌、郭岡鳳參校並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三卷，簡稱：《元始經註》本。

洞真部玉訣類“來”字函張宇初《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四卷，簡稱：《通義》本。

洞真部玉訣類“署”字函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内義》五卷，簡稱：《内義》本。

洞真部玉訣類“往”字函陳觀吾《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注》三卷，簡稱：《太上經注》本。

洞真部玉訣類“往”字函薛季昭《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三卷，簡稱：《註解》本。

洞真部玉訣類“秋”字函陳椿榮《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經法》五卷，簡稱：《經法》本。

洞真部玉訣類“秋”字函《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一卷，簡稱：《疏義》本。

洞真部玉訣類“秋”字函張萬福編《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訣音義》一卷，簡稱：《音義》本。

洞真部靈圖類“調”字函《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三卷，簡稱：《符圖》本。

洞真部靈圖類“調”字函劉元道編《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中下卷，簡稱：《旁通圖》本。

洞真部方法類“霜”字函《靈寶无量度人上經大法》七十二卷，簡稱：《度人大法》本。

正一部“鬱”字函王契真編《上清靈寶大法》六十六卷之四引，稱：《上清靈寶大法》本。

今人整理本：

《中華道藏》本《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簡稱：《中華》本《敦度人》。

今人注釋本：

蕭登福《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簡稱：《今註今譯》本。

道教類書：《无上秘要》、《道要靈祇神鬼品經》、《道教義樞》、《三洞珠囊》、《道典論》、《雲笈七籤》、《要修科儀戒律鈔》之引文。

其他引文：

各種序文、跋語之引文，如《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等。

【錄文】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一]

[道言[二]：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受《元始度人无量上品》[三]。元始天尊當說是經，周回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坐[四]。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无鞅數衆乘空而來[五]。飛雲丹霄，綠輿瓊輪，羽蓋垂蔭，流精玉光，五色鬱勃，洞煥太空[六]。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无浮翳，四炁朗清[七]。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土皆作碧玉，无有異色[八]。衆真侍坐，元始天尊玄坐空浮五色師子之上[九]。]

【校記】

[一]“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敦煌本首題皆殘，今據《四注》本經前標題所加。按：《度人經》經過後人不斷推演增補，到宋代已演變成為六十一卷，名《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亦稱《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是其總名。薛幽棲注曰：“太者，至大之名；上者，尊崇之稱。洞者，通達也；玄者，微妙也。靈即聖化也；寶即珍尚也。无量

者，不可稱數；度人者，從凡入聖。欲明此經，開度升仙，无限制約。且《洞玄靈寶》是品秩之名，《无量度人》即一卷之目。既品位高尊，復言上品；功用微妙，故言妙經也。”李少微注曰：“太上，極道之境。洞玄，能通之智。皇皇元始，萬帝之尊，渺渺大羅，三天之上，既至大而无外，亦窮高而不測，故曰太上。洞，通也；玄，妙也。探幽索明，鉤深致遠，通天下之至理，窮萬物之妙數，故曰洞玄。變化无方曰靈，欽崇貴愛曰寶。真文鬱秀，五帝朝軒，玉字垂芒，諸天宗範。於是刻書金簡，注解流通，寶愛靈文，故曰靈寶。元始天尊隨劫應化，進行三界，出法度人，得道成真，有如雨霧，攷曆不知其筭，故曰无量度人。三洞天書、靈歌要頌，凡厥功行，開度為先，作真位之階梯，為種人之根本，故曰上品妙經也。”《太上經注》本曰：“太，唯道最大；上，天地獨尊。洞，无所不通；玄，其妙難述。靈，變化莫測，感而遂通；寶，難得之物，人所珍愛。无量，豈可猜量；度人，從凡入聖。上品，天下无雙。妙，含靈毓秀之物。經，河筏天梯之用。總而釋曰：最尊極貴，通靈變化，先天真一成丹之正道。”“道言”至“三遍，□□”止，敦煌本皆殘，今據《四注》本補。浙敦附二號卷首殘缺六十六字，伯二六〇六號卷首殘缺二百二十二字，因浙敦附二號非敦煌所出，故此次校勘以伯二六〇六號為底本。

［二］“道言”：薛幽棲注曰：“即太上玉晨高聖大道君之言也。道君，元始天尊之弟子，太微天帝君之師也。居上清上元玉晨宮，即上清之境，太清尊崇之位也。既受此經，因篇其序，故首題之始，是即標焉。”成玄英注曰：“按《本行經》云：道君是西那玉國人。蓋紫晨之流芳，皇上之胄裔，能尊承靈寶，元始封為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大洞經》云：上清高聖大道君者，一號玉晨君，治藥珠玉闕七瑛紫房，受事虛皇。虛皇，即元始天尊也。”

［三］“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受《元始度人无量上

品》”：“黎土”，《直音》本：“下音杜。”薛幽棲注曰：“昔，往也。始青天，即東方九炁青天也。在圓羅之上，出東極之表。始者，五方建首之名；青者，東方九炁之色。故《真文》曰：東方九炁始皇青天。既天蒼炁青，則碧霞廓落，故云碧落。靈鳳瓊樹、空中鼓歌，故云空歌。大浮黎土，即浮黎大國名。受者，道君言我昔於此天之國受元始度人之文。”李少微注曰：“始青天者，東北玉隆天也。此天碧霞羅絡，靈奏神風，紫字鳴林，自成歌詠。此國土帝諱浮黎，天尊降臨十方，共會度人之際，受得是經。《靈書》云：東極大浮黎國，地皆碧玉，常生碧霞。又有青林之樹，樹葉並有自然紫書。風吹樹，聲音皆作洞章，璨爛朗徹太空，故曰碧落空歌也。”成玄英注曰：“大浮黎土者，大是廣遠之名，浮黎是其帝諱，土是國中之地。”

［四］“元始天尊當說是經，周回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坐”：“回”，《雲篆》本、《太上經注》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迴”。“坐”，《雲篆》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太上經注》本作“座”。薛幽棲注曰：“元者，初也；始者，首也。言元始天尊建萬化之初，為衆道之首，居玉清上元之境，統大羅玄都之域。植天地之根，生萬物之母。既欲傳經說法，先召十方天真，方各一周，十方十過，非復同於十方。周歷十過，周召既畢，然後登坐。”李少微注曰：“元始天尊是虛皇應號，從真起應，則曰證修。妙思幽源，迺自性獨有。故《洞神經》云：妙象无形，應感有體。真精之炁，化成姿容，于時十遍轉經，十方萃止，无遠不應，方詣坐。坐者，端也。詣者，就也。”

［五］“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无鞅數衆乘空而來”：“无鞅”，《雲篆》本、《太上經注》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無鞅”，下同。薛幽棲注曰：“鞅者，央也，古字少，以鞅為央。央，盡也，已也。即无鞅數衆，不可稱量。”李少微注曰：“鞅，止也。夫真聖尊神，部從洋溢，千乘萬騎，諸天盡來，以此格量，其數何

止。”

［六］“飛雲丹霄，綠輿瓊輪，羽蓋垂蔭，流精玉光，五色鬱勃，洞煥太空”：薛幽棲注曰：“无鞅數衆不可稱量皆蔭羽蓋而乘綠輿，飛雲丹霄而捧瓊轂，天真无不咸集，上聖一合齊至，流精曜於十方，玉光煥於空洞。流精者，即玉光之中有五色流精也。玉光者，即真人身光也。太空者，在太清之上。”李少微注曰：“飛雲丹霄結成衣服。綠輿、瓊輪、駿駕、龍鳳皆精光倏爚，綵色熒煌。《天尊法服科》曰：自梵天以上，並飛雲流霄自然妙炁結成衣服。”成玄英曰：“輿者，車中之厢也。既以流霄為衣，乘駕綠輿之輦。又以靈鳳之羽為車輿之蓋，參駕九色之龍鳳，更相蔭映，故云羽蓋垂蔭；光輝夐煥，故云流精玉光；車服赫奕，故云五色。五色充盛，謂之鬱勃。億乘萬騎、浮空而來，遍滿太虚之中，悉往浮黎聽法，故云洞煥太空。”

［七］“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无浮翳，四炁朗清”：“默”，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太上經注》本同，《雲篆》本作“嘿”。“炁”，《雲篆》本、《太上經注》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氣”。薛幽棲注曰：“凡言諸天者，皆三十二天也。諸天之中，各有日月，其精光本化，皆此境分根。璇璣玉衡者，北斗七星也；四炁朗清者，天、地、日、月四象之炁也。夫真之傳真，聖之授聖，故得三光息輪以駐照，山海納炁而吞煙，風伯不敢鳴條，雲將理无翳景，故得天地開朗，日月清明，七日七夜，法事將畢。既稱停輪，那復有夜？即以常時準量，七日七夜之頃。”李少微注曰：“此三者，天瑞也。《天文志》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魁四星為琁璣，杓三星為玉衡。夫日月星辰天官宮室，時來聽法，所以停輪也。”

［八］“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土皆作碧玉，无有異色”：薛幽棲注曰：“一國者，即浮黎之大國也。山有鬱林瓊木，川有神溪靈澗，且坦然泯平一等，理无高下相傾。既皆碧

玉為地，寧有異色之雜。此即當時神變靈化，自然使日月停輪、山川自坦。”李少微注曰：“此二者，地應也。山川土府，地祇所居，感應虚无，化成碧玉也。”

［九］“衆真侍坐，元始天尊玄坐空浮五色師子之上”：“玄”，《雲篆》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作“懸”。前一“坐”字，《元始經註》本、《通義》本、《雲篆》本、《太上經注》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座”。後一“坐”字，《通義》本、《元始經註》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同，《雲篆》本、《太上經注》本作“座”。“師子”，《太上經注》本同，《雲篆》本、《通義》本、《元始經註》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獅子”。薛幽棲注曰：“師子在空虚之中，玄坐置師子之上。師子是獸中之王，威伏衆獸，一吼則邪魔皆伏。天尊神德，降伏衆魔，復居師子之坐。天尊既登坐說經，衆真則列侍而聽。”李少微注曰：“此一者，天尊道相也。”

【錄文】

［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聰[一]；說經二遍，盲者目明][二]；［說經三遍，瘖者能］言[三]；［說經］四遍，跛痾［積逮，皆能起行][四]；［說經五］遍，久病痼疾，一時復形[五]；［說經六遍，髮白反黑］，落齒更生[六]；說經七遍，老者反壯，［少者皆強][七]；［說］經八遍，婦人懷任，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八]；說經九遍，地藏發泄，金玉露形[九]；說經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一〇]。

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一一]。

【校記】

［一］“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聾病，耳

皆開聰”：“遍”，《雲篆》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太上經注》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註解》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徧”。下文“二遍”，《雲篆》本亦作“徧”，下同，不出校。按：“遍”同“徧”，一說“徧”乃“遍”之古字。薛幽棲注曰：“初聞天尊之靈音，開闡至聖之妙理，故齊聲稱歎，善莫大焉。於是浮黎大國，若男若女，聞之者聾病皆聰，此一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是時國中聽法之男女，聞經一遍，耳聞心悟，名曰開聰。亦云國者，身也。聞法即悟，了入心宮，是開聰也。”

［二］“說經二遍，盲者目明”：薛幽棲注曰：“初使耳聞妙義，次令目覩天尊，此二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二遍漸識文字，故云目明。若據注意而言，非形骸之病也。”

［三］“［說經三遍，瘖者能］言”：“說經三遍，瘖者能”七字原殘，今據《四注》本補。“瘖”，浙敦附二號同，《雲篆》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太上經注》本作“喑”。“三”，《无上秘要》卷八八引作“之”。按：“瘖”同“喑”。“之”為“三”之誤。薛幽棲注曰：“既令目能覩聖容，即使口得言經，此三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三遍心識悟解，自能傳說妙法，故曰能言也。”底本起“言”，訖尾題“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

［四］“［說經］四遍，跛痾［積逮，皆能起行］”：“說經”、“積逮”、“皆能起行”八字原殘，今據《四注》本補。薛幽棲注曰：“既令口能言經，即使足能行道，此四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三遍雖能言說，由未了達真理，乃至四遍，即解尋師問義，故曰能行。積逮者，世傳之疾，流引相及也。”《度人大法》云：“玄師曰：……跛痾者，偏枯肌血，四肢攣曲，癰痾跛蹇也。積逮之疾者，世傳逮及，積沉不愈是也。”

［五］“［說經五］遍，久病痼疾，一時復形”：“說經五”三字原殘，今據《四注》本補。“痼”，浙敦附二號作“固”，《直音》

本：“音固。”按：《廣韻》“固”、“痼”皆為見紐暮韻，去聲，兩字同音，義得相通。《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漢鄭玄注：“生不充性，有久疾也。”《漢書·王商傳》：“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后宮，商言有固疾。”《字彙補·口部》“固與痼同”。薛幽棲注曰：“既令足能行道，即使舉體俱修，此五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五遍即了悟在心，功滋福潤，能令久病痼疾，盡得消除，一時復形，還如未病之時也。”《度人大法》云：“玄師曰：……肌血形骸，皆屬於土，故五遍復形，全於五行之體，聲盲喑啞，跛痾積逮，久病痼疾，一時痊愈，復形全質。”

［六］“［說經六遍，髮白反黑］，落齒更生”：“說經六遍，髮白反黑”八字原殘，今據《四注》本補。“落齒”，《中華》本《敦度人》同，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八八引、《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四注》本、《太上經注》、《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齒落”。“反”，《內義》本、《雲篆》本、《度人大法》本、《符圖》本、《太上經注》本作“返”。按：“落”與“更”、“齒”與“生”相對，亦可通。“反”、“返”古今字。《尚書·五子之歌》：“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反”後作“返”。薛幽棲注曰：“既舉體俱修，故體蒙真效，此六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六遍功多福深，能令白髮更黑，落齒更生。”此注亦云“落齒更生”。

［七］“說經七遍，老者反壯，［少者皆強］”：“少者皆強”四字原殘，今據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八八引補。薛幽棲注曰：“初則從首示以靈效，次則通體沐浴聖恩，此七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七遍轉經，老者皆成少壯，少者更益康強。”

［八］“［說］經八遍，婦人懷任，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說”、“生”與“皆得”四字原殘，今據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八八引補。“任”，《內義》本、《經法》本、《中華》本《敦度人》、《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妊”，

《无上秘要》卷八八引、浙敦附二號、《四注》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通義》本、《元始經註》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作“妊”，《符圖》本作“孕”。《直音》本：“妊，音任。”按：“妊”同“妊”，“任”通“妊”。“孕”與“妊”同義換用。薛幽棲注曰：“既在生之者則還童却老，未生之者則得其生，此八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七遍功包七識，化被三才，八遍則通潤四生，含靈有慶，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俱蒙養育，故云皆得生成。”

［九］“說經九遍，地藏發泄，金玉露形”：薛幽棲注曰：“人既得性命之生，復感地藏開見，國人皆獲金玉之重寶，此九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前明通化四生，此則幽祇感慶，發其地藏，露出金玉之形，遍滿山川，人得足用，故云金玉露形。”《度人大法》云：“玄師曰：說經九徧，聖胎九轉，金之成數，形難隱諱，金光玉華，照耀萬里，所謂金容玉貌，瓊肌瑤體，沐溉一身，噓呵萬物，立化金玉，吹炁成金，唾地成玉，百花千彩，映絡一身，皆由五行成用，金玉發泄，聖胎分形也。”

［一〇］“說經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人”：薛幽棲注曰：“既獲秘藏之珍寶，次即變臭腐為神奇，此十遍之驗也。”成玄英注曰：“九遍既通於地理，十遍則上感諸天，故得太一回骸，靈符起死，積年枯骨更起成人。”

［一一］“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薛幽棲注曰：“當此之時，浮黎之國若男若女、無老無少皆受聖恩，普得濟度，生者不死，死者更生，故咸得長生也。”成玄英注曰：“傾，盡也。天尊說經之時，浮黎一國男女皆在坐側，聞說妙法各自盡心諦聽，故云莫不傾心也。一國之人受此度人妙法，故云皆受護度。度得成真之道，故云咸得長生。凡諸天人病有輕重，修道之法隨功深淺，病輕則遍少而瘥，病重則功多而愈，故知誦經十遍，上達諸天，起死回骸，長生久視。”李少微注曰：“夫龍虎嘯而風雲生，聖人作而三才應，此自然之數，必至之符，是以十遍說

經百痾立愈，非元始之大聖，誰能與於此乎？而舊學之法，以為心智之病，非形骸之病，謬亦甚矣！或曰：按種人四天，斷諸結習，人皆靈洞，不受胎生，今天尊說經於碧落則種人第三天也。何因一國。疾病同於天下，凡夫今所不取，以威制所行則稱一國。若諸侯以境内為國，天子以四海為國，三十二帝各以三十二天為國，然則天尊道無不周，化無不及，則可以八圓世界總為一國。若以此為國，則誰非天尊之國哉！男女有病亦何怪也。《空洞靈章》曰：風動八圓，回浮更朗幽遼。舊說云：八方諸天謂之八圓，玄都為中宫，八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億重，如此衆天是元始一化之境域也。”

【錄文】

道言：是時元始天尊說經一遍，東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一]；說經二遍，南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二]；說經三遍，西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三]；說經四遍，北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四]；說經五遍，東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五]；說經六遍，東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六]；說經七遍，西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七]；說經八遍，西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八]；說經九遍，上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九]；說經十遍，下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一〇]。

【校記】

[一]“道言：是時元始天尊說經一遍，東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无鞅”，浙敦附二號作“无殃”，六十一

卷本之卷一、《通義》本、《今註今譯》本作“無鞅”，下十句同，不出校。《直音》本：“鞅，音仰。”《音義》本：“於仰切，天閼限也。”按：《集韻》“鞅”、“央”音近，《廣韻》“鞅”、“殃”、“央”同音，“鞅”、“殃”皆通“央”。薛幽棲注曰：“是時者，即明初說經之時也。初說一遍，即東方之衆傾城而至。既尊卑升降，品位殊多，故云无極无量品。又如隙中細塵，不可勝數，故云无鞅之衆也。皆乘虛駕浮自空而至。鞅者，央也，義已明上。此即初說一遍，聾病耳皆開聰之時也。”成玄英注曰：“此章復述天尊周回說經，以召十方之事。前文通召十方，未顯指其方所。此文重出，使學者深知天尊召集諸天非无次敍，故說經一遍，感得東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數衆浮空而至。鞅，猶止也。真聖心无止著，有感即應，故聞經一遍，浮空所召廣遠，故至於无極。真聖无限，故云數衆俱來證法，傳度天人。”

［二］“說經二遍，南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諸義十方，並同此初說二遍，盲者目明之時也。”

［三］“說經三遍，西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三遍，瘖者能言之時也。”

［四］“說經四遍，北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四遍，跛痾積逮，皆能起行之時也。”

［五］“說經五遍，東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五遍，久病痼疾一時復形之時也。”

［六］“說經六遍，東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初說六遍，髮白反黑，齒落更生之時也。”

［七］“說經七遍，西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經七遍，老者反壯，少者皆強之時也。”

［八］“說經八遍，西北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經八遍，婦人懷妊，鳥獸含胎，已生未

生，皆得生成之時也。”

［九］“說經九遍，上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經九遍，地藏發泄，金玉露形之時也。”

［一〇］“說經十遍，下方无極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衆浮空而至”：薛幽棲注曰：“此初說經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之時也。”

【錄文】

十遍周竟，十方无極天真大神一時同至[一]。一國男女，傾心歸仰，来者有如細雨密霧。无鞅之衆，迮國一半，土皆偏陷，非可禁止[二]。

【校記】

［一］“十遍周竟，十方无極天真大神一時同至”：薛幽棲注曰：“說經一遍，召集一方，十遍既周，十方俱至，即三十二天與四維上下，謂之十方。”李少微注曰：“此復序周回說經，以召十方之事也。且天尊至神，延保（促）自在，說經十遍不頓召十方者，何哉？將以鄭重慇勤，使人曉悟也。”

［二］“一國男女，傾心歸仰，来者有如細雨密霧。无鞅之衆，迮國一半，土皆偏陷，非可禁止”：“无鞅之衆”，《通義》本、《度人大法》本同，《上清靈寶大法》本引無。“歸”，《通義》本、《度人大法》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皈”。“迮”，《直音》本：“音窄。”“偏”，原作“徧”，《中華》本《敦度人》同，今據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度人大法》本、《符圖》本改。按：“皈”同“歸”，“迮”音義與“窄”同。“徧”為“偏”之增旁字。薛幽棲注曰：“迮者，充塞也。重說國人歸仰靈範，回心真化，來如細雨之

飛空，集若密霧之四合。充塞既遍，致令偏陷，此是明其甚多之時耳。推理不應偏陷也，靡靡而順風，復安可逆止，故聖人无心，方圓任物也。”李少微注曰：“此國是浮黎大國也。迮國一半者，言聚會之處，占國半境。迮，占也。”《度人大法》本云：“玄師曰：謂十徧說經已竟，十方无極大神并天真一時同至，召十方慧力，經緯祥應，一國皆獲護度，咸得長生，故傾心皈仰，傾國來赴說經之所，喻如細雨密霧，不可稱量其數，故言无鞅之衆。萬天普言一國，一國並會大浮黎土，其地不能厚載，天尊經力重德，及无鞅廣衆，則地迮偏陷，來者之衆，雖已迮國一半，尚自不能禁止。”

【錄文】

於是，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五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十方无極至真大神、无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一]，天人仰看，唯見勃勃從珠口中入[二]，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國人廓散，地還平正，无復歧陷[三]。元始即於寶珠之內說經都竟[四]，衆真監度，以授於我[五]。當此之時，喜慶難言，法事粗悉，諸天復位[六]，儵欻之間，寂无遺響[七]。是時，天人遇值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八]，无有中傷。傾土歸仰，咸行善心[九]，不殺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盜，不貪不慾，不憎不妬，言无華綺，口无惡聲[一〇]，齊同慈愛，異骨成親[一一]，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一二]。經始出教，一國以道，預有至心，宗奉礼敬，皆得度世[一三]。

【校記】

[一]“於是，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五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十方无極至真大神、无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十方无極至真大神”，《上清靈寶大法》本引

無。“无鞅”，浙敦附二號作“无殃”，《今註今譯》本作“無鞅”。按：“殃”通“鞅”，說已見上。薛幽棲注曰：“寶珠者，喻道也。故懸於空玄之中，亦同玄珠之義。大如黍米者，即五穀之首；米，即生人之本。言人得經，如命之資米。又欲得寶珠之內，傳授靈寶之文，則寶中更寶，玄中又玄；真中之真，道中之道。於是引十方之衆，納一珠之中。更示以神化无方，非物理所測。去地五丈者，欲令人出五濁之世，脫五行之用。五濁既出，自无衆患之愆；五行不用，永離相刻之息。是故五行不相刻，萬物悉可全，自然長生久視，得道成真也。”青元真人注曰：“寶者，人之所愛；珠者，清淨圓明；黍米者，物至微、其用甚廣。表此靈寶之體形微而用大，清淨光明，為衆所愛。又黍為五穀之長，人之資生，不可暫乏，明人之不可暫離於道也。離此而獲存者，如人之無食非形也哉。懸於空虛，去地五丈者，示靈寶之妙，不為五運所拘，隱妙於太玄，示使人天超離五濁，寄妙於靈虛者也。”又：“登者，起而攀行；引者，指示化導。”《度人大法》本云：“玄師曰：是以天尊施玄妙大化，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莫測所懸之系，去地五丈，離於濁色之表，登引天真大神、上元之真、九品之真、上聖高尊、中元聖尊、九品之聖、妙行真人、下元仙真、九品真人隨天尊登引，俱入寶珠之中，見勃勃從珠口中入於珠中。”又：“黍米者，五穀之長；一國者，一身之比；欹陷者，道有傾迮，未全一體，難稱重玄之化。”

［二］“天人仰看，唯見勃勃從珠口中入”：“唯”，《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惟”。勃勃，《直音》本：“勃勃，並音拂。”《音義》本：“勃勃，音拂。”青元真人注曰：“勃勃，音拂。”按：“拂”、“勃”，上古同部。《廣韻》“拂”，敷紐物韻入聲；“勃”，並紐没韻入聲，兩字音近。薛幽棲注曰：“天人，即始青天中人也。”成玄英注曰：“勃勃者，无量衆多，同於雨霧之狀，入於珠口之中，亦明真智无窮也。”《度人大法》本云：“玄師曰：其一切天人，非天真

上聖真人，故難隨無為化機，不能同入空玄黍米之妙，祇仰看而已。”《度人大法》本云：“天人即萬神也；上聖天真、妙行真人，則三元之神也；天尊，則一身之主也，以内景妙道言之，乃玉清寶珠神化胎仙之訣也，以大法言之，却粒愈疾之法也，以修誦言之，威神玄通之儀，蠲災召福之品也。”

［三］“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國人廓散，地還平正，无復歧陷”：青元真人注曰：“廓枯落切。”《音義》本：“廓散，思幹切。”“歧陷”，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欹陷”。《直音》本：“欹音欺。”青元真人注曰：“欹，其雞切。”“无”，《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作“無”。按：“歧”，《廣韻》羣紐巨支韻平聲；“欹”，《集韻》溪紐支韻平聲。“歧”通“欹”，如《荀子·宥坐》：“吾聞宥坐之器者，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歧”、“欹”音近通假，“欹”義為歪斜、傾斜。薛幽棲注曰：“國人，即浮黎大國之人也。既非天真大神、上聖高尊，故不隨入珠口之内。引例，復不與監度之盛事。所以於下仰觀，唯見勃勃而入，入而不閡。珠之小，殊不防人之多。多少自容，小大相納，故不知所在也。前云偏陷，此云欹陷者，偏傾。高者偏低，初塞半國，似如偏陷，及乎廓散，還似復平也。”李少微注曰：“舊說以珠表清虚圓極之體，黍表馨香百穀之長。納人入珠，明妙道包容也；處在空中，不累諸有也；去地五丈，離於五欲也。地還平正，示大道平夷；无復欹陷，明正性得復也。皆背文生義，妄作異端，駭其常情，謂无此事。嘗試論之，曰：夫元始開圖，法教非一，或无為端寂，示物歸根；或變化威靈，使人慴伏。而神通自在，真應无窮。珠納天人，何容不可！且謫仙小術，猶隱現壺中，豈虚皇大聖礙行藏於珠内也。”《元始經註》本“細雨密霧”云：“狀如細雨飛空，密霧四合。”《度人大法》本云：“玄師曰：……既入珠中，不知所在。且如下格小仙，有芥納須彌之妙，懸壺

天地之景，何況大聖！天尊敷宣大教，視現神變也，所言寶珠大如黍米，已是微妙，更去地五丈，能見寶珠在空玄之中者，非天人不有此明慧。”又：“又況見其珠口者，實天尊登引聖真，入妙有虛无之境，當其隨天尊入於寶珠之時，天人仰看，即見珠口，既俱入寶珠之中，即天人不能見寶珠之內玄妙之化，是以國人廓散，地還平正，无復欹陷。”

［四］“元始即於寶珠之內說經都竟”：成玄英注曰：“竟，猶畢也，了也。悟道之者，已得升珠入妙，天尊說經既畢，乃於寶珠之內，傳此真經於太上道君，謂下文也。”《度人大法》本云：“此當時說經之境，天尊寶珠之妙也。以至道言之，大道神通，大无不包，細无不入，聚則成形，變億萬无鞅之衆，俱成毫芥之妙，聚則如是，散則從无生有，徧及萬天諸國，分形億兆，无所不徧，无所不及，散則如是，去地五丈，則離其五欲、五塵、五聚、五色，五香、五聲、五濁，在五行數外，故能入空玄之妙。”又：“玄師曰：九轉十徧，功用既周，則證從有入无，空玄黍米之妙，先召陽精，後召陰華，比細雨密霧而入，一身周盈，祖氣十回，神化元谷，祖氣一歸，衆氣同隨，化黍米之玄丹，鎮黃庭之靈府，丹成貫日，餌之立駕雲舉，上登玉清，位為真人。”

［五］“衆真監度，以授於我”：《音義》本：“監度，上音緘。”按：“監”、“緘”同紐，兩字音近。成玄英注曰：“此明道君得經之事也。衆真者，監領度人真官之職也。元始說經已畢，勑此監度衆真，令將此經傳授道君，道君受得此經，故云以授於我。”

［六］“當此之時，喜慶難言，法事粗悉，諸天復位”：“粗”，《註解》本作“麤”，《直音》本：“粗，徂古切。”《音義》本：“粗悉，徂沽切。”按：“粗”、“麤”，《廣韻》音近，《集韻》同音，兩字皆有略微之義。如《北史·魏廢太子恂傳》：“乃廢（太子恂）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禮記·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

急為也。”漢鄭玄注：“麤猶疏也，微也。”成玄英注曰：“道君自稱，受得真經，略已悟解。其中法事既得悟解，故諸天衆聖各歸本位，復其常處。”青元真人注曰：“法事者，謂授受之法。”國圖四〇九九號起“［諸］天復位”，訖“竺落皇笳天帝摩夷［奴辯］”。

［七］“儵欻之間，寂无遺嚮”：“儵欻”，《元始經註》本、《通義》本、《經法》本、《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作“倏欻”。张万福音義：“倏音叔；欻，許物切。”《直音》本：“儵，音叔；欻，薰入聲。”“无”，《符圖》本作“無”。“嚮”，《中華》本《敦度人》同。按：“儵欻”、“倏欻”，連綿詞。“无”同“無”，“嚮”通“響”。薛幽棲注曰：“我，即道君自稱也。既於珠中傳寶後，是以聖授真，千真共監，萬聖齊度，衆慶斯會，何可勝言！法事既畢，天會將復，悅爾之頃，冥寂无聞。”李少微注曰：“聖人无心，真應隨機，遇感則興，緣離便息。”青元真人注曰：“倏欻，謂授受之法。”

［八］“是時，天人遇值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成玄英注曰：“既得聞此妙經，大衆俱蒙濟度，保其全福，故得終其本命之年也。”青元真人注曰：“天者，諸天也；人者，世人也。”

［九］“无有中傷。傾土歸仰，咸行善心”：《音義》本：“中傷，中去。”“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按：“中去”意思是“中”字應當讀去聲。薛幽棲注曰：“當此之時，天人國人，若男若女，因玆聞經見法，莫不罄竭丹心，度災難之流，无夭閼之患。三業既靜，六根不生，衆惡俱消，萬善齊起。”青元真人注曰：“得全本數之年，而無中道夭傷之苦。”

［一〇］“不殺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盜，不貪不慾，不憎不妯，言无華綺，口无惡聲”：“妒”，原作“妬”，《中華》本《敦度人》同，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作“妒”，《四注》本作婬。《直音》本：“妯，音自。”《音義》本：“妯音忌。”“无”，

《符圖》本作“無”。按：《說文·女部》新附字：“姺，偶也。”同部：“妒，女妒夫也。”可見“妒”纔是本字，“姺”是“妒”的訛俗字。“姁”為“忌”的換旁字。《左傳·襄公十四年》：“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此“忌”是猜忌的意思。李少微注曰：“斷命曰殺，殘傷為害，惡他勝己曰嫉，憎同儔曰妒，男女不以禮交為婬，竊人之物曰盜，无厭曰貪，嗜好曰欲，嫌人曰憎，猜疑曰姁。”李注“猜疑曰姁”是其證。薛幽棲注曰：“不殺不害者，謂除身業罪；不嫉不妒者，謂除心業罪；不婬不盜者，謂除身業罪；不貪不欲者，謂除心業罪；不憎不姁者，謂復除心業罪也。華綺者，飾妄浮辭也。惡聲，穢罵毒語也。此都遣十二之惡行，然後乃至大順。”青元真人注曰：“夫念想見聞者，皆謂之殺；陷於不義，折傷一切物謂之害；毀人成功謂之嫉恨；彼榮富起曲見心謂之妬；癡迷著景謂之淫；取之不義謂之盜；愛樂無厭謂之貪；妄起念心謂之欲；齒唾巧拙謂之憎；疑忌仁信謂之姁；虛浮詐誕謂之華綺；出言不規、淺學悞人謂之惡口。今一國男女已獲護度，故傾土歸仰，反是而行，亦云十二善業也。”

［一一］“齊同慈愛，異骨成親”：成玄英注曰：“人皆十惡不生，動合真常之理，故得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古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舜授禪，能令天下歸心。況天尊說經，一國歸仰，自然異骨成親也。”青元真人注曰：“慈者，和柔不諍也；愛者，物我兼容、自利利他。”

［一二］“國安民豐，欣樂太平”：“欣”，《四注》注文、《元始經註》本作“忻”。按：《說文·心部》：“忻，閻也。《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欠部》：“欣，笑喜也。”可見“欣”、“忻”本不同字，故清段玉裁在“忻”字下注曰：“忻，謂心之開發，與欠部‘欣’謂‘笑喜也’異義。《廣韻》合爲一字，今義，非古義也。”薛幽棲注曰：“齊同慈愛之如，一等萬物之若，己保國民之豐盛，樂太平之永日也。”李少微注曰：“十惡既滅，則異

骨成親；萬行玄同，則聲无悖戾。自然疾疫不作，人无夭傷，年穀豐登而國太平也。”成玄英注曰：“齊同慈愛，其國必安。无有中傷，人自饒足。五穀成熟，災害不生。有此衆善之功，故云忻樂太平也。”青元真人注曰：“清靜常樂曰太，恬澹無欲曰平。國以喻身，民以喻炁。”

［一三］“經始出教，一國以道，預有至心，宗奉礼敬，皆得度世”：“經始出教”，《音義》本：“或云元始出教，誤也。”“至心”，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今註今譯》本作“志心”。“礼”，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禮”，下同。按：張万福所見有“經始出教”句作“元始出教”，這些版本是錯誤的。“至心”同“志心”，如漢孔融《論盛孝章書》：“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太上黃籙齋儀》卷二“第一日中分行道”下：“三啓三禮臣等至心稽首，禮太上无極大道；臣等至心稽首，禮三十六部尊經；臣等至心稽首，禮玄中大法師。”《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懺》：“志心歸依十方道寶，當願衆生起心回向，一切信禮；志心歸依十方經寶，當願衆生心開悟解，受持念誦；志心歸依十方師寶，當願衆生普上法橋，元有障礙。”“至心”、“志心”皆指誠心。“礼”同“禮”。薛幽棲注曰：“於是元始天尊覩國人之信善，出真範以導之，若精誠修奉，必升仙度世也。”李少微注曰：“言一方化而羣方得，邇人順而遠人服也。”青元真人注曰：“此言謂道君初受此經，教導一國宿有志心者，皆悉宗奉禮敬也。宗者，宗奉此經，如舟如楫，如橋如梁，蓋欲憑之以求濟度。奉者，崇奉此經，如天尊親以教我，我親得聞其義。蓋欲誦其言而行其行也。禮者，禮事此經，如父如母、如師如長，畏愛之間，惟恐慢易。敬者，敬重此經，如金如寶、如珠如玉。愛惜不已，惟恐失之。既盡四心，皆得度世而長生矣。”

【錄文】

道言：元始天尊說經中所言[一]，並是諸天上帝內名隱韻之音[二]，亦是魔王內諱，百靈之隱名也，非世之常辞[三]。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能悉其章[四]，誦之十過，諸天遙唱，万帝設礼，河海靜嘿，山岳藏雲，日月停景，璇璣不行[五]，羣魔束形，鬼精滅爽，迴屍起死，白骨成人[六]。

至學之士誦之十過，則五帝侍衛，三界稽首，魔精喪眼，鬼妖滅爽，濟度垂死，絕而得生[七]。

所以尒者，學士穢炁未消，體未洞真，召制十方，威未制天政[八]，可伏御地祇，束縛魔靈，但却死而已，不能更生[九]。

輕誦此章，身則被殃[一〇]，供養尊礼，門户興隆，世世昌熾，與善因緣，万灾不干，神明護門[一一]。

斯經尊妙，獨步玉京[一二]，度人无量，為万道之宗，巍巍大範，德難可勝[一三]。

【校記】

[一]“道言：元始天尊說經中所言”：成玄英注曰：“謂說《混洞赤文》及以《元洞玉曆》，此謂《靈寶本章》也。”

[二]“並是諸天上帝內名隱韻之音”：薛幽棲注曰：“經中所言者，即後二章所說三十二天隱名，三十二天帝之內諱，皆大梵之言，言非造次致詰，故云隱韻也。”

[三]“亦是魔王內諱，百靈之隱名也，非世之常辞”：“辞”，浙敦附二號作“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經注》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作“辭”。按：敦煌寫本習作“辞”。字書曰“辟”為“辭”的古字，不確。薛幽棲注曰：“魔王內諱，即五帝大魔之

諱字也。百靈之隱名者，即无英、白元之名號。既皆隱名內諱，故非世之常辭也。”青元真人注曰：“夫靈寶為道炁之祖，度人為百法之先。元始含蘊妙道，出法度人，流散文言，制成音韻，非下世文章之比。”

［四］“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能悉其章”：李少微注引《字林》曰：“悉，詳盡也。”薛幽棲注曰：“既內名隱韻，非世常辭，故真人之中，有通玄之才、究微之鑒者，乃能悟其旨耳。”青元真人注曰：“中下之仙不可盼其篇目，惟上聖真人深造道妙，始能究玄微矣。”

［五］“誦之十過，諸天遙唱，万帝設礼，河海靜嘿，山岳藏雲，日月停景，璇璣不行”：“万”，伯二三五五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經法》本、《符圖》本作“萬”，下文同。“嘿”，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經注》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默”。“岳”，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經注》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嶽”，下同。按：“万”與“萬”、“嘿”與“默”、“岳”與“嶽”的使用情況也比較複雜，同一版本時而寫作彼，時而寫作此，沒有規律可循。《音義》本：“藏，□郎切。”“璇璣”，《音義》本作“璿璣”，云：“上旋下機。北斗魁四星是也。不行，音衡。”薛幽棲注曰：“言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者，誦之十過則道契諸天，故同聲而遠唱；德齊萬帝，故設禮而來賓。河海息飇浪之飛騰，山嶽攝雲煙而不起，三光駐景，七曜凝輝，天地貞明，晝夜燭也。”

［六］“羣魔束形，鬼精滅爽，迴屍起死，白骨成人”：“迴屍”，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作“迴尸”，伯二三五五號、《元始經註》本、《通義》本、《經法》本作“迴尸”，六十一卷本之卷一、

《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作“迴屍”，《四注》本作“回尸”，《内義》本、《註解》本作“回屍”。《音義》本：“屍，或作尸，死。”按：“囘”同“迴”，“迴”又同“廻”，“尸”同“屍”。薛幽棲注曰：“既正道坦行，即邪魔消匿，故使朽骸歸再超之魄，白骨復重形之魂。既能使死者更生，固宜令生者不死，此真人之格者也。”伯二三五五號起“形，鬼精滅爽”，訖“真定光”。

［七］“至學之士誦之十過，則五帝侍衛，三界稽首，魔精喪眼，鬼妖滅爽，濟度垂死，絕而得生”：《道典論》卷二“至學”條引作：“至學之士誦經十過，濟度垂死，絕而得生。”此處引文無“則五帝侍衛，三界稽首，魔精喪眼，鬼妖滅爽”十七字，或為脱文。“妖”，六十一卷本之卷一、《註解》本、《今註今譯》本作“祆”。《音義》本：“喪，息浪反。”按：《道典論》引文有脱文，或為意引亦或為節引所致。“妖”同“祆”。薛幽棲注曰：“至學之士者，則心堅於鐵石，操烈於水火，天地不能逾，鬼神不能惑，行人之所不能行，已有若无。以此，太極已上有真名者，誦之十過，則五帝翼侍於左右，三界稽首而致敬，邪魔喪其睛目，垂死自然而得生。五帝，則五方之天帝。三界，則三界之魔王也。”李少微注曰：“上聖大道，威能制天，至學力微，唯能御地。制天，能使三景停輪，白骨復命；御地，能令三界稽首，垂死却生。大小之涯，不可相越也。”青元真人注曰：“三界喻三尸，五帝喻五臟。若萬緣紛起，此名内魔。灾苦所逼，名為外魔。為苦之劇，是名為精，故曰魔精。七情六慾，是謂之鬼。惱亂顛倒，障我道德，是為之妖。”

［八］“所以尒者，學士穢炁未消，體未洞真，召制十方，威未制天政”：“尒”，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爾”。“炁”，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作“氣”，下同。按：“尒”同“爾”，敦煌寫本習作“尒”。“炁”同“氣”，敦煌寫本多作“炁”。《音義》本：“威未制

天，句絕。”“句絕”義指到此讀斷，“政”字應當連下讀，這也説明张万福所見本蓋無“政”字，有或“政”字，但應連下讀。薛幽棲注曰：“爾者，然也。夫至學之士，名行既登於真格，功用則蔑於世人。所以然者，為骨體未真，穢氣仍在，則十方未可召制，諸天未得振威。”李少微注曰：“學士即上至學之士也。”又：“天政，謂日月五星，天文七政也。”青元真人注曰：“政，七政也。”

［九］“可伏御地祇，束縛魔靈，但却死而已，不能更生”：“可”字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有“德”字。按：“可”字前，敦煌本皆無“德”字，“德”蓋後人所加。薛幽棲注曰：“止可攝御邪魔，却垂死之死，不能令朽骸枯骨復形更生，此至士之格也。”李少微注曰：“神力不弘，功未圓備，不能威制天象，只可伏御地祇。力能臨死却死，未能回骸起朽也。”

［一〇］“輕誦此章，身則被殃”：李少微注曰：“五帝威神侍衛《靈寶》，司察輕慢，良為險巇。”青元真人注曰：“若誦若遇，不能嚴潔。或徒為翫視，或心意不專，或講演不規，或不擇人而授受，此皆為之輕矣。蓋此經為萬天所寶，度人最急隱聖藏真，出生入死，禳災卻禍，保鎮邦家，莫不由此。若輕而誦之，身則被殃。殃者，連緜不絕者也，可不戒乎！”

［一一］“供養尊礼，門戶興隆，世世昌熾，與善因緣，万灾不干，神明護門”：“干”，國圖四〇九九號作“子”。“明”，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明”。《直音》本：“熾，癡去聲。”按：“子”當為“干”之形誤字。“明”同“明”，敦煌寫本多作“明”。薛幽棲注曰：“輕誦者，謂不整潔形服，不依按科儀。或行立坐臥，聊耳妄誦。豈但己身受考，抑亦上累祖宗。若唯敬禮尊崇，則致門戶興盛，一身受福，昌

系子孫，惡根不生，常與善會。既千神來護，何萬災能干？以此而言，誦而不味者，未若不誦而敬。諸持經之士，宜審詳焉。”

［一二］“斯經尊妙，獨步玉京”：李少微注曰：“言獨用此妙道，可以飛步玉京。《本相經》云：大羅天上有玉京之山，无根而生，據空而停，其中有紫微上宮，辟方三十萬里。金樓玉臺，七寶光飾。玉室上有三十六所，方圓八千里，真文大字，滿在其中。”

［一三］“度人无量，為万道之宗，巍巍大範，德難可勝”：“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大範”，六十一卷本之卷一、《註解》本作“大梵”。《直音》本：“可勝，下音升。”按：“万”為“萬”的古字，敦煌本習作“万”。《廣韻》“範”、“梵”屬“奉”紐、鄰韻，音近通假。李少微注引《爾雅》曰：“範，法也。”“勝”讀若“升”，意思是能夠承受，禁得起。薛幽棲注曰：“既諸天所崇，不傳下世，處紫微之祕藏，在玄都之特用，為度人之最，標衆道之首。巍巍聖範，殆崑崙之冠霄；德量難勝，以溟海之莫測。斯之妙道也。”

【錄文】

道言：凡誦是經十過，諸天齊到，億曾万祖，幽魂苦爽，皆即受度，上升朱宮[一]，格皆九年，受化更生，得為貴人；而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飛升金闕，遊宴玉京也[二]。

上學之士，脩誦是經，皆即受度，飛升南宮[三]；世人受誦則延壽長年，後皆得尸解之道，魂神蹔滅，不經地獄，即得反形，遊行太空[四]。

此經微妙，普度无窮，一切天人，莫不受慶，无量之福，生死蒙惠[五]。上天所寶，不傳下世[六]，至士齋金寶，效心盟天而傳，輕泄漏慢，殃及九祖，長役鬼官[七]。

侍經五帝玉童玉女各廿四人營衛神文，保護受經者身[八]。

【校記】

［一］“道言：凡誦是經十過，諸天齊到，億曾万祖，幽魂苦爽，皆即受度，上升朱宮”：“万”，伯二三五五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符圖》本作“萬”。《音義》本：“億曾，音憎。”“升”，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昇”。按：“万”為“萬”的古字，敦煌本習作“万”。“曾”讀如“憎”，重也，指中間隔兩代的親屬，這裏義指祖先。“升”為“昇”的古字。薛幽棲注曰：“此言凡誦者，則不限高下之格，是能依法精心誦持十過者，則諸天衆聖，降集於房廟，播祖禰之幽魂，及昆宗之苦爽。下離北府，上入南宮。朱宮者，即南宮也。”青元真人注曰：“凡人誦經，則諸天帝君齊到其前，應億曾以來幽滯魂靈、久拘若（苦）爽，悉獲受度，上昇朱宮也。南方丹天世界有南昌上宮，宮有朱陵之府，府有流火之庭，乃鍊化度仙之所也。世人獲超昇者，經由此宮，受三火大鍊，煅鍊五濁穢形，以玉眸之光鍊其氣質；次以黃華之水灌蕩尸形；然後禦孕靈真，隨其報化而遂更生也。”

［二］“格皆九年，受化更生，得為貴人；而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飛升金闕，遊宴玉京也”：“升”，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昇”。按：“升”、“昇”，古今字。敦煌本多作“升”。薛幽棲注曰：“格皆九年者，即九年之格也。謂法三火之數，既三三如九。朱宮是南方，屬火。以火鍊形，故云三火。九年受其鍊化，然後更生貴族。生即便修此經，昔薰習之仍在，萬遍之功既滿，三千之德復圓，遂超然昇度，逕得神仙；登金闕而朝聖君，游玉京而謁元始，此十遍之格也。”李少微注曰：“此明能度先祖也。按《三元品戒》朱陵度人之格，凡有三

等。九年者，中福之格，大福則乃三年，小福則二十四年。皆更生下界，得為貴人。藉其先緣而能好學，不經生死，便得神仙。”青元真人注曰：“鍊度之格，凡有三：上學三年受度，中智九年，下學二十四年也。今以誦經之力，故億世祖先皆從中等之格受化，更生為貴人之品，復自貴中脩學，即獲昇度也。”又曰：“愛而不捨，念而不忘，是名好學。好學此經者，脩靈寶心，行度人行，功滿德就之日，上同祖曾克證神仙之道，故云皆也。飛昇金闕，朝謁太上，遊宴玉京之境也。”

［三］“上學之士，脩誦是經，皆即受度，飛升南宮”：“脩”，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修”。“升”，《无上秘要》卷四三引作“昇”。按：《說文·肉部》：“脩，脯也。”“脯”就是乾肉的意思。“脩”與“修”的關係應該是通假與被通假的關係。薛幽棲注曰：“上學之士者，則聞道勤行，見法必學，始終不替，寒暑无虧，此太清九宮已下有仙名者。既修誦此經，使身得道，飛昇仙域，受鍊南宮。夫魂魄昇仙，則火鍊鬼質；生身得道，則火鍊垢穢。初故皆入南宮，然後登其本位，此上士之格也。”青元真人注曰：“上學，精修至道、達妙超群者也。而修者，修行；誦者，誦經。修、誦兩全，功高德重，故不從限格，徑便飛升南丹受鍊者也。”

［四］“世人受誦則延壽長年，後皆得尸解之道，魂神蹔滅，不經地獄，即得反形，遊行太空”：“尸解之道”前，國圖四〇九九號、《内義》本、《太上經注》本有“作”字。“蹔”，《无上秘要》卷四三引、《通義》本、《内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暫”。“反形”，浙敦附二號、《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返形”。《音義》本：“尸解，音賈，託形隱化肉身成仙也。”《直音》本：“尸解，下佳買

切。”按：“蹔”同“暫”。《說文·日部》：“暫，不久也。”“反形”同“返形”，“反”、“返”古今字。薛幽棲注曰：“世人者，即常途之人也，非出羣之士。既以祖因福淺，身業功微，故生前則享壽遐齡，沒後則解形蹔滅。然不拘三官之制，不受九府之艱，期限數登，則神歸形復。既改形容於三宮之館，易童顏於九鍊之尸，故不入南上之宮，便歷太空之境。太空在太清已上三域，此世人之格也。從真至此凡有五等，則階級差殊也。”李少微注曰：“又明世人誦之，亦能自度也。世人德薄，功行未圓，雖不能骨肉同飛，亦能尸解而度。《本相經》云：前功不立，後則骨肉不仙，是故尸解而得道也。按《上經》，尸解有四種：一者兵解，若嵇康寄戮於市，淮南託形於獄；二者文解，若次卿易質於履，長房解形於竹；三者水火鍊，若馮夷溺於大川，封子焚於火樹；四者大陰鍊質，視其已死，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屈伸從人，亦尸解也。肉皆百年不朽，更起成人。《真語》裴君曰：尸解仙者，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但不死而已。以弓劍曰兵解，竹杖曰文解，兼水火、太陰，為四種解也。”青元真人注曰：“宿慶與善因緣，故生人趣。值正教流行，得遇此經者，受而誦之，即獲高年，享世壽已，不免死壞其形。雖死，神則不滅，名為尸解。如楊王孫、嵇康、郭璞皆捐軀返真之道。故知尸解之人，皆目瑩骨輕，或精血不變，投其尸於名山大川，可生珠玉也。凡誦經之士，修靈寶心，持度人行，必致延年，皆後得成尸解之道。魂神蹔滅，更不經由地獄，即得返形於太空也。若學淺功微，不能骨肉同飛，不免尸解而返神也。”

［五］“此經微妙，普度无窮，一切天人，莫不受慶，无量之福，生死蒙惠”：“无”，《今註今譯》本作“無”。“微妙”，伯二三五五號作“尊妙”。按：“无”與“無”，各種版本的使用情況很複雜，說已見上，不贅。諸本作“微妙”，“尊妙”蓋非原貌。薛幽棲注曰：“此經功力致用，眇邈難思，十轉則萬炁齊仙，五級則度人

无量。天人沐解脱之慶，生死賴拔度之恩也。”宋君曰：“此經度人，凡有四種。一者白日昇天，即身而度；二者尸解變易而度；三者死而不朽，後更起生；四者魂神暫滅，即昇南宮受化。業有輕重，故報有差殊，兼度曾祖，故曰生死蒙惠。”

［六］“上天所寶，不傳下世”：李少微注曰：“天尊說經之時，不傳下世。王母所請許保甲申之災，因此流通，人間始有也。”薛幽棲注曰：“既稱祕於玄都，固宜不傳下世。”青元真人注曰：“上真朝奏往來，必嘯詠此篇，最為寶愛，不傳下世。因後聖君堅乞傳世，以保甲申洪災，所以聖聖相傳，不及凡俗。”

［七］“至士齋金寶，效心盟天而傳，輕泄漏慢，殃及九祖，長役鬼官”：“役”，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役”。《音義》本：“長役，營隻切。”按：《說文·殳部》重文：“役，古文‘役’從人。”薛幽棲注曰：“既稱祕於玄都，固宜不傳下世。今因太上流布，方復降授人間。故令至士齋金寶以效心約，輕宣之重誓，違盟則九祖獲考，寶祕則億曾齊功。”李少微注曰：“夫靈文祕重，授受良難，豈得率爾輕傳，殃延九祖？”青元真人注曰：“惟有志之士，齋持金寶效信，質心盟告諸天，方可傳授。何則？人之愛者，惟金寶也，又為堅剛之物。太上設此言，使人捨己所愛，破慳悋心。以此捨心回向大道，方聽傳行。又表其心堅如金石也。若輕慢漏泄，則殃及九祖，長為鬼官所役，如推潮鼓浪，負石填河是也。”

［八］“侍經五帝玉童玉女各廿四人營衛神文，保護受經者身”：“廿四”，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二十四”。按：“廿”是二十的合文，敦煌寫本多作“廿”，罕作“二十”。薛幽棲注曰：“此言五帝玉童玉女者，是五帝之玉童玉女來侍，非五帝與玉童、

玉女俱侍此。五帝即五老帝君，非五方之帝也。童之與女，都四十八人，既常營衛神經之文，亦兼保護誦經之者。則叉薦舉精誠之功，司察泄慢之過，受誦之子，宜慎之焉。若出入遊行，必宜携執，則使持文而護身，免灾而无慮矣。”青元真人注曰：“五方之帝各敕玉童玉女二十四人，合為一百二十，營衛此文，保護人身也。”

【錄文】

道言：正月長齋，誦詠是經，為上世亡魂斷地逮役，度上南宮[一]；七月長齋，誦詠是經，身得神仙，諸天書名，黄録白簡，削死上生[二]；[十月長齋，誦詠是經，為國王帝主，君臣父子，安鎮國祚，保天長存，世世不絕，長為人君，安鎮其方，民稱太平][三]；八節之日，誦詠是經，得為九宮真人[四]；本命之日，誦詠是經，魂神澄正，万炁長存，不經苦惚，身有光明[五]，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万神朝礼，名書上天，功滿德就，飛升上清[六]。

【校記】

[一]“道言：正月長齋，誦詠是經，為上世亡魂斷地逮役，度上南宮”：《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齋月鈔》引作“正月長齋為上世亡魂”。“為上世”，《直音》本：“上音位。”“斷”，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斷”。《音義》：“斷地，徒管切。”“逮”，原作“逯”，國圖四〇九九號、《中華》本《敦度人》同，今據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改。“役”，伯二三五五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

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作“役”。按：“為上世”之“為”，音“位”，是给、替之義，在這裏作介詞。“断”與“斷”的使用情況也很複雜，敦煌寫本多作“断”，《道藏》本習作“斷”。“逮”為“逮”的缺筆訛字。“役”、“役”，說已見上。薛幽棲注曰：“正月，上元大慶之月也。故能福及上世祖曾、幽魂苦爽，斷鬼神連逮之役，受仙官拔度之慶。夫言齋者，謂身无雜務，心不外想，内外清虚，抱元守一，終乎此月，故言長齋。”成玄英注引《三元品誡》曰：“正月三陽烝生，位在上元，諸天校定之時，宜度先祖。”青元真人注曰：“夫念念不忘，久久不替謂之長，靜念守心，戒慎無染謂之齋，故曰長齋也。”又：“蓋正月為四時之首，天地通泰，萬物更生之時。於此長齋誦經，乘天官考校之格，可度上世亡魂，斷地司連逮之苦，上登南昌之宮也。”

［二］“七月長齋，誦詠是經，身得神仙，諸天書名，黄録白簡，削死上生”：《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齋月鈔》引作“七月長齋，以為己身”。“黄録”，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黄籙”。按：“黄籙”乃仙籍。“録”同“籙”，古稱上天賜予帝王的符命文書。漢張衡《東京賦》：“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敦煌寫本習作“録”，《道藏》本習作“籙”。薛幽棲注曰：“七月即中元大慶之月也。故中及己身，諸天上生，名於白簡；鄧岱落死，籍於黑簿；身得神仙，位登天府。黄籙、白簡者，以黄金為書，以白玉為簡也。”李少微注曰：“天官考時，宜度先祖；地官校月，可度己身。此先後之差，尊卑之序。黄籙、白簡，記仙之籍也。《錄字回年經》曰：名書帝籙，蓋有宿緣，皆由勤慕，非自然也。”成玄英注引《三元品誡》曰：“七月是中元校定之月，地官考校之辰，宜

度己身。亦是先後之差、尊卑順序之儀也。謂修道之法，普度无窮，通濟死生，動植咸潤；上為皇家宗廟，下為五苦幽魂，豈獨先超七祖？此乃使人追孝之心，故云為上世亡魂。”青元真人注曰：“七月為萬物成功之際，於此長齋誦經，乘中元舉善之格，故身得神仙，諸天書其姓名於金籙白簡，削滅死籍，別注生名。蓋人之仙也，須得南北二司先削死上生，方得昇度，非此則終無成功也。”斯六〇七六號從“［諸］天”始，至“万神朝”止。

［三］“［十月長齋，誦詠是經，為國王帝主，君臣父子，安鎮國祚，保天長存，世世不絕，長為人君，安鎮其方，民稱太平］”：此四十一字原無，伯二三五五號、國圖四〇九九號同，今據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旁通圖》本補。《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齋月鈔》引作“十月長齋，安鎮國祚”。長，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常”。“民”，浙敦附二號作“人”。按：此四十一字敦煌本皆無。薛幽棲注曰：“此獨不言十月下元者，為上元上延祖考，中元中及己身，下元下逮子息。今既皆明至學為首，則至學上有祖考而下无子息，故十月下元，略而不言。經中亦不說下元功過。至學之士，詳而審之。”青元真人注曰：“十月天地寧閑之際，於此長齋誦經，乘下元解落之功，故宜上為邦國、下為民庶，禱福禳災。”薛注云“故十月下元，略而不言”，明言此四十五字，原本無，乃後人所加。浙敦附二號“民”作“人”，蓋唐諱之孑遺。“長”、“常”音近義通。

［四］“八節之日，誦詠是經，得為九宮真人”：薛幽棲注曰：“謂四立、二分、二至，為八節日也。皆諸天大慶吉會之日，檢勾學者功過之辰。若於其日能齋而誦之，則得為九宮真人也。所以爾者，其九宮除中央之尊位，周回八宮，以應八節。既與其日相符，故誦之得登此境。”李少微注曰：“一元有三宮，三元有九宮也。又解：夫八節之日，皆有八史神下伺人善惡，所以八節必須修誦。何故八節之日為九宮真人？明八節是八卦，左三右七等，并以中宮首

足合於九宮，故曰九宮真人也。”青元真人注曰：“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日是太乙司命領諸官屬、紀錄世人罪福功過之日，有功則舉，有過則罰。於此誦經，乘保舉之格，故得為九宮真人也。”《道教義樞》卷一《位業義》云：“得為九宮真人，故知真解若成，即登此位也。”

［五］“本命之日，誦詠是經，魂神澄正，万炁長存，不經苦惚，身有光明”：“万炁”，國圖四〇九九號作“萬氣”，伯二三五五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炁”。“惚”，伯二三五五號、伯六〇七六號、國圖四〇九九號作“惱”，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惱”。按：“万炁”同“萬炁”。敦煌寫本多作“万”，罕作“萬”。“炁”，道經習用字。“惚”、“惱”為“惱”之俗。薛幽棲注曰：“本命即年辰之日，唯檢勾一身之功罪，故令其日齋誦之。且人以炁為根，以神為本，炁存則神正，本固則根深。内神炁以相符，外光明而自軫。如此則萬憂不生，苦惱奚入？既以我本命之日修誦，故能存我之神炁。聖人作則，皆有由然，以此推之，則修真之理自明矣。”李少微注曰：“夫神和而炁暢，故聞靈音而澄正，感虚白而光明也。”疏曰：“本命日則有司命君下察人善惡，所以亦須修此經。人若為惡，則邪炁入身；若其為善，則正炁歸己。而永保長存，不經苦惱也。”青元真人注曰：“本命之日，一身神爽，同本屬星官，糾錄功過，上奏北斗日也。於此誦經，故得魂神澄正，萬炁永存。萬炁若存，則苦惱頓息；苦惱頓息，則神光自明矣。”

［六］“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万神朝礼，名書上天，功滿德就，飛升上清”：“司”，《通義》本作“伺”。按：除《通義》本作“伺”外，敦煌本、《道藏》本多作“司”。“司”通“伺”，是守候、

等待之義。《鬼谷子·反應》：“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南朝梁陶弘景注：“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万”，伯二三五五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陳椿榮《經法》、《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礼”，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陳椿榮《經法》、《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禮”。“升”，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陳椿榮《經法》、《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昇”。敦煌本多作“万”、“礼”、“升”，《道藏》本多作“萬”、“禮”、“昇”。薛幽棲注曰：“三界侍衛者，即三界魔王左右侍衛也。五帝司迎者，即五方天帝出入迎送也。於是坐朝衆靈，名書帝籙，萬遍功備，千行德圓，即白日昇天、飛登上清也。”李少微注曰：“陸先生云：上清，中都也。按《龍蹻經》：四梵以上，次有三清。太清十二天，九仙所居；次上清十二天，九真所居；玉清十二天，九聖所居。今三十六天，並不壞之境。《洞神經》云：三清天，自然化也。憑空而立，七寶宮殿，不生不滅，百靈侍衛矣。”青元真人注曰：“夫念動則魔生，氣澄則魔息，故三界魔王侍而衛之，不為外事。凡誦經存想，則官吏諸神皆自頂門而出；事畢，復從衆妙門而入。故五帝司其迎送也，萬神朝集而致禮，書名字於上天，俟功德滿日，與此一身之神，同昇上清之境。”

【錄文】

道言：行道之日，皆當香湯沐浴，齋誠入室，東向[一]，叩齒卅二通，上聞卅二天，心拜卅二過[二]，閉目靜思，身坐青、黃、白三色雲炁之中[三]，內外蓊冥，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師子、白鵠羅列左右，日月照明，洞煥室內，項生員象，光映十方，

如此分明。密呪曰[四]：

无上玄元太上道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五]、左右官使者、侍香玉童、傳言玉女[六]、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卅二人[七]，開啓所言[八]：今日吉慶長齋，清堂脩行至經，无量度人[九]，臣及甲乙轉經受生，願所啓上徹[一〇]，逕御无上卅二天元始上帝至尊机前[一一]。畢，引炁卅二過[一二]，東向誦經[一三]。

【校記】

[一]“道言：行道之日，皆當香湯沐浴，齋誡入室，東向”：《太上黃籙齋儀》卷五二“轉經”引“若轉《度人經》法師當東向”至“東向誦經”止。“沐浴”，國圖四〇九九號、《四注》本作“洗浴”。“齋誡”，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今註今譯》本作“齋戒”。按：除國圖四〇九九號、《四注》本作“洗浴”外，敦煌本、《道藏》本多作“沐浴”，當以“沐浴”為是。“誡”、“戒”使用情況比較複雜，各版本常有混用情況。薛幽棲注曰：“行道之日，即持誦此經之日也。恐人不得此長持，故云行道之日，亦是前所說吉日也。每皆以香湯洗浴，然後入別室齋心潔己，清淨无為。若山居寡力者，亦可於所寢之室，常護令整潔，先被服盥漱，置經於桉，然後又於經堂焚香，禮請跪啓。今修誦之旨，即取經於室中，東向正坐。焚香披讀，注心歷目，微聲吟詠。若直爾念誦，文多錯誤，則郤上三十字讀，勿使忽速，苟貪遍數，翻為失功，誤人不小。調聲誦詠，令神和魂暢，常令香炁綿綿不絕於室。至此章，則依法存叩之也。”青元真人注曰：“燒香誦經，步虛朝讚，亦云行道；精鍊身心，行持道德，亦云行道。沐浴，沐者，沐髮；浴者，浴身。亦有二法：以五香水持呪洗身，此外沐浴；大行梵炁，周回十方，以至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即内沐浴。齊者，非止禁茹葷食穢、遠離貪淫，亦欲齊心以防患，戒性以

絕非。入室者蓋欲入靖絕塵，身心專注，可與神靈交通者也。東向為長生之方，召集真炁，以生為本。”《符圖》本注曰：“誦經之日，先被服盥漱，置經於案。然後焚香，禮請跪啓修誦之意。即東向正坐，焚香披讀，注心歷目，微聲誦詠。若或錯悞，則卻上三十字讀，勿使（促）勿速。苟貪遍數，翻為失功，悞人不少。調聲誦詠，令神魂和暢。常令香炁不絕於室，已下依法存叩。”《雲笈七籤》卷四一《七籤雜法》引《太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云：“道言：行道之日，皆當香湯沐浴。”

［二］“叩齒卅二通，上聞卅二天，心拜卅二過”：《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都講鈔》引“叩齒三十二通，上聞三十二天”十二字。“卅二”，《中華》本《敦度人》同，國圖四〇九九號、安徽谷風堂藏本四八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黃籙齋儀》引、《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三十二”，下文同，不再出校。按：“卅”，数词，三十的合文。李少微注曰：“《真誥》云：叩齒以集神，咽津以和真。《易》曰：帝出于震。震，長生之方，諸天之尊也，故東向也。先想皇曾天而拜之，以次天帝，每一想一拜，而取遍也。”青元真人注曰：“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召仙靈也。中為天鼓，朝上聖也。心拜者，身形不動，專意存禮。”《符圖》本注曰：“叩齒者，當以中齒上下兩兩相叩，令響。内以集神，外以徹天。《真誥》云：叩齒以集神，咽津以和真。次則存拜三十二天，每想天帝，存一拜之。從東北方首始，東行左旋，止於西北。”

［三］“閇目靜思，身坐青、黃、白三色雲炁之中”：“閇”，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同，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黃籙齋儀》引、《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作“閉”。按：“閇”同“閉”。李少微注曰：

“玄炁，青也。元炁，黄也。始炁，白也。想此三炁也。”青元真人注曰：“閉目者，收視内觀，炁乃凝寂。青為玄一之炁，黄為元一之炁，白為始一之炁。三色之義，取法三清。”《符圖》本注曰：“玄炁青，元炁黄，始炁白。”

［四］“内外翁冥，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師子、白鵠羅列左右，日月照明，洞煥室内，項生員象，光映十方，如此分明。密呪曰”：“翁冥”，國圖四〇九九號作“翁冥”。《直音》本：“翁，翁上聲。”《音義》本：“翁冥，烏孔切。”“師子”，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太上黄籙齋儀》引、《通義》本、《内義》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獅子”。“白鵠”，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黄籙齋儀》引、《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白鶴”。“員象”，安徽谷風堂藏本四八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黄籙齋儀》引、《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圓象”。“映”，國圖四〇九九號作“昭”。“呪”，國圖四〇九九號、《太上黄籙齋儀》引同，伯二三五五號作“祝”。按：“翁冥”同“翁冥”，連綿詞。“師子”同“獅子”，“師”、“獅”古今字。“白鵠”即“白鶴”，“鵠”蓋為“鶴”之形訛字，或云“鵠”通“鶴”。“員”同“圓”，圓形。《淮南子·原道》：“員者常轉。”“員”即“圓”。《孟子·離婁上》：“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尹文子·大道上》：“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員白黑之實。”“方員”即“方圓”。南朝梁吴均《續齊諧記·石磨》：“其上復有磐石，正員如車蓋。”“員”一本作“圓”。上述例子可證明“員象”同“圓象”。“圓象”指太陽形的光環。薛幽棲注曰：“日在前，月在後，明照室内，項生光象，照徹十方。如此存訖，更重覽所存者，分明如睹也。”

“映”照耀，“昭”通“照”，義為照亮、照耀。《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惠洽椒房，恩昭九族。”此“昭”即通“照”。“照”、“映”同義，兩詞常有換用情況。“呪”為“祝”的換旁俗字。薛幽棲注曰：“更焚香臨目。臨目者，半開也。接手者，兩手沓於膝上，即叩齒三十二通。每叩一通，令響應一天。訖，存我起拜三十二天帝，從東方北首而始。以次周回四方，每一拜存一帝，而拜之訖，閉目存我。坐下自然有青、黃、白三色雲炁，須臾滿一室之中，鬱鬱藹藹，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師子左右各兩行，行有其八，對坐相望。白鶴與師子同也。日在前，月在後，明照室內，項生光象，照徹十方。如此存訖，更重覽所存者，分明如睹也。密呪者，即口動而无聲也。”青元真人注曰：“坐而存之，神明自見也。如是內境亦明，外境亦明，翛然冥合，故曰蒼冥。次存青龍自肝出，居吾左；白虎自肺出，居吾右；朱雀自心出，居吾前；玄武自腎出，居吾後。獅子白鶴各以六數存之，自六腑而出，居吾左右前後。左目化為日輪，現紫赤之光九重；右目化為月輪，現黃白之光十重；與身相去九尺，光明煥爛，射入鼻中，通腦後，入金華宮，結成圓光大如車輪。以前青、黃、白三色有間，是為九色圓象。以此光明徧徹十方世界，然後微音，次第存神吏俱自吾之頂出，布列于前。述願祝之，次存思三十二天，一一取炁咽之而畢。”《符圖》本注曰：“青龍左，白虎右，朱雀前，玄武後。獅子左右各兩行，行有其八，對坐相望。白鶴亦然。日在額左，月在額右，光明一室。項生圓象，九色相間，青、赤、黃、白、黑、綠、紅、紫、紺，照徹十方，存令分明如覩。即密呪云。密者，口動無聲。”

［五］“无上玄元太上道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无”，《太上黃籙齋儀》引、《符圖》本作“無”。“臣”，《經法》本作小字“臣某”。按：“无”、“無”各版本使用情況很複雜。除《經法》本作“臣某”外，其他本子皆作“臣”，當以“臣”為善。《符圖》本注

"无上玄元太上道君"曰："玄元始三炁，化生三寶，各居一天。三天在人額上髮際中，為清微天，天寶君治之。左為禹餘天，靈寶君治之。右為太赤天，神寶君治之。凡誦經，當存思三帝君。"注"召出臣身中"曰："請我身中衆官。"又注"三五功曹"曰："直使功曹在心，從口出。正一功曹在膽，從左目出。治病功曹在脾，從鼻準出。左玄功曹在肝，從右目出。右玄功曹在肺，從鼻出。上部功曹從眉間出，中部功曹從口中出，下部功曹從臍間出。"

［六］"左右官使者、侍香玉童、傳言玉女"：《音義》本："使者，師事切。""玉童"，《云篆度人妙经》、《太上黄籙齋儀》引、《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上清靈寶大法》作"金童"。"傳言"與"玉女"之間，《度人大法》有"散花"二字。按："玉童"、"金童"皆指仙童，"金"、"玉"為美稱。諸本無"散花"，《度人大法》蓋有衍字。《符圖》本注"左右官使者"曰："左官使者在左脇，右官使者在右脇。"注"侍香金童"曰："在左眉間。"又注"傳言玉女"曰："在右眉間。"

［七］"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卅二人"："卅二"，《道藏》諸本作"三十二人"，《符圖》本"三十六人"，《度人大法》句末有"出"字。"直日"，《四注》本作"真日"。按：諸本皆作"三十二人"，《符圖》本"三十六人"蓋誤，《度人大法》句末"出"字蓋為衍文。薛幽棲注曰："既發鑪之祝，不假悉注，略言要用者耳。直日香官，即三十二天各一官也。下來監察，而復上奏。"《符圖》本注"五帝直符"曰："五帝：五藏，有五帝直符，五帝又有左扶、右扶、侍中。"又注"直日香官各卅六人出"曰："上、中、下三境，每境八人，三八二十四人。三魂七魄，陰陽二君，共三十六人。掐玉皇訣，移下至丑，勒至巳上剔出。"

［八］"閑啓所言"："閑啓"，《中華》本《敦度人》作"開啓"，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太上黄籙齋儀》引、《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

《經法》本、《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關啓”。按：“閞”同“關”，非“開”字，“閞啓”諸本作“關啓”，是。《符圖》本注“關啓所言”曰：“受法籙即具位。如未受法籙即言奉道。弟子當盡心中所欲言，然亦貴在簡當，至誠默奏。”

［九］“今日吉慶長齋，清堂脩行至經，无量度人”：“脩”，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太上黄籙齋儀》引、《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修”，下同。按：“脩”通“修”。薛幽棲注曰：“今日吉慶者，即三元八節之吉日也。每皆云：今某日吉慶，既屢言長齋即不得不齋也。”《符圖》本注“今日吉慶長齋”曰：“今日，某日，言慶隨其日言之。如長齋即言長齋，如不長齋即不言。”又注“清堂修行至經”曰：“若知三洞中盟之道，見行事即言修行至經，自非此人，即不言修行至經，但言清堂誦經。”又注“無量度人”曰：“或為一事而誦，即言為某事誦經，若為十方幽爽，乃可無量度人之句言之。”

［一〇］“臣及甲乙轉經受生，願所啓上徹”：《度人大法》本作“臣為洞視萬靈，徹視鬼神，所啓上達”。《符圖》本“願”字前有“當”字、“所啓”後有“之誠”二字。按：《度人大法》與諸本有較大不同，《符圖》本則多出“當”與“之誠”三字，原因待考。薛幽棲注曰：“臣及甲乙者，後日月、天地、星辰、國主、兆民等之所稱也。若平常之時，即言臣及祖考也。”《符圖》本注“臣及甲乙轉經受生”曰：“若常時自誦，即言臣及祖考，若為他人，即言臣為某人，但以意而陳述甲乙者，某人、某人之理也。”

［一一］“逕御无上卅二天元始上帝至尊机前”：“卅二”，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度人大法》、《符圖》本作“三十二”。“逕”，《符圖》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作“徑”，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今註今譯》本作“侄”。“机”，伯二三五五號浙敦附二號同，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

註》本、《太上黃籙齋儀》引、《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作“几”。按：“逕”與“徑”音義皆近，常通用，“徑”為“徑”之省。“机”通“几”，是古人坐時憑依或擱置物件的小桌。李少微注曰：“元始上帝，天尊之別號也。”薛幽棲注曰：“元始上帝者，即非元始天尊也。夫上帝高尊亦位齊元始，故得稱焉。是知元始之號，非一尊之稱。”《符圖》本注曰：“元始上帝者，即非元始天尊，乃上帝高尊，位齊元始者。或云元始上帝即天尊。”

［一二］“畢，引炁卅二過”：《元始經註》本無此六字。“引炁卅二過”，《太上黃籙齋儀》、《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引氣三十二過”。薛幽棲注曰：“祝畢，即以鼻吸三色雲炁，入口而咽之。三十二過畢，洞徹一形之內，良久誦經。”李少微注曰：“引炁者，以口吸引之也，非引出也。仍想三十二天本天中炁色，依次第而吸之，從皇曾天為始。”《符圖》本注曰：“引者，以鼻引而咽之。三十二過者，東、南、西、北方，每方八天，各一引。東方青炁，納於肝。南方赤炁，納於心。西方白炁，納於肺。北方玄炁，納於腎。洞徹五臟之內，然後誦經。”

［一三］“東向誦經”：《元始經註》本無此四字。薛幽棲注曰：“上香誦經，初一遍，從序誦，因便存思；其後遍，直從元始洞玄題去，每令一存，周得十過為佳。若有急事，暫起亦得。若經時稍久，即須却依前，新從序續而復存思也。”李少微注曰：“自元始洞玄以下曰經也。”《符圖》本注曰：“東方，長生之方，諸天所尊重。誦經之格，初一遍從序誦起，至此存思。畢，即誦後經。第二遍則直從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起誦，每十遍為一過。若欲禳禬濟拔之類，須得十遍為佳，以遵十回度人之義也。或有事務暫起，亦得，若經時稍久，即須依前誦序存思。”

【錄文】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一]
元始洞玄靈寶本章[二]：

上品妙首，十迴度人[三]。
百魔隱韻，離合自然[四]。
混洞赤文，无无上真[五]。
元始祖劫，化生諸天[六]。
開明三景，是為天根[七]。
上无復祖，唯道為身[八]。
五文開廓，普殖神靈[九]。
无文不光，无文不明[一〇]，
无文不立，无文不成[一一]，
无文不度，无文不生[一二]，
是為大梵，天中之天[一三]，
欝羅蕭臺，玉山上京[一四]。
上極无上，大羅玉清[一五]。
眇眇劫刃，若亡若存[一六]。
三華離便，大有妙庭[一七]。
金闕玉房，森羅淨靈[一八]。
大行梵炁，迴周十方[一九]。
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二〇]；
中有南極，長生之君[二一]；
中有度世，司馬大神[二二]；
中有好生，韓君丈人[二三]；

中有南上，司命司録[二四]。
延壽益竿[二五]，度厄尊神[二六]。
迴骸起生，无量度人[二七]。
今日按録，諸天臨軒[二八]。

【校記】

［一］“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薛幽棲注曰：“前題兼稱太上洞玄靈寶，此題直云元始无量度人。序題太上，欲明太上所序經。前則都總部秩之名，後則單指一經之目。上品妙經，義同首注。”李少微注曰：“前是道君序經，故以道言標首，此是天尊自說，故書元始為題。”青元真人注曰：“元為萬物之根，立乎大象之首，寥廓而幽光，運化而不窮。人能深其根、固其蒂，與天相久矣。”又：“无者，有也，有即无也。无有有无為道之本，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隱然默存也。量者，道之用，極而不盡也。天之數一，地之數二，萬物之數三。一、二、三，萬物極品類殊，當歸其一，以此為量，即无量也。度者，道无體也，含光而立；人，无根也，變偽為真。元一變生神，神一變生真，真一變生道。物假物成物，人假真成道；識物守真，斯為度矣。人者，杳冥恍惚要妙之問，人在其中矣。恍恍惚惚，火中生神；杳杳冥冥，水中生精。火炎升上，七變為神；水流降下，六化為精。七六變化，上下相成，精神往來，妙體含真，各真其真，是謂真人也。上者，道之妙也。吞赤納黄，吸蒼服素，收元於元宮，生神生象焉。然後棄萬物、遺萬化、獨得其玄，是謂无上之上。品者，識衆觀一，守一抱一，歸吾至一，是謂之品。道本无形，言安有品？方便設教，故有品也。妙者，萬法之宗，故天地虚妙而清，陰陽同妙而純，日月合妙而明，五行含妙而精，萬物盡妙而真。妙觀者，見无象之象；妙聽者，聞无聲之聲。不可視、不可聽、不可有、不可元，斯為真妙矣。經者，天地之經綸；日月運行，晝夜不息，終而復始，化而不

盡者也。古之人仰視俯察，必依乎道，不踰軌、不失常、不以外物失其素，斯經之本也。”

［二］“元始洞玄靈寶本章”：嚴東注曰：“元者，先也。先天而生，故曰先也。亦曰大也，大无不包，故曰大也。亦曰炁也，細无不入，故曰炁也。亦曰无也，无形无影，故曰无也。亦曰靈也，能變能化，故曰靈也。亦曰道也，《經》曰：道可道，非常道也。明常道无形，不可得而名，故略云其狀。始，結也，元炁始結，故言結也。亦初也，玉字初開，故曰初也。亦化也，化生天地，故曰化也。亦端也，為萬物之首，故曰端也。亦終也，終乎无終，故曰終也。《經》曰：无名天地始。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又曰：始制有名，故曰：始生一。一，天也。天從始而生，明始亦元也。會歸於元。元生之時，无天无地，无神无鬼，溟涬濛鴻，无所分別，元炁始結，而成玉字。玉者，自然之精。精出而發光以成天地、日月、星辰，所以化成元始尊神者，明其有靈也，所以化生天地、日月、星辰者，欲以生養萬物也。所以天地萬物生後，而有號者，明元始造化也。所以號元始者，示人知始終之歸趣也。洞，明也。洞照无極，故曰明也。亦通也，通達无窮，故曰通也。玄，空也。杳然空洞，故曰空也。无炁始結而成玉字，在空玄之中，通達照乎四方，顯乎龍漢，隱乎延康，先乎赤明，耀乎開皇，逮至上皇也。靈者，衆聖之通稱也。寶者，衆聖之所珍也。章者，文章也。玉字始出，本形如印，八角垂芒，文彩煥耀，洞應无窮。在天曰靈，在地曰寶；空玄為靈，入藏為寶，故曰靈寶。太上道君說其所由也。”李少微注曰：“元始微言，通同玄妙，靈文寶貴，音韻成章。”又：“自然已前，亦是道君小序；混沌已後，方是天尊本章也。”

［三］“上品妙首，十迴度人”：“迴”，伯二三五五號、國圖四〇九九號、《今註今譯》本作“迴”。按：“迴”同“迴”，異體字。按：李少微認為“上品妙首，十迴度人。百魔隱韻，離合自

然”十六字是道君小序，非天尊本章。嚴東注曰：“上品者，元炁始凝結青、黄、白三炁，置上元三宮。其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始陽之炁，總主上真自然，玉虚高皇上帝、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官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萬重。青陽之炁，其中官寮亦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萬衆，皆結自然青陽之炁而為人也，衣則青羽飛衣。宮中有延生符，八方之炁，欻然而到，便成人也。毀符焚身，即隨煙而化還為炁也。太玄上府紫微宮有左、右、中三府，左府主生宮，太陽火官考；右府主死宮，太陰水官考；中府主生死罪録，風刀之考。三府各領官寮九千萬衆，總統生死罪福一十二曹。其左宮，名太玄都元黄太極左宮，則元黄之炁總主上真已得道及未得道修真男女生命録籍，其宮有招靈之符。右宮名太玄都洞白太極右宮，則天元洞白之炁，總主上真已得道及未得道修真男女滅度仙録及罪簿死籍，宮中有明真之府，其中官寮品格具如紫微宮之儀也。上元品天官凡有三宮，宮有三府，宮統十二曹，三宮合三十六曹並治元陽之上、太空之中，自然之號，普統上真已得道。三元日，集校陰陽、水、火、風刀三府，考官三十六曹青黑二簿，列奏紫微、太微左、右、中三宮。其事自具出《三元品戒》中，今略舉一隅。昔龍漢之年，玉字始出，日月始明，天地亦分，衆真列位，元始出法度人。説經十遍，周回十方，度人无量之數。元始因撰作十部妙經，以紫筆書著空青之林，衆聖所崇，為經之祖宗，故曰上品妙首也。”薛幽棲注曰：“此演經之時，故亦都叙題目之旨趣也。明誦之十過，即能度人，故元始説之十過，以召十方。每以十過為法。所以前序言：凡誦是經十過，億曾萬祖皆即受度，亦是回法輪十轉之義也。”李少微曰：“即此章句，言約事弘，是謂上品真經，妙道之首；十回輪轉，廣度天人也。”成玄英曰：“上品者，群經品秩之中，此品最為第一也。妙首者，此經有度人之法，為衆妙之宗，故稱妙首也。十回度人者，天尊誦經度人，皆有遍數，十遍為一過，百遍為十過也。”青元真人注曰：“此乃天真皇人述經本

旨，言天尊含弘妙道，稟立自然，覆蓋萬品，最尊最貴，洞觀玄一，化度人天，故云元始洞玄也。能以大慧光明煥照十方世界。在天曰靈，在世曰寶，故曰靈寶。皆金口敷演，故云本章。具載修真合道之本，其品最上，為衆妙之首，密隱魔真之諱。合梵炁而凝，散則為炁，合則為文，乃變化消息之道，非墨跡之比，為萬法之祖，三洞之尊。智者識之，修鍊成寶。《黄庭經》云：治生之道了不煩，祖修洞玄與玉篇。此之謂也。”

［四］“百魔隱韻，離合自然”：嚴東注曰：“百魔，神霄王等。隱，玉字也；韻，調也。魔王與諸炁俱生，參於洞章，隱其韻調，合於自然之書，以為經也。”薛幽棲曰：“即諸魔王隱名及三界祕章，隱顯離合，同符自然也。”李少微注曰：“於時天人鬼神莫不服化，故三界大魔率其拿魔，隱括聲韻，來朝元始。離飛玄之炁，合自然之音，鼓以靈風，皆成歌詠，太上貴重，列於經文也。”成玄英注曰：“此明天尊誦經，感得三界羣魔飛行空中，歌隱韻之音，俱來朝會。隱韻者，明此靈章皆是諸天上聖自然隱祕之音，非世所知，謂之隱韻。屬對成文曰韻，五聲相和為音，合而言之，謂之隱韻。自然者，言此靈文皆諸天妙炁，靈風鼓奏，自成歌詠之音，非關造作而成，故云自然也。離合者，謂三界魔王各自歌其天中自然妙炁，以為歌詠之曲，謂之為離。其音與洞章相參，理合自然之妙，故云合。參，猶雜也。音辭雖雜，理合自然，故云離合自然也。又解云：離者，天尊所說，魔王亦說，各各自說，謂之為離。說音不同，理合真妙，謂之離合自然也。”

［五］“混洞赤文，无无上真”：嚴東注曰：“混，大也；洞，通也。赤文，赤書。大洞之經，通明龍漢，淪於延康。元始開運於洞陽之宫，火鍊玉字，洞陽炁赤，故號赤文。出法度人，玉清治鍊真中之真，故曰无无上真也。”薛幽棲注曰：“混者，混沌之名；洞者，洞陽之炁。赤文者，赤書真文也。言赤書真文，齊混沌之初，在天地之先，凝化空洞之上，鬱結太无之中。太无之无，亦无其

无，既无其无，是謂无无。故云无无上真也。元始鍊之以洞陽之炁，治之於流火之庭，洞陽炁赤，故曰赤書也。”李少微注曰：“混洞是高上玉皇九億萬炁也。言玉皇之炁，混沌通同，成其赤書真文，迺於无无未有之時，分布五方。元始用之度人，皆登上真之位也。”青元真人注曰：“混洞者，天地未判之象也。元始之前，其炁純而赤，風澤相混，是為大洞。始結文章，唯天尊凝凝獨立，在无无之最上，得真中之至真，故云无无上真。”又：“混混沌沌、屯屯蒙蒙、無分無別、不有不无、无无曰道。”

［六］“元始祖劫，化生諸天”：《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此句。嚴東注曰：“祖，先也。元始，未受號之先，已化生天地，但龍漢久遠，劫運始開，天地亦分，自此已前不可記識，是故觀古可以知今，則古今无異。”薛幽棲曰：“言赤書真文，開運祖始之劫，化生三十二天。祖劫者，赤明之劫也。”李少微注曰：“祖，始也。玄元始炁於始劫之初，欻然而造化，能生五億諸天。按：天地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言始劫者是世界初生，未經成敗也。”青元真人注曰：“元始祖劫，即龍漢小劫，曰延康。初因一炁生三炁，為三清上境；三炁生九炁，以成九天。九天之外，又列三十二天，即化生諸天也。”《度人大法》注云：“祖劫者，龍漢、延康、赤明、開皇、上皇也。大羅天者，虛皇居之，包含天地，不可窮極。經云：上無復祖，唯道為身，於五劫之間，化生天地，大羅一炁生三天，三清之境，是三天降炁，而生九重：一曰鬱單无量天，二曰上上禪善无量壽天，三曰洞虛極上須延天，四曰无極上靈玉虛元洞寂然天，五曰洞極无崖不驕樂天，六曰上極元景洞微化應聲天，七曰无名至極梵寶天，八曰太極无崖洞幽摩夷天，九曰元洞波梨答恕天。一重各又生三天，九重總為三十六天。本經所謂上清之天是也。次乃分種民三界三十二天，統治四方，在九天之下，三光之上，宮室分度，各有等序，降連星宿，元炁相接，化生萬物，陶成品彙，又有八極八天，外梵一天，在三十二天之下，三光之外，八極之表，

自清微天至外梵天，總數八十。自然之氣，結成宮闕，於是虚皇各命之以帝君，輔之以天相，置之以寮佐，分之以民物，與大羅一炁，共為八十一天。”

［七］“開明三景，是為天根”：《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此句。嚴東注曰：“三景，三光也。三光既明，天地乃分，萬物乃生，神靈得治，長為天根也。又能光明日月，朗耀衆星。”李少微注曰：“二儀分形，三光垂耀，皆稟始炁，故為天根。”成玄英曰：“景，光也。此明諸天位成，即有三光列耀，通照宇宙，謂之開明。俱稟妙炁而成，故為天之根本也。”青元真人注曰：“然後布日月星辰，主持萬物，即開明三景之光，為天地之象，然不逃遷變之運。”

［八］“上无復祖，唯道為身”：《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此句。“无”，《符圖》本、《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作“無”。“唯”，《註解》本作“惟”。《音義》本：“長為，于偽切。”《道教義樞》卷一《法身義》引“唯道為身”四字。嚴東注曰：“祖，宗也。上无所宗，唯道炁結精而後成其身也。”薛幽棲注曰：“既齊混沌之物，復在天地之先，故云上无復祖也。真文之質即道真之體為文，故云唯道為身也。”成玄英注曰：“此舉真文之體，為諸天之根本，稟元始妙炁之自然而化成大道之法身。妙炁自成，不復更有先祖也。《西昇經》云：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今云上无復祖者，道以虚无為宗，以自然為本，以道為身。然此三者，悉无形相，尋考其理，乃是真空。真中有精，本无名稱，聖人將立，教跡不可无宗，故舉虚无為道之祖，其實三體俱會一真，形相都无，能通衆妙，故云：上无復祖。復猶别也。别无先祖也。”青元真人注曰：“道為人之根，此道之散，遂成其樸。樸散為炁，炁凝生神，神具則有形矣。乃人之本元，本始如此。然後布三田，開九竅，五臟六腑，即化生諸天之象。三田者，精血之湊理、萬炁之根原。即開明三景，為一身陰陽，營衛之本也。且人之生，雖自胞胎，其元則起於元始之始，誰祖誰宗，稟道炁為質，假精血而寓成變化者也。”

［九］“五文開廓，普殖神靈”：“殖”，伯二三五五號、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同，《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作“植”。《直音》本：“音石。”按：“殖”、“植”都有生长、繁殖義。《尚書·呂刑》：“農殖嘉穀。”《莊子·外物》：“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成玄英疏：“植，生也。”“殖”、“植”屬於同義換用。嚴東注曰：“五文者，即真文五篇也。以應五方五老之所儐錄者。既開朗三光，亦開廓五篇玉字真文，各植神靈者也。”李少微注曰：“妙本自成，無復先祖，括囊无外，盡是道身，五篇真文開廓形狀，普生天地，安置神靈也。”青元真人注曰：“五神列布，然後三萬六千關節，根元本始一時生神，豈不為神靈普植哉。乃知道不遠人，人悟而修鍊，可以昇仙。愚人執迷不能尊其炁、貴其根、保其命、固其形，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故遠於道也。”

［一〇］“无文不光，无文不明”：“无”，《符圖》本作“無”。下文同。按：“无”、“無”各版本使用非常複雜。嚴東注曰：“光，三光也。明，分明也。玉字不出則日月无光，天地不分明也。”青元真人注曰：“大朴散，天地分；靈文結，玉字出。然後萬象有光，萬象開明，萬法定立，萬物自成，萬靈受度，萬類出生，若一炁未判，五文不形，則何以生成者哉。如人之生，若非道炁，降以真靈資養，開之化之，則幻色之身，憑何據立矣。”

［一一］“无文不立，无文不成”：嚴東注曰：“立，形也。成，生也。玉文不出，天地无以形，萬物無以生也。”

［一二］“无文不度，无文不生”：嚴東注曰：“度，昇也。生，化也。真文不出，魂神无以昇，萬物无以化也。”李少微注曰：“若无真文開廓，則日月不得光，星辰不得明，乾坤不得立，世界不得成，幽魂不得度，枯骨不得生。”成玄英注曰：“謂三塗、八難、五苦幽魂若不得此真文，則不得超度三界；亦明修學之人无此真文，則不得成真入道。”

[一三]“是為大梵，天中之天”：《音義》本：“大梵，日月之上八天也。”嚴東注曰：“大梵者，則風澤大梵之炁結而成天，在空虛之中，抗舉澄清，高而洞浮，懸而不落，在衆天之上，故謂天中之天也。”薛幽棲注曰：“既生成之功浩汗，造化之用彌綸，故云是為大梵。梵者，道中之道也。道即玄文，故云道中之道、玄中之玄。天者，玄也。”李少微注曰：“範，法也。所能開明三景，安置五文，皆元始天尊運行大法。在諸天之上，故曰天中之天也。”青元真人注曰：“自无色以去，悉名梵天。此云大梵者，即道炁始凝者也。天中之天者，即三清大羅聖境也。大者，覆蓋萬天。羅者，羅絡三界。極高无上，故稱大羅。”

[一四]“欝羅蕭臺，玉山上京”：“欝”，伯二三五五號同，國圖四〇九九號作“欝”，《正統道藏》諸本作“鬱”。按：“欝”、“欝”同“鬱”。嚴東注曰：“鬱，盛也。羅，大羅也。大羅之天上有玉京之山，山有七寶玄臺，臺在七寶城，城中有玉清之殿，高上玉皇治乎其中也。”薛幽棲注曰：“言玉清之上有九層之臺，窮於高際，參於太无，故映鬱大羅之上，蕭然九層之臺。太无，即大羅也。以玉為山，故云玉山。山上有京，故云上京。亦有名玉京，亦名玉清，皆因玉以得名也，此即通謂玄都玉京也。”李少微注曰：“自此十句，皆說玄都境中宮殿壯麗。玉京山在諸境之上，故曰上京。山有玉城，城中有臺號曰蕭臺。城闕山林鬱然羅布，皆高上玉皇所理之處也。”成玄英注曰：“鬱羅者，謂蕭臺四面城闕山林，鬱茂光華，羅落其處，故云鬱羅。”青元真人注曰：“中有玉京之山，周迴八萬里，下與崑崙對立。山有鬱羅蕭臺，臺有七寶城。”

[一五]“上極无上，大羅玉清”：嚴東注曰：“大羅之天，在衆天之上。紫微之宮，處乎玉清之上，煥乎紫虛之中。明道既彰，大羅之天則鬱然澄清，七寶之樹各生一方，彌覆一天。八樹彌覆八天，包羅衆天，故曰大羅也。”薛幽棲注曰：“言玉京之上極乎无極，窮乎无窮，唯大羅之玉清耳。大羅，即虛景。玉清，即宮闕者

也。”李少微注曰：“大羅玉清境窮高極遠，更无一物在其上，能包羅衆天，故曰大羅。其上无塵，豁然太空，无為之道場也。”成玄英注曰：“《本相經》曰：大羅之上，无色无塵，是无上也。”青元真人注曰：“上極，謂无極也。”又：“城有玉清殿，天尊居其中。”

［一六］“眇眇劫刃，若亡若存”：“眇眇”，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渺渺”。“刃”，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内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仞”。《音義》本：“眇眇劫刃，眇茫也。”按：“眇眇”同“渺渺”。“刃”、“仞”古今字。嚴東注曰：“眇眇者，高遠也。一劫者，如有巨石方圓四百里，又如空城方圓四百里，上下齊等，滿中芥子，天人每百年一度，取一芥子。又羅衣拂巨石，石消芥子盡，名為一劫。七尺曰刃，存有亡无也。七寶玄臺，臺高芥子无數之仞。《步虚》云：仰觀劫仞臺。此之謂也。七寶之臺，非地仙所見，而況凡人乎！睹之則言有，不見則言无，故言若亡若存也。”薛幽棲注曰：“刃者，仞也。古之字少以刃為仞。天真以劫計仞，世人以尺計仞，即玉清九層之臺，復謂之劫仞臺也。既高遠眇邈，隱化无方，故云若亡若存，非定相也。亦雖有形而无其體，真精造化，自然而然也。”李少微注曰：“按《真一自然經》云：玉山一名劫仞臺，言以仞量之，如彼劫數，故曰劫仞。形而不礙，若存若亡也。”青元真人注曰：“渺渺浩劫，惟上仙視之即見，中下之仙不可窺也。其高數仞而不可量，乍有乍無，故云若存若亡，乃元始消息之道。”

［一七］“三華離便，大有妙庭”：张万福音義：“三華，平聲。離便，方便之便。”嚴東注曰：“三華者，即太極宮青華門名也。離布三便之殿，則三界門名也。三華在三界之上，上有梵天神人飛遊太極之上，玄歌无量洞章，曲爽靈風之炁，拂揚洞章之曲，太和玉女於華都之門而和神人之歌，慶大有於元始，欣衆真於妙庭，不離

三界，故曰離便也。”薛幽棲注曰：“夫人宴三清之宮，則必遠離三便之門，即三界門也。三華宮即玉清三元宮也。上元玉華、中元金華、下元九華，皆三元上皇道君居之。大有者，大道也，義同大塊，理齊有物。言三華之宮既天尊大道君居之，故云大有妙庭耳。”青元真人注曰：“又有三華離便之宮，大有之庭，皆宴息之所。每諸天上帝相會之時，必步虛吟詠，三遶此庭，方睹玉相也。”

［一八］“金闕玉房，森羅淨霐”：“霐”，國圖四〇九九號、《通義》本作“泓”。《直音》本：“霐，烏宏切。”张万福音義：“森，所岑切。淨霐，音泓。”按：“霐”、“泓”皆幽深廣大貌。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窅以崢嶸。”唐李善注：“霐，幽深之貌。”晉郭璞《江賦》：“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森茫。”嚴東注曰：“天中有金闕玉房，以界三便之門。森，長也；羅，大羅也。上有鴛林之樹，覆蔭東華之宮，鴛林之葉，有大洞之章，紫書玉字，煥乎上清。淨霐者，都監之神內名也，治紫微宮。曲房之內，下有扶桑之樹，上有鴛林之叢，碧雞鳴其蓋，青霞翠其峰，神風流反香之草，以鼓桑林百籟之音。神風一鼓，空生洞章之音也。”薛幽棲注曰：“言玉清之境，以黃金為城闕，以白玉為宮室。黃金之闕，則森然煥邈以周羅；白玉之房，則精潔嚴凝以霐瑩也。”李少微注曰：“言遶三便之殿，循大有之宮，皆金闕、玉房、鴛林、紫樹，森聳羅列，淨潔霐澄也。”成玄英注曰：“闕者，門也。此明玉京城內華飾妙麗，積金為闕，累玉為房，周繞大有之宮、三便之殿。又植鴛林、紫樹，羅列森聳，清淨霐澄，安居其上，勝妙殊絕，故云淨霐也。”青元真人注曰：“金闕玉房、瑤池翠水，森森列布。”

［一九］“大行梵炁，迴周十方”：张万福音義：“大行，音衡。”“迴周”，國圖四〇九九號同，伯二三五五號、《中華》本《敦度人》作“迴周”，《註解》本、《符圖》本作“周回”，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

經注》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周迴”。按：“迴”、“迵”、“回”三字同，各本多作“周迴”。嚴東注曰：“大行者，天元綱紀也。維羅八極，總大梵之炁，通明龍漢之闕。龍漢推數而自開，赤明待運而敷辰。赤明既開，三十二天並有神靈，置中元二品地官。元洞混靈之炁，凝黃之精，置中元三宮，其第一宮名洞靈清虛宮，總主五帝、五嶽、諸真人及地上神仙已得道。一號明晨武成宮，置左、右、中三府，左府號耐犯明晨府，主生官、太陽火官考；右府號紂絕陰天府，主死官，太陰水官考；中府號七非恬照府，主生死罪錄、風刀之考。三府各領官寮五千萬人，統生死罪福一十四曹，並治山洞空虛之中，係大梵之炁也。”薛幽棲注曰：“玉清真道梵炁，大行於十方之域，周流於諸天之境也。”李少微曰：“總五億之諸天，混八圓之經緯，下窮九壘，上際大羅，皆是梵炁流行，周迴不息，故得億千世界高而洞浮，懸而不落，其狀似風非風，似水非水，維而持之，若有情信。”青元真人注曰：“憑梵炁周回運轉不息，故得久而長存。”

［二〇］“中有度人，不死之神”：《道典論》卷二“大神”條引此句及以下幾句作：“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中有度世，司馬大神，中有南上度厄尊神，長生度世，無量大神。”按：《道典論》所引對原文有所增刪，這也是古人引用時的常見現象。嚴東注曰：“度人更生之神也，名飛生學士，能誦洞章。諸天稱慶，飛生即為開不死之門，流長生之炁，下鍊三魂。三魂之神被鍊，八景存焉。八景備守，共舉人身，上飛九層之臺，遊於騫林之中，上昇玄都之宮也。”薛幽棲注曰：“謂諸天十方有此之神，主司度世不死之事，非言神不死者也。”青元真人注曰：“此宮有度人不死之神，隱居其中，亦元始分化之號。”

［二一］“中有南極，長生之君”：《道典論》卷二“大神”條無此句。嚴東注曰：“南極者，南極真人也。中元二品，左宮名洞陽宮，一號宗天宮，總主地上九土土皇，四維八極諸靈官。混黃之

炁，其中土府、地上官寮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衆，皆是死者有功之魂，受度而補其局。其宮置左、右、中三府，其左府號諒事府，右府號宗靈府，中府號靈如神府。三府考官如上法，主生死一十四曹。中元二品，右宮名北酆宮，一號陰天宮，總主地上諸靈官，置左、右、中三府。左府號連宛泉曲府，右府號泰殺九幽府，中府號罪氣咸池府。主生死，中元二品。地上三官左、右、中各三府，統一十四曹，並治山洞空玄之中，皆自然之號。地上五嶽、四維、八極、神仙、真人以八節日下詣清靈洞陽北酆三宮，集校諸地，上生死功過罪福。衆官齊到，三宮九府四十二曹，考召官屬，各操生死，青黑二簿，列言三宮。南極真人治洞陽宮中，下有流火之庭。學人得道者，皆詣流火之庭，受鍊而成真，然後進入洞陽宮中長生者。宮中有度命之君，字吁員，得入南宮，吁員即為鍊度朽骸也。”薛幽棲注曰：“南方主生，故復有南極主司長生之名簡者也。”李少微注曰：“流火之庭廣八十萬里。”青元真人注曰：“長生君即朱陵大帝，治太微垣，司火鍊之事。”

［二二］“中有度世，司馬大神”：嚴東注曰：“南宮中有度世司馬大神者，十方飛天神王並治宮中也。”薛幽棲注曰：“司馬大神主司度世之錄籍。司馬，官位也。”李少微注曰：“南宮又有度世司馬，亦有度世大神，並治宮中，長生不死也。”青元真人注曰：“度世君主陽九百六之變。司馬君主滅邪却試。”

［二三］“中有好生，韓君丈人”：《道典論》卷二“大神”條無此句。嚴東注曰：“好生君諱猷，治南上宮中也。韓君，司命、司錄也，治九幽酆都。人有善功者，大聖開玄夜之戶，酆都度八難之場，七祖於是而還幽魂，於是而光，上帝育養始生之神，司錄則度筭於南宮也。”薛幽棲注曰：“復有韓君丈人監長生籍，與南極事同。神中之尊，謂之丈人。韓君，官司之號也。”李少微注曰：“韓君是上帝闕下，司錄仙籍，度人南宮也。”成玄英注曰：“丈人，長老之稱也。好，樂也。明其南宮之中復有樂人長生不死之君，錄人

善功，出三界之苦。”青元真人注曰：“好生君即青華之別名也，主治詮校。韓君，主南昌，品秩學人。”

［二四］“中有南上，司命司録”：《道典論》卷二“大神”條引與此句不同。嚴東注曰：“南上，宫名也，九華真人治在其中，主九幽之中宿對死魂。司命主壽筭之神，司錄主簿錄之神，並南上帝君司官也，常校學仙之名。上言玄都之官，有知八字之音應得度者，至災劫交之時則司命使鳥母迎以鳳車，上登崐崘之墟也。”成玄英注曰：“南上者，洞陽宫之別名也。”青元真人注曰：“司命司錄，主功過，予奪延壽益筭，主增注年命。”

［二五］“延壽益竿”：《道典論》卷二“大神”條引無此句。“竿”，國圖四〇九九號同，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筭”，《符圖》本作“筞”，《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中華》本《敦度人》作“算”。按：“竿”、“筭”同“算”，而“筞”則為“筭”之訛。嚴東注曰：“延，申也。筭，紀也。九靈之母治東海扶桑湯谷之淵，常總地機轉輪，元炁上應天關。天關轉，地機動，周天一度，水則湧三千三百度，九海溟合，坤母出東海之上，以召鳥母，使申劫會於帝君，延壽益其筭紀，度學仙之人也。”

［二六］“度厄尊神”：《道典論》卷二“大神”條引與此句不同。按：“厄”，或作“戹”。张万福音義：“度戹，音厄。”嚴東注曰：“南上宫中有益壽延年，度戹尊神，上帝君也，諱育常，乘象輪之車，遊行九玄之門，轉九機之度以應劫會之期，天運之終而日童停光，拔度學仙之人，灌以水母之精，導以太和之炁，度其災戹，鍊長夜之尸。”薛幽棲注曰：“復有南方司命、司錄二尊神，司命尊神主延壽益筭，司錄尊神主過災度戹也。”青元真人注曰：“度厄之神，主消平厄難。”

［二七］“迴骸起生，无量度人”：《道典論》卷二“大神”條引

與此句不同。“无”，《符圖》本作“無”。“迴”，國圖四〇九九號同，浙敦附二號、伯二三五五號、《今註今譯》本作“迴”。按：“无”、“無”各版本使用情況很複雜。“迴”同“迴”，異體字。嚴東注曰：“无量則大衆之始神也，總統飛天之衆，既樂天中有无量品衆大聖，衆皆受其品量而得昇度死骸，受炁而更生為人也。”薛幽棲注曰：“夫延壽益算、過度灾戹及迴死骸之形、已死之尸者，皆由乎司命、司錄之二君也，故云无量度人也。”李少微注曰：“總彼真官各司其職，並能迴骸復命、起死成生，劫運頻交，度人无量也。”成玄英注曰：“此二句通結上文，從中有度人至此諸司真官皆能迴骸起死，度脱生靈。迴骸者，骨為骸；骸，形也。能令死骸白骨更起成人也。起死者，謂新死之人，更令得活也。无量度人者，凡於劫劫之中度人成道，非可筭數，故云无量度人。此明元始垂慈，死生通濟，置立金官玉殿，總彼真官照臨三界之中，弘度九天之内，人則存亡獲慶，萬物則動植銜恩，劫劫之中，長生久視。”青元真人注曰：“回骸起死君，主昇度死魂，飛尸登晨。”

［二八］“今日挍録，諸天臨軒”：“挍”，伯二三五五號、國圖四〇九九號同，《今註今譯》本作“校”。按：“挍”同“校”，寫本“扌”旁與“木”旁相混所致。《道典論》第一引此句有原注曰：“今釋今日者，總指三元八節齋直之晨，則十方飛天、一切大聖同會玉京，校定錄籍，天尊爾日大慶臨軒。”嚴東注曰：“校錄，校生死之錄也。臨軒，宴會也。玉帝在南昌之宮中，校度生死錄籍，普得開赦。”薛幽棲注曰：“今日校錄，謂校量持誦之人，建功立行之名簡，應合昇度之錄籍，故諸天十方无量神真乘輿御輦，上詣帝前。”李少微注曰：“今日者，赤明開圖日也。校錄者，校死生錄籍也。凡校錄之日，皆可借言今日耳。是時元始天尊校死生錄籍，諸天聖衆並臨軒宇而朝也。”青元真人注曰：“今天尊說法之際，皆蒙召制，臨集帝軒，校圖檢錄，品度學人也。如人之身，七竅之貴，與玉京無異。腦宮為鬱羅之臺，金闕玉房森羅淨靈，冥然列布，不

死之神，位其中。若使梵炁周回不息，亦如天之不落，久而無壞也。”

【錄文】

東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一]，南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二]，西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三]，北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四]，東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五]，東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六]，西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七]，西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八]，上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九]，下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一〇]。

【校記】

[一]“東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長生大聖无量度人”八字，《无上秘要》卷一九所引無，下文十句同，不出校。《符圖》本此句後注曰：“諱忽。”“无”，《道典論》卷二“飛天”條引、《符圖》本作“無”，下同。按：“无”、“無”各版本使用情況很複雜，時或用“无”，時或用“無”。《符圖》本注曰此神王“諱忽”。嚴東注曰：“太上說玄都玉京山八方諸天有三千大千世界，東方无極諸天安太堂鄉大千納善之世界也。”薛幽棲注曰：“即前序云：說經一遍，東方大神浮空而至也。”青元真人注曰：“自東為始，乃至十方，道炁分形，其妙難測。此則飛天大聖无極神王之尊號。神王繼元始而生，自龍漢之前，元始開化，首布此神，俾執持天炁，領括天仙，總御生死，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凡劫運終、則神王陶鑄學人，行保舉事，凡昇降之格，悉皆所係。”

[二]“南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諱飛。”嚴東注曰：“南方无極諸天，宛梨城境大千棄賢

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二遍，南方大神浮空而至也。”

［三］“西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諱菩。”嚴東注曰：“西方无極諸天，福堂洲大千咸行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三遍，西方大神浮空而至也。”斯八七二〇號自“度”字起，至“西北無極”止。

［四］“北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雲上。”“北”，斯八七二〇號作“比”。“王”，斯八七二〇號作“玉”。按：“比”為“北”之訛，“玉”為“王”之訛。嚴東注曰：“北方无極諸天，鬱亶野大千清淨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四遍，北方大神浮空而至也。”

［五］“東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度仙。”嚴東注曰：“東北方无極諸天，福集都大千長安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五遍，東北大神浮空而至也。”

［六］“東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无鏡。”嚴東注曰：“東南方无極諸天，元福田大千用賢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六遍，東南大神浮空而至也。”

［七］“西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句後注曰：“滌色。”嚴東注曰：“西南方无極諸天，延福鄉大千仁靜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七遍，西南大神浮空而至也。”

［八］“西北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嚴東注曰：“西北方无極諸天，福德野大千延賢世界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八遍，西北大神浮空而至也。”《符圖》本此句後注曰：“那郁。”

［九］“上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玃元。”嚴東注曰：“上方无極无巔玄都玉府紫微之中，无鞅之衆飛天神王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九遍，上方大神浮空而至也。”

［一〇］“下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符圖》本此句後注曰：“瑛。”嚴東注曰：“下方无極五嶽五帝，洞陽清靈北酆

都諸官府之中也。”薛幽棲注曰：“此說經十遍，下方大神浮空而至也。”

【錄文】

十方至真飛天神王長生度世无量大神[一]，並乘飛雲，丹輿綠輦，羽盖瓊輪[二]，參駕朱鳳，五色玄龍[三]，建九色之節，十絕靈幡[四]，前嘯九鳳齊唱，後吹八鸞同鳴[五]，師子白鵠，嘯歌邕邕[六]，五老啓途，羣仙翼轅[七]，億乘万騎，浮空而来[八]。

【校記】

［一］“十方至真飛天神王長生度世无量大神”：“長生度世无量大神”八字，《无上秘要》卷一九引無。嚴東注曰：“十方大羅之天，有玉京山，山有八方，上下合為十方，各有无極无窮飛天神王、長生度世君、无量大神、无鞅之衆並到帝前也。”薛幽棲注曰：“此十方真神，並主司監得道成真、長生度世之事，故云長生大聖无量度人。”

［二］“並乘飛雲，丹輿綠輦，羽盖瓊輪”：“輿”，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作“轝”。“盖”，《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符圖》本作“蓋”。按：“輿”同“轝”，敦煌寫本多作“輿”。“盖”為“蓋”之俗字，敦煌寫本習作“盖”。嚴東注曰：“飛雲者，三素雲也。丹，赤也。綠，碧也。羽，旄也。蓋，覆也。瓊，玉也。十方大聖、飛天神王各乘丹霞之輿，碧霞之輦，朱雀、鳳凰以為輿輦之蓋，七寶輪轂也。”薛幽棲注曰：“羽蓋蔭輿輦之上，飛雲騁輪轂之下。”又：“羽蓋者，仙禽靈鳥之羽為蓋也。瓊輪者，以珪璧琬琰之寶為輪。”李少微注曰：“十方大聖並乘三素飛雲丹霄之輦，鳳凰羽蓋、瓊玉之輪。”成玄英注曰：“丹是赤色之霞，綠是碧霄之炁，此明十方大聖來朝元始之時，皆結太上三素飛雲、丹霞碧

霄為其車乘，故云丹輿綠輦。”青元真人注曰：“輿輦輪蓋皆陽精之炁所成，鳳鳥龍鶴乃陰精之炁所化。上聖之人具真常之道，呼吸合散，隨意現前。陰陽之炁調諧成歌成曲，皆純真所為，非外物也。人能修鍊靈寶內成，陰魔屏盡，齊集陽神，以會鍊真之府。其元炁一呼，萬神咸聽，五臟神靈，各隨方色自現，輿輦儀衛來迎。然後百骸衆神，前導後從，昇舉朝元，與斯無異也。”

［三］“參駕朱鳳，五色玄龍”：“參”，《中華》本《敦度人》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驂”。按：“參”通“驂”。戰國屈原《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圃。”“驂”就是驂乘、駕馭的意思。嚴東注曰：“參，雜也。雜駕朱雀、鳳凰、五色之龍。白虎，玄武也。”薛幽棲注曰：“朱鳳則參輦，玄龍則駕輿，於是鳳輦、雲輿雲炁雙邁。”李少微注曰：“參，雜也。又雜駕以朱鳳、玄龍，文耀五色。”成玄英注曰：“龍有五色而言玄者，玄猶天也，謂天龍也。又云玄是衆色之主，故特舉以明之。”

［四］“建九色之節，十絕靈幡”：“幡”，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作“旛”，《今註今譯》本作“旙”。按：“幡”通“旛”。嚴東注曰：“節，蓋也。旛，華旛也。九色者，青、赤、白、黃、黑、綠、紅、紫、紺也。上真執九色之旄節，玉女把十絕之靈旛。”薛幽棲注曰：“夫上真皆建三七九色節、紫旄節、靈旛節，以十色間錯，色各一絕，故云十絕。節在旛前，皆左右持執以導前。”李少微注曰：“玉女建九光之節，真人持十絕之旛，文物威儀，異方同軌。”成玄英注曰：“十絕靈旛者，以十色之素橫幅剪斷謂之為絕，又分間其色，接而縫之。其幅通者，十接謂之十絕，繫於竿首，謂之為旛。旛者以轉為名，令人轉禍為福也。執節使刑罰有度，罪无濫刑，持旛使悔過修真，化惡為善。大聖所建，曉示愚

迷，使真人執旛，玉女持節，其旌節貴賤隨法高低，如上清真人建紫毛之節，其餘等級具列科儀，此不兼哉。”

［五］“前嘯九鳳齊唱，後吹八鸞同鳴”：嚴東注曰：“雄曰鳳，雌曰凰，赤色五彩曰鸞。前導九部之鳳，後從八部之鸞，侍晨一嘯，九鳳齊唱，西靈真人吹九鳳之簫，則八鸞同鳴也。”薛幽棲注曰：“前有嘯歌，則九鳳與之齊唱；後吹管簫，則八鸞與之同鳴。”李少微注曰：“此天鈞樂也。前部嘯歌則九鳳齊唱，後部流吹則八鸞同鳴。”成玄英注曰：“八九者，前部屬陽，陽數奇，故九也。後部屬陰，陰數偶，故八也。”

［六］“師子白鵠，嘯歌邕邕”：《无上秘要》卷一九引無此八字。“師子”，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獅子”。“白鵠”，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白鶴”。“邕邕”，《直音》本：“於容切。”按：“師子”同“獅子”，“師”、“獅”古今字。“白鵠”同“白鶴”，說已見上。嚴東注曰：“邕邕，和鳴也。鳳唱鸞鳴，衆音並作也。”薛幽棲注曰：“師子作虎嘯，白鶴為鳳歌，和鳴諧合，二音邕穆也。”李少微注曰：“《洞神經》曰：天一左宮有天鈞樂器，子日玉女能吹笙竽，丑日玉女能嘯歌，寅日玉女能鼓瑟，卯日玉女能擊筑，辰日玉女能鼓琴，巳日玉女能撞鐘擊磬，午日玉女能吹簫，未日玉女能吹笳，申日玉女能為九音之歌，酉日玉女能為六變之歌，戌日玉女能作百獸鳴，亥日玉女能為天下新聲之曲。天鈞，樂器名也。名與世同，音與俗異，俗音悽思以促命，天音和暢以延生。”成玄英注曰：“此明師子、白鶴從駕而行，天樂一張則百獸率舞，故得齊聲唱和，嘯歌邕邕。”

［七］“五老啓途，羣仙翼轂”：“羣”，《无上秘要》卷一九引作“群”。“途”，《四注》本、《經法》本作“塗”。按：“羣”同“群”。

《周易·繫辭下》："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高亨注："塗讀爲途，路也。"嚴東注曰："五老，五帝也。啓，開也。塗，道也。翼，侍也。轅輿，輦轅也。十方飛天无極大神臨軒於始青天中，五帝開道，羣仙侍引也。"薛幽棲注曰："五老啓塗以前引，羣仙則侍轅之左右。五老即五老帝君，掌領五篇真文也。"李少微注曰："五老，五帝也。十方大聖道位尊高，乃感五帝，前驅羣仙，驂勝乘五符。《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號曰青帝，姓閻，諱開，字靈威仰，服色尚青，駕蒼龍，建翠旗，從羣神九十萬人，和春氣、生萬物。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號曰赤帝，姓洞浮，諱極炎，字赤熛弩，服色尚赤，駕赤龍，建朱旗，從羣神三十萬人，和夏氣、長萬物。中央玉寶元靈元老，號曰黄帝，姓通班，諱元氏，字含樞紐。服色尚黄，駕黄龍，建黄旗，從羣神十二萬人，和土氣、上載九天。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號曰白帝，姓上金，諱昌開，字耀魄寶，服色尚白，駕白龍，建素旗，從羣神七十萬人，和秋氣成萬物。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號曰黑帝，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服色尚黑，駕黑龍，建玄旗，從羣神五十萬人，和冬氣，藏萬物。五老帝君皆天真自然之神，故曰元始。五老非後學而成，真者自受符命，各治一方，大劫交周，其位仍易也。"

［八］"億乘万騎，浮空而来"："万"，《无上秘要》卷一九引、《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来"，《无上秘要》卷一九引作"行"。按："万"同"萬"。"来"、"行"同義換用。嚴東注曰："萬萬曰億也。乘鳳車也，騎龍麟也，飛仙並乘龍駕无鞅之衆，鳳車羽蓋浮空而到也。"薛幽棲注曰："億乘萬騎，明其多也。浮空而來，非履地也。"《道典論》卷一引"東方无極飛天神王長生大聖无量度人"至"億乘万騎，浮空而来"，文與敦煌本同。

【錄文】

傾光迴駕，監真度生[一]；
諸天承相，南昌上宮[二]。
韓司主録[三]，監生大神[四]。
執録把籍，齊到帝前[五]；
隨所應度，嚴校諸天[六]。
普告三界，无極神鄉[七]；
泉曲之府，北都羅酆[八]。
三官九署，十二河源[九]；
上解祖考，億劫種親[一〇]。
疾除罪簿，落滅惡根[一一]；
不得拘留，逼合鬼羣[一二]。
元始符命，時剋升遷；
北都寒池，部衛形魂[一三]。
制魔保舉，度品南宮[一四]；
死魂受練，仙化成人[一五]。
生身受度，劫劫長存[一六]；
隨劫輪轉，與天齊年[一七]。
永度三徒，五苦八難[一八]；
超陵三界，逍遙上清[一九]。
上清之天，天帝玉真，无色之景梵行[二〇]。

【校記】

［一］“傾光迴駕，監真度生”：“迴”，《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迴”。张万福音義：“監真，音緘。”按：“迴”同“迴”，異體字。“監真，音緘”指上字讀若“緘”。嚴東注曰：“傾，蓋也。

光，日也。度生，真人也，字扶羲，常主教九幽之錄，善惡之因。善者則受其開度，惡者則極其對根。爾時，十方大聖蓋天而來下，障翳日光，迴駕於諸天之境，傾光於上帝之前，監諸修誦成真之至士，度祖考應生之魂魄者也。”成玄英注曰：“傾，動也。光者，車輿章服輝耀也。迴駕者，衆聖臨軒，既受天尊符命訖，遂乃傾動光儀，迴其車駕，各歸本國，監領羣真，度脱得仙之人，故云監真度生也。”

［二］“諸天承相，南昌上宮”：“承相”，伯二三五五號同，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作“丞相”。按：“承”通“丞”。《左傳·哀公十八年》：“使帥師而行，請承。”楊伯峻注：“請王任命輔佐者。”“承”指輔佐，“承相”同“丞相”，官名。嚴東注曰：“丞相，大羅天之神公也。上宮，朱陵宮也。丞相為受度更生之賓，定命籍於朱宮，削罪根於三官也。”薛幽棲注曰：“九宮有上相二真之位，輔弼諸天之事，故居於南昌上宮，即九宮之南，赤明和陽天中者也。”青元真人注曰：“三十二天各有丞相，乃天中宰協侍宸，主錄勒籍之司也。南昌即丹天世界朱陵火府，遷化學人，鍊度之所也。”

［三］“韓司主録”：嚴東注曰：“韓司，司命也。應得度者，司命即執主錄筭度於南宮，而得受鍊度者也。”薛幽棲注曰：“韓司，即前韓君之司也。”李少微注曰：“韓司主錄門下司錄也，主人錄籍，故曰主錄。”青元真人注曰：“韓司即宮中丈人，主鍊度文籍之事。”

［四］“監生大神”：嚴東注曰：“監生大神主領長夜之宮，校學道簿錄，度九幽之魂。大神者，十方飛天神王也，常在飛玄之上，而誦洞玄之經，以自然之炁，拔度學道之人也。”薛幽棲注曰：“主錄，即主監長生之錄，故云監生大神也。”李少微注曰：“監生大

神，更生真人也，字扶羲，領長夜之府，度九幽之魂。”

［五］“執録把藉，齊到帝前”：“録”，《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籙”。“藉”，國圖四〇九九號同，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今註今譯》本作“籍”。按：“録”同“籙”，敦煌本習作“録”，《道藏》本多作“籙”。“藉”、“籍”同音，兩詞常通用，又寫本偏旁“艸”與“竹”常相混。嚴東注曰：“十方大神，各領司錄執持錄籍以到玉帝之前。玉帝諱廓奕，治玉京玄臺之中，與元始同生，為玄元之範，開滅度之門，教學仙之人也。”薛幽棲注曰：“十方至真與諸天丞相及監生大神並抱執筭度之錄籍，俱會帝前以遷舉也。”李少微注曰：“是時諸天帝主各領丞相齊到陛下，校度死生。帝者，天尊自謂也。天尊一號玉帝。按《龍蹻經》元始有十號：一曰自然，二曰无極，三曰大道，四曰至真，五曰太上，六曰老君，七曰高皇，八曰天尊，九曰玉帝，十曰陛下。”青元真人注曰：“感天尊願力，各持錄籍，齊到帝前。”

［六］“隨所應度，嚴校諸天”：“隨”，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内義》本作“隨”。“校”，國圖四〇九九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内義》本、《今註今譯》本作“校”。张万福音義：“應度，音膺。”按：“隨”同“隨”，敦煌寫本習作“隨”，《道藏》本習作“隨”。“校”同“校”，寫本“扌”旁與“木”旁相混所致。“應”，《廣韻》影紐蒸韻平聲，與“膺”同音。嚴東注曰：“學士若能明八字之音，則神公開長明之戶，十方幽魂並得度入更生之門，上登玉京之臺，歡樂紫極之宮。中有神嬰之童，一歌无量之章，立得反形於三鍊之房，身受自然之炁，歡樂无極之齡。”薛幽棲注曰：“隨所在修誦之人應合得度者，校勘諸天之名簿籍，句會功滿之錄也。”李少微注曰：“皆隨功輕重，應事開度，嚴校諸天，罔有遺失。”青元真人注曰：“校其應受

度者，或以宿名玄圖，骨相合仙；或修齋奉戒，功德積感；或以敬奉三寶，善功徹天。”又：“在諸天者，各為嚴行考校，然後據功量品而升度之。”

［七］“普告三界，无極神鄉”：“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按：“无”、“無”使用情況比較複雜，各本經中常有混用現象。嚴東注曰：“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也。无極者，十方无極世界也。普告十方，无極无窮之神，普令知聞也。”薛幽棲注曰：“告勑三界、五帝之魔王，逮及无極无窮之神域，有司必告，无幽不聞也。”李少微注曰：“玉帝告也。三界者，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諸神之鄉无有限極，故曰无極神鄉。”青元真人注曰：“或供養師寶，為三官所稱名。”又：“三界，天、地、水也。無極神鄉，盡三界中神庭社廟之司也。”

［八］“泉曲之府，北都羅酆”：嚴東注曰：“北都，玉都也。羅酆，山名也。羅酆之山在天地之北，北海之外，山高二千六百里，內外皆七寶宮室，天地鬼神之所處，三界六天、北帝大魔王治乎其中。凡六宮皆六天鬼神之治，洞中有六宮，亦相像如一。下元三品水官結風澤之炁，凝晨浩之精，置下元三官。第一名湯谷洞泉宮，一號清華方諸宮。總主水帝湯谷神王、九江水府、河伯、神仙、諸真人、水中諸大神、已得道過去及未得道有功之魂，受度而昇。其宮置左、右、中三府，左號青元靈淵府，右號九冰寒夜府，中號朔單青靈府，簿錄並封九河洞室。其下元左宮名清泠宮，一號南水會宮，總主水中萬精、蛟龍、鯨鯢，入會水母龍門各五億，萬重風澤金剛之炁。其宮置左、右、中三府，中號靈寶劫刃府，左號齡劫府，右號長夜寒庭府，主水中萬靈。下元右宮名北酆都宮，一名羅酆宮，總主水中積夜死魂謫役之劫；其左府號開度劫量府，右府號泉曲鬼神府，中府號通靈大劫府。下元三品，水官三宮，宮統一十四曹，三宮合四十二曹，並治九江洞室，皆自然之號，并統三河四海九江水府一切神靈、已得道及未得道并地上五嶽真仙、玉女。常

以太歲甲子庚申之日，下詣湯谷、清泠、北酆都三宮，校集九府生死簿錄。昔天地改運，淪於延康，冥冥无開，飛天啓光，於是散暉，諸天受炁，灑靈玄都，故云玉都，亦大聖之號。北帝上真治乎玄靈之宮，下有寒冰夜庭，又有八難之場，故曰泉曲府也。”薛幽棲注曰：“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鬼府，北都羅酆即酆都，北帝之鬼都。羅酆是北海九幽之山名，鬼都即在羅酆幽山之上者也。”李少微注曰：“此下元右宮也。按《真誥》云：北酆在天地之北外癸地，一名酆都泉曲府，酆都右府也。羅酆是北都上山名也，高二千六百里，周回三萬里，下有洞天，周回萬五千里。內外皆有七寶宮室，有上、中、下三宮，各八獄，合二十四獄，皆天地鬼神所處也。”青元真人注曰：“泉曲在北溟之最下，為江海之要府，皆停錄罪魂之處。北都羅酆者，自清炁上為諸天之外，其重濁之炁凝成此山，在天地之北，山高五億五萬五千五百里，周回三萬里。上參碧落，下際風泉，黑鬱之炁盤磚。其中山有六天洞宮，一日紂絕陰天宮，二日奉殺諒事宗天宮，三日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四日恬照罪炁天宮，五日宗靈七非天宮，六日敢司連宛天宮。每一宮各有一大魔王主之，為三元之總轄，五嶽之都司。”

［九］“三官九署，十二河源”：“九署”，《直音》本：“下音樹。”按：“署”、“樹”同紐不同韻，“署”御韻字，“樹”則是遇韻字，兩字音近。嚴東注曰：“三官者，天、地、水三官也。上元天官，有三宮。宮統一十二曹，合三十六曹。中元地宮，亦有三宮，官統一十四曹，合四十二曹。下元水官，亦有三宮，宮統一十四曹，合四十二曹。三官都合一百二十曹，主領鬼、神、人。天、地、水三官，合為九署。及九海、三河、十二川源之中生死圖籍，无淵无底，无極神仙、一切神靈，普皆宣告也。”薛幽棲注曰：“三官即酆都三官。酆都有六宮，二宮立一官，六宮故立三官也。一官有三署，三官有九署。左為火官，右為水官，中為女官，並隨事源，主司考掠，如世上之六曹。十二河源即水府也。事與三官九署

相符。三官九署亦十二也，且屬北方，與北俱是陰位，故取二六之數，以置十二官也。此亦舉主宰耳，其餘小位，不復言也。”李少微注曰：“三官者，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主九署，九府署司也。十二河源者，月為太陰之精，諸水之母。井，是天河之源，衆水之泉。一月一周天，一年十二月，每月皆過於東井，沃黄水之華，濯天人之容。若先祖未生，皆蒙鍊度，以成仙真。事見《三五順行經》。按：《三元品戒經》說上元天官隸玉清境，結青、黄、白三炁，置上元三官。玄炁為中宫，始炁為左宫，元炁為右宫，其中宫名元陽七寶紫微宫，結青元始陽之炁，總主上真自然玉虚高皇上帝、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官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其中神仙官寮亦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衆，皆結自然青元之炁而為人也。衣則青羽飛衣。紫微宫中有延生之符，出符以置八方，則八方之炁效然響應，皆即成人，藏符則復化為炁。宫置左右中三府，左府主生官，太陽火官考；右府主死官，太陰水官考；中府主生死，罪福風刀之考。考者，覈實其事，大福三年考，中福九年考，小福二十四年考。三府各領官寮九千萬衆，總統生死罪福一十二曹。其左官名太玄都元黄太極左宫，即玉清左相宫也。結元黄之炁而成，總主千真已得道及男女生命籙籍，宫數、官寮不異中宫，亦結自然元黄之炁而為人，衣則黄羽飛衣。太極左宫有招靈之符，用之亦如延生符也。左宫亦置三府，主考罪福，一同中宫也。右宫亦名太玄都洞白太極，右宫是清微宫也。結天元洞白之炁而成，總主上真已得道、未得道百姓男女仙錄罪籍，宫數、官寮亦不異中宫。其人亦結自然洞白之炁而成，衣則白羽飛衣。宫中有明真之符，用之亦同延生招靈也。左右中三府主考罪福，一同中宫。上元三宫，宫統三府，府統四曹，九府共三十六曹，並治元陽之上，太空之中有功德滿足應合仙者，言名紫微宫；有敬信宗奉大法者，言名太極左宫；應死者，言名右宫。中元二品地官者，隸上清境，結元洞混靈之炁，凝極黄之精而成。其中宫名洞靈清虚

宮，總主五帝五嶽諸真人及諸地神仙已得道者。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其中神仙官寮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衆，此皆死者有功德之魂，非自然之炁也。受度得神仙地官之任，各有年限，功滿德進，昇為天府仙官；功未滿者，還生人中。中宮置左、右、中三府，左號耐犯明晨府，右號紂絕陰天府，中號七非恬照府。主考罪福、陰陽、年數，不異上元也。左宮名南極洞陽宮，主地上九土土皇、八極諸靈官及生命錄籍，宮數官寮不異清虛宮也。宮置三府，左號連宛曲泉府，右號大煞九幽府，中號罪氣咸池府，主考罪福，年數不異左宮。中元三宮三府共統一十四曹，九府合四十二曹，並治山洞空中，言奏善惡，不異上元也。下元三品水官，隸太清境，結風澤之炁，凝晨浩之精而成。其中宮號湯谷洞泉宮，一曰青華方諸宮，總主水帝湯谷神王、九江水府、河伯神仙、水中諸大神及仙籙簿籍，宮數官寮與中元同也。官寮亦是有功德之魂補之。宮置三府，左府號青元靈泉府，右號九泉寒夜府，中號朔單青靈府，主考年限罪福，不異中元。左宮名清靈宮，生水中萬精、鮫龍鯨鯢，又會水母龍門，度數之期及人命籙籍生死功過，炁是風澤金剛之炁，官寮宮數不異中宮。右宮置三府，左號靈劫府，右號長夜府，中號靈寶劫刃府，主考罪福，亦如中宮也。總主水中精魂百鬼萬靈，炁是風澤梵行之炁，宮數官寮亦同中元也。右名酆都宮，置三府，左號開度劫量府，中號通靈大劫府，右號泉曲鬼神府，主考罪福，亦同中元也。下元三宮，宮統三府，九府合四十二曹，三府共一十四曹，並治九室，總統八海四瀆水帝神王、水中一切靈祇。三元總九官二十七府、百二十曹。左主生事，右主死事，有功書左府青簿，有罪書右府黑簿，若罪中涉福，福中涉罪，則不專一曹也。得道奉中宮，有功奏左宮，有罪奏右宮，每到三元八節日，絕滅惡根也。”成玄英注曰：“此明黃水月華鍊度死魂之事。十二者，年中十二月也。河源者，河即天河也。天有二十八宿，東井星是天河之源，衆水之泉，月為太陰之精，諸水之母。月行則每月

一周天，皆經東井，吐水灌注，故云十二河源。若死魂受生，皆蒙黄水鍊度，以成真仙，此文開度死魂，故舉十二河源以明其事，且三元八節勸在修行，學者若得輕昇，亦能超度先祖。”青元真人注曰：“又有三宮，上元宮在山之阿，去天為近。天官領之主校功錄善，陞降品秩。中元宮在山之左，地官領之，中有靈獄，主治罪魂，為追呼之府也。下元宮在山之右，去風壘近，水官領之。下有九囚大獄，寒水之庭，八難之場，主治世間惡逆重罪囚鬼。此三宮各有三府，府有一百二十冥曹，盡酆都界官史，總九萬九千九百萬衆，皆以世間明靈者為之。九署者，即九壘土皇、九令之司也。十二河源者，如導岷導嶓之類，乃分治罪魂之所。”《度人大法》云：“三官九司，謂三元九宮也。上元宮闕在九天之上，中元宮闕在九地之間，下元宮闕在澤洞淵之中。三元總九宮二十七府，百二十曹，靈仙真聖，无量无極，天地神靈，莫不屬之，職之大者，唯三元三官也。”又：“三官九署十二河源”句下云：“上元三宮者，上帝之所居。一品天宮治其中，有九府三十六曹，上主諸天上聖，下主化生品物，結玄元始青黄白三色之炁，而成宮也。……中元三宮者，上帝之離宮。二品地官治於其中，有九府四十二曹，總諸地仙官靈祇，及生化品物，結元洞混靈之炁，凝極黄之精，而成宮也。……下元三宮者，亦上帝之離宮。三品水官治於其中，有九府四十二曹，總主八海四瀆演水帝龍王水仙，及陰陽生化，結風澤之炁，凝神浩之精，而成宮闕也。”

［一〇］“上解祖考，億劫種親”：“上解”，《直音》本：“下皆上聲。”“種親”，《直音》本：“上音腫。”薛幽棲注曰：“解脱累代祖考之幽魂，原宥億劫之宗親也。”李少微注曰：“每三官校錄，因子孫有大功，玉帝即為上解億劫祖考、一切種親，度生諸天也。”青元真人注曰：“今天尊既命諸天嚴行檢校，昇度學人，又下九龍符命，普告三元，使為學人上解祖考億劫已來種識支親。”

［一一］“疾除罪簿，落滅惡根”：“罪”，原作“羅”，今據國圖

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改。按："羅"當為"罪"字之訛。嚴東注曰："疾，速也。簿，錄也。速除罪錄，絕滅惡根也。"薛幽棲注曰："速除其罪謫之黑簿，急落其惡對之深根者也。"青元真人注曰："速為削除罪籍，落滅三惡之根。"

［一二］"不得拘留，逼合鬼羣"："拘"，伯二三五五號同，國圖四〇九九號作"枸"。按："拘"為"拘"字變異，"枸"則為"拘"字形訛。嚴東注曰："拘，閉也。逼，強也。不得閉繫魂爽，強聚鬼庭之中，遏塞正教也。"薛幽棲注曰："既賴經功以拔度，復沐道恩以解脫，豈更有拘繫留滯之艱，混合羣鬼之中？"李少微注曰："約勑三官有功德者，不得拘留魂爽，逼合鬼羣也。"青元真人注曰："不得拘留滯礙，逼合於囚鬼之群。"

［一三］"元始符命，時剋升遷；北都寒池，部衛形魂"："符"，國圖四〇九九號、《太上經注》本作"苻"。"時剋升遷"，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時刻昇遷"。按："剋"通"刻"。嚴東注曰："元始天尊說經之時，命召十方无極世界地獄之中、一刻之時、幽夜之中寒冰夜庭三官九府一時各部領鬼神侍衛，將從得出長夜之府，並皆開度，得見光明也。"薛幽棲注曰："元始降符，勑命晝時剋以昇超。北帝告寒池受形之魂，部領出泉曲之府。寒池者，刑罰之池也。"李少微注曰："酆都下有寒池，諸鬼神有舒慢者，玉帝即用符命，一時一刻，寒冰夜庭、三官九府各部領幽魂移出長夜之府，並承開度，得見光明。"青元真人注曰："酆都洞陰之境，有朔單鬱絕之都，五靈玄老、五炁天君主之。九地之中，北陰天君主之。九水之中，太溟水帝主之。總號曰北都。中有三界大魔、三五將軍、六甲掾吏、五帝考官，又有執罰神兵、巨天力士萬人，皆司校罪魂名籍之神也。"又曰："故令部衛其形，使不散壞。"

斯六三號自“命”起，至尾題止。

［一四］“制魔保舉，度品南宮”：嚴東注曰：“三界魔王常作謠歌以亂學者之心。心固者，魔王保舉徑昇黃笳天中，詣金華山，受太一之信，以制大魔之試，然後得度。當爾之時，符制魔王，使保度南宮也。”又曰：“南宮者，長生之宮也。度命君治在其中，諱吁員，得入南宮之中。吁員即鍊度朽骸，生童即灌其生津，著生契於四極，給自然之羽童。生童者，日中靈童也。”薛幽棲注曰：“既勑北帝出鬼魂於北府，即制魔王度仙品於南宮。”青元真人注曰：“制御群魔，令行保舉，度品於南宮。”

［一五］“死魂受練，仙化成人”：“練”，斯六三號同，《太上經注》本、《經法》本作“煉”，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鍊”。按：“練”、“煉”、“鍊”三字音同義近，敦煌寫本習作“練”。薛幽棲注曰：“死魂舉度於南宮，則以流火之膏鍊其鬼質，從茲改化，便得仙也。”青元真人注曰：“夫人在世，脩學淺薄，而罪器深重者，不免歸此。其生也為陽魂，其死也為陰魄。若妄源不息，則陰魂散亂，莫可執持。”又曰：“使彼死魂受大火鍊，鬼質消盡，然後羽化成仙。”

［一六］“生身受度，劫劫長存”：嚴東注曰：“生身者，魂受鍊度而還得還人，值元始開化，身昇長生之宮，億劫長存者也。”幽棲注曰：“若即此生身，便受升度，則與天齊久，與道同存。”青元真人注曰：“死魂受鍊者，謂血肉更生，非但父母所生之身，蓋道身也，故云生身。”

［一七］“隨劫輪轉，與天齊年”：嚴東注曰：“輪轉不滅，與天地等年也。”薛幽棲注曰：“劫始劫終，從劫至劫，劫自成敗而我獨存者。天地世界一期運終，是名為一劫也。”成玄英曰：“隨劫輪轉者，劫有大小，若大劫交周，即是天地敗壞、劫火起時是也。小劫是人之生死一期之盡，謂之為劫。隨劫者，謂度死魂受鍊成人，不

能无死，死後託化，更生為人，是隨劫也。劫劫得生人道，故云與天齊年。”青元真人注曰：“此之道身，一蒙仙度，則隨劫流轉，與天齊年也。”

［一八］“永度三徒，五苦八難”：“徒”，浙敦附二號、《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作“塗”，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作“途”。按：“徒”、“塗”、“途”三字同音通假。嚴東注曰：“永，長也。三徒者，三惡門名也。第一名色欲門，一名上尸道，一名天徒界。第二名愛欲門，一名中尸道，一名人徒界。第三名貪欲門，一名下尸道，一名地徒界。此為三惡門，一名三尸道，一名三徒界，常居人身中，塞人三關之口，斷人三命之根，遏人學仙之路，抑人飛騰之魂。五苦者，一名五道門。第一名色累苦心門，一曰太山地獄苦道；第二名愛累苦神門，一曰風刀苦道；第三名貪累苦形門，一曰提石負山苦道；第四名華競苦精門，一名填海作河苦道。第五名身累苦魂門，一名吞火食炭鑊湯苦道。故《經》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此五苦五道常居人身，係人命根，遏人招真之路，斷人修仙之門。三徒五苦合為八難，為罪之本。而不解形於五道之上，滅迹於五苦之下，衆累不斷，沈淪罪田。夫學諸上道，當先斷諸累，絕滅苦道，真炁自降，神仙自成，剋得變形，遊行三清，身入長生之府，无復八難之患也。”薛幽棲注曰：“既與天齊年，復與道合形，永出三徒之役，長離五苦之謫。超八難於鬼都，登九天之真域。三徒者，一曰長夜徒，二曰寒池徒，三曰摙石徒。五苦者，一曰刀山苦，二曰劍樹苦，三日鑊湯苦，四日鑪炭苦，五日考謫苦。八難者，三徒、五苦，共為八難也。”李少微注曰：“三徒者，三官徒役也。一曰天官徒役，奔雷走電；二曰地官徒役，擔山負石；三曰水官徒役，摙汲溟波。五苦者，登刀山、履劍樹、入鑊湯、抱銅柱、吞火食炭也。八難者，八門幽曠之難，道君所問，飛天對之也。”青元真人注曰：“三途者，謂地獄、鬼趣、旁生。五苦者，謂刀山、劍樹之

屬，在世則生、老、貧、病、死。八難者，謂墮落異類，生為下賤，形容不正，生在邊方，稟性兇戾，不遇仁君，常值兵火，與一切善自生魔障。故《三途五苦經》云：三業淨則不墮三途。謂身、心、口也。由此三業為十惡根，為衆業本心。業淨則地獄無有，口業淨則鬼氣清消，身業淨則不生異趣。去五毒，則除五苦。謂眼觀五色，鼻嗅五香，舌了五味，耳聽五音，心生五慾。但使一根一塵清淨，則五苦惡道從何而起？當自泯矣。脩八行則消八難，謂仁慈、孝敬、忠信、清廉、和柔、忍辱、奉戒、平等，由此八行，為萬善根，度世之本也。或以八難為地獄囚閉之事，此則滯境，不該至理，宜從此義。”

［一九］“超陵三界，逍遙上清”：“陵”，《四注》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凌”，伯二三五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作“淩”。按：“陵”、“凌”、“淩”三字同音通假。嚴東注曰：“超，昇也。凌，高也。飛昇南宫，神王即勑羽林監簡上生簿，受符而昇仙，遊行雲宫之中，身著結雲之衣，徑入朱陵之宫，受福於天堂，與飛天合景，飛行雲中。神王，妙成天王也，字育生，總統十方飛天之神。羽林監，字邈學，知天中之音，三界所稱，地祇奉迎，洞明神鬼，坐知自然，飛行三界，遊乎上清也。”青元真人注曰：“上清者，乃玉帝之都，大道无色之境。”

［二〇］“上清之天，天帝玉真，无色之景梵行”：“玉”，斯六三號作“王”。“景”，伯二三五五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境”。按：“王”為“玉”之缺筆誤字。“景”、“境”同音義近。《漢書·梅福傳》：“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唐顔師古注引蘇林曰：“景，象也。”“景”猶景象、情況，“境”猶佛教所說的心意對象之世界。嚴東注曰：“上

清之天，有天帝玉真，字陁與。五篇真文，結炁俱明，在雲阿之嶺，號曰妙成之天者是也。玉真在上清之天，不參色界，乘大梵之炁，遊行入太黄皇曾之天也。”薛幽棲注曰：“上清之天，天帝即三十六天帝最尊極之位，道齊元始，位列玉清，故云玉真，此即上清。已下四境，境有九天，四九合三十六天，此不同三十二天也。无色天景則有景无色，故云梵行。此後即明後四方之天，方有八天，四八合三十二天，謂之四梵天也。景者，身也。色者，質也。言三十二天，上帝高尊，形相宛然，有景无質，雖有真相，猶如虚空出入无間，不閡於物，故云梵行。梵者，道中之道也。此三清五境三十六天，謂之大羅四方。四梵三十二天内，種民四天，謂之中羅。其欲、色、无色三界，二十八天謂之小羅也。”李少微注曰：“上清天帝名玉真，字陁與，號曰紫晨天帝君。不參色界，无有三景，故曰无色之景。唯有大梵之炁，流行混成，《圖》云：諸天各有一日一月，上清至大羅，自生九色光明，不假日月，故謂无色之景梵行也。”青元真人注曰：“梵行者，法也，謂有法可脩，有行可進，故稱梵行。凡死魂受度，拜謁帝京，然後隨功各昇彼天，次第脩習。”

【錄文】

太黄皇曾天，帝欝繖玉明[一]；
太明玉皃天，帝須阿那田[二]；
清明何童天，帝元育齊京[三]；
玄胎平育天，帝劉度内鮮[四]；
元明文舉天，帝醜法輪[五]；
上明七曜摩夷天，帝恬憺延[六]；
虚无越衡天，帝正定光[七]；
太極蒙翳天，帝曲育九昌[八]。

【校記】

[一]“太黄皇曾天，帝欝繵玉明”：此句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今註今譯》本有“東方八天”四字，《符圖》本有“元始靈書上篇道君撰，東方八天”等字。“太黄皇曾天”，國圖四〇九九號、《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引、《中華》本《敦度人》同，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雲笈七籤》引、《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作“太皇黄曾天”。“欝”，伯二三五五號、國圖四〇九九號作“欝”，《无上秘要》卷一六引、《三洞珠囊》引作“鬱”。《直音》本：“繵，音監。”“明”，伯二三五五號、《四注》本、《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作“明”。按：該經“東方八天”、“南方八天”、“西方八天”、“北方八天”等字敦煌本皆無，蓋非原文，應為後人所增。“明”同“明”，敦煌本多作“明”。嚴東注曰：“東第一，屬清微天，帝位元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黄，炁係西北方梵炁，帝諱觀覺，主長生籙。天中人壽九百萬歲，六根俱染，是名欲界。”成玄英注曰：“凡言梵炁者，皆是四維之天。維是角也。其四方正面之天，名係二十八宿之炁。其四維之天，不屬正宿，但得兩邊宿炁相假而成，故云梵炁。梵是泛雜之名，无係著之貌也。如皇曾一天，承奎壁二宿之炁，故云梵炁。已下三天倣此其三十二天之中，天人壽命從此天向上，每天皆一倍，因之數可知矣。又從皇曾已下三十二天經文之中，從天字向上皆是其天之稱號，從帝字向下，即是天帝之號也。”张万福音義：“鬱繵，音藍。”青元真人注曰：“異號淨天，或稱睹史。其色黄，應東一方，宿次奎璧。世人脩十善功，初出凡者，得生此天。”又：“鬱繵，天帝覺之内諱。玉明，帝魔之隱音。雲篆太虚之文，元始以玉簡金書祕于天之紫極宮。”郭冏鳳參校曰：

“別本注云：帝主長生籙。”《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開玄攝明天，炁黃，係梵炁。”《旁通圖》云：“大黃皇曾至上明七曜摩夷六天，為欲界。”《度人大法》云：“太黃皇曾至上明七曜摩夷六天為欲界，虛无越衡至无極曇誓一十八天為色界，皓庭霄度至太素秀樂禁上四天為无色界，是謂三界也。太虛无上常融至太極平育賈奕四天為種民。今攷本經分為十事：一曰天名劫初分定之名。二曰帝號元始所命之號。三曰帝諱天帝之名也。四曰天帝所主掌道之職也。五曰係宿氣降運二十八宿氣也。六曰氣名元氣稟受之名。七曰氣色九氣分力之色。八曰大梵隱語內音也。道君綴成，事具明內音所因章中。九曰分界上下升降也。十曰天民壽數長短之數。此圖量為寶經之要，誦持者宜詳而行焉。”《中華》本《敦度人》“帝”字連上讀，三十二天之“帝”字皆同。《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所起》云：“一者欲界有六天，即從《度人經》太皇黃曾天數滿六天是欲界，人壽命萬歲。人在世，生不犯身業、殺盜、邪淫之罪，來生即登此天之中，無六欲染著，故生此天。”又卷二一《中四天》云：“其太皇黃曾天位居箕宿，皆在東初，又賈弈天斗宿，皆處北末。故云：‘旋斗歷箕，迴度五常。’則明三界三十六天，皆有中斗璇樞，四方二十八宿，各為一天璇璣玉衡。”《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云：“三十二天者按依如《无量度人經》云：一曰太黃皇曾天。”原注曰：“去太明玉完天九億九萬炁。今釋云：一氣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重。”

［二］“太明玉皃天，帝須阿那田”：“皃”，伯二三五五號、《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四注》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作“完”。按：“皃”，敦煌本多同，後世版本皆作“完”。筆者認為，“皃”非“完”字，而是“貌”字，後人誤作“完”字。嚴東注曰：“東第二，屬禹餘天，帝位上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綠，炁係北

方壁宿，帝諱攬覺，主度魂更生。天中人壽一千八百萬歲，一欲根麤淨，五欲根麤染。”青元真人注曰：“或稱勝妙天，色綠，應東方，宿次壁。世人建二十善功，二根淨者，生此天。”又：“須阿，天王內文。那田，天王隱音。四字金書祕之于天之紫房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度魂更生。”《符圖》本注引《正音》云：“保玄道靈天，炁綠，係壁宿。”《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云：“一曰太明玉完天。”原注曰：“去何童天八億萬氣。”

［三］“清明何童天，帝元育齊京”：“明”，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同，伯二三五五號、《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按：“明”同“明”，異體字。嚴東注曰：“東第三，屬大赤天，帝位太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黑，炁係北方室宿，帝諱大覺，主敷布政教，度脫天人。天中人壽三千六百萬歲，二欲根麤淨，四欲根麤染。”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光天，其色黑，應東方，宿次室。世人建四十善功，三根淨者，生此天。”又：“元育，天王之隱諱。齊京，真人內文。四字金書祕于天之九晨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敷布政教，度脫天人也。”《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明生九真天，炁青，係室宿。”《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云：“三曰清明何童天。”原注曰：“去平育天七億萬氣。”

［四］“玄胎平育天，帝劉度內鮮”：“玄胎”，《音義》本作“元胎”。“平育”，國圖四〇九九號作“平盲”。“劉度”，《中華》本《敦度人》作“剛度”。按：“玄胎”，除《音義》本作“元胎”外，諸本皆作“玄胎”，此乃宋人避諱所改。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3）十月，宋真宗趙恒尊趙玄朗為趙氏始祖，稱“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之號，避“玄”而以“元”字代之。“平盲”之“盲”為“育”之誤，“剛度”之“剛”為“劉”字之誤。嚴東注曰：“東第四，屬元景天，帝位九天第一清陽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

赤，炁係北方危宿，帝諱育王，主召魔舉仙。天中人壽七千二百萬歲，三欲根麤淨，三欲根麤染。”青元真人注曰：“異號梵天，或稱忉利，其色赤，應東方，宿次危。世人建六十善功，四根淨者，生此天。”又：“即天帝君之隱名，四字金書祕于天之元景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召魔舉仙。”《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飄輪默然天，炁赤，係危宿。”《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云：“四曰玄胎平育天。”原注曰：“去文舉天六億萬氣。”

［五］“元明文舉天，帝醜法輪”：“明”，斯六三號同，《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按：“明”同“明”。嚴東注曰：“東第五，屬无量壽天，帝位九天第二洞陽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蒼，炁系北方虛宿，帝諱梵雲，主通行元炁。天中人壽一萬四千四百萬歲，四欲根麤淨，二欲根麤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化樂，其色蒼，應東方，宿次虛。世人建八十善功，五根淨者，得生此天。”又：“醜，天君內文。法輪，帝之異號。三字金書祕于天之廣寒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通行元炁。”《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開生舒天，炁蒼，係虛宿。”《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云：“五曰元明文舉天。”原注曰：“去摩夷天五億萬氣。”

［六］“上明七曜摩夷天，帝恬憎延”：“明”，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同，《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音義》本無“上明”二字。《直音》本：“憎音外。”张万福音義：“恬憎，上音甜，下音烏外切。”按：“明”同“明”，《音義》本“上明”二字未引。嚴東注曰：“東第六，屬上監天，帝位通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黑，炁係北方須女宿，帝諱玉真，主開度幽難。天中人壽二萬八千八百萬歲，五欲根麤淨，一欲根麤染。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真科》曰：初下二天，果報尚麤，猶以身交為欲；次二天以執手為欲，第五天以口說為

欲；第六天以眼視為欲。今緣六欲感此六天，一根麤淨，上進一天，六欲總淨，超出欲界，上登色界。”宗君曰：“言有色欲，交接陰陽，人民胎生，故為欲界也。”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化樂，謂欲樂之極，其色黑，應東方，宿次女。世人脩一百善功，六根淨者，得生于此天。”又：“恬憺，天帝內音，延為隱號。三字金書祕于天之太陰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開度幽難。”《符圖》本注引《正音》云：“延虛明天，炁黑，係女宿。”《三洞珠囊》卷七《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云：“六曰上明七曜摩夷天。”原注曰：“去越衡天四億萬氣。”

［七］“虛无越衡天，帝正定光”：“无”，《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旁通圖》本、《今註今譯》本同，《符圖》本作“無”。按：“无”同“無”。嚴東注曰：“東第七，屬兜術天，帝位建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碧，炁係北方牽牛宿。帝諱无上，主明无上之道。天中人壽五萬七千六百萬歲，六色塵俱染，初出欲界，猶染色塵。”青元真人注曰：“或云初梵，其色碧，應東方，宿次牛。天人六根雖淨，尚拘色塵，乃昇此天。亦號初禪天。”又：“即天帝君之內文，三字金書祕于天之太玄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无上之道。”《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鏡無翹天，炁碧，係牛宿。”《旁通圖》云：“虛无越衡至无極曇誓一十八天，為色界。”《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所起》云：“二者色界，有十八天，即以次取之，其天人壽億萬歲。若一生之中不犯心業貪嗔之罪，得生此天。”

［八］“太極蒙翳天，帝曲育九昌”：“蒙翳”，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音義》本、《符圖》本作“濛翳”。“育”，國圖四〇九九號作“盲”。“昌”，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作“唱”。按：“蒙”、“濛”同音，可以通用。“盲”為

“育”字之誤。“昌”、“唱”同音，可以通用。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胡紘李沐》：“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屨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昌誦”即“唱誦”，是其證。嚴東注曰：“東第八，屬不驕樂天，帝屬東方極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紫，炁係北方斗宿，帝諱吁員，主鍊度朽骸。天中人壽十一萬五千二百萬歲，一色塵麤淨，五色塵麤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上梵，其色紫，應東方，宿次斗。天人一色，塵麤淨，乃昇此天亦號初禪天。”又：“曲育，天王之隱號。九昌，乃帝之總文。四字金書祕于天之玄都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鍊度朽骸。”《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阿難洋明天，炁紫，係斗宿。”伯二三五五號至“太”止，下殘。

【錄文】

赤明和陽天，帝理禁上真[一]；
玄明恭華天，帝空謠醜音[二]；
耀明宗飄天，帝重光明[三]；
竺落皇茄天，帝摩夷奴辯[四]；
虛明堂曜天，帝阿咖婁生[五]；
觀明端靖天，帝欝密羅千[六]；
玄明恭慶天，帝龍羅菩題[七]；
太煥極瑤天，帝宛黎无延[八]。

【校記】

［一］“赤明和陽天，帝理禁上真”：“赤明和陽天”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有“南方八天”四字。“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按：敦煌本習作“朙”，罕作“明”。《道藏》本皆作

“明”。嚴東注曰：“南第一，屬化應聲天，帝位始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白，炁係東北方梵炁，在箕斗之間。帝諱煥明，主鍊仙成真。天中人壽二十三萬四百萬歲，二色塵麤淨，四色塵麤染。”青元真人注曰：“元始積三陽梵炁以成，故應南方，治屬太清炁，太上老君為化主。赤明天在虛梵之首，宿次箕、斗。唯餘七天，宿次角、亢、氐、房、心、尾、箕。”又：“別本注云：帝服青冕、赤旒、朱服、黃裳。”又：“或號少光，其色白，應南方，宿次箕、斗。天人二色塵鹿淨，乃昇此天，亦號初禪天。”又：“四字天王之隱號。金書祕于天之長明宮。”又：“別本注云：帝主鍊仙成真。”《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治安保仙天，炁白，係梵炁。”

［二］“玄明恭華天，帝空謠醜音”：“玄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玄明”，《音義》本作“元明”。“天”，國圖四〇九九號脫。按：敦煌本習作“玄明”，罕作“玄明”。《道藏》本習作“玄明”。《音義》本作“元明”，為避諱改字。嚴東注曰：“南第二，屬梵寶天帝，位陽暉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黃，炁係東方箕宿，帝諱世元主，應化一切。天中人壽四十六萬八百萬歲，三色塵麤淨，三色塵麤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光音，其色黃，應南方，宿次箕。天人三色塵麤淨，乃昇此天，亦號二禪天。”又：“四字，即天君之內文。金書祕于天之東華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應化一切。”《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飛音洞靈天，炁黃，係箕宿。”

［三］“耀明宗飄天，帝重光明”：“耀明”，《今註今譯》本作“耀明”，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作“曜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音義》本、《符圖》本作“曜明”。下“明”與上同。按：“耀”同“曜”，“明”同“明”。嚴東注曰：“南第三，屬摩夷迦天，帝位洞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綠，炁係東方尾宿，帝諱落覺王，劫終納學仙之人。天中人壽九十二萬一千六百萬歲，四色塵麤淨，二色塵麤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元量光，其色綠，應南

方，宿次尾。天人四色塵麤淨，乃昇此天，亦號二禪天。”又：“三字，即天帝之總號。金書祕于天之昊玄宮。”郭冏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劫終納學仙之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翹貞英天，炁綠，係尾宿。”

［四］“竺落皇茄天，帝摩夷奴辯”：“茄”，伯二三五五號同，浙敦附二號作“加”，斯六三號、國圖四〇九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张万福《音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笳”。《直音》本：“笳，音加。”张万福音義：“皇笳，音加。”“奴”，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同，伯二三五五號作“如”。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张万福《音義》本、《符圖》本、《三洞珠囊》引、《今註今譯》本作“妙”。按：“茄”、“加”、“笳”三字同音，可以通用。關於“奴”、“如”、“妙”三字，早期版本皆作“奴”，伯二三五五號誤作“如”，《正統道藏》諸本及類書本作“妙”，亦誤。嚴東注曰：“南第四，屬荅秖皇天，帝位陽明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青，炁係東方心宿，帝諱韶，主魔試學仙之人。天中人壽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萬歲，五色塵麤淨，一色塵麤染也。”成玄英注曰：“此前六天是色塵之天，學者若修極此天，即色塵俱盡，超入細塵天中，謂下文也。細塵有六天。”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初淨，其色青，應南方，宿次心。天人五色塵麤淨，乃昇此天，亦號二禪天。”又：“摩夷，天君之隱諱；妙辯乃帝之内音。四字金書祕于天之青玄宮。”郭冏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魔試學仙之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難玄明天，炁青，係心宿。”

［五］“虚明堂曜天，帝阿加婁生”：“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曜”，伯二三五五號、浙敦附二號作“耀”。“曜”同“耀”。“加”，《三洞珠囊》卷

七“三十二帝者”條引作“迦”。《直音》本“勰，音伽”。按：“明”同“明”，“耀”同“曜”，“勰”同“迦”。嚴東注曰：“南第五，屬梵明天，帝位陽演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赤，炁係東方房宿，帝諱雲上，主開度天地。天中人壽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四百萬歲，六色塵麤淨，六細塵染。”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嚴淨其色赤，應南方，宿次房。天人六色麤麁淨，尚有細塵，乃昇此天，亦號三禪天。”又：“阿勰，天王之隱音。婁生，玉君之梵號。四字金書祕于天之重華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開度人天。”《符圖》本注引《正音》云：“彌玄明天，炁赤。係房宿。”

［六］“觀明端靖天，帝欝密羅千”：“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靖”，《四注》本、《音義》本作“靜”。“欝”，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同，伯二三五五號作“欝”，《正統道藏》本、《三洞珠囊》引作“鬱”。按：“明”同“明”，“靖”通“靜”，“欝”、“欝”同“鬱”。嚴東注曰：“南第六，屬摩雜恕天，帝位陽明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蒼，炁係東方氐宿，帝諱淨生，主度學者之身。天中人壽七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萬歲，一細塵淨，五細塵染。”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徧淨，其色蒼，宿次氐，應南方。天人一色塵細淨，乃昇此天，亦號三禪天。”又：“鬱密，帝之隱文。羅千，天君內號。四字金書祕于天之光華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度學者之身。”《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朗觀曜明天，炁蒼，係氐宿。”

［七］“玄明恭慶天，帝龍羅菩題”：“玄明”，《音義》本作“元明”。“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作“明”。“題”，《內義》本同，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三洞珠囊》引、《太上經注》本作“提”。按：“明”同“明”，“元”為“玄”的避諱替代字。“題”通“提”。嚴東注曰：“南第七，屬億羅天，帝位陽浩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黑，炁係東

方亢宿，帝諱鏡主，度得道之人。天中人壽一千四百七十四萬五千六百萬歲，二細塵淨，四細塵染。”青元真人注曰：“或號元量淨，其色黑，應南方，宿次亢。天人二細塵淨，乃昇此天，亦號三禪天。”又：“龍羅，即飛天內音。菩提，帝君之隱號。四字金書祕于天之開闔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度得道之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威清道玄天，炁黑，係亢宿。”

［八］“太煥極瑤天，帝宛黎无延”：“瑤”，浙敦附二號作“淫”。“黎”，《四注》本、《經法》本作“梨”。“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按：諸本作“瑤”，“淫”為“瑤”之形誤字。“黎”、“梨”同音，可通用。“无”與“無”的使用情況複雜，敦煌本、《道藏》本常有混用的情況。嚴東注曰：“南第八，屬那首明天，帝位陽極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碧，炁係東方角宿，帝諱廓奕，主教學仙之人。天中人壽二千九百四十九萬一千二百萬歲，三細塵淨，三細塵染。”张万福音義：“宛黎，上於遠切，下力低切。”青元真人注曰：“異號福愛勝，其色碧，應南方，宿次角。天人三細塵淨，乃昇此天，亦號四禪天。”又：“四字，天王之內文。金書祕于天之帝康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教學仙之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洞真永瑤天，炁碧，係角宿。”

【錄文】

元載孔昇天，帝開真定光[一]；
太安皇崖天，帝婆婁阿貪[二]；
顯定極風天，帝招真童[三]；
始黃孝芒天，帝薩羅婁王[四]；
太黃翁重浮容天，帝閔巴狂[五]；
无思江由天，帝明梵先[六]；
上揲阮樂天，帝勃勃監[七]；

无極曇誓天，帝飄弩弓隆[八]。

【校記】

[一]“元載孔昇天，帝開真定光”：此句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有“西方八天”四字。青元真人注曰：“元始積九陽梵炁以成，故應西方，治屬上清炁，太上道君為化主。孔昇天在虛梵之首，宿次軫角。唯餘七天，宿次井、鬼、柳、星、張、翼、軫。”郭冏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服青冕、金旒、白服、白裳。緋襆，鄒戀切。”嚴東注曰：“西第一，屬染梨恭首天，帝位少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紫，炁係東南方梵炁，在軫角之間，帝諱猷，主鍊度死魂更生。天中人壽五千八百九十八萬二千四百萬歲，四細塵淨，二細塵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快樂，其色紫，應西方，宿次軫角。天人四細塵淨，乃昇此天，亦號四禪天。”又：“開，即天帝君內音。真定光，即天主隱諱。四字金書祕于天之延壽官。”郭冏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鍊度死魂更生。”《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開光竟真天，炁紫，係梵炁。”伯二三五五號訖“真定光”。

[二]“太安皇崖天，帝婆婁阿貪”：嚴東注曰：“西第二，屬首來天，帝位太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白，炁係南方軫宿，帝諱宛，主開度善人。天中人壽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萬四千八百萬歲，五細塵淨，一細塵染。”成玄英注曰：“此前六天是細塵之天，學者修極此天，即細塵都盡，昇入輕塵天中，謂下文也。輕塵有六天。”青元真人注曰：“異號極樂，其色白，應西方，宿次軫。天人五細塵淨，乃昇此天，亦號四禪天。”又：“婆婁，天君隱音。阿貪，帝魔內諱。四字金書祕于天之開明宮。”郭冏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開度善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暉莫阿魂天，炁白，係軫宿。”

[三]“顯定極風天，帝招真童”：“招真童”，斯六三號作“帝

命招真童”。按：斯六三號衍一“命”字。嚴東注曰：“西第三，屬首為稽那天，帝位浩陽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黄，炁係南方翼宿，帝諱流，主度有善功之魂。天中人壽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二萬九千六百萬歲，六細塵淨，六輕塵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廣樂，其色黄，應西方，宿次翼。天人六細塵雖淨，尚餘輕染，乃昇此天。亦號四禪天。”又：“三字，天君之祕號。金書祕于天之大赤宮。”郭岡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度有善功之魂。”《符圖》本注引《正音》云：“回翹威天，炁黄，係翼宿。”

［四］“始黄孝芒天，帝薩羅婁王”：“始黄”，《无上秘要》卷一六引作“始皇”。按：“黄”、“皇”音近通用。嚴東注曰：“西第四，屬阿那波邏迦天，帝位洞陰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綠，炁係南方張宿，帝諱易邈，主披夜開幽。天中人壽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五萬九千二百萬歲，一輕塵淨，五輕塵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上妙，其色綠，應西方，宿次張。天人一輕染淨，乃昇此天。”又：“四字，乃玉真之隱文，金書祕于天之太丹宮。”郭岡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披夜開幽。”《符圖》本注引《正音》云：“君華大權天，炁綠，係張宿。”

［五］“太黄翁重浮容天，帝閔巴狂”：《音義》本無“浮容”二字。按：《音義》本“浮容”二字未引。嚴東注曰：“西第五，屬波羅離和天，帝位開陰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青，炁係南方星宿，帝諱阿濫，主召魔集真。天中人壽九萬四千三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萬歲，二輕塵淨，四輕塵染。”青元真人注曰：“或云：色究竟，其色青，應西方，宿次星。其色塵漸除，故云色究竟。天人二輕染淨，乃昇此天。”又：“三字，天中帝君之内文。金書祕于天之華蓋宮。”郭岡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召魔集真。”《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惠威光天，炁青，係星宿。”

［六］“无思江由天，帝明梵先”：“明”，《无上秘要》卷一六引、《正統道藏》諸本、《三洞珠囊》引、《今註今譯》本作“明”。

“先”，《中華》本《敦度人》同，斯六三號作“仙”，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三洞珠囊》引、《今註今譯》本作“光”。按：“明”同“明”。“先”與“仙”音近通假，“光”為“先”字之誤。嚴東注曰：“西第六，屬梵明元黄天，帝位玄陰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赤，炁係南方柳宿，帝諱阿丘，主開度善魂。天中人壽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三萬六千八百萬歲，三輕塵淨，三輕塵染。”青元真人注曰：“或號最上妙，其色赤，應西方，宿次柳。天人三輕染淨，乃昇此天。”又：“三字，天中帝君之内號。金書祕于天之明堂宫。”郭冏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開度善魂。”《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朗法元天，炁赤，係柳宿。”

［七］“上揲阮樂天，帝勃勃監”：“勃勃”，《音義》本作“勃悖”。《直音》本：“揲，音牒。阮，音遠。樂天，上音岳。勃勃，上音孛，下音霈。”张万福音義：“阮樂，音岳。”又：“勃悖，音沛。”青元真人注曰：“勃勃”音“拂沛”。嚴東注曰：“西第七，屬蔡濘元天，帝位昊陰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蒼，炁係南方鬼宿，帝諱无量，主品類天人等級。天中人壽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七萬三千六百萬歲，四輕塵淨，二輕塵染。”成玄英注曰：“等級者，貴賤貧富壽命也。”青元真人注曰：“或號自在，其色蒼，應西方，宿次鬼。天人四輕染淨，乃昇此天。”又：“勃勃乃天君内文，監乃帝之内號。三字金書祕于天之運靈宫。”郭冏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品類天人等級。”《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鬱元真星天，炁蒼，係鬼宿。”

［八］“无極曇誓天，帝飄弩弓隆”：“曇”，《直音》本：“音覃。”“弓隆”，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一六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

《符圖》本、《三洞珠囊》引、《今註今譯》本作“穹隆”。按：敦煌本習作“弓”，《正統道藏》諸本習作“穹”。“穹”蓋為“弓”之訛。嚴東注曰：“西第八，屬天阿梨恕天，帝位極陰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黑，炁係南方井宿，帝諱曇，主度一切仙人。天中人壽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萬七千二百萬歲，五輕塵淨，一輕塵染。以上十八天謂之色界。《太真科》曰：无色界之中，至真无情，不交陰陽，人民化生，但噉香炁，无復形質之患也。”成玄英注曰：“然此前一十八天，通名色界。若從此天昇上，即至无色界天，形色都无，亦得同彼天人壽命。前明色界天中，猶有輕塵為累，此明无色之界，形相都无，學者修至此天，唯存心識，以入炁觀。”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大自在，亦云不還。其色黑，應西方，宿次井。天人五輕塵淨，乃昇此天，天人到此，更無復墜下，故云不還。”又：“飄弩，天魔內文。穹隆，帝君隆諱。四字金書祕于天之中元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度一切天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飛天虛英天，炁黑，係井宿。”

【錄文】

皓庭霄度天，帝慧覺昏[一]；
淵通元洞天，帝梵行觀生[二]；
太文翰寵妙成天，帝那育醜瑛[三]；
太素秀樂禁上天，帝龍羅覺長[四]；
太虛无上常融天，帝捻監鬼神[五]；
太釋玉隆騰勝天，帝眇眇行元[六]；
龍變梵度天，帝運上玄玄[七]；
太極平育貫弈天，帝大擇法門[八]。

【校記】

[一]“皓庭霄度天，帝慧覺昏”：此句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

《内義》本、《今註今譯》本有“北方八天”四字。青元真人注曰：“元始積五陽梵炁以成四天，為无色界。四天，為種民天，治屬玉清炁，元始天尊為化主。霄度天，在虚梵之首，宿次參井，唯餘七天，宿次奎、婁、胃、昴、畢、觜、參。”郭冏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服青冕、白旒、皂服、朱裳。”嚴東注曰：“北第一，屬阿荅恕天，帝位陰生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碧，炁係西南方梵炁，在參井之間，帝諱育，主拔度學人。天中人壽一百五十萬九千九百四十九萬四千四百萬歲，色塵俱冷，形相都如虚空也。唯存心識，以入炁觀。炁觀道成，即昇入元洞天也。”青元真人注曰：“異號不同，應北方，宿次參、井。天人輕染雖淨，尚餘染習，乃昇此天。”又：“三字，帝君之内音。金書祕于天之瓊瑶官。”郭冏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拔度學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无清明天，炁碧，係梵炁。”《旁通圖》云：“皓庭霄度至太素秀樂禁上四天，為無色界。”

［二］“淵通元洞天，帝梵行觀生”：嚴東注曰：“北第二，屬扇明民天，帝位陰化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紫，炁係西方參宿，帝諱上，主度學仙之人。天中人壽三百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萬歲，尚有心識勞動，便作捨識意修，得生妙成天也。”成玄英注曰：“又以心識為患，若能捨除心識，以至无為，即得昇入妙成天中也。”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大不空，應北方，宿次參。天人色塵都忘，但有心識，漸入炁觀，乃昇此天。”又：“梵行，天君内音。觀生，帝之隱諱。四字，金書祕于天之真元宫。”郭冏鳳參校曰：“别本注云：帝主度學仙之人。”《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法權道先天，炁紫，係參宿。”

［三］“太文翰寵妙成天，帝那育醜瑛”：《音義》本無“太文”二字。“瑛”，《通義》本作“音”，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作“英”。《直音》本“瑛，音英”。按：“瑛”、“英”同音，“音”與“瑛”、“英”同紐音近。嚴東注曰：“北第三，屬梨那天，帝位陰明

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白，炁係西方觜宿，帝諱陀，主統理神王。天中人壽六百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七萬七千六百萬歲，前因都忘，心識即居此天。此天不使都忘，故應用即有，不為即无，若有若无，即昇禁上天也。”成玄英注曰：“此天不使兼忘，若令空有都无，即失真中之應。以其空中有真，真中有應，生成萬象，皆出於空；萬法在心，亦无形相，應用則有，有即非无。將令學者觀心若有若无，即生禁上天也。”青元真人注曰：“異號非想，應北方，宿次觜。天人心識兩忘，炁觀漸妙，乃昇此天。”又：“四字，天帝魔王之內文。金書祕于天之靈幽官。”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統理魔王。”《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靈薰慧光天，炁白，係觜宿。”

［四］“太素秀樂禁上天，帝龍羅覺長”：《音義》本無“太素”二字。《直音》本：“秀樂，下音洛。”按：《音義》本“太素”二字未引。嚴東注曰：“北第四，屬明梵括大招天，帝位陰洞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黃，炁係西方畢宿，帝諱隗，主領錄魔王。天中人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五百九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炁觀轉妙，結習都忘，若洞入自然，即昇居種民天也。以上四天謂之无色界。《太真科》曰：无色界中，人身微妙，无復形色。或復形長數百丈而人不見，唯真人能見之。以其无形可見，故云无色。但三界之人，生死之根未斷，陰陽之炁猶存，故有壽盡之數，或昇入上境，或下生人中，隨功厚薄，輪轉无窮，得道乃已也。”成玄英注曰：“此四天是无色界天，修學之者，若至此天，更能進修，即生四種民天也。”张万福音義：“秀樂，音洛。”青元真人注曰：“異號非非想，應北方，宿次畢。天人結習漸忘，炁觀轉妙，乃昇此天。”又：“龍羅，天王內諱。覺長，帝之隱文。四字金書祕于天之化靈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領錄魔王。”《符圖》本注引《正音》云：“陽威耀清天，炁黃，係畢宿。”《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所起》云：“三者無色界天，其中人壽命億劫歲。若人一生之中不

惡口兩舌，妄言綺語，當來過往，得居此天。其中善男子、善女人，功行滿足，堪上四天者，王母迎之，登上四天。”

［五］“太虛无上常融天，帝捻監鬼神”：《音義》本無“太虛”二字。“常融天”，浙敦附二號作“帝融天”，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常容天”。“捻”，《中華》本《敦度人》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三洞珠囊》引作“總”，下文同，不再出校。《直音》本：“總監，下音鑑。”《音義》本：“總監，音鑒。”按：《音義》本“太虛”二字未引。“帝融天”之“帝”當為“常”之誤。“容”、“融”同紐音近。嚴東注曰：“北第五，屬阿尼姤天，帝位陰靈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綠，炁係西方易宿，帝諱極，主校學者之功。天中人壽二千四百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九十一萬四百萬歲，初出三界，清淨无染，喜樂无為也。”青元真人注曰：“異號不動，其色綠，應北方，宿次昴。天人初出三界，結習頓忘，尚喜元為，漸入神觀，乃昇此天。”又：“乃天帝君之都諱、乃攝魔之内音。四字金書祕于天之萬福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校學者之功。”《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攝靈真天，炁綠，係昴宿。”《旁通圖》云：“太虛無上常融至太極平育賈奕四天為種民。”

［六］“太釋玉隆騰勝天，帝眇眇行元”：“元”，《中華》本《敦度人》錄作“无”。“太”，浙敦附二號作“大”。“騰”，斯六三號作“滕”。“玉隆騰勝”，浙敦附二號作“騰勝玉隆”。《音義》本無“太釋”二字。《音義》本：“行元，下孟切。”按：《中華》本《敦度人》“无”為“元”之訛。“大”與“太”同源，古常相通。“騰”、“滕”同音，“騰勝玉隆”當為“玉隆騰勝”之倒文。嚴東注曰：“北第六，屬須達天，帝位陰魂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青，炁係西方胃宿，帝諱浮黎，主召集仙聖。天中人壽四千八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萬八百萬歲。”青元真人注曰：“異號大不動天，

其色青，應北方，宿次胃。天人喜習頓除，神觀轉妙，乃昇此天。”又：“四字乃帝君之隱號。金書祕于天之白蓋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召集仙聖。”《符圖》本注引《正音》云：“空微道明天，炁青，係胃宿。”

［七］“龍變梵度天，帝運上玄玄”：嚴東注曰：“北第七，屬元梵須帶太昏天，帝位陰結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赤，炁係西方婁宿。帝諱惡奕，主進仙成聖。天中人壽九千六百六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四萬一千六百萬歲，隨炁升降，无復結習。”《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掬靈妙光天，炁赤，係婁宿。”青元真人注曰：“異號上妙天，其色赤，應北方，宿次婁。天人清淨无染，證不空果，乃昇此天。”又：“運上，天王之內文。玄玄，玉真之總音。四字金書祕于天之靈寶宮。此天別有宮闕，號曰延真。釋氏見性成佛、頓悟大乘、洞入最上乘者，乃居其中，時遊三界諸天，教諸天人菩薩，脩諸梵行。”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進仙成聖。”

［八］“太極平育賈弈天，帝大擇法門”：《音義》本無“太極”二字。“弈”，《无上秘要》卷一六引、《今註今譯》本作“奕”。按：《音義》本未引“太極”二字。“弈”、“奕”同音通用。嚴東注曰：“北第八，屬釋譚自然天，帝位陰極之炁。”李少微注曰：“此天色蒼，炁係西方奎宿，帝諱精上，主度學者之身。天中人壽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萬歲。以上四天為四民天，亦謂之種民天。一云此四天人出二炁之外，无年壽之限，喜樂清淨也。《本際經》云：結習已盡，超種民位。謂煩惱為結，學業為習。《太真科》曰：上昇四天，洞入道境，隨炁升降，災所不及。以上三十二炁及係星宿，帝諱主掌，皆見《洞神經》。人壽歲數，根塵染淨，見《龍蹻經》。”青元真人注曰：“異號最上妙，其色蒼，應北方，宿次奎。天人洞入道妙，證元上玄覺，乃昇此天。天人脩習至此，號為究竟昇玄，轉入三境。”又：“天王之總文，四字。金書祕于天之天寶宮。”郭岡鳳參校曰：“別本注云：帝主普度學者之

身。”《符圖》本注引《正音》云：“永玄久生天，炁蒼，係奎宿。”《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所起》云：“太虛無上常融天、太釋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太極平育賈奕天，此四天名種民天，即三界之上，三災所不及。四種民天上有三清境。三清之上即是大羅天，元始天尊居其中，施化敷教。”

【錄文】

卅二天，卅二帝[一]。
諸天隱諱，諸天隱名[二]。
天中空洞，自然靈章[三]。
諸天隱韻，天中之音[四]；
天中之尊，天中之神[五]；
天中大魔，天中之靈[六]。
九和十合，變化上清[七]；
无量之奧，深不可詳[八]。
敷落神真，普度天人[九]。

【校記】

[一]“卅二天，卅二帝”：“卅二”，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三十二”，下文同，不出校。按：敦煌本或作“卅二”，或作“三十二”，《道藏》本習作“三十二”。嚴東注曰：“四八三十二天也，內名隱諱，皆多相類，梵語難解，別有訣解。凡有三十二天，各有一帝，合為三十二帝。”青元真人注曰：“天尊所說諸天諸帝，皆是空洞之炁，自然結成。”

[二]“諸天隱諱，諸天隱名”：嚴東注曰：“經中所說並是諸天

內名隱諱者也。”薛幽棲注曰：“此四方之天，即東方九炁青天，南方三炁丹天，西方七炁素天，北方五炁玄天。一方八天，四八三十二天也。在三景之上，九宮之下。四極之方與四維上下通為十方。其天名、帝號既稱隱諱、隱名，不可注釋。”李少微注曰：“隱諱，帝諱。隱名，天名也。”青元真人注曰：“隱文，帝魔神靈尊之祕，神靈憑之而變化，遊空飛行於上清，乃九和十合之歌音，非文辭之比也。”

［三］“天中空洞，自然靈章”：嚴東注曰：“空，玄也。洞，虛也。靈章，玉字也。玄虛之中有自然玉字，故云靈章也。”薛幽棲注曰：“言此經是太極空洞之真詞，虛元自然之靈奧者也。”李少微注曰：“空洞靈章即八會靈書，自然玉字也。本其所出，皆結空洞之炁，自然成章，非世上言詞，是諸天音韻也。”成玄英注曰：“空洞者，謂諸天太空虛无之中也。靈者，即八會靈文、自然玉字是也。章者，言詞合會，蔭映成文，謂之為章。八會者，八方之炁也。自然者，明此靈章之本迹，皆結空洞之中八方真妙之炁，靈風皷奏，自然成此言章，非因造作而成，故曰自然靈章也。”

［四］“諸天隱韻，天中之音”：嚴東注曰：“韻，調也。音，章也。諸天各有八字之章，隱其調韻，文旨玄奧，難可尋詳，故曰隱韻也。”薛幽棲注曰：“亦是諸天隱微之韻，十方幽祕之音也。”成玄英注曰：“音，蔭也。單出為聲，五聲相蔭而成文，謂之音。《禮記·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

［五］“天中之尊，天中之神”：嚴東注曰：“天中亦有至尊，又有大神也。”薛幽棲注曰：“尊者即三十二天之帝尊，神者即十方飛天之神王也。”

［六］“天中大魔，天中之靈”：嚴東注曰：“大魔者，即三界魔王也，靈即司命、司錄，監度諸靈官也。”薛幽棲注曰：“此明諸天神靈、大魔皆是舉度之主，錄籍之司。”李少微注曰：“大魔是三界魔王也，靈是五帝靈章也。”

［七］“九和十合，變化上清”：浙敦附二號衍一“變”字。嚴東注曰：“和，解也。合，會也。天王昔在龍漢之中，諸緣並盡，而得過度三界之庭，身入太虛之館，受九仙鍊度而得進大聖之號。赤明開運，元始錫為梵度天王，奕奕而昇靈門，上登玉清之宮也。”薛幽棲注曰：“此明諸天神靈、大魔皆是舉度之主，錄籍之司。若九和十合，共相保舉，立能應時變化，飛登上清也。”李少微注曰：“尊是上聖高尊也，神是飛天神王也，大魔是三界魔王也，靈是五帝靈章也。玉字所出，是尊神魔靈，和九炁之精，合十方之音，變化上清之天，流布三十二境。《玉訣》云：五帝靈章、五帝真文、五老同生，統九天之炁也。”成玄英注曰：“此明真文玉字之緣起，皆是諸天上聖之高尊，及飛天大神、三界魔王、五方大帝等，和九炁之精，合十方之音，變化上清天中之妙，流布三十二天，成其靈章之文也。九炁者，九天之炁也。”青元真人注曰：“隱文，帝魔神靈尊之祕，神靈憑之而變化，遊空飛行於上清，乃九和十合之歌音，非文辭之比也。”

［八］“无量之奧，深不可詳”：“无”，《今註今譯》本作“無”。嚴東注曰：“奧，隱也。詳，審也。无量之文，其義隱奧，難可詳審也。”薛幽棲注曰：“此經既能變凡入聖，鍊麤人妙，乃出離五濁，飛步三清，則幽奧難詳，忘言理絕。”

［九］“敷落神真，普度天人”：嚴東注曰：“敷，布也。落，置也。元始隨運度人，布置神真，以立三十二天，安鎮五嶽，普度天人也。”薛幽棲注曰：“敷，張也。落，廓也。敷張開設之貌，廓落廣大之旨，言此經神真仙化，敷張廓落，人間天上，普度无窮。”成玄英注曰：“言天尊布落玉策真文，普度天人神鬼也。”青元真人注曰：“敷者，布也。落者，置也，皆元始開化而述布置於諸天，使執持天炁以度天人也。”

【錄文】

今日欣慶受度，歷閞諸天[一]；
請滅三惡，斬絕地根[二]。
飛度五戶，名列太玄[三]；
魔王監舉，无拘天門[四]。

【校記】

[一]“今日欣慶受度，歷閞諸天”：“歷閞”，斯六三號同，《中華》本《敦度人》作“歷開”，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歷關”。《音義》本：“今日欣慶受度，句。”按：“閞”同“關”，“開”當為“閞”字之誤。张万福音義指出“今日欣慶受度”當讀斷。嚴東注曰：“道君昔於始青天中寶珠之內受十部妙經。元始爾時引十方大聖，飛天神王、无鞅之衆，俱入寶珠之中，說經都竟，衆真監度以授道君。當爾之時，喜慶難言，三十二天，普遍關盟。十方國土並皆受度，惡對罪根，一時開赦也。”薛幽棲注曰：“既沐神真監舉，則永賴昇度之恩。上關三十二天，下告九幽之府，此時欣慶，何可勝言也。”青元真人注曰：“夫人作諸不善，則魂怒而神靈去體，知其同入惡道故也。若作一切善，則魂喜而百靈集，知其同證道故也。脩學之士，一旦成真受度，則百骸衆神，欣然而相慶也。今日者，謂成道之日也。”

[二]“請滅三惡，斬絕地根”：嚴東注曰：“三惡，三徒也。第一色慾，第二愛慾，第三貪慾，為三惡門也。地根，地獄也。請滅三惡之道，斬絕地獄之根也。”青元真人注曰：“人之求仙，須得惡根斬絕，罪垢消泯，使身器清淨，乃得仙度。故天尊言今日欣慶受度，則必歷關于諸天，親謁大帝，請滅三途之惡難，斷絕地司之罪

根。”

［三］“飛度五戶，名列太玄”：嚴東注曰：“五戶，五道門也。前章已說，今重再解。一色累苦心，二愛累苦神，三貪累苦形，四華競苦精，五身累苦魂。出門由戶，故云戶耳。太玄，太玄都也。人稟自然，陰陽淳和，无慾不履三惡、五慾，飛度五苦之門，徑昇玄都之宮也。”薛幽棲注曰：“五戶者，五道之門戶。五道者，以前三惡加以故炁、人道，共為五道。既斬絕三惡之趨，復超五道之門，則酆都落鬼錄之名，太玄剋仙籍之簡。太玄即玄中九宮、上清之境。”青元真人注曰：“不歷五苦，紀名字於太玄都司，注定仙籍。”

［四］“魔王監舉，无拘天門”：“无”，《今註今譯》本作“無”。“拘”，斯六三號、《今註今譯》本作“拘”。“監舉”，《直音》本：“上音緘。”按：“无”、“無”各版本的使用很複雜。“拘”為“拘”之俗。“監”讀若“緘”。嚴東注曰：“拘，礙也。人得魔王保舉，徑昇三清，得經天門，无所拘礙，逍遙上清也。”李少微注曰：“天尊賜昇天之券，魔王保舉而奉之，所到天門，无敢拘礙執問也。《洞神經昇天券》出人皇，文中第六十八字，以青素書帶身。道士臨昇天之日，五嶽不得此券，則拘入魂魄，不使同昇；江河淮海不得此券，則留人血液，不使同昇；地官不得此券，則拘人之形，不使昇度；天官不得此券，則拘閉天門，不使昇進。天門吏士訶禁求券得券，即前入太一紫府，見大道君，然後一切諸神不敢拘制也。”青元真人注曰：“於是諸天魔王監真保舉，更无拘滯於天門。”

【錄文】

東斗主竿，西斗記名[一]；
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二]；
中斗大魁，捻監衆靈[三]。
青帝護魂，白帝侍魄；

赤帝養炁，黑帝通血[四]；
黄帝中主，万神无越[五]。

【校記】

[一]“東斗主竺，西斗記名”：“竺”，斯六三號、《中華》本《敦度人》同，《註解》本作“算”，浙敦附二號、《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筭”。按：“算”用同“筭”，“竺”為“算”、“筭”之俗。嚴東注曰：“東華天中有散華之臺，四斗真人治在其中，主錄筭生死功德。有功者，西斗記其名也。”薛幽棲注曰：“東斗者，即斗之第一星，主增筭壽。西斗者，即斗之第二星，主記錄其功名也。”青元真人注曰：“東斗九星，斗中生氣，故主生筭。西斗五星，斗中成形，故主記名。”

[二]“北斗落死，南斗上生”：嚴東注曰：“南北二斗，主人生死。有善功者，三官列言南斗，即度三界之難，拔九幽之苦，宣告魔王，不使破敗人之行惡。三官即列言北斗，即告下魔王，魔王即收人魂付九幽之役，萬劫无期，長淪惡緣。當爾之時，无善无應，北斗除死籍，南斗上生名。”薛幽棲注曰：“北斗者，即斗之第六星，主落其死籍。南斗者，即斗之第五星，主上其生錄也。”青元真人注曰：“北斗七星，斗中司命，故主落死。南斗六星，斗中司禁，故主上生。”

[三]“中斗大魁，捴監衆靈”：“捴”，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總”。《正統道藏》本《道要靈祇神鬼品經·總序靈祇》引《靈寶无量度人經》云：“中斗大魁，總監衆靈，勑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地戶五苦八難。”按：敦煌本習作“捴”，《道藏》諸本作“總”。嚴東注曰：“魁，大也。靈，神也。斗中有靈童，字郁馥，常運育輪於太元，

回十轉以召真，總統十方天關。十轉，十方大聖上朝玉宮，萬神高真衆靈同到，則郁馥唱焉。”薛幽棲注曰：“魁，首也。中斗者，斗之第七星，為四斗之首，總統一身衆靈。此五方之斗是北斗五星，以主五方，既是斗星，故言云東斗、西斗，非方方各有斗也。”李少微注曰：“此明五方斗宿，各受元始職司，東方七宿主人壽筭，西方七宿記人罪名，北方七宿落人死籍，南方七宿上人生契，中方即今人所謂北斗也。《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以察妖祥。又張衡《靈憲》曰：一居中央，故知是斗。斗，中極也。以神州之人居極之南，自北而視，故謂北斗，北極也。論之寔同。王命布於四方，則天心於是乎見矣。言中斗為炁之大帥，總監一切神靈、生死罪福也。”《疏》曰：《真一口訣》云：斗中自有五斗，陽明為東斗，陰精為西斗，丹元為南斗，北極為北斗，天關一星為中斗，恐非此也。今解東斗即是東方七宿，角、亢等少陽之職，主人生之筭，今人上功名也。西斗即西方七宿，奎、婁等太陰之職，主記人善名也。北斗即北方七宿，斗、牛等太陰之職，又主死，故削落死名。南斗即南方七宿，井、鬼等太陽之職，又主生，故上生錄也。中斗即魁、魁等七宿，所謂中斗而總監四斗，一切衆靈生死罪福之事也。”青元真人注曰：“中斗五星，斗中大魁，故總監百骸衆靈也。夫人之脩學，必得五斗標名，然後降神守護，乃得成道，此天尊救攝，以保學人也。斗中之極，各有一帝。五帝在天，則總御三界，制主萬神，不使過越分度。”《雲笈七籤》卷二一《三界寶籙》云：“今依《度人經》說：‘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衆靈。’此名一天五斗魁主，即明中斗已北而有北斗也。”

［四］“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炁，黑帝通血”：嚴東注曰：“青帝君姓閻，諱開明，字靈威仰，常主人魂。白帝君姓上金，諱昌開，字耀魄寶，常主人魄。赤帝君姓洞浮，諱極炎，字赤熛怒，主洞陽之炁，在於心府。黑帝君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

主於血氣，統於腎。上清真人云：青帝君姓常，諱精明。白帝君姓混，名蓐收。赤帝君姓炎，諱洞丹。黑帝君姓玄，諱明萌。”薛幽棲注曰：“青帝位東，主木，管肝，魂藏於肝，故曰護魂。白帝位西，主金，管肺，魄藏於肺，故曰侍魄。赤帝位南，主火，管氣，氣從火生，故曰養氣。黑帝位北，主水，管血，血歸於水，故云通血也。”青元真人注曰：“若降炁在人身中，則往返三田，調御五炁，故青帝治肝而護魂，白帝治肺而侍魄，赤帝治心而養氣，黑帝治腎而通血。”《符圖》本注“青帝護魂”曰：“護得道者三魂，使其通靈澄徹。”又：青帝姓閻，“諱開明，字靈威仰”。注“白帝侍魄”曰：“侍得道者七魄，使無散亂，閉絕鬼道。”又：白帝上金，“諱昌開，字耀伯寶”。《符圖》本注“赤帝養炁”曰：“赤帝主火，能生養元炁。黃帝曰壯火食炁，少火生炁，炁得溫而後養。”又：赤帝姓洞浮，“諱極炎，字赤熛弩”。《符圖》本注“黑帝通血”曰：“護育得道之人，使血脉通利，榮盛一身，无有窒礙。黑帝，太元水帝也。水在人身而為血。”又曰：黑帝姓黑節，“諱靈會，字隱候局。”

［五］“黃帝中主，万神无越”：“万”，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按：敦煌本習作“万”，《道藏》本作“萬”。嚴東注曰：“黃帝君姓通班，諱元成，字含樞紐，主土氣，鎮於脾。上清真人云：姓麻，諱忠慎。”薛幽棲注曰：“黃笳天中金華之山，山上有五帝之宮。五帝神王治宮中，常生五色之雲，日月俠乎左右，飛仙翼其軒。五帝在天，主領飛仙。在地鎮於五嶽，主領鬼神。在人主五藏，主領五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氣，腎藏血，脾處中宮，主於肌肉，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神有所歸，故云無越。錯三合以成其德也。”李少微注曰：“此明五老帝君各受赤書符命，在天，則是主領五方神仙；在地，則主領五嶽神鬼；在人，則主領五藏精神。各有所主，故无

錯越，告命次第，具在真文也。”青元真人注曰：“黄帝中主於黄堂，制御百骸，萬神不使錯越也。且炁清而上者曰天陽，炁之濁而下者曰地陰，其中曰靈陰。陽之道，上中下三分，其用則一。五方五臟各傳一炁，交合為一，凝而成真，號曰靈寶。故云五神安静，則萬炁流通；三田升降，則神靈純一。神靈純一則與道合真，長生不死。此皆顯明靈寶為學人調神護道之事。”《符圖》本注“黄帝中主”曰：“營衛中府，拘制萬神，不令錯越。若近取一身，則肝藏魂，肺藏魄。絳宫丹田二炁交媾，則赤炁下降，玄泉上升。心藏血，腎藏精，二炁返復，交相生養。黄庭之中，神意所在也。”又：黄帝姓通班，“諱元成，字含樞紐”。

【錄文】

青天魔王，巴元醜伯[一]；
赤天魔王，負天擔石[二]；
白天魔王，反山六目[三]；
黑天魔王，監醜朗馥[四]；
黄天魔王，横天擔力[五]。
五帝大魔，万神之宗[六]。
飛行鼓從，捻領鬼兵[七]。
麾幢鼓節，遊觀太空[八]。
自号赫弈，諸天齊功[九]。

【校記】

［一］“青天魔王，巴元醜伯”：嚴東注曰：“青天魔王姓斌，諱齒成巴。青天魔王與元始同生，統御九天。醜伯亦三界之魔王也，主領三界之中。學人識其音則享福，不識其音則被殃。若得魔王保舉者，身入三清也。”薛幽棲注曰：“事連青帝，上四言位號，中二

言諱，下二言字。其餘並同此義也。”青元真人注曰：“青天魔王，青面朱髮，總統九醜，遊空飛行，是名巴元醜伯，皆其隱諱也。若降炁人身，耗人肝氣，使人喜慍不常。”

［二］“赤天魔王，負天擔石”：《音義》本：“擔石，多甘切。”嚴東注曰：“赤天魔王姓弗，諱由肅，勢能揭天，力能傾山，飛空三界中，遏人功德，制伏衆魔也。”薛幽棲注曰：“事連赤帝。”青元真人注曰：“赤天魔王負荷元炁，撐主天地，力可摧山，是名負天擔石。耗人心氣，令人強暴。”

［三］“白天魔王，反山六目”：“反”，《符圖》本作“返”。按：“反”、“返”古今字。嚴東注曰：“白天魔王姓赤，諱張市，一頭六目，能破山反石，總統六天鬼神，斷人生生之路也。”薛幽棲注曰：“事連白帝。”青元真人注曰：“白天魔王一首六目，力破山嶽，遊行三界，遏人善功，是名反山六目，耗人肺氣，令人食恣。”

［四］“黑天魔王，監醜朗馥”：“朗馥”，《直音》本：“下音伏。”按：“馥”，《廣韻》奉紐屋韻入聲字，《廣韻》奉紐宥韻去聲字，本不同音，《直音》本以“伏”注“馥”音，已入派三聲。嚴東注曰：“黑天魔王姓徐，諱直事。為性凶醜而好殺害也。”薛幽棲注曰：“事連黑帝。”青元真人注曰：“黑天魔王形質獰惡，監領小醜，性好殺伐，是名監醜朗馥。耗人腎氣，令人好殺。”

［五］“黃天魔王，橫天擔力”：嚴東注曰：“黃天魔王姓天門，諱波狂大魔王。身衣玄文之衣，頭戴橫天之冠，腰佩龍頭之劍。常乘羽輪之車，飛行雲中。常作謠歌，有三千言，亂敗後學。太上故書其曲在《消魔寶經》也。”薛幽棲注曰：“事連黃帝。其位號、名字並同青帝，主保護學人，驅除魔試者也。”李少微注曰：“次明魔鬼亂人，受命誅戮。宗君曰：天魔身者，皆是前生持戒布施，勇猛精進，不免嫉妒勝己，故斯報也。”青元真人注曰：“黃天魔王常乘羽車，飛行三界，橫行天地，舉唱謠歌，惱亂學人，是名橫天擔力。耗人脾氣，令人灾病。”

［六］“五帝大魔，万神之宗”：“万”，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按：敦煌本習作“万”，《道藏》本作“萬”。嚴東注曰：“青帝魔王姓迫落，諱萬刑；赤帝魔王姓赭，諱上栢；白帝魔王姓鄧，諱吁兒；黑帝魔王姓梟，諱公孫；黄帝魔王姓宛躬，諱產生。各領官屬三萬八千人，與六天同生也。主領三界，功等諸天，為鬼神之宗也。”薛幽棲注曰：“此五方天帝、五天大魔並統領五天、五方一切神祇，故云宗也。”青元真人注曰：“此五帝大魔，即天王也。現魔王相，魔試學人，人若識之，與彼俱化，其魔各現帝相，昇度爾身。”

［七］“飛行鼓從，捻領鬼兵”：“捻”，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作“總”。《直音》本：“鼓從，下去聲。”《音義》本：“鼓從，詞用切。”嚴東注曰：“導從鬼神。”成玄英注曰：“此明五帝大魔常部領鬼兵飛行大虚之中，以音聲鼓吹之從，故云飛行鼓從也。”薛幽棲注曰：“飛天靈魔乘虚駕浮，前導後從，統押鬼兵。”青元真人注曰：“今以天尊開化度人攝之故，於是飛行鼓從，總領其下所轄魔兵。”

［八］“麾幢鼓節，遊觀太空”：《直音》本：“麾，音揮。”《直音》本：“遊觀，下音貫。”《音義》本：“遊觀，音貫。”按：“麾”曉紐支韻平聲，“揮”曉紐微韻平聲，讀音相近，支、微通韻。“觀”見紐换韻去聲，“貫”見紐諫韻去聲。嚴東注曰：“導從鬼神，麾幢曲蓋，五色玄黄，飛行雲中，遊看十方，周遊太空也。”薛幽棲注曰：“持幢執節，鳴鼓把麾，出入真境，遊歷太空。”李少微注曰：“《玉清隱書》云：五帝魔王各帶虎頭鞶囊，領官屬三萬八千人，與天同生，常惱亂學人，不欲成道。又自矜與諸天上帝齊其聖功，後因龍漢開圖乃服於元始之化。故《步虚頌》云：魔王敬受事，故能朝諸天也。”成玄英注曰：“夫大聖遊行，皆列威儀服飾，麾者以指

撝為義，注羽毛於竿首，狀似旌旗之類也。王者執之以誓，衆誓者宣勑約之詞，如今之人君處分事是也。幢者，旗纛之類也；鼓節者，擊鼓流吹以為音樂節奏也。此明五天魔王各自部領萬衆，建立麾幢鼓節，遊觀太虛之中，騎從駢闐，恣意所欲。”青元真人注曰：“今以天尊開化度人攝之故，於是飛行鼓從，總領其下所轄魔兵。”

［九］“自号赫弈，諸天齊功”：“号”，斯六三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中華》本《敦度人》、《今註今譯》本作“號”。“弈”，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奕”。嚴東注曰：“導從赫奕，威儀具足，諸天敵勢，故曰齊功。”薛幽棲注曰：“既前導後從，即麾幢鼓節，故自號赫奕也。復舉學度者，以制攝精魔，故與諸天齊功也。赫奕者，貴盛貌也。”成玄英注曰：“既能備此威儀，又自稱為赫奕，侍以尊貴。”青元真人注曰：“自行號令，威靈赫奕，與諸天等倫，代天尊開化，遊行乾坤，掃蕩諸魔，昇度學人也。”

【錄文】

上天度人，嚴攝北酆[一]；
神公受命，普掃不祥[二]。
八威吐毒，猛馬四張[三]；
天丁前駈，大師杖幡[四]。
擲火万里，流鈴八衝[五]；
敢有干試，巨遏上真[六]。
金鉞前戮，巨天後刑[七]；
屠割鬼爽，風火无停[八]。
千千截首，万万剪形[九]；
魔无干犯，鬼无妖精[一〇]。

三官北酆，明檢鬼營[一一]；
不得容隱，金馬驛呈[一二]。
普告无窮，万神咸聽[一三]；
三界五帝，列言上清[一四]。

【校記】

[一]“上天度人，嚴攝北酆”：嚴東注曰：“魔王在三界統乘玄都，常檢校北酆鬼府宿對死魂。以上言玄都保應得度者。”李少微注曰：“天尊在始青天度人時，乃攝召北帝，使宣告魔王斬馘鬼神，勿行災害，每劫度人，法令如此。”青元真人注曰：“以度人故，嚴行檢攝三界邪魔也。且北都羅酆有六天洞宮，一宮各有一大魔王，司之部屬甚多，不可數窮，耗人為事，忤惱學人，皆所致之。故天尊攝之，以保學人也。”

[二]“神公受命，普掃不祥”：“祥”，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祥”。按：“祥”為“祥”的俗字。嚴東注曰：“神公者，大羅天丞相也，字廓奕，在始陽之臺，主品人神得度大千世界，昇无量之堂。不祥，不善也。爾時，受天尊符命，掃蕩萬魔之精、不善之鬼，拔三官之府，度更生之賓，定命籍於朱宮，削死根於九祖，受景福於真人，披幽夜於萬劫，受更生於神公也。”薛幽棲注曰：“神公，即大羅之神公也。受命，即降五帝大魔之命也，使防衛學者，掃除不祥也。”青元真人注曰：“神公者，玉清丞相，受天尊勑，宣布號令，揮斥不祥。”

[三]“八威吐毒，猛馬四張”：嚴東注曰：“八威者，龍麟、虎豹、師子、丹蛇、天馬猛獸，吐毒四張也。”薛幽棲注曰：“八威者，八威之神龍也。猛馬者，即天靈之陸馬也。神龍吐毒以攝袄氛，陸馬奔張以逐邪魅也。”青元真人注曰：“八威者，巨虬、獅

子、毒龍、猛虎、玄豹、丹蛇、麒麟、巨獬，吐毒而收邪，天馬四布。”

［四］“天丁前駈，大師杖幡”：“駈”，斯六三號、浙敦附二號同。“大師”，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大帥”。“幡”，《今註今譯》本作“旛”。按：“駈”同“驅”。“大師”敦煌本同，《道藏》本作“大帥”。“幡”同“旛”。嚴東注曰：“天丁，五丁力士也。大帥，都督殺伐將軍也。導從天兵節蓋，仗旛威儀，侍從左右前後，誅除不祥，翦滅鬼祆也。”薛幽棲注曰：“天丁即天鄒甲卒也，故導前以驅除。大帥，即大魔鬼帥，故仗旛以辟斥也。”青元真人注曰：“天丁前驅而稟命，大帥仗幡而領行。”

［五］“擲火万里，流鈴八衝”：“万”，《今註今譯》本作“萬”。“衝”，原作“衡”，今據斯六三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改。按：“万”同“萬”。“衡”為“衝”之誤。嚴東注曰：“左右流金火鈴，一擲萬里，流光煥爛，交錯八衝，充滿空虛之中，消魔滅鬼也。”薛幽棲注曰：“擲火流鈴者，流金火鈴也。擲之有聲，聞乎太極，光振千里，故徹萬里以交煥，達八方以衝擊，則真人常持之以制御魔精。”李少微注曰：“《洞真經》曰：火鈴有光而无質，一擲萬里也。”青元真人注曰：“烈火一擲則飛揚萬里，流鈴一震則交錯八衝。”

［六］“敢有干試，巨遏上真”：“巨”，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拒”。按：“巨”通“拒”。義爲抗拒，抵拒。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陳軫章》：“儀且以韓、秦之兵東巨齊、宋。”嚴東注曰：“萬魔藏形，百鬼豈敢當拒。巨者，拒也。”薛幽棲注曰：“謂不遏上真也。持此經者則為上真也。”李少微注曰：

"若有鬼神敢行干觸，自縱凶害，塞我上真，則使彼天丁前誅後斬也。"青元真人注曰："敢有干試，拒遏上帝真命。"伯二四四六號首殘，起"有"字，訖尾題。

［七］"金鉞前戮，巨天後刑"："刑"，伯二四四六號作"形"。按："刑"、"形"同音通假。"形"通"刑"，指刑罰，如《荀子·成相》："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唐楊倞注："或曰：形，當作'刑'。"嚴東注曰："鉞者，似斧也。巨天者，力士也。則金鉞於前而斧戮，巨天於後以刀刑。金者，亦鐵之總名。或云以金飾鉞，故云金鉞也。又云天丁力士前誅後斬，除滅鬼精者也。"青元真人注曰："則天丁執金鐵而前戮，力士持巨天之斧而後刑。"

［八］"屠割鬼爽，風火无停"：嚴東注曰："屠割，破裂也。爽，魂也。風火者，風刀火山也。破裂鬼魂於風刀火山也。"薛幽棲注曰："屠鬼之爽，割魔之精，其急如風，其速如火，故云風火無停。"又曰："用此威刑，翦除鬼賊。"青元真人注曰："屠割鬼爽，如風而不停。"

［九］"千千截首，万万剪形"："万"，《今註今譯》本作"萬"。"剪"，《今註今譯》本作"翦"。按："剪"、"翦"同音義近。嚴東注曰："首，頭也。形，身也。言其有罪鬼魂千千萬萬，斬其頭首，解剔身形也。"薛幽棲注曰："千千萬萬，言其多也，非即定數。或斬其首，或解其形。以爾者，夫有真則有邪，有善即有惡，故邪能遏真，惡能喪善也。"青元真人注曰："以嚴速，故重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

［一〇］"魔无干犯，鬼无妖精"："无"，《今註今譯》本作"無"。"妖"，六十一卷本之卷一、《註解》本、《今註今譯》本作"祆"。按："无"同"無"。"妖"同"祆"。嚴東注曰："百魔伏形，萬妖喪精，既屠精割爽，復截首剪形，則何有能干，豈敢更犯也。"薛幽棲注曰："用此威刑，翦除鬼賊，所以百魔伏匿，羣妖喪精也。"青元真人注曰："魔無干犯而擾正，鬼無妖沴而為精。"

[一一]“三官北酆，明檢鬼營”：“明”，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同，《正統道藏》諸本、《今註今譯》本作“明”。按：“明”同“明”。嚴東注曰：“三官，天、地、水三官也。北酆，北部刺姦也，酆都九府之中有九部刺姦也。又有九都使者，本是龍漢後一劫、九炁各生一獸，以害惡民。其劫既開，九獸改號，為九醜之鬼。北帝上真在酆都之上，立九醜以輔三官，數極九九八十一萬，度天炁，交九醜，轉號為九都使者，常檢校三官九府之中。善惡之魂，不得隱匿也。”薛幽棲注曰：“三官即六宮之三官也，六宮在北酆之上。三官統萬鬼羣，故令檢守營域，不得干犯學仙者也。”青元真人注曰：“三官府署，北都洞宮，各明檢鬼營，不容隱停。”

[一二]“不得容隱，金馬驛呈”：“驛呈”，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符圖》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通義》本、《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作“驛程”。按：“呈”、“程”同音，然據文義，此處當用如動詞，故應以“呈”為是。嚴東注曰：“金馬，金龍也。檢校善惡，驛馬飛馳以呈其事也。”薛幽棲注曰：“有所容其隱匿，即金馬驛來呈奏。金馬者，言堅勁如金剛之馬也，故言金馬驛呈。”李少微注曰：“懼其威武，明檢鬼營，若有逃藏，不敢容隱，每驛龍關奏，急赴前呈者，如世間驛馬有呈限也。”青元真人注曰：“金龍驛遞而傳行。”

[一三]“普告无窮，万神咸聽”：“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音義》本：“咸聽，音汀。”按：“万”同“萬”。“聽”讀若“汀”。嚴東注曰：“普告天上地下一切神靈，咸使聽伏。”薛幽棲注曰：“天上天下，无幽无冥，有告遐邇，莫不咸聽也。”青元真人注曰：“普告無窮世界，三界萬神，咸使聞知。”

[一四]“三界五帝，列言上清”：嚴東注曰：“神公受命之時，普告三界五帝神王一切神靈，解遣地獄之中惡對死魂，並列言上清也。”薛幽棲注曰：“三界，即三界之魔王。五帝，即五帝，與大魔

並列，言舉功保度學者，上登上清之闕，朝奏太上之前也。”李少微注曰：“神公耿介，普告无窮，五帝萬神，咸來聽命，魔軍已喪，列奏上清。”成玄英注曰：“三界者，此前色欲等天之界也。”青元真人注曰：“如是掃蕩既畢，然後三界諸神、五方五帝言功於上清。此皆天尊制教，為學人掃魔衛體之事。人若內境融寂，神靈咸布，入大定相，則萬邪不干，魔試消滅矣。”

【錄文】

元洞玉曆[一]，龍漢延康[二]；
眇眇億劫，混沌之中[三]。
上无復色，下无復淵[四]；
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五]。
天上天下，无幽无冥；
无形无影，无極无窮[六]。
溟涬大梵，遼廓无光[七]；
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八]。
元始安鎮，敷落五篇[九]；
赤書玉字，八威龍文[一〇]。
保制劫運，使天長存[一一]；
梵炁弥羅，万範開張[一二]。
元綱流演，卅二天[一三]；
輪轉无色，周迴十方[一四]。
旋斗歷其[一五]，迴度五常[一六]；
三十五分，捻炁上元[一七]。
八景冥合，炁入玄玄[一八]。

【校記】

[一]“元洞玉曆”：嚴東注曰：“元，元始也。洞，通也。玉

者，玉字也。曆，記也。元始結自然之精，以成八角垂芒之文，玄洞虛空，光照四方，二儀分判，日月星宿於是列明。衆聖所珍，號為玉曆，記天地之劫運，推曆度數。真人書記其事，撰集成經，故曰玉曆也。”李少微注曰：“元洞者，元始天尊結元洞正真之炁為玉曆，以紀功行，注其九品仙階。自九品仙階而遷九真，至于九聖，方出三界之外，逍遙上清，即與道合真，永无淪墜矣。”成玄英注曰：“元者，根元本始也。洞者，虛无空洞也。玉是寶中之貴，曆者以曆述為名。此明元始天尊將此真文紀錄前代經曆，劫劫運終之大數，以其真文可貴，曆數可憑，寶而存之，謂之玉曆。”青元真人注曰：“元洞者，元始大洞之祖炁也。玉曆者，大洞啓運，紀述天真功績陞降，及劫運度數之事也。”

［二］“龍漢延康”：嚴東注曰：“龍，神也。漢，大也。玉字始見，出法度人，示以神奇，因名為之大福堂國長樂之舍。蕩蕩大化，號曰龍漢也。延，長也。康，安寧也。龍漢運訖，天書玉字隱其精光，日月滅景，天地冥然，无所分別，長寧久遠，故號延康也。”薛幽棲注曰：“元洞玉曆，即天上空洞曆紀之名。龍漢、延康，即杳杳冥冥億劫之號。延康之劫，在龍漢之前，此並過去二劫也。”李少微注曰：“此章論劫運成壞也。《龜山玄錄》曰：元洞上皇，炁也。天尊結元洞之炁，為玉曆之書，其曆以龍漢劫為初劫，開圖曰赤明劫，終曰延康劫，循環无窮，終而復始。延，長也。康，安也。劫終之後，三界空壞，萬物精爽，長安在太虛，故曰延康為壞劫之稱，赤明是開圖之名。二者交周，是謂大劫，故終際皆號延康。中間開圖，例曰赤明。其餘開皇、上皇，小劫名也。《靈章》云：龍漢承延康界開號，赤明開光，天地復位。此龍漢後延康、赤明也。”青元真人注曰：“始於龍漢，終於延康，天地生成。”

［三］“眇眇億劫，混沌之中”：“眇眇”，《道教義樞·序》引、《上清靈寶大法》引作“渺渺”。按：“眇眇”同“渺渺”，除上述二書外，諸本皆作“眇眇”。嚴東注曰：“眇眇，高遠也。億，萬萬為

億也。劫者，已解前章元始玉字淪於延康之中，一淪億劫，可謂塵沙之數者也。混，合也。天地無分別，混沌為一也。”薛幽棲注曰：“言此二劫眇邈久遠，莫知紀曆之數，幽幽寥寥，在於溟涬之中。”李少微注曰：“祖劫已來，塵沙莫紀，不可遍舉，略以億劫明言。見億劫數終，皆成混沌，萬物精爽在其中。《龍蹻經》云：三界劫壞，混沌无形，每劫重造，三炁為宗。”青元真人注曰：“幾成幾壞，莫可記憶，故云眇眇。每一劫壞，則天地蕩散，山海消融，物象一空，无復形質，但元洞之炁混然不分，沌然始構者也，故云混沌。”

［四］“上无復色，下无復淵”：“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無”。按：“无”同“無”。嚴東注曰：“色，光青也。淵，深也。積空成青，積河成淵，故天高而青，水深而淵，人精而神，故天有三光以垂明，地有三河以納川，人有三宮以舍神。人得理則天地平寧，仍值延康，天无復色，一時混然也。”薛幽棲注曰：“夫每一劫運終，則三光幽暝，天地世界混沌如初，道歸本源，萬物失一，則上有何色，下有何淵？”李少微注曰：“每至劫終，上盡二十八天，无復光色，下終九壘三十六地，无復泉源也。”青元真人注曰：“當此之時，暗包真一之水，而五行未胚，故上无色象可見，下无淵極能窺。”

［五］“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乘”，浙敦附二號作“垂”。按：“垂”為“乘”字之誤。嚴東注曰：“風澤者，元始梵風之炁也。洞，通也。虛，無也。金，真也。剛，強也。風澤之炁強於真金，故曰剛風。包於九壘，乃載九天，通達虛无，抗舉澄漢之精，高而洞浮，懸而不落。金剛真炁以乘於天，政令空而懸立，地係於金剛炁也。”薛幽棲注曰：“風澤者，道之炁也。金剛者，精之炁也。道炁至柔，則洞洽於虛；精炁至剛，則運成於天。世劫自然，天境常在，但无光耳，故猶呼為天也。”李少微注曰：“風澤，第八壘炁也。風澤之炁，堅剛如金，故曰金剛，亦曰剛風。劫盡之時，

能洞滿空虛，承天不墜。按《九地內音素靈丹經》：地下深億萬里，得潤澤地，其炁黃；又二十億萬里，得色剛澤地，其炁紫；又二十億萬里，得大風澤地，其炁青；又下无窮无極、无邊无際、洞淵綱維地，其炁綠。皆風梵綱維之故。能擎持地輪，懸而不落。九壘各有四皇，合三十六皇，上應三十六天。若學者不知天上內音，則天帝不領兆名；不知地下內音，則土皇不奏兆籍，終閉而不得仙也。”青元真人注曰：“風，木也。澤，水也。上風下水，空洞虛无，隨炁扇潤，而金剛之炁乘載天根，天地之形於斯始見。”《度人大法》云：“道炁下降，乃生九地：一曰潤色，地名元德，其炁上青中黃，元土卿之所治；二曰剛色，地名皇德，其炁通黑，元庭土丞之所治；三曰石脂色澤，地名帝德，其炁通蒼，虎口土龍之所治；四曰潤澤，地名王德，其炁通黃，元心土大將軍之所治；五曰金栗澤，地名人德，其炁通赤，元福土令之所治；六曰金剛鐵澤，地名水德，其炁通白，元骨土長之所治；七曰水制澤，地名里德，其炁通紫，甲土父母之所治；八曰大風澤，地名復德，其炁通青，始賢土宗正之所治；九曰洞淵无色綱維，地名昌德，其炁通綠，軒始土下二千石之所治。謂之九壘。每壘土水火風各一重，上下相次，一地則虛皇主之，又四土皇君，同主宮室輔佐並等降，以法上天。凡三十六土皇，上應九重三十六天之帝也。九壘之下，浩蕩頑宮，裹以風澤。”原旁注曰：“風澤者，元始梵風之炁也，剛於真金，亦名罡風。擎持九壘，乃載諸天，高而洞浮，垂而不落，上接大羅，蓋道之炁。”又：“故經云：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也。夫三洞通化，九炁混生，浮於太元，沖乎四虛，法象之大，唯道能包之。”

［六］“天上天下，无幽无冥；无形无影，无極无窮”：“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無”。按：“无”同“無”。嚴東注曰：“幽，遠也。冥，近也。天上天下，无高无下，无遠无近，不可區別，皆冥然也。形，天地也。影，三光也。極，盡也。窮，終也。天地无形，日月无光，極乎无盡，窮乎

无終。”薛幽棲注曰：“在天之上，无幽无冥，不可測；在天之下，无影无形，不可觀。既在上下，不知其窮，極唯混成，自然而獨立也。”青元真人注曰：“幽冥者，隱顯之謂也。形影者，物象之謂也。窮極者分際之謂也。”

［七］“溟涬大梵，遼廓无光”：“梵，遼廓无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十七字，斯六三號脱。“遼廓”，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符圖》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通義》本、《音義》本、《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寥廓”。“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無”。《直音》本：“溟涬，溟音茗。涬，胡頂切。”《音義》本：“涬，胡頂切。”按：敦煌寫本每行一般十七字，斯六三號正好漏抄了一行。“遼廓”同“寥廓”，聯綿字。“无”同“無”。嚴東注曰：“溟涬，長遠也。大梵，炁也。寥廓，空遠也。元始淪於延康之中，溟涬久遠，寥廓空虚，億劫无光也。”薛幽棲注曰：“大梵者，大道也。言大道之炁玄冥而未分，故云溟涬虚无之境，汗漫而未朗，故云无光也。”李少微注曰：“劫壞之時，其狀如是。言三界之上、四民之下，无有幽深冥遠，空无形影，曠无窮極，唯有大梵之炁，溟涬遼廓，三景无光。”成玄英注曰：“溟涬者，空虚不測之狀也。寥者，夐遠无窮也。廓者，空无邊際也。此明三界之中，无日月之光，唯有大梵之炁，溟涬寥夐，洞滿太空之中，故云寥廓无光也。此上是前劫延康之際，今劫龍漢之初，二儀未有，區分混沌，空流梵炁。”青元真人注曰：“溟涬者，曠蕩之謂也。當其混沌之中，天上天下，塊然无形，孰有隱顯物象分際之別？惟大梵之炁，溟溟涬涬，自成其功；寥兮廓兮，未有光影。及後金風之炁相摩，乃生其火。四象化合，土自生成；博載天地，長養萬物，為造化之主也。五行既判，二儀始分，於是陽炁上而成天，陰炁下而為地，即五行相生，天地之道也。且三境高真過度灾劫，如閱世之春秋，易於反掌。而衆生沉滯生死，輪轉无

窮，亦如是也。”

［八］“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圖”，伯二四四六號作“啚”。按：“啚”原為“鄙”之古字，此“啚”則為“圖”之俗字。嚴東注曰：“赤者，火也，元始九鍊之炁也。開，啓也。圖，像也。元始在於延康之中，開啓赤明之運，因禪黎世界與高上大聖玉帝以火鍊真文，瑩發光芒，玉精流澳，為洞陽之宮，萬物立像，號為赤明也。”薛幽棲注曰：“是時赤書真文，開圖籙之煥爛，運陰陽之分度。天因之以暉三光，地因之以生萬物，故知天地有成敗休廢，非復此時草創開闢也。於是四時遷謝，萬化亭育，不知所以，故云自然也，因此遂號赤明之劫。”李少微注曰：“自後明劫運將成也。真文火鍊，故號赤明。度運數行，自然之理也。”成玄英注曰：“此明劫運初開，承龍漢之際，列植宇宙，政立三光。赤明者，即前玉曆真文也。元始天尊以火鍊之，真文明而色赤，因號赤明。用此真文，開列天地，運化乾坤，三光運度有常，各是自然之理，非關造作之功也。運度者，運行也。會，數也。《赤書》云：劫運晝夜圓周，三十日為一交，十二交為一度。三千三百度為小劫，九千九百度為大劫。又《生神章》云：一度一年也。”青元真人注曰：“至赤明元年，大運啓圖，玉曆定紀，天地再開。於是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物象一時分判，晝夜寒暑四序推遷，各得其所，罔有差忒，故云運度自然。凡世間一甲子為一小變，一百年為中期，五百年為一大變，十變為一小劫，三小劫為一大劫，此億劫之例也。混洞之炁降兆，生成五行，返覆為天地之終始。如人在胞胎，漸分形識，五臟布化，以丹田為基，長養黍珠，惟此為妙。假赤明之炁煆鍊成寶，運度無差，自然合道，永作真人，不拘此劫運也。”

［九］“元始安鎮，敷落五篇”：嚴東注曰：“安，立也。鎮，守也。敷，布也。落，置也。五篇真文，赤書玉字也。”薛幽棲注曰：“敷，施張也。落，廣廓也。於是元始以赤書玉字，敷張真文，安天之根，鎮地之源，敷落五方之色位，陶鑄陰陽之器物，敷張元

化，靡有不備。”青元真人注曰：“著成靈寶之文，具載妙元神真道，故曰五篇。”《符圖》本有五篇真文赤書，文曰：“第一篇：明炁發育，木精飛英，仁惠之炁，滋衍萬生。天界地綱，與時皆正。凝耀神鄉，結為青書，光映萬里。號太清九真安化上愛玉符。第二篇：太丹之炁，衍光洞煥，飄擲化火，融鍊九陰。赤字凝章，其文甚異。敷映九億，精明炳天。號交神生明玉化之符。第三篇：黃真之炁，結精飛英。中央虛落之炁，混沌黃元之精。交流曆律，化感生文。光耀萬里，精芒熀煜。天端之間，號真皇混丹肅玄之符。第四篇：素威禁炁，流化粹端，飄權耀神，凝結成書。光映萬里，其文甚異。列明凌芒，威摧萬妖。號八威禁龍制虎飛英太白玉化之符。第五篇：玄精發耀，萬物滋形，生端不竭，天曆有紀。玉皇上相，高觀靈化。接摘玄序，開明天教。冊封萬帝，玄真感和。天文敷炳，典約清律。天化大成，凝結玉章。光映九億，號明綱玄兆大冥九化之符。”《度人大法》云：“嶽者，鎮也。坤厚載物而不移，五嶽三島十洲，仙聖之所居。神洲者，中國也，王者居之，為域中之大，其中人民修行正道，升而為仙真。上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並仙官治之。洞天之中有五山，亦謂之五嶽，作中國之鎮，其餘小國更不列之。神洲三島，五嶽十洲，皆在三光之下，大地之上，巨海之中也。”

［一〇］“赤書玉字，八威龍文”：嚴東注曰：“真文既受火鍊，號曰赤書也。八威即八威玉策也。龍文，召龍之文也。元始安立五嶽，布置五篇，真文鎮於五方，五帝鎮守，制神召龍，以禳劫運之期也。”薛幽棲注曰：“赤書即五篇真文也，玉字即自然內音也。八威龍文，真符之類，傳授於上真。”李少微注曰：“赤書，五篇真文也。玉字，八會靈書八威玉策文也。驅役八種之威，因以為稱。龍文，召龍文也。”青元真人注曰：“天地既立，猶拘劫運，元始乃觀梵炁之結形，刻玉為雲篆，以鎮梵天，已經火鍊，故曰赤書。”

［一一］“保制劫運，使天長存”：《音義》本：“使天，音史。”

嚴東注曰："元始安鎮五嶽，建天地之根，以却衆災，制神召龍，以申劫運。天高而不傾，地重而不淪，始終安立，故得長存也。"薛幽棲注曰："言此赤書真符龍文等並能制御劫運，消劫否終，使天地長久而無傾覆。"李少微注曰："元始行道之初，以赤書安鎮五方，玉字布三十六天，玉策以威制萬神，龍文以召龍保劫，所以天得長存，不有傾覆也。"青元真人注曰："一以保制劫災，一以提拔下士，俾夫學者悟其妙者入其妙，悟其元者入其元，悟其神者入其神，悟其真者入其真，悟其道者入其道，然後盡妙合元，盡元合神，盡神合真，盡真合道，自然無毀無滅，超出度數，與天長存。"郭岡鳳參校曰："《九品仙錄經》曰：昔混元溟涬，諸天未分，元始肇形，五劫初化，乃命梵元祖晨道君肇錄天元，運乘五劫。故元洞者，以成祖炁；玉曆者，以紀天元。自一炁化分，三因成九，若龍若蜒，蟠曲九道，漠漠無極，總九陽祖炁之元，太上以運梵合炁，開始青天元祖炁，故東方得九炁以分天境，劫號龍漢。又合炁開南丹天元祖炁，故南方得三炁以分天境，劫號赤明。又合炁開中黄天元祖炁，故中央得十二炁，以分天境，劫號上皇。又合炁開素靈天元祖炁，故西方得七炁以分天境，劫號延康。又合炁開北玄天元祖炁，故北方得五炁以分天境，劫號開皇。五劫既周，昊天成象，一炁混道，八景流光。八帝示形，九霄分化。故元始天尊命天真皇人以玉曆紀元洞之初，劫運流復之本。諸天分境結元洞五陽之炁，為玉曆，以紀天真、天民劫運功績陞退之道，明九聖九品之階。今附見于此。至如億劫年數，考究未的。蓋劫運大小不一，年數亦不一，有天地成壞劫，其最大者也。有大劫、中劫、小劫之分，其年數多寡，上天所祕，經文所不載者，非世人所能盡知故也。混合成真一百六十八言。前明生成建立之規，今則的指真靈孕寶運化之妙。"

［一二］"梵炁弥羅，万範開張"："梵炁"，浙敦附二號、《上清靈寶大法》本引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作"梵氣"。"弥"，

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彌”。“万”，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萬”。按：“梵炁”同“梵氣”，“弥”同“彌”，“万”同“萬”。嚴東注曰：“梵者，大梵之炁也。彌羅者，包羅也。範，形也。元始抗大梵之炁，開赤明之運，天地萬物，一時受形也。”薛幽棲注曰：“元始即安鎮二像，敷落五篇，又以玉字龍文保制劫運，則布真梵之炁於十方，開玄化之文於宇宙，故天下品類，觸物齊興。”李少微注曰：“梵炁彌布，陶鑄萬形，曲直方圓，各有模範也。”青元真人注曰：“梵炁者，元洞一炁之所化，先天地立，為大道根。倏升倏騰，自浩劫來，彌覆三界，羅絡諸天。元始資之而御運，天地賴之而生成。兩儀既分，物象咸布，故為萬範開張也。”

［一三］“元綱流演，卅二天”：“卅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三洞珠囊》引、《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三十二”。按：“卅”為“三十”之合音字。嚴東注曰：“元綱者，元炁之綱紀也。敷演三十二天中也。”薛幽棲注曰：“元者，星也。綱者，星綱也。既二儀開朗，三景齊明。故星羅流轉，上照三十二天；日月遞明，下朗百億世界。”李少微注曰：“元，大也。演，布也。梵炁為萬物大綱，流布三十二境。”青元真人注曰：“梵炁為元化之綱，流演於三十二天，如輪運轉自然。”

［一四］“輪轉无色，周迴十方”：“迴”，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同，《四注》本、《通義》本作“迴”，《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廻”，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回”。“輪轉”，《直音》本：“下去聲。”按：“回”與“迴”音同義近，“迴”

同“迴”。“輪轉”之“轉”在此應讀去聲。嚴東注曰：“无色者，无形也。十方者，八方并上下，合為十方也。大梵之炁，无所不布也。”薛幽棲注曰：“輪光於三界，周照於十方，則无幽不明，是物皆燭。无色者，即三界之上界者也。”青元真人注曰：“无色界起，周回十方，綿綿不息。”

［一五］“旋斗歷箕”：“箕”，伯二四四六號、斯六三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雲笈七籤》引、《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箕”。按：“箕”、“箕”音同義異，敦煌寫本“竹”旁與“艹”旁常相混。嚴東注曰：“旋斗者，旋是迴轉之名，斗、箕是二十八宿之中星名也。斗星在北方東上。歷箕者，歷，猶履也。箕星在東方北上，故注云：箕、斗二星，夾東北角也。此明大梵之炁流行，起自東北角扶搖臺，其炁羊角而上，從東左行向南，先歷箕星中過，故云歷箕。從南向西，從西向北，經於賈奕、皇曾二天中過，又却東迴，經於斗星中過，入扶搖臺中，是梵炁周天一帀，生長萬物，成一歲之功，故云旋斗歷箕。注曰：賈奕天，在角左者，角星位在東方，賈奕天在西方，梵炁左行從東向西入賈奕。賈奕是三十二天之極位，故曰在角之左也。皇曾處其右者，皇曾是三十二天之初位，在箕星之右，故為始箕之分野。始箕者，梵炁始於箕星而行，故云始箕。旋斗歷箕，義略如是。”李少微注曰：“箕斗二星，夾東北角，賈奕天在角左，為周斗之分野。皇曾天處角右，為始箕之分野。梵炁先起於東北扶搖臺，羊角而上，左迴向右，歷箕而度，旋斗而終，繚繞三十二天，迴運五常之炁，然後四時變化，品物流形。《太極隱訣》云：香煙自然生，玄階興扶搖。言梵炁出扶搖之臺，如香煙之狀也。”青元真人注曰：“從斗至箕，左歷二十八宿，纏度如是一周天，應人間一歲之運。”

［一六］“迴度五常”：“迴”，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同，《上清靈寶大法》本、《雲笈七籤》引作“迴”，《上清靈寶大法》本引

作“廻”，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回”。按：“回”與“迴”音同義近，“迴”同“迴”，異體字。嚴東注曰：“斗，北斗也。箕，箕宿也。迴度，運導也。五常，五行也。以自然之炁運導五行也。”薛幽棲注曰：“轉七辰於北方，隨日時以杓建，周歷箕、畢之運，經緯五常之度。五常者，五星也。箕、畢，二十八宿之數也。”成玄英注曰：“明此梵炁流行，繚繞三十二天，迴運五常之炁，故得四時順序，變化生成。五常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若歷而言之，則木屬東方，火南方，土位在中宫，金西方，水位北方也。此五行者，生成萬物皆因梵炁之功，為天地常行之道，故云迴度五常也。”青元真人注曰：“天罡左旋，五星右轉，會合成功也。”

［一七］“三十五分，捴炁上元”：“三十五分”，《音義》本作“一十五分”，云：“一十五分，扶問切。”“捴”，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旁通圖》本、《雲笈七籤》引、《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總”。“炁”，伯二四四六號、《雲笈七籤》引作“氣”。按：“一十五分”為“三十五分”之誤。“捴”同“總”，異體字。“炁”同“氣”。嚴東注曰：“三十五分者，三十五天也。分者，分野也。總，統也。炁者，元始之炁也。上元者，元始開明无上之道。總統羣仙，包羅天地，剖判陰陽，運導五行，諸天授位，三象既分，九層之臺，煥然而明。處乎玉京之山，煥乎玄都之上，飛天常散百和之香，流五雲之華，以灌飛天真人，臺上有太真玉郎一日三迴，十絕之旛一周則諸天上朝，遶臺三帀，誦詠洞章。三十二天位在四方，方有八天，合三十二天也。三天羅其上，大羅之上，並皆空虚，有自然五霞，其色蒼黄，號曰黄天。黄天之上，其色青蒼，號曰蒼天。蒼天之上，其處玄空，積空成青，號曰青天。凡有三十五

天，各有分野，並總係元始之炁，无上之道也，故曰總炁上元也。論三十五者，三十五星也。”薛幽棲注曰：“三十五分者，即都明前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共為三十五分。且二十八宿，宿有數星，日月二曜，又非星類，則不可呼為三十五星，故謂之三十五分耳。分者，位也。俱總受上元之炁。上元即披稟之元也。”成玄英注曰：“三十五分者，三十五天分界也。三界有二十八天，兼北斗七星，星主一天，是為三十五天也。北斗以陽明、陰精、丹元、北極，此四星主種民四天，以玄冥、真人、天關此三星主最上三天，總為三十五天也。最上三天曰玉清、上清、太清天是也。一云以三台三星主上三天，并前三十二天，是為三十五天之分也。總炁上元者，上元即太上玉清玄都也。明梵炁流行，旋斗歷箕，遍滿三十五天也。其炁昇上上清天中，總入玄都之境，故云總炁上元也。”青元真人注曰：“二十八宿合日月五星，故云三十五分也。總受高上天元之炁。”《旁通圖》云：“北斗七元星君與四方二十八宿，為三十五分。總元炁於上天，以司造化也。北斗者，中斗也。《史記・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擊於斗。今畫此以觀方象。”《雲笈七籤》卷二一《中四天》云：“又明上下三十二天皆有七宿，璇昇四方，亦言四天也。今言四天者，東方有九氣青天，南方有三氣丹天，西方有七氣素天，北方有五氣玄天，四方四天，故言四天，非是天外更別四天也。故《度人經》云：‘旋斗歷箕，迴度五常，三十五分，總氣上元。’”

［一八］“八景冥合，炁入玄玄”：“炁”，斯六三號作“氣”。嚴東注曰：“八景，八色也。冥合者，洞體道炁也。玄玄者，深奧也。太上道君乘八景之玉輿，策三素之飛雲，昇玄都之上六合之臺，開元始之玄奧，演大法以度人。至炁玄妙，體道自然。”薛幽棲曰：“總而言之，呼為八景，謂二十八宿列於四方，方有七星，則四方之宿與日月、五星、北斗合為八景光炁，自然冥合。冥合光炁，俱

入玄玄。此之玄玄，即上元之玄。既先稟上元之炁，還復炁入玄，玄則上下之炁相注，故光津之曜不息也。”李少微注曰：“若人得道，則三部八景之神冥然混合，共舉兆身，入重天之上。玄玄者，天天也。”成玄英注曰：“八景者，景光也。上元總炁為一景，七曜合為八景。七曜者，日月五星是也。冥合者，明此八物光景冥然相合，通照萬天，故云冥合。又解八景者，八天光景之色。炁入玄玄者，即前大梵之炁，周回旋輪，昇入太上天中，故云炁入玄玄也。玄玄者，高上无窮无極之貌也。若世人得道，則八景之神共舉兆身，入重天之上。重天者，諸天上界之天，即上清玄都之境也。”青元真人注曰：“八景冥然交合，是謂玄功。玄而又玄，故云玄玄。如《生神寶章》曰：混化歸玄一，高結元始王之義。如人之身，筋脉纏布，百脉通流，元炁徘徊，一身受潤，三田華素，五臟清夷，始得成真。”

【錄文】

玄中大皇，上帝高真[一]；
汎景太霞，嘯詠洞章[二]。
金真朗郁，流嚮雲營[三]；
玉音攝氣，靈風聚烟[四]。
紫虛欝秀，輔翼万仙[五]；
千和万合，自然成真[六]。

【校記】

[一]“玄中大皇，上帝高真”：“大”，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太”。按：“大”、“太”古今字。嚴東注曰：“太皇號

易邈，從龍漢而來，至赤明而出。在始開之中、空虛之內，游乎遼遼之境，處乎寂寂之庭。神景玉秀，為萬道之標也。”薛幽棲注曰：“前云玄玄，即玄中之上玄也。此云玄中，即二空三境之域也。二空即太空、空洞也。三境者，即玉清、上清、太極也。太皇在玉清，上帝在上清，高真在太極也。凡稱皇者，即天尊之號，與元始之齊位，即上皇、高皇、虛皇、玉皇之例是也。上帝，太微帝君，三十六天帝最尊者。高真即中央黃老太極最尊之稱也。”李少微注曰：“太皇，虛皇道君也。上帝，金闕上帝也。高真，第三品真人。”青元真人注曰：“玄者，紫微天心玄都中宮也。太皇，即明皇道君；上帝高真，即靈寶至真也。”

［二］“汎景太霞，嘯詠洞章”：“汎”，《符圖》本作“泛”。按：“泛”同“汎”，異體字。嚴東注曰：“泛景者，遊翔也。太霞，炁也。飛玄之炁而誦詠空洞之經，以和自然之炁，拔度學道之人也。”薛幽棲曰：“泛者，浮也。景者，身也。言此三尊所行，縱身於雲中，泛景於霄漢，發口則吟洞章之句，詠高上之篇。洞章即大洞之章，高上篇亦洞章之篇名也。”李少微注曰：“上清天有虛无景之山，山有太霞之炁。虛皇上帝與此高真泛八景玉輿飛太霞之上，嘯詠空洞以接學人也。”青元真人注曰：“言玄都中有此上真，當汎景太霞之上，嘯詠大洞之章，開度學人。”

［三］“金真朗郁，流嚮雲營”：朗，《今註今譯》本作“郎”。“嚮”，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響”。按：“郎”爲“朗”之音誤字。“嚮”通“響”。《莊子·在宥》：“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此“嚮”即通“響”，回聲、聲響之義。嚴東注曰：“金真者，自然之章。梵天神人飛遊太極之上，玄歌无量之音，激爽靈風之炁，拂揚洞章之曲。太和玉女於華都之門而和神人之歌，流響慶雲之宮，故曰雲營也。”薛幽棲注曰：“金真者，即金真玉光也，此是天尊之身光耳。郁者，光耀也。營者，凝聚也。既泛景大霞之中，故金真煥爛，吟詠洞章

之句、雲合煙凝者也。”李少微曰：“金真，金簡真文也。昔真文始現結於玄空，瑩發光芒，刻書金簡，故明朗郁郁然也。雲營，雲宮也。百玉容堂在玄都龍山之上，言上帝高吟金簡，清音響亮，流入雲宮。”成玄英注曰：“金真者，刻金紀錄真文。朗者，真文書字明朗也。郁者，明盛之貌也。雲營者，玄都之內百玉置立容堂之名也。其堂在龍丘山之上。流響者，將明衆聖嘯詠，響徹雲營宮中，故云流響雲營也。”青元真人注曰：“於是金真結而朗郁，流聲響於雲營。”

［四］“玉音攝氣，靈風聚烟”：“烟”，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煙”。按：“烟”同“煙”。嚴東注曰：“玉音者，玉光之章也。飛天神人常乘碧霞之輦，飛遊玉隆之天。一日三時，引天中大聖上朝七寶之宮，天王稱慶，鳴玉扣鐘，侍晨一嘯而靈風聚煙。靈風既鼓，音成洞章也。”薛幽棲注曰：“玉音即太皇高真嘯詠之音也。言太皇嘯詠，則玉音冠霄以攝炁，靈風生虛以聚煙者也。”青元真人注曰：“玉音收攝於散炁，靈風混合而生煙。”

［五］“紫虛欝秀，輔翼万仙”：“欝”，斯三一〇九號、浙敦附二號同，伯二四四六號作“欝”。《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鬱”。“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萬”。按：“欝”同“欝”，“欝”、“欝”通用字作“鬱”。嚴東注曰：“紫虛者，紫微宮也。鬱，勃也。秀，出也。紫微之館鬱勃出乎玉清之上，中有沙蘭之宮，宮有新得度者，受靈寶之人，巨億萬衆。功德未備，停散其中。劫運一交，陁丘之衆計功之重，而得昇度朱陵之宮，受福而昇仙，然後成至真也。”薛幽棲注曰：“玉清中元號為紫清，故亦呼為紫虛。言此三尊雖各為一景之宗源，並是玉清之品位。但預是道君，皆位入玉清，且紫虛之宮，自然鬱秀，加以萬仙之曄翼，故增衆聖之曦暉也。”

李少微注曰："紫虚，紫微宫，别名沙蘭宫。宫館壯麗，鬱然秀茂。宫中有陁丘之衆，巨億萬人，皆新度者。時運未舉，且停散其中。須運交則三部八景二十四真輔佐翼助，昇度南宫而受其仙者也。"青元真人注曰："徧紫虚而鬱秀，乃輔翼乎萬仙。"斯三一〇九號起"欝秀"，訖尾題。

［六］"千和万合，自然成真"："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萬"。按："万"同"萬"，一說，"万"為"萬"之古字。嚴東注曰："和，解也。合，聚也。真人積學已來，經无數劫，解形易體，捨身受身，隨運輪轉，經巘入妙，玉眸沃鍊，然後成真也。"薛幽棲注曰："言修誦之人若千真和神，萬道合炁，真與神混體，道與炁合形，自然而成真也。"李少微注曰："夫昇度者，皆立三千善功，萬行圓備，然後三官校錄，昇度南宫，太和哺飴，玉膏冶鍊，經歷和合，然後成真也。"青元真人注曰："故千和而萬合，成靈寶而登真。修真之士，使梵炁回旋，帝真在定，金光朗徹，流雲徘徊，自然虎嘯風生，龍吟炁聚，大寶无不媾成也。"

【錄文】

真中有神，長生大君[一]；
无英公子，白元尊神[二]。
太一司命，桃康合延[三]；
執符把録，保命生根[四]。
上遊上清，出入華房[五]；
八冥之内，細微之中[六]。
下鎮人身，泥丸絳宫[七]；
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八]。
十轉迴靈，万炁齊仙[九]；
仙道貴生，无量度人[一〇]。

上開八門，飛天法輪；
罪福禁誡，宿命因緣[一一]。
普受開度，死魂生身[一二]；
身得受生，上聞諸天[一三]。
諸天之上，各有生門[一四]。
中有空洞，謠歌之章；
魔王靈篇，辞參高真[一五]。

【校記】

［一］“真中有神，長生大君”：嚴東注曰：“長生宮中有長生之君也。”薛幽棲注曰：“既與真合體，既體中有真，即真中有神，即此大君及後諸神是也。大君居臍下命門宮，亦號為明堂之宮也。”李少微注曰：“此說度人本神也。真中，南真宮中也。長生大君，即度命君也。字曰吁員，主鎮朽骸也。”青元真人注曰：“長生大君乃斗中之尊星也。”

［二］“无英公子，白元尊神”：“无英”，《中華》本《敦度人》、《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元英”，《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英”。按：“无”同“無”，“元”為“无”之誤。嚴東注曰：“左无英，諱公子。右白元，諱洞陽，號曰專神。”薛幽棲曰：“无英、白元，二神名也，共居洞房宮。宮在眉間，直入二寸。无英亦時在肝，一名公子，白元亦時在肺。尊神即重指白元，非別號也。”李少微注曰：“无英在肝，制三魂也；白元在肺，拘七魄也。”青元真人注曰：“无英、白元為輔宸，皆斗中真人也。”

［三］“太一司命，桃康合延”：“太一”，《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作“太乙”。嚴東注曰：“太一，諱務猶收。司命，上帝司命也，諱理明初。桃康，命門中神也。”薛幽棲注曰：“太一，亦大君也。大君為身中百靈之尊，萬氣之主，故稱太一，亦名大君也。司命者，主生命也，復謂司命。桃康、合延二神，諱字與大君同，共

望其二君諱字，乃交互而言，非的正也。”李少微注曰：“太一諱務猷收，司命字玄度卿，桃君諱回孩，康君諱精延。”又曰：“桃君住臍，保精根也；延康居腎，守命門也。”成玄英注曰：“太一總領羣司，為衆神之主。司命等真官皆南上度人職司之位也。”青元真人注曰：“太一、桃康為領衛；无英、白元為輔宸，皆斗中真人也。”

［四］“執符把録，保命生根”：“録”，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作“籙”。按：“録”通“籙”，敦煌寫本習作“録”，《道藏》本習作“籙”。嚴東注曰：“公子執符，司命把錄，太一制魔，以洞章舉度於長生之宮也。”薛幽棲注曰：“大君常執八符以保人之命，生人之根也。”成玄英注曰：“此明度人成道之時，令公子執元始度人之符，司命之官把度人名之籍，太一主制約羣魔，共舉學人，保命生根。”青元真人注曰：“執玉符、定金籙、保人形命，主生化之根。”

［五］“上遊上清，出入華房”：“遊”，《上清靈寶大法》本引、《今註今譯》本作“游”。嚴東注曰：“上清，紫微宮也。紫微在玉清之上。華房者，太極宮，宮有青華門，裏有曲房也。”薛幽棲注曰：“此諸神本是上清太微宮中之神也。分釋降炁，下入人身之中，故時復上遊上清，出入華房，即太微房也。”李少微注曰：“華房，玉清三華房也。”青元真人注曰：“上則遊行上清高虚之表，出入丹華之房，周極八冥，目至細微造化之内。下則鎮人身宅，或居泥丸，或住絳宮。中則調理五運之炁，會合百神也。若降炁在人，則為内景之精光，長生主心，白元治肺，无英居肝，太一司命住腎，合延桃康主脾。符錄以喻氣血斡旋，以保生根。一則居臍，所以調理五炁；一則昇腦，所以混合百神。交合依時，是名顛倒昇降得所，是名返復。”

［六］“八冥之内，細微之中”：嚴東注曰：“八冥，八極也。細

微，毫芥也。遊於八極之外，毫芥之內者也。”薛幽棲注曰：“八冥，八極之表，冥昧不測，故云八冥也。言此諸神則大无不處，細无不入，或舒布於八冥之中，或貫穿於一毫之末。在人為道，在物為生，道性之炁也。”李少微注曰：“八冥，八極也。細微，毫芒也。……此等真神以太一為主，則遊行三清，出入三華之房，周於八極之內，遍於毫芒之中。”青元真人注曰：“上則遊行上清高虛之表，出入丹華之房，周極八冥，目至細微造化之內。”

［七］“下鎮人身，泥丸絳宮”：“鎮”，《中華》本《敦度人》作“鎖”。按：“鎖”為“鎮”字之誤。嚴東注曰：“泥丸，腦也。絳宮，心也。天尊在上清宮中，號曰太一君，下在人身，為泥丸君。《開經蘊呪》曰：天尊雖遠妙，近緣泥丸君。此之謂也。”薛幽棲注曰：“明下鎮人身之中，或在泥丸或處絳宮。泥丸從眉間却入三寸，絳宮即心也。”李少微注曰：“泥丸，腦也。絳宮，心也。此等真神以太一為主，則遊行三清，出入三華之房，周於八極之內，遍於毫芒之中。下鎮人身，則太一在腦，總衆神也；司命處心，納生元也。无英在肝，制三魂也；白元在肺，拘七魄也；桃君住臍，保精根也；延康居腎，守命門也。”青元真人注曰：“下則鎮人身宅，或居泥丸，或住絳宮。”

［八］“中理五炁，混合百神”：“炁”，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作“氣”。按：“炁”同“氣”。嚴東注曰：“五氣者，五藏氣也。百神者，百關也。混，和也，調理百關，和合神氣也。”李少微注曰：“中在空洞，則理於氣，和合百神，表瑞靈文，隨劫度人。《易》曰：神无方，易无體，陰陽不測之謂神也。然則神无不在，所在皆无，不可以識智知，不可以有无定。或以為人身之內，各有此神，爰披衆經，其理非一也。按《天老祕讖》曰：神有尊卑，太一為貴。上鎮三清，下遊九宮。《洞神經》曰：太一名務猷收，字歸會昌，主諸天地，其神最尊。形黑上而赤下，頭戴通天之冠，縱目視也。久久存之，長生不死。《大洞玉經》曰：司命奉帝書，號

為玄度卿，其形白上而青下，面圓正等。《洞神三元記》曰：三元君者，太素三元君也。一女子耳首有頹雲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著扶晨冠，服紫浮雲錦被，腰九色龍錦羽裙，帶流金火鈴虎符書。坐中膝下，出丹綠青三炁。三元君生三素元君，長女紫素元君生无英，中女黃素元君生黃老，小女白素元君生白元。黃老、白元、无英，號三元帝君。帝君母號三素元君，即三元君也。朝禮精苦積年，三元降房，三素玉女先來降矣。學道不識三元，修行無效。此三元，皆是自然之神，與元始同出。萬人共感真炁，遂各有其神也。”青元真人注曰：“中則調理五運之炁，會合百神也。若降炁在人，則為內景之精光，長生主心，白元治肺，无英居肝，太一司命住腎；合延桃康主脾。符錄以喻氣血斡旋，以保生根。一則居臍，所以調理五炁；一則昇腦，所以混合百神。交合依時，是名顛倒；昇降得所，是名返復。故五行顛倒，則大寶炁足；三田返復，則陽神上昇，永為真人。”

［九］“十轉迴靈，万炁齊仙”：“迴”，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作“迴”，《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回”，《符圖》本作“囘”。“万”，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符圖》本、《度人大法》本、《今註今譯》本作“萬”。按：“迴”為“迴”之俗，“回”用同“迴”，“囘”又為“回”之俗字。嚴東注曰：“萬炁者，萬神也。泥丸君說經十遍，萬神俱仙，三官六府一切神靈各率所部億乘萬騎，鬱然變化，導從威儀，乘雲騎龍，共舉人身，百寮宰官、一切神明，同得昇仙也。”薛幽棲注曰：“十轉者，天關十轉也。言一人得道，天關為之十轉，則迴百靈以成性，變萬炁以俱仙。”李少微注曰：“總彼七神，慈憐兆庶，十方輪轉，迴度生靈，欲使萬炁流行，齊成仙道也。”青元真人注曰：“所以十轉回旋，靈光徧體，萬炁俱得而仙，始超无漏。如《救苦經》云：天炁歸一身，皆成自然人。”

又："十者，陰陽之成數也。如乾九坎一成十，坤六離四，巽二兌八，艮三震七，皆合成十。乃天地之大數，變化之根元。所以十轉迴靈，則盡周天之極數，自然靈光充溢，萬炁還元，各得其真也。"

［一〇］"仙道貴生，无量度人"："无"，《度人大法》本、《符圖》本"無"。按："无"同"無"。嚴東注曰："无量者，大聖衆像之尊神也。天中有无量大聖衆，皆統十方飛天，並受其品量而得昇遷也。度人者，飛天神也。常以雞鳴之始，上登玉臺之上、仙堂之中，採五方雲芽之精，而仰咽日月三辰之光。常簡學仙之人生死錄籍，開度九幽之魂，昇入法輪之門。學者知此法，能策神風以迅煙，上昇騫林之業，七祖出長夜之府，而上登更生之宮也。"李少微注曰："仙道所貴，唯在於生，故无量度人，不可勝筭也。"

［一一］"上開八門，飛天法輪；罪福禁誡，宿命因緣"："誡"，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戒"。"因緣"，《經法》本作"因終"。按：敦行本"誡"、"戒"常混用，《道藏》本習作"戒"。"因緣"，《經法》本作"因終"。"因終"之"終"為"緣"字之誤。嚴東注曰："八門者，天開八方法輪之門也。中有罪福之場也。太上道君開於八門，以度學者生死之魂也，故曰法輪。"又曰："法輪之門，罪福之場，各有禁戒，罪福所由，具在《法輪經》中。太上道君開大慈之化，拔地獄宿對之魂，責其罪目，然後原赦，得入法輪之門。"薛幽棲注曰："既得生度，即魔王上開八方法輪之門以度，學者則自然昇舉，故得无拘於天門也。"李少微注曰："八方罪福之門，飛天人所司，故曰飛天法輪。道君八門問罪福，飛天人對宿命，說因緣事跡根由，具在《法輪經》中也。"

［一二］"普受開度，死魂生身"：嚴東注曰："駕乘八景之輿，昇乎玉清之中，上朝紫微之宮，位及聖衆之賓，謂死魂生身也。"薛幽棲注曰："七祖生我一身，興此五業。今既一身受度，五業自

然而亡，七祖則鍊化更生，五業則无根自落，故云普受開度，仰荷解脱之恩也。”

［一三］“身得受生，上聞諸天”：《音義》本：“上聞諸天，或云開字，誤也。”嚴東注曰：“聞，開也。身得受生，上開諸天也。”薛幽棲注曰：“既生身受度，復死魂受生，則三界五帝，上奉諸天。”

［一四］“諸天之上，各有生門”：嚴東注曰：“八門之中，各有受生之門也。”薛幽棲注曰：“諸天之上，亦著生錄，故云各有生門也。”李少微注曰：“死魂受生，皆奏諸天。諸天之上，各有受生之門。然後三官校錄，配入生處。”

［一五］“中有空洞，謡歌之章；魔王靈篇，辞參高真”：“辞”，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辭”。按：“辞”同“辭”，敦煌本習作“辞”，罕作“辭”。嚴東注曰：“空洞者，三界也，三界皆空。魔王，魔羅也，常在三界之中，謡歌雜曲，辭參靈篇，惑亂人心。靈童轉八門之關，衆真上朝，郁馥一唱，魔王束身。人能誦靈音，則名書於紫微宮，法輪列籍於司命，攬覺度魂於更生之宮也。”薛幽棲注曰：“魔王既保舉諸天之上，故有謡歌於諸天之中，辭列高真，理契空洞，誦之仙舉，故曰靈篇也。”李少微注曰：“三界之中，空洞之上，魔王伏化，奏唱謡歌，靈篇善辭，參合真聖也。”

【錄文】

第一慾界飛空之音[一]：
人道眇眇，仙道莽莽[二]。
鬼道樂兮，當人生門[三]；
仙道貴生，鬼道貴終[四]。

仙道常自吉，鬼道常自凶[五]；
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六]。
唯願仙道成，不欲人道窮[七]；
北都泉曲府，中有万鬼羣[八]。
但欲過人竿，斷截人命門[九]；
阿人歌洞章，以攝北羅酆[一〇]。
束送妖魔精，斬馘六鬼鋒[一一]；
諸天炁蕩蕩，我道日興隆[一二]。

【校記】

[一]“第一慾界飛空之音”：此句後，《符圖》本有“魔王諱郁默”五字。“慾”，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欲”。按：《符圖》本“魔王諱郁默”五字當為隨文注釋之語。嚴東注曰：“欲界自黄曾天，至上明七曜摩夷六天，欲界之分也。中有魔王，字郁默，作飛空之歌。”薛幽棲注曰：“第一欲界者，下界也。謂居此世之上，故云第一。欲者，染著也。界者，境界也。欲界有六天，言此天之人，有形有欲，觸物染著，故云欲界。魔王於此界空玄之中，謠歌此章，故云飛空之音也。”李少微注曰：“《道教經》曰：凡人口業淨，有十善功以上生欲界之天。”

[二]“人道眇眇，仙道莽莽”：“眇眇”，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今註今譯》本作“渺渺”。按：“眇眇”同“渺渺”，敦煌本習作“眇眇”。嚴東注曰：“眇眇，羣碎也。莽莽，暗昧也。人道在羣小之中難可成也，仙道莽莽昧昧難可曉了，非可見也，故云莽莽也。”薛幽棲注曰：“目少曰眇，遠而可見。混漫曰莽，杳然莫測。言人道非遠，力之而可致，仙道冥昧不動而易沮。”

[三]“鬼道樂兮，當人生門”：嚴東注曰：“樂者，歡樂也。生

門者，三界命門也。鬼道在三界之內，導從鬼兵，遏人生命，枉暴殺人，以為歡樂。”薛幽棲注曰：“夫鬼道者，縱心逐欲，適性隨世，故云樂也。此即動之死地，日喪其生，生死門對，故曰當人生門也。”李少微注曰：“鬼道以殺害為樂，羣行兇暴，常遏人生門。生門，三界受生之門也。”

［四］“天道貴生，鬼道貴終”：“鬼道”，伯二六五一號作“貴道”。按：“貴道”之“貴”乃“鬼道”之“鬼”的音誤字。嚴東注曰：“貴，好也。天道好生，鬼道好殺也。”薛幽棲注曰：“神仙之道，在於長生久視，湛然長存。邪鬼之道，務欲人歸太陰，悉在終滅也。”伯二六五一號首殘尾全，起“貴生”，訖尾題。

［五］“仙道常自吉，鬼道常自凶”：嚴東注曰：“好生者吉，好殺者凶。”薛幽棲注曰：“仙道既生，故吉祥自兆；鬼道既死，故凶禍自應。”李少微注曰：“人道，三界以下也。仙道，三清以上也。鬼道，酆都六天也。”青元真人注曰：“為仙道者，常自吉慶，為鬼道者，常自凶邪。所謂吉者去欲而已，所謂凶者愛欲而已。”斯五三一五號起“常自吉”，訖卷末。

［六］“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嚴東注曰：“高上者，天王也，名阿濫，常乘景霄之輪，遊觀九層之阿，處玉樓之上，明洞章以召魔，上為仙真之館，下為鬼神之家，誦詠靈章，悲歌朗徹，響應太空也。”薛幽棲注曰：“雖復高真上聖，爽炁清靈，猶故哀愍悲歌，朗徹空洞，即五苦之頌是也。”成玄英注曰：“前明勸人成道，此明讚美悲歌，普度无窮。發此言也，明高上玉皇愍傷三界，常於三清之上詠此悲歌，歌聲朗徹太空，慈憐兆庶，故曰悲歌朗太空。靈爽者，是玉皇精靈爽利之炁也。”青元真人注曰：“唯高上至聖言辭清靈爽秀，悲憫天人，易入鬼趣，故作空歌。敍六欲之苦，不欲其墜也。”

［七］“唯願仙道成，不欲人道窮”：“唯”，《太上經注》本作“惟”。按：“唯”用同“惟”，“唯”、“惟”、“維”三字常混用。嚴

東注曰："天王上雲樓之上，吟詠无量之章，看見下世學士不得度三界之難，故誦之以制魔靈。神魔即應響而束身，羣鬼則詣座而伏形，以度學者之身，成其至真之道。"薛幽棲注曰："窮，極也。人道之窮，極貴者也。若仙道既成，則衆妙期會，五濁之苦自滅，三清之樂未央。若人道雖極當時之榮，萬樂斯須，一苦永蔽。"李少微注曰："高上玉皇清明靈爽，悲歌朗徹，聲滿太空，唯願仙道早成，不欲人之窮苦。"

［八］"北都泉曲府，中有万鬼羣"："万"，《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羣"，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六五一號作"群"。按："万"同"萬"，"羣"同"群"，異體字。嚴東注曰："北都之山是六天神魔所治，中有泉曲之府，萬鬼羣衆在其中。六天鬼者，並是百魔凶暴醜惡之鬼，常欲殺人也。"薛幽棲注曰："北都者，在北方溟海之中，北玄太帝之都也。中有泉曲之府，即九幽長夜之府也。既是鬼之大都，故有萬鬼羣也。總言其萬，豈唯萬哉！但知據人，便知鬼也。"青元真人注曰："北都泉曲者，拘囚之所，凡天人報盡，乃入其境。"

［九］"但欲遏人竿，斷截人命門"："竿"，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同，《中華》本《敦度人》、《註解》本作"算"，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筭"。"斷截"，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作"断截"，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斷絕"。按："算"用同"筭"，"竿"則為"算"、"筭"之俗字。"斷"同"断"，敦煌本多作"断"，少作"斷"。"斷絕"同"断截"或"斷截"，敦煌本多作"断截"。嚴東注曰："六天魔鬼常欲遏截命筭，斷人生門，欲人死也。"薛幽棲注曰："夫鬼

之為理，常刻人算壽，欲人早終，截人生根，斷人命門，故上云鬼道貴終，當人生門也。”青元真人注曰：“中有萬鬼羣，但欲遏人年算，絕人命根。欲染之樂，其報如是。”

［一〇］“阿人歌洞章，以攝北羅酆”：“阿”，伯二四四六號作“何”。按：“阿”、“何”音近通假。嚴東注曰：“阿人者，魔王自共語也。誦，詠。詠洞章以召北酆之魔鬼，不得妄為殺害，有犯即斬，以佐天治也。”薛幽棲注曰：“阿者，何也，何人能歌此空洞之章，攝御羅酆之鬼，則無遏算之慮，自遠夭傷之患。羅酆，北都之山名也。”李少微注曰：“阿人，魔王自稱也。”

［一一］“束送妖魔精，斬馘六鬼鋒”：“束”，伯二六五一號作“速”。“妖”，《今註今譯》本作“祆”。“馘”，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斯三一〇九號、浙敦附二號作“馘”。《音義》本：“斬馘，古伯切，去耳之刑。”《直音》本：“馘音摑。”“鋒”，《四注》本、《經法》本作“峯”。按：“速”為“束”的形訛字，是受下面的“送”字而類化的訛字。“妖”同“祆”。“馘”為“馘”之俗。“鋒”通“峯”。嚴東注曰：“束，縛也。馘，滅六天羣魔也。峯者，魔之總名也。故祝六天魔鬼云：天蓬、天蓬，九元殺童，此之謂也。魔王歌此曲，掃滅衆魔精也。”薛幽棲注曰：“束者，拘錄也。送者，斥逐也。斬者，截首也。馘者，割耳也。若能歌誦此章，則妖魔可以拘錄，可以斥逐，可以截首割耳矣。六鬼峯者，即酆山有六峯，峯各一宮，既有六宮，故云六鬼峯。一宮周迴千里也。”李少微注曰：“斷首曰斬，截耳曰馘。六鬼者，六天鬼賊也。鋒言其先鋒者，鋒，銳也。魔王言我受符命，常歌洞章，制攝酆都，束送魔鬼，有為祆害則刑戮絕之也。”成玄英注曰：“馘謂截其左耳也。殺鬼衆多，每於一身，但割取其左耳，獻上魔王，明其殺數多少。左耳屬陽，故取之也。”青元真人注曰：“天人能保人道，深鑑鬼趣，故稱：阿人常歌洞章，攝伏魔類，斷絕六欲之根，故云鋒也。”

［一二］“諸天炁蕩蕩，我道日興隆”：“炁”，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作“氣”。按：“炁”同“氣”。嚴東注曰：“蕩蕩，清明也。興隆者，魔王謠歌飛空之中，蕩除鬼炁，以成其功，故曰日興隆也。”薛幽棲注曰：“既束勒妖魔之精，斬馘六峯之鬼，故得諸天真炁坦蕩，而我道正化興弘也。”李少微注曰：“持此威刑，斬馘魔鬼，則六天邪炁蕩除，三天正法興盛也。”

【錄文】

第二色界魔王之章[一]：
落落高張，明炁四騫[二]；
梵行諸天，周迴十神[三]；
无量大神，皆由我身[四]。
我有洞章，万遍成仙[五]；
仙道貴度，鬼道相連[六]；
天地眇莽，穢炁氛氛[七]。
三界樂兮，過之長存[八]；
身度我界，體入自然[九]；
此時樂兮，薄由我恩[一〇]。
龍漢蕩蕩，何能別真[一一]；
我界難度，故作洞文[一二]。
變化飛空，以試尒身[一三]。
成敗懈退，度者幾人[一四]；
咲尒不度，故為歌音[一五]。

【校記】

［一］“第二色界魔王之章”：此句後，《符圖》本有“魔王諱摩

羅”五字。嚴東注曰：“色界自虛无越衡天至太安皇崖天，合十二天，是色界之分也。魔王諱摩，字羅也。”薛幽棲注曰：“第二色界者，中界也。謂慾界之上，故云第二也。色者，形質也；界者，境域也。色界有十八天。言此天之人，有形無欲，故云色界。魔王既統管此界，故因立此章也。”李少微注曰：“自虛无越衡天至无極曇誓天，凡一十八天，為色界。《道教經》曰：“身業淨有三百善功，得生色界，魔王諱摩羅。”青元真人注曰：“此天自以色塵為樂，故迷以玉清之道，離色忘塵，昇玄入妙。”

［二］“落落高張，明炁四騫”：“明”，伯二六五一號、伯二四四六號、斯六三號同，《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明”。“炁”，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作“氣”。按：“明”同“明”，異體字。“炁”同“氣”，異體字，或云“炁”為“氣”之古字。嚴東注曰：“落落，高遠也。明炁者，清明也。天炁高遠，清而明也，故曰四騫也。”薛幽棲注曰：“落落者，廓落也。騫者，開也。言十方諸天，則廓落而高張，明光之炁而四騫也。”李少微注曰：“騫，迴上也。落落我界，高遠開張，梵炁光明，四方迴上。”青元真人注曰：“此天落落然高張遠大，明騫之炁四朗，乃梵炁所化，周布十方也。”

［三］“梵行諸天，周迴十神”：“周迴”，伯二六五一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內義》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周迴”，《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作“周回”。“十神”，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十方”。按：敦煌本多作“周迴”，《道藏》本多作“周迴”，亦有作“周回”。敦煌本習作“十神”，《道藏》本習作“十方”。嚴東注曰：“梵者，大梵之炁也。十方者，十方飛天神人也。乘大梵之炁，飛空三界之中，遊乎十方也。”薛幽棲注曰：“梵行者，至真之行也。”李少微注曰：“大梵之炁，行帀諸天，則十方神仙周迴十過，故曰

周迴十方。如此神仙，其數无量，由我保度，得成大仙。故曰皆由我身也。我有洞章，萬遍成仙，即此歌曲也。”

［四］“无量大神，皆由我身”：嚴東注曰：“无量者，十方无量大神也。魔王與諸天俱生，學得道者，皆由魔王保舉而得成真人也，故曰皆由我身也。”薛幽棲注曰：“我者，魔王自稱也。言三十二天梵行真人至于十方无量大神，莫不皆由我之保舉，而得居于此天也。”青元真人注曰：“无量大神，即天中魔試之所變，故云皆由我身。”

［五］“我有洞章，万遍成仙”：“万”，浙敦附二號、《今註今譯》本作“萬”。“遍”，《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今註今譯》本作“徧”。按：“万”同“萬”，“遍”同“徧”，《詩經·邶風·北門》：“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唐陸德明釋文：“徧，古遍字。”嚴東注曰：“洞章者，魔王歌曲也。學士若能誦之萬遍，魔王即保舉徑昇上仙。”

［六］“仙道貴度，鬼道相連”：嚴東注曰：“仙道欲令人昇度，鬼道欲令人死亡，更相連逮，共入惡道也。”薛幽棲注曰：“言我有此空洞之章，誦詠萬遍，皆得昇仙。夫仙道貴形神俱度，鬼道貴生死相連。昇度則祖考亦度，相連則子孫亦連也。”青元真人注曰：“蓋仙道好度，出此洞章，使人了忘色塵，超出空有，昇入三清。而天人自以為樂，不知所向，故云仙道貴度。而鬼道常與相連，所謂進則成仙，退則成鬼，進退之間，人當自擇。”

［七］“天地眇莽，穢炁氛氛”：“眇莽”，《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作“渺莽”。“炁”，斯五三一五號同，浙敦附二號作“无”，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作“氣”。按：“眇莽”同“渺莽”，聯綿字。“炁”同“氣”，“无”為“炁”字之訛。嚴東注曰：“眇莽者，暗昧也。穢，惡也。氛，亂也。天地高遠，无所不容，真者處上，濁者處下，魔精惡氣，滿於空中也。”薛幽棲注曰：“天高無涯，地廣無際，常穢氣氛合，彌貫太虛也。”青元

真人注曰："天地之間眇莽高大，穢氣氛積，色界雖樂，尚有劫灾墜之下苦，失之不難。"

［八］"三界樂兮，過之長存"：《音義》本："樂兮，音洛，下同。過之，古臥切。"嚴東注曰："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此非至樂，若得過三界之上，乃得仙道，與劫輪轉，更不生死，故得長存也。"薛幽棲注曰："言三界之人，若迷樂住樂，則樂盡而淪墮；若悟樂之非樂，則超出而長存也。"青元真人注曰："須得了忘塵染，昇入三境，乃可長存。"

［九］"身度我界，體入自然"：嚴東注曰："若悟樂之非樂，則不住樂而修進，故得身度三界之難，體入自然之境。"李少微注曰："三界雖樂，福盡則傾。壽等塵沙，終當死壞也。"青元真人注曰："能度此界，則真相之體進入自然。"

［一〇］"此時樂兮，薄由我恩"：嚴東注曰："得入无色界之中，至此歡樂。我恩者，魔王自稱我也，爾皆由我保舉而得入仙品也。故言薄由我恩也。"薛幽棲注曰："若入自然之境，則自然之樂，長存真樂。三界之樂輪轉妄樂。此之一樂，則名同理殊，人乖境異，皆由魔王保舉而致此真樂之域，故云薄由我恩。"李少微注曰："過得三界，始可為樂，故曰此時樂兮，由我恩，保度得入三清，故曰薄由我恩也。"青元真人注曰："當爾之時，不生不滅，萬為樂也。我恩，謂色塵。良由超出色塵也。"

［一一］"龍漢蕩蕩，何能別真"：《音義》本："別真，彼月切。"嚴東注曰："龍漢之年玉字始出，大福堂國日月始明。元始撰集玉文，出法度人。其國風雅，非可稱名。人民始治，禮樂亦興，人壽三萬六千歲。蕩蕩大化，劫運既終，經於延康，一淪億劫，眇莽久遠，的而不虛，自非通玄究微，莫能識也。"薛幽棲注曰："既鍊質成仙，修凡得聖，出苦入樂，去死登生，故知道之靈化，妙用致此。當龍漢之際，混沌未分，天既未立，空虛蕩蕩，復何分別其真?"李少微注曰："龍漢初劫，人人淳朴，同焉自得，不知所求。

雖蕩蕩而平夷，无能別得真偽，我界多有試難，故真偽可得而分也。”青元真人注曰：“龍漢，謂玉清上聖之道。蕩蕩無際，皆可證之。”

［一二］“我界難度，故作洞文”：“我界”，伯二六五一號作“我家界”。按：“我家界”之“家”衍。嚴東注曰：“魔王言我從龍漢已來，功德至重而未得仙。末學道淺，求度我界，實亦是難。故歌此曲以勸學者，令識真也。”薛幽棲注曰：“言此界之難超，非洞章之莫度。故魔王津濟而立此文，既荷舉保之恩，復賴引援之德也。”李少微注曰：“我界羣魔，多諸幻惑，為此難度，故作洞文。”青元真人注曰：“今爾等但以色界為樂，故真偽莫分，故化洞章以相勉也。”

［一三］“變化飛空，以試尒身”：“尒”，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爾”。按：“尒”同“爾”，敦煌本習作“尒”，罕作“爾”。嚴東注曰：“魔王在空虚之中，飛行謠歌，以試末學之心正與不正也。”薛幽棲注曰：“猶恐趣道之不篤，秉操之不堅，故作變試於空中，觀履水火而无惑。”又曰：“空中萬變，謂試學者，故云變化飛空，以試爾身。”李少微注曰：“飛行變化，騁現神通，試爾身心，令失正道。”青元真人注曰：“千變萬化，魔試天人。”

［一四］“成敗懈退，度者幾人”：“懈”，斯五三一五號作“懇”。《音義》本：“懈退，古隘切。”按：“懇”為“懈”的偏旁換位俗字。嚴東注曰：“學士猶豫之心不固，一至到者少，不別真偽，羣邪所惑，致生懈怠，至得度者，萬无有一也。”薛幽棲注曰：“既履水火之難，則有成敗之流。超然獨濟者寡，渝變退落者衆，度无一人。”青元真人注曰：“其間懈怠者多，昇進者少。”

［一五］“咲尒不度，故為歌音”：“咲尒”，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同，浙

敦附二號作“笑尒”，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笑爾”。按：“咲”同“笑”。“尒”、“爾”，古今字。《漢書·孝成許皇后》：“《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唐顔師古注：“咲，古笑字也。”嚴東注曰：“爾，汝也。笑汝徒有希道之心而无得道之實。雖復億劫輪轉不滅，心不冥一，終不得度也。”薛幽棲注曰：“其成敗退者，復嗟哂愍之，故制此歌章，欲使普令超度也。”青元真人注曰：“笑爾不求自度，故作是言也。”

【錄文】

第三无色界魔王歌曰[一]：
三界之上，眇眇大羅[二]；
上无色根，雲隲峩峩[三]。
唯有元始，浩劫之家[四]；
部制我界，統承玄都[五]。
有過我界，身入玉虛[六]；
我位上王，匡御衆魔[七]。
空中万變，穢炁紛葩[八]；
保真者少，迷或者多[九]。
仙道難固，鬼道易耶[一〇]；
人道者心，諒不由他[一一]。
仙道貴實，人道貴華[一二]；
尒不樂仙道，三界那得過[一三]？
其欲轉五道，我當復奈何[一四]？

【校記】

[一]“第三无色界魔王歌曰”：此句後，《符圖》本有“魔王諱

韶”四字。伯二六五一號“第三色界魔王歌曰：三界之上，眇眇大羅，上无色根，雲隲峨峨，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有過我界，身入玉虛。我位上王，匡御衆魔，空中万變”重出，衍。嚴東注曰：“從顯定極風天至秀樂禁上天十天，為无色界分也。從无上常融天至太極平育賈奕天四天，无色界上也。”薛幽棲注曰：“第三无色界者，謂在色界之上，故云第三。无色者，无形質也。界者，域也。无色界有四天，言此天之人，形欲俱空，故云无色。魔王歌者，即此界魔王之謠歌也。”李少微注曰：“《道教經》曰：心業淨有六百善功，生无色界四天，此界魔王諱韶也。”青元真人注曰：“此界天人以遣心故，返為所累，故魔王述以匡御之道。令識變詐，使决證神仙。此界天人去色忘塵，而未達究竟之道，以遣魔故，返為魔累，故天王陳匡御之法，欲開悟之。”

［二］“三界之上，眇眇大羅”：“眇眇”，《无上秘要》卷四引作“渺渺”。嚴東注曰：“眇眇者，高遠也。大羅者，大羅之天也，在三界之上也。”薛幽棲注曰：“言三界之上，即圓羅之外，雖即未至太无，亦通是大羅之域也。”李少微注曰：“眇眇，高遠也。三界之上猶有四梵三清，然後至於大羅。今言三界之上有大羅者，魔王作歌從省文也。”青元真人注曰：“言此三界之上，惟有眇眇大羅无色之宗。”

［三］“上无色根，雲隲峩峩”：“无”，《无上秘要》卷四引同，《今註今譯》本作“無”。“隲”，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同，《无上秘要》卷四引作“層”，伯二六五一號、《音義》本作“嶒”，《今註今譯》本作“層”。《音義》本：“雲嶒，音層。”“峩峩”，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同，伯二六五一號、斯五三一五號、浙敦附二號、《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无上秘要》卷四引作“峨峨”。按：“无”同“無”。“嶒”通“層”，“隲”同“層”。“峩峩”同“峨峨”。嚴東注曰：“層者，重疊也。峩峩者，高峻也。大羅之天不參色界，在衆天之

上，結雲氣而成山。上有九層雲樓，高而峩峩也。”薛幽棲注曰：“此大羅之中，都有五境。上无躭閡之色，下无固著之根，皆妙氣之化成，若景雲之杳煥。此乃无狀之狀，恍惚難名，故云若存若亡也。”李少微注曰：“大羅之境，結雲成山，層臺九重，峩峩高峻，瓊林空峙，无根而生。”成玄英注曰：“此明大羅天上真空境界，山林城宇，宮殿臺榭，皆結自然妙炁而為之，非因造作，肉眼不見，謂之无色。浮空而立，謂之无根。”青元真人注曰：“但雲層峨峨而已，下仙不可窺盼。”《雲笈七籤》卷二一《天地部・總叙天》、《天中記・天》引《度人經頌》曰：“三界之上，眇眇大羅，上無色根，雲層峩峩。”

［四］“唯有元始，浩劫之家”：“唯”，《无上秘要》卷四引作“惟”。“浩劫”，斯五三一五號、《无上秘要》卷四引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斯三一〇九號作“皓劫”。按：“唯”通“惟”。“浩”通“皓”，“浩劫”同“皓劫”。嚴東注曰：“元始者，天尊也。浩劫者，浩浩无數也。元始之道，經无數之劫，常居大羅之天也。”薛幽棲注曰：“此五境之宮闕，皆元始之所居。元始則无始无終，既湛然常存，故云浩劫之家也。非五境之中，盡皆元始，謂每境之主，以元始為尊。”李少微注曰：“元始天尊家住其境，浩浩蕩蕩，劫數難知。”青元真人注曰：“得元始之道居其中，無有終始，故云浩劫之家也。”

［五］“部制我界，統承玄都”：“統承”，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内義》本、《太上經注》本、《今註今譯》本作“統乘”。按：“承”通“乘”，“統承”同“統乘”。嚴東注曰：“部制者，言大羅之天，天尊所治，並大聖在其上，上有玄都之山，七寶之臺，臺有《三寶神經》。大聖一日三時上朝七寶之臺，旋行誦詠，以制萬魔也。”薛幽棲注曰：“元始非唯一境之道主，亦制三界之魔王。又總玄都，敷弘萬化。玄都，玉京大羅之天者也。”青元真人注曰：“統係玉京部制。”

［六］“有過我界，身入玉虛”：嚴東注曰：“我界，无色界也。即體入玉虛之境。无色既為上界，即與玉虛鄰次。玉虛者，玉虛之炁也。得度无色之上，身入紫極之宮，玉虛上帝治在其中也。紫極者，太極之別名也。”薛幽棲注曰：“玉虛即玄都玉京也。”李少微曰：“元始部制我界，統承玄都紫微。有過我界，身入玉虛，得過我无色界也。既過色界四天，即入玉虛。萬炁上元，三部八景，皆結玉虛之炁為人也。”青元真人注曰：“過此分界，則轉玉虛之境。”

［七］“我位上王，匡御衆魔”：嚴東注曰：“上王，魔王之主也，字韶。自言我位上王，制御衆魔，故曰上王也。”薛幽棲注曰：“王者，即衆魔之上王也。故言匡御衆魔。匡，正也。御，制也。”李少微注曰：“此界魔王最居上位，下統三界，制理羣魔。”青元真人注曰：“魔王自言我居此天最上王位，常匡御衆魔，方保長存。”

［八］“空中万變，穢炁紛葩”：“炁”，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无上秘要》卷四、《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氣”。“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无上秘要》卷四作“萬”。“葩”，《直音》本：“怕平聲。”按：“炁”同“氣”。“万”同“萬”。“葩”讀若“怕”，平聲。嚴東注曰：“紛，亂也。葩，華也。三界並空，天魔鬼神變化紛亂華麗，幻惑學者之心，故曰紛葩也。”薛幽棲注曰：“紛葩者，亦氛氛也。言世間俗境常穢氣氛氛，衝隘空虛，填塞宇宙也。”青元真人注曰：“飛空之中，千變萬化，昇度學人，而塵穢之氣常自紛葩也。”

［九］“保真者少，迷或者多”：“迷或”，斯三一〇九號同，斯六三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无上秘要》卷四引作“迷惑”。按：“或”通“惑”。嚴東注曰：“保，固也。迷惑，邪亂也。固真者少，邪亂者多。”薛幽棲注曰：“痛乎世人保守真者鮮矣，迷惑不悟者多，况乎天下皆迷也。”青元真人注曰：“言天人雖則離染忘色，未能遣忘，

尤以心識為患。至於觀空入妙，尤復為難。”

［一〇］“仙道難固，鬼道易耶”：“耶”，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通義》本、《內義》本、张万福《音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无上秘要》卷四引作“邪”。《音義》本：“易邪，以致切。”按：“耶”用同“邪”。嚴東注曰：“仙道无形，故難守；鬼道多欲，故易邪也。《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也。”薛幽棲注曰：“學仙之道，則正性難固；鬼道不學，俗心已邪。隨風順流，靡靡而去，故云鬼道易邪也。”青元真人注曰：“故鬼道易為邪，入欲作，真人忘心，自遣而已。”伯二四五八號起“邪”，尾題“太上洞玄无量度人經”。

［一一］“人道者心，諒不由他”：嚴東注曰：“人道廢，本於心，諒己度情，而不由傍人也。”薛幽棲注曰：“夫人道之理，在於方寸。或悟道修真，或迷邪入鬼，皆由自己之心肺，信不由於他人。諒，信也。”青元真人注曰：“諒不由於他事，乃為仙道者以實，為人道者以華。”

［一二］“仙道貴實，人道貴華”：嚴東注曰：“仙道應於自然，去浮華，取至實，人道貴榮華，與仙道反也。”薛幽棲注曰：“夫修仙之道，道貴於真實；行人之道，道貴於浮華。故《經》曰：居其實，不居其華。”青元真人注曰：“諒不由於他事，乃為仙道者以實，為人道者以華。”

［一三］“尒不樂仙道，三界那得過”：“尒”，斯三一〇九、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同，《无上秘要》卷四引、《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爾”。《直音》本：“樂仙，上教切。得過，下音戈。”《音義》本：“不樂，五教切。得過，音戈。”按：“尒”同“爾”。嚴東注曰：“爾，汝也。汝不專一，那得度三界也。”薛幽棲注曰：“言汝世人若不學仙道，飛登五境，即三界之難，无由得過，言出越其界，非過止其所也。”青元真人注曰：“今爾等天人若不進

登真仙之道，則三界何以超凌。”

［一四］“其欲轉五道，我當復奈何”：嚴東注曰：“五道者，五苦之場也。奈何，悲痛之辭也。魔王在三界而見學者身不得度，為邪精所敗，不能正見，淪於惡道，喪失前功。方復經於五道之中，諸惡備受，甚可悲傷。故深發此歎者也。”薛幽棲注曰：“若不超越三界，則自然流轉五道。既自爾之身所致，而我爭奈爾之何？故云人道者心，諒不由他。五道之義，以明於上也。”李少微注曰：“不樂三天，輪轉五道，貴華棄實，吾奈之何也？”

【錄文】

此三界之上，飛空之中，魔王歌音，音參洞章[一]。

誦之百遍，名度南宮；

誦之千遍，魔王保迎；

万遍道備，飛升太空；

過度三界，位登仙公[二]。

有聞靈音，魔王敬形[三]；

勑制地祇[四]，侍衛送迎[五]。

拔出地戶，五苦八難；

七祖升遷，永離鬼官[六]。

魂度朱陵，受練更生；

是謂无量，普度无窮[七]。

有秘上天文，諸天共所崇；

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八]。

【校記】

［一］“此三界之上，飛空之中，魔王歌音，音參洞章”：“此三

界之上，飛空之中，魔王歌音，音參洞章。誦之百遍，名度南宮；誦之千遍，魔王保迎；万”三十四字，伯二四五八號重出。嚴東注曰：“謂三界之上，魔王於空中讚誦靈文，還在三界之內參雜，故云音參洞章也。”薛幽棲注曰：“言魔王常在三界之上，虛空之中，而歌此章，傷嗟世人，痛歎之甚。其音意參合，乃遠符大洞。魔王者，是魔之王，非王是魔。故身為至靈，辭參大洞也。”青元真人注曰：“如上歌音者，乃三界之上、飛空之中，魔王之所製也，其音參大洞之章。”

［二］“誦之百遍，名度南宮；誦之千遍，魔王保迎；万遍道備，飛升太空；過度三界，位登仙公”：“遍”，《今註今譯》本作“徧”。“升”，斯五三一五號同，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昇”。“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按：“遍”同“徧”，“升”同“昇”，“万”同“萬”，異體字；或云“徧”為“遍”之古字，“万”亦為“萬”之古字。青元真人注曰：“若人誦之百徧，亦如天人，離塵絕欲，故得名度南宮。誦之千徧，亦如天人觀空入妙，是為道備，飛昇太空。仙公者，太極第一品之仙真。”

［三］“有聞靈音，魔王敬形”：成玄英注曰：“有聞靈音者，謂聞靈寶本章也。道君歎美，三界魔王自作洞玄之歌，人能誦持，尚得成真入道；況有聞我靈寶本章之人？若能誦持，悉得三界魔王敬其形體，故云魔王敬形也。”青元真人注曰：“此則誦經功德所獲如是。其有聞見者，次獲如下功德：魔王敬形，敕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地戶五苦八難，雖七祖皆得受生。如是生死兼濟，故云无量无窮。”

［四］“勑制地祇”：“勑”，《元始經註》本作“敕”。《正統道藏》本《道要靈祇神鬼品經·總序靈祇》引《靈寶无量度人經》云：“中斗大魁，總監衆靈，勑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地戶五苦

八難。”按：“勑”同“敕”，敦煌本習作“勑”。李少微注曰：“太上勑之也。《博物志》曰：地祇位在崑崙山下也。”

［五］“侍衛送迎”：薛幽棲注曰：“儻有聞此靈章之音句，即魔王勑勒土地祇靈，居家則侍衛，出入則送迎。”

［六］“拔出地戶，五苦八難；七祖升遷，永離鬼官”：“升”，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昇”。按：“升”同“昇”。薛幽棲注曰：“拔七祖之昇仙，超八難之鬼謫，永出玄夜之河，長辭北府之官。三塗、五苦，共為八難，已注於前也。”

［七］“魂度朱陵，受練更生；是謂无量，普度无窮”：“練”，斯六三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太上經注》本作“煉”。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今註今譯》本作“鍊”。按：“練”、“煉”、“鍊”音同義近，三字常通用。敦煌本習作“練”。薛幽棲注曰：“七祖既得昇遷，皆入南宮受鍊，鍊化既畢，遂得更生。可謂普度无邊，廣濟无量。朱陵，即南上朱陵宮也。”

［八］“有秘上天文，諸天共所崇；泄慢堕地獄，禍及七祖翁”：薛幽棲注曰：“若有能寶祕尊重此文，則諸天帝、衆聖、尊神，共所欽敬。若輕漏泄慢，則身謝三官，殃及七祖。經既終畢，故重有戒言，此二章也。”青元真人注曰：“此經盡天地萬有、聖賢資生，皆所總言，故劫以四萬之遠方許傳度，恐下士輕易，重設禁綱。”

【錄文】

道言：此二章並是諸天上帝及至靈魔王隱秘之音[一]，皆是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辞[二]，言无韻麗，曲无華宛，故謂玄奥，難可

尋詳[三]。上天所寶，秘於玄都紫微上宮[四]，依玄科，四万劫一傳[五]。若有至人，齎金寶質心，依具格，告盟十天，然後而付焉[六]。

【校記】

［一］“道言：此二章並是諸天上帝及至靈魔王隱秘之音”：“秘”，斯三一〇九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祕”。按：“秘”同“祕”。嚴東注曰：“道言者，道君自序也。二章者，一是元始洞玄章，二是元洞玉曆章，名為二章也。諸天大神、上帝魔王名諱隱奧，故云隱祕之旨也。”薛幽棲注曰：“復此後每章皆稱道言者，亦是道君之言也。與前序同。此二章本經即元始所說。前序後述，復太上所加。前章有三十二天帝之隱諱，後章有三界魔王之祕音。”

［二］“皆是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辞”：“常”，伯二四四六號脱。“辞”，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斯五三一五號作“辝”，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辭”。按：“辞”與“辝”同“辭”，或云：“辝”為“辭”的古字。薛幽棲注曰：“既元始所說，太上所敷，皆諸天祕章，靈魔隱韻。固宜是大梵之至理，豈世上尋常之辭也。”

［三］“言无韻麗，曲无華宛，故謂玄奧，難可尋詳”：“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按：“无”同“無”。薛幽棲注曰：“既非世上常辭，故无韻麗。天中奧旨，故无華宛。自非真人通玄究微，莫能詳察也。言者，辭說。曲者，章句也。”李少微注曰：“玄，深也。奧，隱也。此二章天名帝諱及魔王名稱皆言无音韻美麗，曲无華艷宛約，有此深隱，所以難詳。”青元真人注曰：“聖賢隱奧，下仙不可窺盼得真道，粗識其詳。”

［四］“上天所寶，秘於玄都紫微上宮”：嚴東注曰：“上天者，即是上清諸天也。明此經乃是上境諸天聖人所寶重，祕在玄都紫微宮中。”薛幽棲注曰：“既諸天上聖共所崇重，寶秘於言（玄）都玉京之上。太極、玉清、上清三境，各有紫微之宮也。”

［五］“依玄科，四万劫一傳”：“万”，浙敦附二號、《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按：“万”同“萬”。嚴東注曰：“依玄科，四萬劫一傳也。玄者，天也。此是上天之期限，人間則四十年一傳，故稱玄科也。又云學道受經，四十年得天仙，四萬年得无上至真之道，全言四萬劫。”薛幽棲注曰：“既云萬劫即如昨夜，此是上天道之期也。千春如今朝，則四萬劫一傳，亦非久遠，此乃天真之格，故云依玄科，却不說至人傳授之期限也。”

［六］“若有至人，齎金寶質心，依具格，告盟十天，然後而付焉”：“具格”，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斯五三一五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音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舊格”。《音義》本：“舊格，或云具格，誤也。”“告盟”，斯五三一五號作“告明”。按：“具格”同“舊格”，“具”羣紐遇韻去聲，“舊”羣紐宥韻去聲，兩字音近義通，可以通用。“告盟”同“告明”，“明”、“盟”同音，可以通用。如《易·隨》：“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李鏡池通義：“明，借為盟。”此“明”就是指對神發誓立約。嚴東注曰：“前云上天有期限，其中有至信之人，心耽大法，能用金寶之信，以質其心，來欲請受者，然後冒禁告盟十天，方可傳付也。”薛幽棲注曰：“前序及此俱云齎金寶，復不言多少之量，既此質心，則至人之心一假多也。隨其豐儉以告十方，誓盟諸天，金寶雖微，盟約復重，既前序已說，今經後復盟，恐人忽略冥科，故此再三曉諭也。”青元真人注曰：“有志，以金寶質心，方許傳付。祕禁之科，不可輕犯。後世淺識之士，妄有改易，及傳非其人者，宜省斯言。”

【錄文】

道言：夫天地運度，亦有否終[一]；日月五星，亦有虧盈[二]；至聖神人，亦有休否[三]；末學之夫，亦有疾傷[四]。凡有此灾，同炁皆當齊心脩齋[五]，六時行香，十遍轉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无量之文，普度无窮[六]。

【校記】

[一]“道言：夫天地運度，亦有否終”：《直音》本：“否終，上音披。”《音義》本：“否終，音彼。”嚴東注曰：“運度者有四也，一生人，二死人，三禳災，四功德利益。又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運是劫運，度是度數。陽九、百六，皆是度數之休否，故天地雖大，猶有傾廢之期，即其義也。”薛幽棲注曰：“天屯為陽九之災，地否為百六之禍，故云天地運度，亦有否終也。”李少微注曰：“小則百六陽九，大則三界消亡。”成玄英注曰：“否終者，否謂陽九百六，終謂三界消亡。陽九、百六者，按《周易》大演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一元四千六百二十年，其中通有五十四年水旱。陽九者，陽數奇，極於九，災應之時，大則九年之旱。其次則七年、五年、三年、一年之火也。陰數偶，極於八，災應之時，則八年、六年、四年、二年之水也。百六初入元，一百六十年，陽數奇，有小旱之災，故云百六之災。通論陽九、百六之會者，初入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九百年為大陽九、大百六。大則大旱九年、大水八年也。《漢書》云：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一元，數盡三元為大劫之終，天地消亡也。三元合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年。初入元一百六十年為一小災，故云百六否終之義，略舉如前也。”

[二]“日月五星，亦有虧盈”：嚴東注曰：“日中則昃，月滿則

虧。星宿停關不轉，亦是天道之期，皆自然理數也。”薛幽棲注曰：“日月有薄蝕虧盈，五星有經緯錯度也。”青元真人注曰：“未得真道之士否泰吉凶，故常理也。”

［三］“至聖神人，亦有休否”：“聖”，伯二六五一號脱。“休”，《音義》本：“烋，音休，盛大貌。”按：“烋”通“休”。嚴東注曰：“天地聖人，尚有休否。”又曰：“至聖未是大聖，亦猶文王囚於羑里，孔子戹於陳蔡，皆是休否之辰。”薛幽棲注曰：“唯聖與神，猶有休盛否泰，況乎凡俗，何可勝言！”

［四］“末學之夫，亦有疾傷”：嚴東注曰：“末學之類，寧無疾傷？”薛幽棲注曰：“至於微生末學，理宜疾病災傷，儻有遭遇，甘之勿怨。”青元真人注曰：“後學心未堅固，乃設此章，以天地聖賢不逃大數，而況後學者乎！博達之士，三省斯言，自無魔試。”

［五］“凡有此灾，同炁皆當齊心脩齋”：“灾”，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災”。“炁”，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音義》本、《符圖》本作“氣”。《音義》本：“凡有此灾同氣，句。”“脩”，《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修”。按：“灾”同“災”，敦煌本習作“灾”。“炁”同“氣”，张万福音義認為應在“同氣”處讀斷，不可從。“脩”同“修”。李少微注曰：“同炁，同法也。同稟妙炁之法，故曰同炁。”青元真人注曰：“同氣者，自清濁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品物流形，均受元始一炁而生。人人皆是同炁。”

［六］“六時行香，十遍轉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无量之文，普度无窮”：“遍”，伯二四四六號作“過”，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内義》本、《註解》本、《今註今譯》本作“徧”。“祥”，浙敦附二號、伯三三二七號《无上祕要》引、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

作“祥”。“无”，伯三三二七號《无上祕要》引同，《今註今譯》本作“無”。按：“徧”同“遍”，“過”、“遍”義近。“狩”為“祥”之換旁俗字。“无”同“無”。薛幽棲注曰：“若有此災，則召同學、同志，齊心齊力，修齋禮懺，六時行道，轉誦此經。令周十遍，福德之報立應，不祥之禍自消。故知靈文功用弘普，廣濟天下者也。”伯三三二七號《無上祕要》引《洞玄無量度人經》從“道言：夫天地運度，亦有否終”至“无量之文，普度无窮”止。

【錄文】

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一]。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遍，以度尸形，如法[二]。魂神逕上南宮[三]，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滅，便得神仙[四]。

【校記】

［一］“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末學”，原作“未學”，今據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无上秘要》卷四三引改，下文同。按：“未”為“末”之誤。“克”為“充”之訛。“應”，讀若“膺”。嚴東注曰：“云死者，皆過太陰之官，如此之人皆為轉經行道。”薛幽棲注曰：“末學者，或宿運功微，今緣德薄，遂使趣道之心不篤，墮業之障易侵，仙品之格莫登，鬼錄之編已著。於是玄運所引，應當奄終，魂歸太陰，尸偃后土也。”李少微注曰：“鬼道為太陰也。”青元真人注曰：“末學之士，未遂成道，則仙曹未有名籍，遇數則終，形識當壞，不免同入太陰。返視陽仙，誠隔霄壤。”

［二］“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遍，以度尸形，如法”：《音義》本：“為，音位。”《直音》本：“為其，上音謂。”“臨過”之“過”，伯二六五一號脱。“十遍”，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同，《无上秘要》卷四三引作“十徧”，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十過”。“尸形”，《符圖》本作“屍形”。按：“為”讀若“位”。“十遍”同“十過”，“遍”同“徧”，“遍”與“過”義近換用。“尸”同“屍”。薛幽棲注曰：“同盟、同學，至人至友，能為精心修齋，誦經十遍，臨終之際共度尸形，則存者獲濟拔之功，亡者得度魂之福。言如法者，咸依五煉生尸之法也。”

［三］“魂神逕上南宮”：“逕”，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作“迳”。《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内義》本、《註解》本作“徑”。按：“逕”同“迳”，“逕”通“徑”。《樂府詩集·燕射歌辭三·角調曲二》：“尋芳者追深逕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逕”一本作“徑”，可證。嚴東注曰：“明滅度之人，臨將命過，同學者復為行香誦經，以度尸形，魂神即昇南宮，受自然之福也。”薛幽棲注曰：“既作度尸之法，則魂神上昇於朱陵之宮，受鍊於流火之庭。”青元真人注曰：“若同學之流為之濟度，方得返形為陽。”

［四］“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滅，便得神仙”：“隨”，《无上秘要》卷四三引、《正統道藏》諸本作“隨”。嚴東注曰：“功滿三千，即白日昇天。”薛幽棲注曰：“隨其修學功業之深淺，準其年歲日月之多少，時限既畢，則神歸復形，便得更生。外雖終歿，經時積稔，有如睡頃，不覺稽久。從兹已往，便得神仙。此亦得尸解之道者也。”

【錄文】

道言：夫天地運終，亦當脩齋、行香、誦經[一]；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脩齋、行香、誦經[二]；四時失度，陰陽不調，亦當脩齋、行香、誦經[三]；國主有灾，兵革四興，亦當脩齋、行香、誦經[四]；疫毒流行，兆民死傷，亦當脩齋、行香、誦經[五]；師友命過，亦當脩齋、行香、誦經[六]。夫齋誠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灾，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七]，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无量，普度天人[八]。

【校記】

［一］“道言：夫天地運終，亦當脩齋、行香、誦經”：“脩”，《无上秘要》卷四三引、《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引、《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修”，下七句同，不出校。按：“脩”通“修”。嚴東注曰：“以禳災運也。”薛幽棲注曰：“天地屯否，運數將終，即當修齋禮懺，讀誦此經以鎮禳也。”青元真人注曰：“自利利他為第一行，太上設此一章，明此經非惟度己，雖天地君臣民庶皆可兼濟，方為道備，乃顯度人之普。”

［二］“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脩齋、行香、誦經”：嚴東注曰：“以保安寧也。”薛幽棲注曰：“五星經緯錯度，日月薄蝕失昏，即當修齋禮懺，讀誦此經，以整復也。”

［三］“四時失度，陰陽不調，亦當脩齋、行香、誦經”：嚴東注曰：“以理陰陽也。”薛幽棲注曰：“春夏秋冬，寒暑不遷，陰陽律呂，氣候乖錯，即當修齋禮懺，讀誦此經以調理也。”

［四］“國主有灾，兵革四興，亦當脩齋、行香、誦經”：“主”，伯二四四六號作“王”。“灾”，斯五三一五號、伯三三二七號《无上祕要》引、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内義》本、《元始經註》本、

《今註今譯》本作“災”。按：“王”為“主”之訛。“灾”同“災”，敦煌本習作“灾”。嚴東注曰：“以保衛護也。”薛幽棲注曰：“國有災運，兵戈四起，即當修齋禮懺，讀誦此經，以消其灾運也。”

［五］“疫毒流行，兆民死傷，亦當脩齋、行香、誦經”：嚴東注曰：“以用消伏也。”薛幽棲注曰：“疫癘之毒，時行疾病，死傷萬民，即當修齋禮懺，讀誦此經，以除其災也。”李少微注曰：“每歲十二月大陵積屍星，其氣下地下丘墓朽骸，其氣上屬，鬼乘之，因行寒熱之病，謂之疫毒。”成玄英注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十億為兆，舉其多也。即明國主有災，故知傷害兆民也。”

［六］“師友命過，亦當脩齋、行香、誦經”：嚴東注曰：“師徒朋友，命過之時，行香誦經十過，以濟度魂靈也。”薛幽棲注曰：“師主道友，臨終之時，依前章法修齋以度尸形，令得神仙也。”

［七］“夫齋誠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灾，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誠”，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戒”。“禳”，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三三二七號《无上祕要》引作“攘”。按：敦煌本“誠”、“戒”混用，《道藏》本習作“戒”。“攘”通“禳”，《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風。”漢鄭玄注：“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此“攘”就是祈禳之義。薛幽棲注曰：“夫修齋持戒，行香誦經，功德既深，福報亦重。上可以消滅天災，保鎮帝王之祚，下可以禳除毒害，普度蒼生之厄。”李少微注曰：“諸言齋者，謂黃籙等齋皆用五文鎮謝，非常俗之齋也。三時啓奏，所以感天動地，降福禳災也。”又曰：“誦經可以消蕩不死，藉鄉人之儺也。”伯三三二七號《无上祕要》引《洞玄无量度人經》從“道言：夫天地運終”至“下攘毒害，以度兆民”。

［八］“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无量，普度天人”：“无”，《符圖》本作“無”。“難勝”，《直音》本：“下音升。”“度天人”，伯二六五一號脱。按：“无”同“無”。“勝”讀若“升”，為能夠承受、禁得起之義。伯二六五一號脱“度天人”三字。薛幽棲注曰：“生賴者，即身得道，白日昇天也。死賴者，魂度朱陵，受鍊仙化也。天人登坐三清之樂，世人立超八難之苦，廣濟之功既大，普度之德尤深。”

【錄文】

道言：凡有是經，能為天地、帝主、兆民行是功德。有灾之日，發心行齋、燒香、誦經，十過，皆諸天記名，万神侍衛[一]，右別至人，剋得為聖君金闕之臣[二]。諸天記人功過，豪分无失[三]，天中魔王亦保舉尒身，得道者乃當洞明至言也[四]。

【校記】

［一］“道言：凡有是經，能為天地、帝主、兆民行是功德。有灾之日，發心行齋、燒香、誦經，十過，皆諸天記名，万神侍衛”：“帝主”，伯二四四六號作“帝王”。《音義》本：“為帝主，音位，正月同。”“行齋”，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伯二四五八號、《无上秘要》卷四三引、《通義》本、《元始經註》本作“脩齋”。“脩”，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修”。“灾”，《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災”。按：除伯二四四六號外，諸本習作“帝主”，此處之“帝王”與“帝主”同義換用。“行齋”同“脩齋”，“脩”通“修”。“灾”同“災”，異體字，敦煌本習作“灾”。薛幽棲注曰：“記名者，記其善名也。若人能受持此經，依按前條，一一發心，修齋自效，則上消天地之災，中益帝主之福，

下救兆民之苦，則諸天記名於黃籙白簡，萬神侍衛於行住坐臥也。”

［二］“右別至人，剋得為聖君金闕之臣”：“右別”，浙敦附二號作“有別”。“剋”，伯二四四六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作“尅”，《內義》本作“克”。按：“有”通“右”，如《墨子·非命下》：“天有顯德，其行甚章。”孫詒讓閒詁引莊述祖曰：“‘有’當為‘右’，助也。”《荀子·天論》：“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梁啓雄釋引陶鴻慶曰：“有，借為‘右’，助也。”然，此“有”非“助”義，而是“左右”之“右”。“尅”同“剋”，亦作“克”。嚴東注曰：“右別者，亦如文牒右件分別也。”薛幽棲注曰：“若有玄解體真之士，能依經格，按而修行，必得輔佐聖君，列侍金闕。金闕者，即聖君所居也。”李少微注曰：“聖君者，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君也，諱弘，來劫下為人主，故預稱後聖君也。尹氏《玄中記》曰：太上老君常居紫微宮，一號天皇大帝，一號太乙天尊，一號金闕聖君。天地萬物，莫不由其造化焉。若能精誠齋戒，誦詠靈文，剋得飛昇紫微，為其臣佐也。《玉錄》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為金闕聖君之臣也。”青元真人注曰：“友別者，五帝以友別之，稱為至人。尅得為聖君金闕之臣者，即為後聖金闕之侍臣也。”此注以“友”釋“右”，與諸注不同。

［三］“諸天記人功過，豪分无失”：“豪分”，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斯三一〇九號同，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音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毫分”。《音義》本：“毫分，符問切。”“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按：“豪”通“毫”，如《墨子·天志中》：“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此“豪”就是指細的毛。“无”同“無”。薛幽棲注曰：“諸天司察報對，區分記錄人之善惡，

糾舉學者之功過也。既毫分無失，亦纖芥無遺。”青元真人注曰：“宗奉禮敬，輕泄漏慢，有一至此，則鬼神所不容私，而況諸天乎！太上以世人之志成毀無定，故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无失。前章已是誦經威儀，今復以四種美功重伸優勸。皆諸天記名者，隨功紀籍。萬神侍衛者，靈寶衆神也。”

［四］“天中魔王亦保舉尒身，得道者乃當洞明至言也”：“尒”，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爾”。“乃”，《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廼”。按：“尒”同“爾”。“乃”同“廼”，異體字。嚴東注曰：“其五天、三界至靈魔王，當保爾身，必舉爾功。有骨相挺分之子，應得道成真之人，乃當洞鑒經言，深體真旨也。”李少微注曰：“凡人但當勤修齋戒，得道之日，自明至言。將慮凡人未通深義，中道懈怠退志，故發此言也。”

【錄文】

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道君譔[一]元始靈書中篇[二]：

亶婁阿薈，无恕觀音[三]。
須莚明首，法覽菩曇[四]。
稼那阿弈，忽訶流吟[五]。
華都曲麗，鮮菩育臻[六]。
荅落大梵，散烟慶雲[七]。
飛灑玉都，明魔上門[八]。
无行上首，迴踪流玄[九]。
阿陀龍羅，四象吁員[一〇]。

【校記】

［一］“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道君譔”：“无”，《符圖》本作“無”。“譔”，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雲篆》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撰”。《元始經註》本、《符圖》本“道君撰”三字在“元始靈書中篇”之後。按：“无”同“無”。“譔”同“撰”。如《禮記·祭統》：“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今註今譯》本云伯二六〇二號、《雲篆》本、《四注》本無道君譔三字，誤。“道君譔（撰）”三字在“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之後，與本書所用底本即伯二六〇二號同。唐孔穎达疏：“論謂論説，譔則譔録。言子孫為銘，論説譔録其先祖道德善事。”嚴東注曰：“隱者，有四也。一隱名、二隱諱、三隱事、四隱語也。”又曰：“此篇之文，有二百五十六言，字方一丈，八角垂芒也。一者分置三十二天，天有八字以消不祥，成濟一切。二者將書玄都及天宮門戶樓觀之上，若有修服其字，則昇其處，攝召十方衆仙也。此道君自標於題目之下也。”薛幽棲注曰：“此是題目也。梵者，道也。言此篇乃是三十二天中大道隱諱語，不可測量也。”李少微注曰：“大梵者，元始大梵之炁，離合以成音也。梵之言汎，六合無處不同。隱語者，謂隱祕天中，世人不解也。无量音者，言殊方異類，普聞妙義，無有限極也。凡二百五十六字，分置三十二天，天各八字，又書玄都宮闕及諸天樓觀。若能服其字，則隨人所習，乘炁各歸其處也。”成玄英注曰：“學者能服其字，則隨人所習，功滿之日，乘炁各歸其處。其法在內音玉訣。”

［二］“元始靈書中篇”：“元始靈書中篇”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太上經注》本、《元始經註》本有“元始靈書上篇”。按：《度

人經》原本蓋無“元始靈書上篇”。嚴東注曰：“元始靈書者，即元始天尊靈書八會之音也。在三十二天之中，既事理關涉，故編撰此。”李少微注曰：“今所注者，一依天真皇人内音訓釋，或刪繁取要，或加字益明，回互經文，不依輪次者，務使人速見其意也。”青元真人注曰：“《天公經》云：雖有諸天，猶拘劫運，於是玉宸道君撰《元始靈書》四篇，凝雲作篆，每字方廣一丈，八角垂芒，以鎮三十二天。大羅宫有上篇，觀覺鬱縊，龍篆正文。中篇即此文也。道君所述下篇，即森角儲雲，乃皇人美此隱音，重迷之也。”

［三］“亶婁阿薈，无恕觀音”：“亶婁阿薈”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通義》本、《元始經註》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有“東方八天”四字。《直音》本：“亶，丹上聲。薈，音外。恕觀，上音禍，下音貫。”《音義》本：“丹，上。薈，烏外切。恕，胡臥切。觀音，音貫。”“婁”，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内義》本、《經法》本、《疏義》本作“樓”。“薈”，伯二六五一號、伯二四五八號作“會”。按：“婁”、“樓”同音換用。“薈”、“會”音近通用。李少微注曰：“此八字，黄曾天内音也。亶者，坦然廣遠貌。婁者，玉京山下長樓之名也。上承玄都宫，亦謂之樓都，言山樓互聳，亶然廣遠。阿者，玄都中阿那之神名也，掌樓之監，主大梵之炁，炁數交周，阿那之神則鳴樓都之鼓，以集衆真，上朝元始。日三周而一鳴，以為常節。薈者，帝君遊臺之名，薈蔚華秀，故曰薈。无者，太无。言太无之中，自然能生真聖。《太霄琅書》曰：无形生真，真從无中生也。恕者，日月門戶之名，言天中日月會於恕門。觀者，觀覺也，是天中帝君之諱，主長夜之錄。音者，八字之音也。能誦八字之音，則真人乘金輪以開冥，玉女揚華旛以披鈕。觀覺主長夜之錄，四冥拔九幽之府，七祖披朗，朽骸還生。”成玄英注曰：“天真皇人曰：此八字並飛玄自然之書，字方一丈，文彩煥耀，洞明八方。元始下教，使我撰其字，解其音，合成皇曾天中大梵隱

語，无量之音以付道君，使教皇曾天中宿有仙名者，應得道之人。其章以皇曾天中合五方飛玄之炁，以和八字自然之音，名曰无量洞章，已下諸天，義同此說。”青元真人注曰：“亶婁即玉京山上長樓也。阿者，此天司候之神名。阿那耆者，天中遊冶臺名。无者，虛无。恕者，日月之戶。觀者，觀覺天帝之諱。音者，歌音。謂玉京亶婁，其勢長大，上接玄都之阿，每朝會時，阿那登此樓擊大鼓，則諸天真聖皆集歌洞章，自日月戶間朝元始于虛无也。然後天帝觀覺領真人登遊冶之臺，三唱洞章，以開度人天。此則元始以鎮黃曾天之雲文。”

［四］“須莚明首，法覽菩曇”：“莚”，伯二六五一號、斯六三號同，浙敦附二號、伯二四五八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作“延”。“明”，斯五三一五號同，《符圖》本作“明”。“覽”，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伯二四五八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攬”，下同。按：“莚”、“延”同音換用。“明”同“明”，異體字。“覽”、“攬”同音換用。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玉完天內音也。須延者，王（玉）完西北闕名也。大劫數交，須延而開，玉真上聖於是而回。明首者，元始之都候也。元始開運，則都候啓道，梵行諸炁，倏忽自朗。法者，法輪罪福之場。攬，覺也。是天中帝君之諱，主度魂更生。菩者，菩提也，執九色之麈。曇者，曇頤也，把十絕之旛，並上元真人也。人能常誦洞章，則法輪引籍於司命，攬覺度魂於更生，菩提轉九色以輪運，曇頤旋十絕以停椿，天地得之以不傾，萬物得之以長存也。”青元真人注曰：“須延，皆天真之諱。明首，先聖之名。法攬菩曇即玉清四府真人也。當大劫交，元始命須延開玉真之府，納諸仙

真。明首主持正炁，開導諸天梵炁。於是元始散遊諸天，則法輪引籍，攬覺度魂，菩提轉輪，曇頤揚幡。自是九地開光，學人受度。此則元始以鎮玉完天之雲文。”

［五］“稼那阿弈，忽訶流吟”：“弈”，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六五一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奕”。按：“弈”、“奕”同音通用。李少微注曰：“此八字，何童天內音也。稼那者，天中主圖先生之號也。領人生死圖錄，總主神仙，治金華之宮。金華與龍山連宇，煒燁玉清之上，鬱勃洞虛之中。阿奕者，七寶林中樹名也。彌覆四方，實上聖之遊圃，乃真人之戲園也。忽者，覺也，飛天神人名也，主大小劫會。訶者，訶摩也，天中呼元始天尊為訶摩。流吟者，流布歌吟也。劫運既終，訶摩則開化教法，普度天人。天人歡樂，萬道流行。於時天度炁促，人道轉喪，將來劫壞，真經隱藏。天尊已知，故預為歌吟也。人能常誦洞章，主圖先生則削罪錄於長夜，注生名於南宮也。”青元真人注曰：“稼那，此天中掌籍真人。阿奕，此天苑圃中瓊林寶樹之呼。忽者，飛天神王名；訶者，元始消息之稱。流者，流布；吟者，吟詠。當劫初時，元始於阿奕之下，噓呵元梵之炁，自成靈音，流布萬天，皆得吟詠。然後稼那舉藉，定是非死生，上奏玉京，即飛天神王下度世人也。此則元始以鎮何童天之雲文。”

［六］“華都曲麗，鮮菩育臻”：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平育天內音也。華都者，天中太極宮青華門之別名也。曲者，天中有梵天神人飛行太極之上，爽靈風之炁，歌洞章之曲也。麗是太和玉女之名。鮮者，鮮雲，即慶雲也。菩者，菩樓也，天中樓名也。玉女於華都之門，詠神人之歌，則慶雲應時以敷舒，散菩樓之上。育者，天中帝君之隱名。臻，至也。育帝常乘八景之輪，遊觀八極之外，至於鬼神之家，回十絕之旛，以召天魔，舉度天人。人能常誦洞

章，飛天遙唱，三界司迎，七祖出離長夜，上昇南宮也。”青元真人注曰：“華即東極青華之都。曲者，歌曲。麗者，玉女之名。鮮者，慶雲之象。菩者，此天中寶樓名也。育者，帝諱。臻者，至也。謂元始時於華都命仙聖領諸玉妃登菩樓，歌洞章，則鮮雲集其上，於是玉帝乃臻，開度九夜。此則元始平育天之雲文。”

［七］“荅落大梵，散烟慶雲”：“荅”，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答”。“落”，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作“洛”。按：“荅”、“答”，古今字。“洛”通“落”。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文舉天内音也。答者，天中玉闕名也，是三界便門也。落者，宫闕落落然也。大者，大宥也。天尊開運之初，皆放大赦，謂之大宥，使三惡道空，九幽罷對，與之更始也。梵者，梵行之炁，能閉龍漢之劫，運赤明之辰也。散煙者，真人散香於玉闕也。慶雲者，五色備也。謂之揚薰以拂上真，慶雲接乎紫館，飛天舞乎空輪者也。”青元真人注曰：“答落，謂此天中宫闕巍巍，上有答落之庭。大梵，元始宥令之稱。散煙慶雲，乃北天梵炁之餘者也。謂元始開大赦於答落宫庭，收攝元炁，放釋罪魂，咸得餘炁復元，結成雲煙而聚集。此則元始以鎮元明文舉天之雲文。”

［八］“飛灑玉都，明魔上門”：“明”，斯六三號、斯五三一五號同，《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明”。按：“明”同“明”。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摩夷天内音也。飛者，飛天神人之號也。天地改運，淪於延康，冥冥炁開，飛天啓光，於是散暉，諸天受炁也。灑者，龍漢一會，倏忽而迴也。玉者，玉真主開長夜之聖號。都者，九幽之酆都。人有善功則玉真開長夜之戶，酆都度八難之場，七祖於是而還生，幽魂於是而揚光也。明者，解八字之義。魔

者，魔王。上者，上帝。門者，門下也。人能明識八字之義，則魔王敬伏，上帝育養於始生之神門，門下有韓君司命司錄度筭於南宮，慶流九族，生死蒙恩也。”青元真人注曰：“飛者，飛天神王。灑者，迅速之狀。玉者，玉真。都者，酆都。明者，明曉。魔者，魔王。上者，上帝。門者，門下也。謂元始為諸飛天神王演說正道，自龍漢之劫，至于延康，一一灑然。學人能明曉其音，則玉真開長夜之府，酆都度八難之魂，魔王保迎，上帝育神，門下天真，欣然保度。此則元始以鎮摩夷天之雲文也。”

［九］“无行上首，迴蹤流玄”：“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迴”，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疏義》本、《符圖》本作“迴”，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回”。《直音》本：“蹤，音隻。”《音義》本：“迴蹤，音隻。”按：“无”同“無”。“迴”同“迴”，“回”用作“迴”。李少微注曰：“此八字，越衡天内音也。无者，上道也。言元始之炁，開明无上之道也。行者，天元之綱紀，維羅八極，梵炁彌布，流行不息也。上首者，北斗之罡宮也。轉運天關，推會度數，數極則大劫交也。回，轉也。蹤，履也。劫運之初，元始則履空而輪轉，布化於十方。流者，流晨之光也。又使流晨之光，照長夜之府。玄者，空也。越衡天上玄都之景，有空峰之山，乃萬聖之所遊，生死之所歸。道未足備，身應滅度，魂升空峰，受鍊而度南宮也。”青元真人注曰：“无者，虚无。行者，運行。上首，北帝下宮之名。回者，回轉。蹤者，履蹤。流者，流晨之華。玄者，空也。謂元始稟虚无上道，綱維八極，使梵炁流行，下環北帝宮，以彌羅諸天。運推數極，財大劫交至，初則元始復以流晨光華，履導空虚而布化。玄者，玄空。此天有空峰山，乃生死所歸。學人道未備足，身應滅度，其魂升入此山。俟功滿德足，然後轉入南丹鍊度。此則元始以鎮越衡天之雲文。”

［一〇］“阿陀龍羅，四象吁員”：此八字，斯三一〇九號作“阿陀龍四，象象吁員”。按：“四，象象”當作“羅，四象”，此蓋其所依據的底本“羅”字有殘損所致。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濛翳天內音也。阿者，天中有九折之山，連阿相屬。陁者，山上之樓，上通玉清之炁，以望三界之鄉。帝君常乘三素之雲，駕九龍之輿，上遊阿丘之嶺，下監萬生之罪。龍者，龍山，與阿陀相去九億萬里。羅者，日月之名也。《玉緯》曰：上清九天真人呼日為濯曜羅。言山勢相交，日月明於峯上。四者，四極之宮，謂東華、南極、西靈、北真也。四極真人主生死命籍。象者，象輪之車也。真人常乘象輦遊行三界，校人生死罪錄，開度學道之人。吁者，育也，是天帝之諱，為南宮度命君，主煉度朽魂。員者，童也，是日中生童，主灌津於天人。人能誦詠洞章，則玉名入於帝錄，生死度於南宮，四極給自然之羽車，七祖歡遊於福堂也。右東方，九炁青天，自然玉字。”成玄英注曰：“天有八字，合成六十四音，亦名六十四篇。按《內音玉字·東方八天密呪》曰：靈音八書，六十四篇是也。修學之人，隨所服佩，天中之音，假如修學皇曾天，即服佩其天八字。按《內音玉字訣》第一云：皇曾天中，第一、第二、第三，三字，皆仰書玄都長樓之上，其文以正天之度數，主召十方衆真天神；其次第四、第五，二字，則書帝君遊臺南軒之上，主空无之中，能生自然神真；其次第六、第七、第八，此三字書日月之門，主通幽之光，開長夜之府，其字皆方一丈，八角煥明於皇曾天中。天真皇人曰：修飛仙之道，當以月十齋日，朱書皇曾天中第一、第二、第三，三字，向壬服之，呪如法，百日，萬神朝身；以月十五日、三十日朱書第四、第五，二字，向東服之，呪如法，服之二十四年，神真並生，生死皆得上昇帝君遊臺之上；以月上下弦望之日，朱書第六、第七、第八，三字，向月服之，八年，身內有光，面作金色，生死皆得上昇日月之館，受鍊而成仙。佩其文，三官无復惡對之錄，名書皇曾天中，隨運生死，億劫无窮。其法妙

重，飛天齊功。右略舉一天以明其理，已下服佩諸天，一依《內音玉訣》也。”青元真人注曰：“阿者，此天中之山名，九折連阿而上。陁者，山上樓名。龍者，亦山名，與阿陁相去九萬里。羅者，日月之呼。四者，四極。象者，象車。吁者，南昌上帝隱諱。員者，日中仙童之名。謂阿山陁樓，其炁與玉清相屬，此天帝君常遊其上，察人罪福，日月之光照于上。學人道備則四極真人乘象車而下度其身，引領而謁南丹吁帝以求鍊度，日中仙童仍以九陽金精之華灌濯其體。此則元始以鎮蒙翳天之雲文也。”

【錄文】

南閫洞浮，玉眸詵詵[一]。
梵形落空，九靈推前[二]。
澤落菩臺，綠羅大千[三]。
眇莽九醜，韶謠緣亶[四]。
雲上九都，飛生自騫[五]。
那育郁馥，摩羅法輪[六]。
霑持无鏡，覽資運容[七]。
馥朗廓弈，神纓自宮[八]。

【校記】

[一]“南閫洞浮，玉眸詵詵”：“南閫洞浮”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符圖》本、《今註今譯》本有“南方八天”四字。“閫”，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作“焰”，斯五三一五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元始經註》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音義》本作“爓”。《音義》本：“南爓，音艷。”“詵詵”，斯五三一五號作“洗洗”。《直音》本：“詵，

音莘。”《音義》本：“詵詵，嚴公注曰：洗洗。”按：“閻”、“焰”、“爓”同音，可以通用。除斯五三一五號作“洗洗”外，《音義》本引嚴公注亦作“洗洗”，諸本習作“詵詵”。“詵”有通“洗”之例，唐張說《徐氏子墓誌》：“驥子睨雲，鳳毛詵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一本作“洗”。《詩經·周南·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漢毛亨《傳》：“詵詵，衆多也。”漢鄭玄《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一說為和集貌。朱熹《集傳》：“詵詵，和集貌。”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和陽天內音也。南爓者，南方有流火之庭，廣七萬里，飛焰煥乎八方也。洞浮者，洞陽之宮，流火之炁，炎而浮流也。玉眸者，流火之膏也，鍊身體則生玉光，明如眸子，故曰玉眸。南極真人理於宮內，諸學人始得道者皆詣流火之庭，南極真人則以火膏洗鍊，蕩除塵垢，得與真人為侶。詵詵然，衆多也。”《元始經註》本“南方八天”下注曰：“叩齒三通，思朱雀，鳳凰翻翻直前，後絳雲三重，覆匝身形。密呪曰：三炁徘徊，靈鳳來飛。玉音八字，爛煥紫微。吉日大慶，我道洞開。朱丹哺飴，仰吸靈暉。身生水火，絳帔羽衣。登空飛步，足踐丹梯。周旋八天，七祖相隨。呪畢，引炁三咽止。”又：“南者，南方丹天世界。爓者，火焰。洞者，洞陽宮也。浮者，浮沉。玉眸者，火之膏質。詵詵者，盛也。謂南方丹天有洞陽宮流火之庭，火焰飛浮，洞煥八方，玉眸之質，光明交映，詵詵然何其多也，乃真人鍊形之所。此則元始以鎮和陽天之雲文也。”

［二］“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形”，斯五三一五號、《通義》本作“刑”。“落”，斯五三一五號作“洛”。《音義》本：“推前，音吹。”按：“刑”通“形”。“洛”通“落”。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恭華天內音也。梵形者，元始天尊在龍漢時號也。至赤明世號无名君，上皇開運，號元始丈人。梵炁化形，隨劫化生，以一神而見，不受胎生，故曰梵形。落空者，元始自空中而生，故曰落空。九靈

者，九華真人也，理於南上宮中，主九幽之下宿對死魂。推前者，九華真人主命錄，推筭死魂前生功德；天中有散花之臺，四斗真人所處焉。有善功者，四斗真人書延生之符，授之則得拔度九幽也。”青元真人注曰：“梵形，謂元始。從劫至劫，歷代化生，皆以大梵之炁，凝而成形，以一神而現，不受胎生，從空而生，故云落空。九靈者，玉都九華真人。推前者，此天中臺名，真人常奉天帝散花其上，嘯詠洞章，開度天人也。此則元始以鎮恭華天之雲文。”

［三］“澤落菩臺，綠羅大千”：“澤落”，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同，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旁通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澤洛”，《内義》本、《直音》本作“澤落”，《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註解》本作“澤洛”，《四注》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太上經注》本作“澤洛”，《内義》本注曰：“澤，音託。落亦作洛，音壑。”《直音》本：“上音繹，下音郝。”《音義》本：“上鐸，下郝。”“綠”，浙敦附二號作“錄”，今據《四注》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中華》本《敦度人》、《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今註今譯》本改。按：敦煌本習作“澤落”或“澤洛”，《道藏》本習作“澤洛”、“澤洛”或“澤落”。音有三讀：一讀若“託壑”，一讀若“繹郝”，一讀若“鐸郝”，不知孰是。“綠”，敦煌本習作“緣”，《道藏》本多作“錄”或“绿”，此處“錄”、“緣”當為“綠”之誤。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宗飄天内音也。澤者，天中山名也。其山上有衆龍之窟，中有黄房之室，一名玉容之堂也。洛者，真晨道君之内名也。理於黄房之内，混大劫而不終，經龍漢而更明，故幽中有悦焉。菩者，飛天真人之隱號，有无數之衆。臺者，玉臺也。處於澤山之陽。綠羅者，月中夫人，字羅英，容色如玉，著綠帔青衣，故曰綠羅。理在日月之宫，上乘大羅之天梵行之炁，運度之門，以應天地之數，終於大劫。既受交日月，則會於玉臺之上也。大千者，世界之數。陸

先生云：以千數至千，即千千，為小千。小千數至千，為中千。中千數至千，為大千。千中之大，故曰大千。人能誦詠洞章，則得駕羽輪之車，昇黃房之室，遊玉臺之上，覽大千之境也。”青元真人注曰：“澤者，天中山名。洛者，神真道君諱。菩者，飛天真人內音。臺者，玉臺在澤山之陽。綠羅者，月宮夫人內音。大千者，世界劫數之稱。凡百至千曰一千，自一千至再千曰小千，自小千至再千曰大千。謂澤山衆龍所伏，中有黃房之宮，洛君居其中，自劫至劫，不滅不生，時領諸菩登玉臺，歌洞章以度人。綠羅，字羅英，其形如玉，美瑩無艷，乘大梵炁，理治太陰，度數以應天元，無有差忒。至大劫交，則日月俱會於玉臺，俟劫運再開，復運化也。此則元始以鎮宗飄天之雲文。”

［四］“眇莽九醜，韶謠緣亶”：“眇”，《疏義》本作“渺”。“緣”，《四注》本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作“綠”。“亶”，《四注》本、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遭”。《直音》本：“遭，音邅。”《音義》本：“緣遭，陟連切。”按：“眇”通“渺”。“绿”為“緣”之誤。“亶”、“遭”同音，兩字通用。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皇笳天內音也。眇者，眇眇然也。元始昔淪於延康之中，天書玉字，翳而不彰，眇眇然也。莽者，龍漢開運其文，復明莽莽然也。遇其道，男女並皆壽三萬六千歲。其運之極，又經一劫，九炁各生一獸，以害惡民。其劫既開，而九獸號為九醜之鬼，北帝上真，主生死圖籙，故立九醜以輔三官，數極九九八十一萬，度天炁之交，九醜當得輔，號為九都使者。韶者，皇笳天神霄王之內名。神霄王是魔王之神，主常試學道之人正與不正。魔王恒作謠歌，以亂人心。心固者，王即保舉，徑昇皇笳天中。緣遭者，南、北二斗君之內諱也。人有善功列言於南斗，南斗即度三界之難，拔九幽之苦，告下魔王，不敢敗害之也。人行惡，則三宮列罪於北斗，北斗即告下魔王，滅魂付九幽之下，

充長夜之役，萬劫无期。皇笳天上有金華之山，山有五帝之宮，常生五色之雲，日月俠於左右，飛仙翼其華軒。學成得道，皆詣金華之山，受太一之信，以制神霄之王，滅大魔之試。然後得乘景輪之車，遊宴八方。九炁者，按《三天正法經》始炁生三炁，一曰赤洞，二曰白章，三曰清浩。元炁生三炁，一曰綠昺，二曰黃景，三曰蒼混；又曰白遁玄炁生三炁，一曰紫融，二曰碧炎，三曰黑演，謂之九炁也。”青元真人注曰：“眇莽者，混沌之狀。九醜者，大力鬼獸。韶者，魔王內音。謠者，瑤歌。緣者，南斗之別名。遵者，北斗之別號。謂天地未分，其狀眇眇莽莽，九獸之鬼，齊天而生，應天度九九八十一萬數，數極而劫交。此鬼號為九都使者。元始使輔三官，同考生死。韶者，神霄宮魔王，謠歌惱試學人。若心堅固，保舉之司，詣南北二司系仙籍，除死名。次入此天之金華山，謁太乙帝君，求合同符契，乃得遊宴諸天。此則元始以鎮皇笳天之雲文。”

［五］“雲上九都，飛生自騫”：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堂曜天內音也。雲上者，飛天神王內諱也。開龍漢之劫，啓赤明之運，敷自然之書，立天地之根也。九都者，三象既分而有九層之臺，處乎玉京之山，煥乎空玄之上。飛天神人常散百和之香，流五雲之華，以觀飛天真人。臺上有太真玉郎，一日三回十絕之旛，回旛一周，則諸天上帝三朝玄臺，繞臺三帀，誦詠洞章也。飛生者，南上更生之神名也。學士能誦洞章，聲參上宮，諸天稱慶，飛生即為開不死之路，流長生之炁，下鍊五魂。五魂既鍊，則八景存焉。自，從也。騫者，騫林也。既共舉人身上昇九層玄臺，遊於騫林之下，身佩天書，口誦洞章，二十四年，即得上朝玄都之宮也。”青元真人注曰：“雲上者，飛天神王內諱。九都者，九玄之都，玄臺之別名也。飛生者，更生大神之名。自者，從也。騫者，騫林也。謂雲上散百和名香，流五雲之華，執太真玉印、十絕靈旛，一日三回，回旛一周，則諸天上帝齊到壇下，遶壇三帀，誦詠洞章，然後開度。

若人識此歌音，則更生大神為開不死之路，流長生之炁，鍊其五魂，五魂既鍊，則八景存焉。從而保舉入玄臺、遊騫林矣。三十四年畢，元始命下，乃得南丹鍊度。此則元始以鎮堂耀天之雲文。”

［六］“那育郁馥，摩羅法輪”：此八字，斯六三號作“那育郁摩，四羅法輪”。“郁”，《中華》本《敦度人》作“都”。按：斯六三號“摩，四”有脱衍現象。“馥”字脱，“四”字受“羅”字影響而衍。“都”為“郁”之誤字。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端靖天內音也。那者，天王侍郎之內名也。主天四時之炁，梵行虚无之綱，以正端靖天中分度也。育者，天關空輪之名。郁馥者，斗中靈童之名。常運育輪於太无之中，回十轉以召真，天關十轉則十方大聖上朝玉帝，萬神齊到而郁馥唱禮焉。摩羅者，天中大魔之內諱。郁馥一唱，魔王束形。學者知四時之炁，十轉之關，則入法輪之門，乘八景之輿，昇乎玉清之中，上朝紫微之臺也。”青元真人注曰：“那者，此天天王侍郎之內名。育者，天闕空輪。郁馥者，斗中靈童內號。摩羅者，天中魔王。法輪者，大法之輪也。謂那主四時之炁，運大法輪，正天分度，罔有差忒。數極則劫交，然後魔王歌洞章之曲，而度應受度人。天輪十轉足，則諸天上帝三界萬神俱至，郁馥唱禮。一唱萬神齊禮，魔王束形。此則元始以鎮端靖天之雲文。”

［七］“霐持无鏡，覽資運容”：“霐”，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作“泓”。“持”，《太上經注》本作“池”。“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覽資”，《中華》本《敦度人》同，斯六三號、斯五三一五號、《疏義》本作“攬資”，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攬姿”。按：“霐”同“泓”。“持”、“池”音近通假。“无”同“無”，異體字。“覽”、“攬”同音通假。“資”、“姿”亦同音通假。

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恭慶天内音也。霩者，天中都監神内名也。持者，龍淵之名，衆龍蟠乎其中，常御金甖而運東井之華，以灌天真也。華者，日中黄華之精，沃注東井之流，津无窮之源也。无鏡者，飛天神王諱也。遊乎大羅之上，出无色之光，總生死之籍，開度學道之人。攬姿者，三界之門名也。人知此號神王，則開長夜之府，拔九幽之魂，以度三界之門也。運容者，玄和玉女之名也。人得度三界之門，運容則以朱靈之炁導之于形，太和之津灌之于神，上昇福德之堂，保劫運而无窮矣。"青元真人注曰："霩者，龍淵之神，都監之内號。持者，龍淵之名也。无鏡者，飛天神王名也。攬姿者，三界天門之名。運容者，玄和玉女異號。謂九龍伏于持淵，常含金甖而運東井黄華之水以灌濯於天人。學人成道，无鏡為開長夜之府，昇度其九祖，同過三界天門。然後運容玉女以朱陵之炁引導其魂，玄和之津灌注其體。此則元始以鎮恭慶天之雲文。"

［八］"馥朗廓弈，神纓自宫"："馥"，斯五三一五號作"馞"。"廓弈"，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六五一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廓奕"。"宫"，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作"害"。按："馞"為"馥"之俗字。"奕"通"弈"。"害"為"宫"之誤字。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極瑶天内音也。馥朗者，天中玉京玄臺之别號，西靈真人常誦洞章以遊其上。廓奕是天中神公之内名，與元始同生，為玄炁之範，教學仙之人。能明八字之音，則神公為開長冥之戶，昇入更生之門，上登玉京之臺。神纓者，紫微宫靈童也。主滅度之尸，若得神纓歌无量之章，則反形於三鍊之房，受自然之炁，歡享无窮之齡也。右南方三黑丹天自然玉字。"青元真人注曰："馥朗者，天中玄臺山名。廓奕者，天中神公之内號。神纓者，紫微靈童名也。宫者，紫微宫。謂廓奕神公與元始同生，為玄炁之祖，常與此天帝歌洞章於馥朗之上。然後真人為開度學人，神纓導引，自紫微宫而朝元始。此則元始以鎮極瑶天

之雲文。”

【錄文】

刀利禪猷，婆泥咎通[一]。
宛藪滌色，大眇之堂[二]。
流羅梵萌，景蔚蕭嵎[三]。
易邈无寂，宛首少都[四]。
阿濫郁竺，華莫莚由[五]。
九開自辯，阿那品首[六]。
无量扶盖，浮羅合神[七]。
玉誕長桑，柏空度仙[八]。

【校記】

[一]“刀利禪猷，婆泥咎通”：“刀利禪猷”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註解》本、《今註今譯》本有“西方八天”四字。“婆”，斯三一〇九號作“姿”。“咎”，《中華》本《敦度人》錄作“各”。按：“姿”為“婆”之形誤字。“各”為“咎”之形誤字。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孔昇天內音也。刀利者，南方无極世界之號。禪是刀利之國，亦曰禪黎。其國上有洞陽之宮，浮爓為流火之庭，靈文始於流火受鍊，瑩飾光芒。既明之後，刀利之國改為福德之堂，苦魂皆得度入洞陽之宮。猷者，南上好生君之內名。婆泥，則火鍊池之靈童也。咎通，是刀利世界魔神，常遏人生路，若人知好生君名，得度洞陽之宮，乃詣火池受鍊，即更生福德之國，則魔神奉焉。人能誦八字之音，則刀利世界无極靈官侍衛其身，徑造南宮，仙人司迎，三年必能策丹霄之輪，上昇三炁之天也。”《元始經註》本“西方八天”下注曰：“叩齒七通，思白虎獅子導引左右，素雲七重，覆帀身形。密呪曰：七炁金靈，八天尊神。白虎策輦，獅子捧轅。

七炁纏綿，鍊我成仙。身發金光，映照素靈。內外變化，昇入洞門。七祖出夜，九幽放魂。億劫開度，隨運長存。呪畢，引炁七咽止。”又：“刀利者，南方世界之號。禪者，國名，禪黎也。猷者，好生君內名。婆泥者，洞陽宮靈童名也。咎通者，天中魔王內諱。謂刀利世界禪黎國土有洞陽之宮，元始於此火鍊真文，真文既經火鍊，光明瑩徹，洞煥萬天。然後此世界為大福堂，一切罪魂咸令昇入，若人成道，猷君監真，婆泥鍊魂而度命，咎通常遏絕生門。若明此音，則衆魔奉焉。此則元始以鎮孔昇天之雲文。”

［二］“宛藪滌色，大眇之堂”：藪，《直音》本：“音叟。”“滌色”，斯五三一五號作“條色”。“大眇”，《通義》本作“大渺”，《疏義》本、《符圖》本作“太渺”，伯二六五一號作“太妙”，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註解》本、《經法》本、《今註今譯》本作“太眇”。按：“藪”讀若“叟”。“條”為“滌”之誤。“妙”、“眇”通“渺”。“大”、“太”古今字。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皇崖天內音也。宛藪者，皇崖天帝之內名也。主開太漠之經，以明八字之文，明道既彰，大羅之上，鬱然澄清也。滌色者，是色界上飛天真人名也。常乘景雲之車，駕九色之龍，遊乎色界之上，出入玉清之中，蕩除穢氣，開度善根之人。太渺之堂者，化生堂也。空洞之化，結自然之章，坦然廣大，開度萬生之曆也。學人通八字之音，則飛天真人降景雲之車，載兆上昇化生之堂也。”青元真人注曰：“宛藪，天帝內號。滌者，滌蕩也。色者，色界也。太眇之堂者，乃天中大福堂也。謂皇崖天帝主開太漠之經，理治天炁，每領諸真遊行色界，諸天出入上清之府，蕩滌穢氣，保持此界之天，開度善信之人。若諸天人行業高者，則天帝昇之，得乘景雲之車，上生太眇之堂，乃天之祕府，中隱大洞自然之章。此則元始以鎮皇崖天之雲文。”

［三］“流羅梵萌，景蔚蕭嵎”：《直音》本：“蔚，音鬱。嵎，

音愚。”《音義》本：“蕭嵎，音愚。”按：“蔚”讀若“欝”。“嵎”讀若“愚”。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極風天內音也。流者，天王之內名也。處乎紫霄之上，遊觀玉京之山。羅者，月女之諱，主王遊宴之儀，流暉極風之天，洞照九玄之真也。梵者，飛天真人名也，主回九天之關。萌者，元始天神也，固極風之根。景者，景皇是四極上真人也。蔚者，鬱秀景霄仙人也。並理玉京臺，常乘三色之雲，歷校長夜之中，開度善根之魂。蕭者，蕭仞也，是白素元君之宮。嵎者，蕭仞之嵎對賓之所也。人能常誦洞章，乃得駕九色之雲，上昇景黄之臺矣。”青元真人注曰：“流者，天王名也。羅者，月女之諱。梵者，飛天真人名也。萌者，元始天王之名。景者，景皇，乃四極上真。蔚者，蔚秀，乃景霄仙人。蕭嵎者，劫仞之宮。謂流君時遊九霄，月皇遊宴之儀，飛天真人開九天之關，萌君正梵炁，開度天人，保固極風之根。又蕭嵎者，乃西方白素元君之宮，景皇蔚秀，開治其中，學人明識其音，乃可以馭丹龍之轡，昇九色之霄，陟九皇之臺。此則元始以鎮極風天之雲文。”

［四］“易邈无寂，宛首少都”：“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都”，斯六三號作“郁”。《音義》本：“易邈，音亦。”《直音》本：“少都，上燒去聲。”按：“无”同“無”。“郁”為“都”之訛。“少”讀若“燒”，去聲。“易”讀若“亦”。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孝芒天內音也。易邈者，孝芒天中天王之號。无者，虚无。寂者，寂寂。是虚无寂寂之庭。言此天王從龍漢而來，至赤明而出，居乎虚无之內，處乎寂寂之庭也。宛首者，太上道君之內號。道君常駕八景玉輿，策三素飛雲，開元始玄奥，演大法以度人。少都者，日中靈童名也。常散日精以灌真流，飛華以拂塵。學人知八字之音，則天王飛景雲之輿，降三素之軿，度身三界之上，進入寂寂之庭也。”青元真人注曰：“易邈者，始皇天帝內名。无者，虚无。寂者，庭名也。宛首者，太上道君內諱。少都者，日中仙童名也。謂始皇天君自龍漢而來，至于赤明，居虚无之內，處寂

寂之庭，奉道君開元始之奥，演大法以度人。靈童少都，仍散日華之精，以灌真流，飛霞之輝以拂塵。此則元始以鎮孝芒天之雲文。”

［五］“阿濫郁竺，華莫莚由”：“濫”，斯六三號、斯五三一五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作“繿”。“竺”，《中華》本《敦度人》錄作“空”。“莫”，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元始經註》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符圖》本作“漠”，《中華》本《敦度人》錄作“漢”，《註解》本作“邈”。“莚”，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疏義》本、《今註今譯》本作“延”。按：“濫”通“繿”。“空”為“竺”之形近誤字。“莫”通“漠”，“漢”、“邈”為“莫”之誤字。“延”通“莚”。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翁重天内音也。阿繿者，天帝諱也。常乘景霄之輪，遊觀九層之臺，處玉樓之上，唱洞章以伏魔王。郁者，郁默天中魔王隱名。竺者，欲也。是魔王都伯恒在欲界之上，誦詠空謠之歌。華者，言色界光華也。漠者，言欲界渺漠不可尋也。延者，束鬼之庭；由者，禁鬼之房。天王登雲樓之上，詠无量之章，則天魔應響而束身，羣鬼詣由而伏形。奉之者，九祖開泰；修之者，灰骸更生也。”青元真人注曰：“阿繿者，天帝隱諱。郁者，魔王郁默之稱。竺者，謂欲界也。華者，謂色界也。漠者，溟漠也。延乃束鬼之庭，由乃禁鬼之房。謂郁魔之衆，惱亂天人，或居色界，或居欲界，隱現於光華之内，眇漠而不可尋究。帝君阿繿，登九層之樓，歌洞章以攝之。於是衆魔應響而束身，韋鬼詣由而伏形，保愛天人也。此則元始以鎮浮容天之雲文。”

［六］“九開自辯，阿那品首”：“自”，《中華》本《敦度人》錄作“日”。“辯”，浙敦附二號作“辨”。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江

由天内音也。九開者，大演之初，天地未判，輪轉三炁，開為九分。九度既明，九位乃列，陰陽萬品於是而生，自然明辯也。阿者，阿丘，天皇之古名也。常乘九色之龍，駕三素之軿，上登龍山之嶺，遊觀九玄之中。那者，那邪，飛天神人之隱名也。飛行三界之上，歷校長夜之中，拔度善人之魂也。有知八字之音，則天王品度兆身入飛天之衆，首化枯骨成童子之顔矣。”青元真人注曰：“九開，天地大衍之數。自者，自然。辯者，明辯。阿者，天帝内名阿丘也。那者，那邪，飛天神人隱名。品者，品量。首者，衆首。謂大衍之數，天地未判，三炁混沌，開為九分九度。九度既開，然後陰陽男女别，自然明辯也。又帝君阿丘常登龍山，遊九玄之都。赦諸那邪遊空，開度善根之人，品度其魂，昇入飛仙之上首。此則元始以鎮江由天之雲文。”

［七］“无量扶盖，浮羅合神”：“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盖”，《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蓋”。按：“无”同“無”。“盖”同“蓋”。李少微注曰：“此八字，阮樂天内音也。无量者，天中无量大聖之始神也。總統飛天神人，皆受其品量而得昇遷也。扶者，更生真人之内名，常校幽夜之錄，簡善惡之根。蓋者，玄中福堂之號也。浮者，幽夜之魂，受真人開度，謂之浮也。乘運而歸，上昇福堂也。羅者，大羅也。開大千世界，召更生之賓，詣大羅之天，定籍諸宫，削死三官。合者，合慶也。神者，神公也。是大羅丞相，人能知八字之音，與神公合慶，受度為更生之賓，故曰合神也。”青元真人注曰：“无量者，此天大聖尊神。扶者，更生君内名。蓋者，此天有蓋宫。浮者，幽魂之呼。羅者，大羅。合者，合慶。神者，神公。謂无量尊神總統飛天神人，皆受品量而昇進之。更生君主長夜之錄，定善惡之根，開大千世界，度諸幽魂，昇於大羅諸宫，與神公而合慶。天之雲文。此則元始以鎮阮樂天之雲文。”

［八］“玉誕長桑，柏空度仙”：“柏”，斯三一〇九號、斯

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栢”。“度”，斯六三號作“長”。按：“柏”同“栢”。“長”為“度”之誤字。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曇誓天內音也。玉誕者，曇誓天中玉都名也。長桑者，天中鶱林，亦名桑林鶱木，覆蔭東華之宮，葉上有大洞之章，紫書玉字煥乎上清；下有扶桑之樹，上森鶱木之叢，碧雞鳴其蓋，青霞翠其峯，神風流反香之草，鼓桑林百籟之音，神風一鼓，洞章成音，故曰栢空也。度仙者，飛天神人也。常以雞鳴之始，登玉臺之上，來取五方雲牙，仰咽三辰之光，簡學仙之人生死錄籍，開度九幽之魂，昇入法輪之門也。右西方七炁素天自然玉字。”青元真人注曰：“玉誕者，天中玉都之別名。長桑者，扶桑之林。栢空者，洞章之音。度仙者，度人成仙。謂玉誕有鶱木扶桑之林，蔭覆諸天，其葉上皆紫字玉書，大洞之文。每神風吹返魂之草，桑林鼓百籟之音，自成空歌之曲，故曰栢空。靈雞棲於其上，一鳴則天下羣雞皆應聲而鳴，於是青霞扶搖，太陽乃昇，故諸飛天神人以雞鳴之初，登玉臺，探五方雲牙，吸嚥三晨之光，同度學仙之人。此則元始以鎮曇誓天之雲文。”

【錄文】

玃无自育，九日導乾[一]。
巛母東覆，形攝上玄[二]。
陀羅育邈，眇炁合雲[三]。
飛天大醜，捻監上天[四]。
沙陀劫量，龍漢瑛鮮[五]。
碧落浮黎，空歌保珍[六]。
惡弈无品，洞妙自真[七]。
元梵恢漠，幽寂度人[八]。

【校記】

［一］“玃无自育，九日導乾”：“玃无自育”前，六十一卷本之卷一、《今註今譯》本有“北方八天”四字。“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導”，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元始經註》本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六五一號、伯二四五八號、《疏義》本作“道”。《直音》本：“玃，音钁。”《音義》本：“玃，居練切。”按：“无”同“無”。“道”、“導”，古今字。李少微注此經曰：“此八字，霄度天內音也。玃无者，龍漢時飛天之神也。元始始開之炁，溟涬无色之中，玃无乘運而出，凝炁而立，霄度既立，自抗不終之劫。育者，霄度天王之內名也。九者，育王乘象輪之車，進九玄之門，轉九機之度，應劫會之期。日者，天中日童。導者，導引和炁。天運之終，日童停光，拔度學者，灌以水母之精，導以太和之炁，洗鍊五神，進入朱宮，故曰導乾。”青元真人注曰：“玃无者，飛天神王內名。自者，從也。育者，即天帝內名。九者，九玄之都。日者，日童也。導即引導也。乾者，天常也。謂玃无從龍漢溟涬之間乘運而出，時與育帝乘鳳車遊九玄之都，轉九機之度以應劫運之數。日華童子仍開導和炁，俟劫交則日停光而運化。此則元始以鎮霄度天之雲文。”

［二］“巛母東覆，形攝上玄”：“巛”，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坤”。“東”，《中華》本《敦度人》作“朿”。《直音》本：“覆，敷救切。”《音義》本：“東覆，方茂切。”按：“巛”同“坤”。“朿”為“東”之誤字。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元洞天內音也。坤母者，太陰之都候，九靈之母也。理東海扶桑湯谷之淵，常總地機，轉輪元炁，上應天關。天關轉，地軸動，周天一度，水則涌溢三千三百度。天地炁交，九海冥一，水則彌天。東者，東海受會，制期河源也。覆

者，水神也。理於崑崙之山，填固巨海，遏斷東井，則地機不淪，保劫長存。形攝者，災交之時，坤母形出東河之上，攝召鳥母以鳳車迎學仙之人，上崑崙之墟。鳥母乃水之候神。上者，坤母上詣帝君，申劫會之期，度學仙之人，言名於玄都之宮也。或云上玄者，帝司命也。水之欲出，司命料校學仙之人，名言上宮也。”青元真人注曰：“坤母者，太陰都候九靈仙母。東者，東海。覆者，理水大神。形者，地機之形。攝者，召也。上者，上言。玄者，玄都。謂九靈坤母治東極扶桑暘谷之淵，總持地機，旋轉元炁，以天關地機，轉動一周，則水涌溢三千三百度。度極則天地炁交，九海混一，衆水彌天，覆神治崑崙之頂，主填涸巨海，遏斷東井之源，使地機不淪。如劫數終，則坤母出東井，召鳥母於龍門，制會河源，上詣帝前，申告劫會，仍以大鳳之車，陞載學人，昇于崑崙，以朝玄都。此則元始以鎮元洞天之雲文。”

［三］“陀羅育邈，眇炁合雲”：“眇”，《疏義》本作“渺”。“炁”，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符圖》本作“氣”。按：“眇”同“渺”。“炁”同“氣”。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妙成天內音也。陁者，天帝內名也，與妙成俱生在雲阿之嶺。羅是月始生之名，陁在雲嶺之上，抱月而明。育者，妙成天神王名，育，生也，總統十方飛天之神也。邈者，天中羽林監神名也。神王常使匡御三界，簡人生死之籍，令魔王保度得道之人。眇者，眇眇高遠也。人得保度，詣羽林受符而升天，眇眇行於雲宮也。炁者，雲炁也。合者，合景也。既入羽林，結雲炁以成衣，飛升朱宮，受福天堂，遂與諸天合景而上昇也。”青元真人注曰：“陁者，飛天神王之名。羅者，月光之稱。育者，妙成天主之諱。邈者，羽林監神名。眇者，眇眇高遠也。炁者，雲炁。合者，合景。謂陁與育俱生於雲阿之嶺，抱月之光，總持羽林軍，時敕邈神遊行三界，保度得道之人，令詣羽林受符信。羽林在北自與諸天合景，眇眇然行於雲宮結雲炁以為衣。此則元始以鎮妙成天之雲

文。”

［四］“飛天大醜，捻監上天”：“捻”，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六五一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内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總”。《音義》本：“總監，音鑒。”按：“捻”同“總”。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禁上天内音也。飛天者，十方飛天神王也。天上有飛玄之炁，結成大洞之經，十方神王常在空霄之上，而誦此經，以和自然之炁，接引學道之人。大者，三界之都錄，主生死圖籙。醜者，伯也，是三界之魔王，受事於大醜；學士識其音，則魔王保真而身騰三清也。總是飛天都統之官，常攝八會之炁，以促天地之運，監領長夜之官，開度九幽之魂。學士知天中之音，則天魔列言，大醜勒錄仙部而上昇天中也。”青元真人注曰：“飛天者，飛天神王。大者，都錄之司。醜者，宗伯。總監者，總是飛天都統之官，監是領長夜之官。上天者，升上天中也。謂飛天神王總治天地之運，為三界之宗。三界魔王皆受事，於其府總主領八會之炁，監主錄長夜之魂，乘其命而昇度幽魂於諸天。此則元始以鎮禁上天之雲文。”

［五］“沙陀劫量，龍漢瑛鮮”：李少微注曰：“此八字，常融天内音也。沙者，天中有沙蘭之宮，是紫微之别館，處乎玉清之上，煥乎紫虚之中。陁者，陁丘也。陁丘之衆有巨億萬人，皆是新得道受度者也。功德未備，停散其中。劫量者，每至劫運一交，此陁丘之衆，計功之量，得升朱陵之宮，受福而仙也。龍漢者，初劫之名，是時大道淳朴，徒有其化，難可為雜也。瑛者，龍漢時飛天神名也，常開度九幽之魂，昇蘭宮之中。鮮者，南宮之童，學人得度而鮮童鍊其形容，度於朱陵之上也。”青元真人注曰：“沙者，此天有沙蘭宮。陁者，陁丘山。劫量者，隨劫詮量。龍漢者，始劫之名。瑛者，飛天神王之諱。鮮者，日童名也。謂沙蘭宮陁丘山乃紫

微之別館，係玉清新得受度而功未圓者，常有巨萬人停散其中，皆龍漢時人。俟劫交則詮其功而詣上宮。人能明此音則瑛君度人，沙蘭鮮童引而鍊形。此則元始以鎮常融天之雲文。”

［六］“碧落浮黎，空歌保珍”：李少微注曰：“此八字，玉隆天內音也。碧者，玉隆天中常生碧霞之炁，以蔭玉隆之天。落者，空中飛天神名，常乘碧霞之輦，遊玉隆之天。一日三時，引天中衆聖，上朝七寶之宮。浮黎者，天王內名也。衆聖上朝而天王稱慶也。空者，天中侍晨之名。歌者，洞章之曲，侍晨一嘯，靈風既奏，音成洞章，故曰空歌。保珍者，學人知八字之音，則上昇南宮，為飛天之賓，保此不終之劫，珍其自然之文，故曰保珍。按此義與章首不同者，若得道无形，則與雲炁混合，空有之妙，惡能辯之？故洞章云：騰勝碧重雲，羅落耀上玄。又《靈書》云：靈書燦爛，朗徹太虛，故知落之與空歌，不獨人名也。”青元真人注曰：“碧落者，碧霞落落。浮黎者，天王內諱。空者，天中侍宸之名。歌者，大洞之歌。保者，保持。珍者，珍愛。謂玉隆天常有碧霞落，飛天神王乘碧霞之輦，一日三回引導天中諸聖，七朝七寶，謁帝君而稱慶。於是侍宸一嘯，靈風扇而成大洞之歌，保此天人不拘劫運，此曲尤為天人珍愛，故曰保珍。此則元始以鎮騰勝天之雲文。”

［七］“惡弈无品，洞妙自真”：“弈”，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同，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經法》本、《疏義》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奕”。“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按：“弈”通“奕”。“无”同“無”。李少微注曰：“此八字，梵度天內音也。惡奕者，天王之內名也。昔於龍漢之中，諸緣並盡，而過度三界之庭，升入太虛之館，受九仙之籙，登大聖之號。赤明開運，元始錫為梵度天王。无者，太无真人，受天王之符，度長夜之魂。品者，品量幽魂之罪福，洞者，洞明宿對也。妙

者，妙化之堂也。宿對既解，乃入妙化之堂。自者，與也。真者，天真也。太无真人度九幽之魂，洞識宿命，惡緣並盡，度入妙化之堂，與飛天而合真也。”青元真人注曰：“惡奕者，天帝内音。无者，太无真人。品者，品量。洞者，洞明。妙者，此天有福堂曰妙化。自者，與也。真者，合真。謂惡奕天帝自元始祖劫脩行，超出三界，位入玉虚，故得證大聖之位。至赤明開圖，元始錫為梵度天王，時勑太无真人開長夜之府，品度罪魂，使了然洞識宿命，淨盡惡根，昇入妙化之堂，與道合真矣。此則元始以鎮梵度天之雲文。”

［八］“元梵恢漠，幽寂度人”：李少微注曰：“此八字，賈奕天内音也。元梵者，元始大梵風澤之炁，抗舉澄漠之精，高而洞浮，懸而不落也。恢漠者，遠而无礙，有而若无，微而不可名，妙而不可尋也。幽寂者，幽兮寂兮，不可聞見。其中有真，真中有精，冥度天人也。天真皇人曰：諸天内音自然玉字者，皆結飛玄之炁，合五方之音，生於元始之上，挺於空洞之中。其文宛奥，難可尋詳。天尊獎勸而勑令解義，夫玄科有制，不敢違命，按筆之日，神冲太霄，精之與粗，極乎心慮。皇道既明，諸天稱慶。寶之者真降，修之者形遷，威靈恢廓，難可名焉。”青元真人注曰：“元梵者，元始大梵風澤之炁。恢漠者，廣大之辭。幽者，幽寥。寂者，虚寂。度人者，度无量人。謂元始大梵之炁恢漠无窮，高而洞浮，懸而不落，妙不可名，幽兮寂兮，不可見聞。其中有真，真中有精，冥度天人。此則元始以鎮賈奕天之雲文。”

【錄文】

道言：此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之音[一]。舊文字皆廣長一丈，天真皇人昔書其文，以為正音[二]。有知其音，能齋而誦之者，諸天皆遣飛天神王下觀其身，書其功勤，上奏諸天[三]，万神朝礼，地祇侍門，大勳魔王，保舉上仙，道備剋得，遊行三界，升入金門[四]。

【校記】

［一］“道言：此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之音”：薛幽棲注曰：“三十二天，各有八字，合成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之音，故云諸天內音。此飛玄自然真文，生於元始之上，出於空洞之中，匠成天地，應運劫數，天真皇人亦粗解其旨。”青元真人注曰：“言此者，梵炁所結隱祕之文，上能保鎮天度，呼召天仙，下則利益生民，開度苦爽，故曰无量度人也。”

［二］“舊文字皆廣長一丈，天真皇人昔書其文，以為正音”：嚴東注曰：“道言，太上之言。諸天，三十二天也。大梵隱語者，是天帝之名，皆隱而不顯。无量之音者，其洞章自然響徹諸天，故曰无量之音，舊文是也。本文八角之字，廣長一丈者，四面共方一丈，為萬善之長。天真皇人者，是上古高真也。昔以龍漢之劫，書寫此文以為諸天之善長者也。”薛幽棲注曰：“本文舊字，各方一丈，八角垂芒，文彩光煥，洞朗八方。元始天尊遂命天真皇人使撰其字，解釋其義，以付道君，使教諸天應得道成真、有仙名錄籍者，皇人即考校焉。大帝使領我眉洞者。”李少微注曰：“按《內音經》：元始天尊於赤明世界栢陵舍座，是時雲霧鬱勃，三日三夜，玄陰不解。五老上白天尊曰：今日侍座，所未曾見，天尊演教，則河海靜默，山嶽藏煙；今白日晝陰，天人惶懼，不審何故？天尊告曰：今日諸天發瑞，靈應自然，玉字煥爛，障蔽天光。咸令四座瞑目伏聽。俄須天炁頓啓，冥愔豁消，五色光明，洞照十方。忽有靈書，字方一丈，見於空玄之上，文彩煥爛，八角垂芒，精光亂目，不可得看。天尊普告曰：此靈書八會，字无正形，其趣宛奧，難可尋詳。可注筆解之，於是天真皇人受天尊明命，注解其音，分其分度，三十二天，天各八字，並飛玄自然之書，合五方飛玄之炁，以和八字之音，名曰大梵隱語，此即无量之音是也。《真一五牙經》曰：皇人者，不知其得道之始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

餘。黄帝時，在峩眉山絕陰之下，以蒼玉為屋，黄金為座，張華羅之旛，然千和之香。侍者，仙童玉女。座賓三人，皆稱太清仙王。黄帝再拜問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云。”青元真人注曰：“舊文者，乃元始觀梵炁流注之跡，合而成之字，皆周回一丈，薄於太虚。每八字為一天炁之根，几諸天劫運成毀者，亦由字之散合所致也。”

［三］“有知其音，能齋而誦之者，諸天皆遣飛天神王下觀其身，書其功勤，上奏諸天”：“勤”，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伯二四四六號、斯五三一五號作“懃”。按：“懃”同“勤”。薛幽棲注曰：“有知大梵隱祕之音，能潔身齋心持誦之者，即三十二天帝召命十方无極飛天神王，下詣房室，觀其身心，列書功勤，聞於諸天也。”青元真人注曰：“雖高聖莫曉其字，乃命皇人書為正音。然得天仙則識之。”

［四］“万神朝礼，地祇侍門，大勳魔王，保舉上仙，道備剋得，遊行三界，升入金門”：“万”，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礼”，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作本“禮”。“升”，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昇”。“剋”，《无上秘要》卷四三引同，《符圖》本作“克”，斯五三一五號作“尅”。按：“万”同“萬”。“礼”同“禮”。“剋”同“尅”，亦作“克”。“升”同“昇”。嚴東注曰：“金門者，在太霞九宮之中，中有騫林之樹，上有金翅之鳥，冶鍊之池。金翅鳥以毛羽結為仙衣，上登九宮也。”薛幽棲注曰：“既得萬神朝禮，地祇侍門，以

衛護三界五帝之大魔，共相保舉以仙度，遂得名書帝簡，位列真編，及至萬遍道備，千功行圓，必乘雲車以上造金闕之帝前也。”青元真人注曰：“大勳魔王保舉上仙者，都領三界之尊神，保舉學人昇入上仙品秩。俟其道備，即得遊行三界，拜謁金門。”

【錄文】

此音无所不辟，无所不攘，无所不度，无所不成，天真自然之音也[一]。故誦之致飛天下觀，上帝謠唱，万神朝礼，三界侍軒，羣妖束首，鬼精自亡[二]，琳琅振嚮，十方肅清[三]，河海靜嘿，山岳吞烟[四]，万靈振伏，招集羣仙[五]，天无氛穢，地无妖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六]。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七]

清都觀道士劉晉校

【校記】

[一]“此音无所不辟，无所不攘，无所不度，无所不成，天真自然之音也”：“无”，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註解》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攘”，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通義》本、《註解》本、《經法》本、《元始經註》本、《今註今譯》本作“禳”。《音義》本：“不辟，音壁。”按：“无”同“無”。“攘”通“禳”。嚴東注曰：“辟除鬼賊，禳却不祥，濟度窮魂，成就萬物，皆真文祕音之力也。”薛幽棲注曰：“言此无量之音，能辟逐一切精邪，消禳一切災害，度脫一切生死，成就一切天人，故謂之天真靈書自然玉字之內音也。”青元真人注曰：“前後標敘，可謂盡矣。今此復以結歎靈寶所感功德一十四事。書于卷末者，蓋欲成就大洞之功也。”

[二]“故誦之致飛天下觀，上帝謠唱，万神朝礼，三界侍軒，

羣妖束首，鬼精自亡”：“万”，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通義》本、薛季昭《註解》、《元始經註》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萬”。“妖”，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通義》本、薛季昭《註解》、《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祆”。“亡”，《中華》本《敦度人》錄作“止”。“羣”，斯五三一五號同，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作“群”。按：“万”同“萬”，“妖”同“祆”，“羣”同“群”，皆異體字。“止”為“亡”字之訛。薛幽棲注曰：“若能誦之者，則致十方神王下觀，三十二天帝遙唱，萬神衆靈以禮敬，三界魔王以翼轂，羣邪自然束首，諸鬼爽固宜消亡也。”

［三］“琳琅振嚮，十方肅清”：“嚮”，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作“響”。李少微注曰：“天書玉字，故曰琳琅。誦詠謳吟，是謂振響。”

［四］“河海靜嘿，山岳吞烟”：“嘿”，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同，斯五三一五號、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太上經注》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默”。“岳”，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嶽”。“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通義》本、《內義》本、《註解》本、《經法》本、《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煙”。按：“嘿”用同“默”，“岳”同“嶽”，“烟”同“煙”，異體字。嚴東注曰：“並此經之神力。”

［五］“万靈振伏，招集羣仙”：“羣”，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斯五三一五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作“群”。“万”，浙敦附二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四注》本、《元始經註》本、

《通義》本、《太上經注》本作“萬”。李少微注曰：“於是瓊林振天籟之響，十方晏三景之明，河海風浪而澄靜，山嶽吞納乎雲煙，伏萬靈而震懾，招羣仙而詣室。”

［六］“天无氛穢，地无妖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无”，《符圖》本、《今註今譯》本作“無”。“妖”，《今註今譯》本作“祆”。“大量”，斯五三一五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度人大法》本同，斯六三號、斯三一〇九號、伯二四四六號、伯二四五八號、伯二六五一號、浙敦附二號、《中華》本《敦度人》作“无量”。按：“无”同“無”。“妖”同“祆”。諸本多作“无量”，也有少數作“大量”。《音義》本：“大量玄玄，云无量者誤也。”嚴東注曰：“冥者，冥靈也。慧者，智慧也。洞者，通洞也。清者，清澄也。大量者，平等也。兼濟度人，大无不包，度一切物。玄玄者，深遠也。明此无量經功德深遠，故云玄玄也。”薛幽棲注曰：“當此之時，天无氛穢之炁，地无祆塵之災，若更混智冥慧，以天光之凝寂，空洞之明瑩，則妙中之妙，玄中又玄，隱祕莫測，故云大量玄玄也。”李少微注曰：“冥修慧命，遠洞三清。大量，至深至妙也。”成玄英注曰：“此明諸天内音，冥通慧照之力。冥者，幽深不測；慧者，通照无窮。慧能照空，故云冥慧；高而不極，謂之為洞煥。耀三清之上，謂之洞清。洞者，空也；清者，淨也。无邊无際，謂之大量。大量之内，唯有真空。真中有精，其中有信，能生真聖，非有非无，常住湛然，微妙莫測，究竟其理，不可尋詳。玄中更玄，故云大量玄玄也。上聖慈憐，下界降此真經，列以玄科，開人度物，誦詠之者，上感諸天，服佩靈文，即隨炁所至，功圓行滿，升為金闕之臣。是知積學成真，通真入聖，生天生地，應用无窮，能知玉字之音，骨肉同飛有日。上學之士，勤而勉之。”青元真人注曰：“冥慧洞清，又為靈寶四種聖功。冥者，冥契一切。慧者，慧照无窮。洞者，洞觀十方。清者，清淨致極。皆靈寶之道備，所獲全德也。大量玄玄者，道君感歎此經，利濟普博，妙不可名也。

又匠成萬物而不言我為者，玄之德也。玄而又玄，衆妙之門，故云大量玄玄也。”郭岡鳳參校曰：“靈書中篇乃三十二天保鎮開度之梵音，誦詠宣揚，功用莫大。而三十二天又為天人學人脩證陞進等級之品，三界有三乘之分，種民入上乘之最，性命混融，與道合真。故道言成終總括。又以冥慧洞清表之，且申以大量玄玄者，亦備迷大乘與上乘玄覺之妙歟。”六十一卷本之卷一“大量玄玄也”後面尚有“天真皇人譔”的《元始靈書下篇》及《太極真人頌》兩部分。

［七］“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尾題。“无”，浙敦附二號同，斯六三號、伯二四四六號、斯三一〇九號作“無”。斯三一〇九號有題記：“道士□□，道士茂林。”伯二四五八號尾題作“太上洞玄无量度人經”，伯二六五一號題作“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經”，斯五三一五號無尾題。

徵引文獻

B

[1] 百子全書.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據掃葉山房 1919 年石印本縮印.

[2] 唐·李延壽. 北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4.

C

[3] 宋·洪興祖. 楚辭補注. 白化文等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3，

D

[4] 道藏. 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5] 任繼愈主編. 道藏提要.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6] 黃永武主編. 敦煌寶藏. 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5.

[7] 王卡.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8] [日] 大淵忍爾. 敦煌道經·目錄編. 東京：日本福武書店，1978.

[9] 王重民. 敦煌古籍敘錄. 北京：中華書局，1979.

[10] 王承文.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 北京：中華書局，2002.

[11] 寧可等編. 敦煌社邑文書輯校.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12] 王重民、劉銘恕編.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北京：中華書局，1983.

[13] 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1.

E

[14] 清・郝懿行等. 《爾雅》《廣雅》《方言》《釋名》清疏四種合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5] 二十二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縮印浙江書局匯刻本.

H

[16] 漢・班固撰. 漢書. 唐・顔師古注. 北京：中華書局，1962.

[17] 羅竹風主編. 漢語大詞典（三卷本）.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18] 徐中舒主編. 漢語大字典（七卷本）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

J

[19] 後晉・劉昫等. 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

[20] 宋・陳彭年. 鉅宋廣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1] 孫猛. 郡齋讀書志校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L

[22] 梁・蕭統編. 唐・李善、張銑、呂延濟、呂向、劉良、李周翰注. 六臣注文選. 北京：中華書局，1987.

Q

[23] 清・嚴可均校輯.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北京：中華書局，1985.

[24] 清・董誥等編. 全唐文. 北京：中華書局，1983.

S

[25] 晉・陳壽撰. 三國志. 宋・裴松之注. 北京：中華書局，1959.

[26] 清・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1980.

[27] 漢・司馬遷. 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1959.

[28]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9] 宋・丁度等編. 宋刻集韻. 北京：中華書局，1989.

[30] 元・脫脫等. 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7.

[31] 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北京：中華書局，1989.

W

[32] 元・馬端臨. 文獻通考. 北京：中華書局，1986.

[33] 唐・李善注. 文選. 北京：中華書局，1983.

[34] 石古風收藏. 晉魏隋唐殘墨. 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96.

Y

[35] 郝春文主編.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8卷.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2005.

[36] 榮新江. 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注記目錄. 臺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37] 方廣錩編著. 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38] 宋・張君房編. 李永晟點校. 雲笈七籤. 北京：中華書局，2003.

Z

[39] 张继禹主编. 中華道藏.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0] 字彙補.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参考論文

[1] 卿希泰，趙宗誠.《度人經》. 宗教學研究. 1983 (02).

[2] 榮新江. 唐代西州的道教. 敦煌吐魯番研究. 1999.

[3] 劉仲宇.《度人經》與婆羅門思想.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 1993 (03).

[4] 陳蓮笙. 度人先度己. 中國道教. 1996 (01).

[5] 王承文. 早期靈寶經與漢魏天師道——以敦煌本《靈寶經目》注錄的靈寶經為中心. 敦煌研究. 1999 (03).

[6] 王承文. 古靈寶經與道教早期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以敦煌本《洞玄靈寶三元威儀自然真經》為中心. 敦煌研究. 2001 (03).

[7] 王承文. 東晉南朝之際道教對民間巫道的批判——以天師道和古靈寶經為中心. 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1 (04).

[8] 葉貴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斯 63 號〈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校正. 敦煌學輯刊. 2002 (02).

[9] 秦學智.《靈寶度人經》的內容簡介. 中國道教. 2002 (05).

[10] 王承文. 敦煌古靈寶經與道教“三洞經書”和“三乘”考論. 敦煌學輯刊. 2003 (01).

[11] 王承文. 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考證. 敦煌研究. 2003 (01).

[12] 張崇富.《度人經內義》的性情說.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 2003 (05).

[13] 秦學智. 淺析《靈寶度人經》所描繪的世界圖景. 中國道教. 2004 (02).

[14] 馬承玉. 敦煌本古靈寶經作者質疑. 宗教學研究. 2005 (01).

[15] 黃勇. "度人"思想與道教筆記小說. 中國道教. 2005 (02).

[16] 張榮芳. 一部"充實而有光輝"的道教史力作——《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評介. 學術研究. 2006 (12).

[17] 神塚淑子, 欽偉剛. 六朝靈寶經中的葛仙公 (上). 宗教學研究, 2007 (03).

[18] 神塚淑子, 欽偉剛. 六朝靈寶經中的葛仙公 (下). 宗教學研究, 2007 (04).

[19] 王承文. 論中古時期道教"三清"神靈體系的形成——以敦煌本《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為中心的考察. 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8 (02).

[20] 劉屹. "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的先後問題——以"篇章所見"的古靈寶經為中心.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9 (03).

[21] 杜梅. 淺析《度人經》的宗教性特徵. 網路財富. 2009 (09).

[22] 李志鴻.《度人經》與宋元道教. 中國道教. 2010 (05).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辑校
作者=
页数=1000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